矣。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於是始啓行而遷國於豳。故居者有積倉。孟子釋言所以居者有積倉之利。行者有裹糧也。行路者又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以啓行而遷國。是公劉好貨。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貨。實王今若好愛貨財。與百姓同之。能如公劉與百姓同其所利。於王何有。則於王天下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宣王又言寡人猶有所疾患處。寡人好色。寡人好愛美色。則惑亂奢侈。而不能行政也。對曰。孟子答言昔者大王好色。昔周大王好愛美色也。愛厥妃。愛厥其妃。詩云。詩緜篇云古公亶甫。古公大王之本號。後追尊為大王。名亶甫。來朝走馬。避狄遷岐。其來之以早朝疾走其馬。率西水滸。率西方之水涯。至于岐下。到于岐山之下。爰及姜女。於是與姜姓之女。聿來胥宇。同來相其可居之宇而居之。當是時也。當此之時。內無怨女。內則女有家。而無怨恨未嫁之女。外無曠夫。外有男有室而無空曠獨處之夫。是大王好色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今宣王若好愛美色。與百姓同之。能如大王與百姓同其所欲。於王何有。則於王天下何難之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九　十八陽

梁　梁惠王篇十二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朱子集註。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馬豫纘義。孟子與齊宣王言。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朋友之家。而往楚國遊者。及其歸也。而凍餒其妻子。則於交友之道。當如何。宣王言是失交友之道。則當棄絕之也。朱氏。　橫浦張氏曰。寄託家室於朋友。而凍餒其妻子。遽曰棄之。豈不太薄矣。然則如之何。在我當審處耳。豈其人貧窶不能辦給乎。豈其財不足依而不知通變乎。抑豈深吝固惜。不知有通財之義歟。自前兩說。憐之可也。如後一說。責之可也。何遽至棄絕乎。余恐學者深信此說。責人為重。而乏忠恕之道。輕朋友之義。失聖門之本旨。此余所以不得不辯也。金履祥考證。比。必二反。願比死者。且比化者。皆作必二反。比其反也。與射者比。當作毗志反。文公嘗因學者之問而未及改。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朱子集註。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馬豫纘義。孟子問宣王曰。為獄官不能治其士。則當如何。宣王言士師失其職。尹氏則當罷去之。朱氏。杜英旁通。士師不能治士。晦庵。鄉士遂士之官。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者。縣士。距王城三百里四百里曰縣。人。士主縣之獄者。何文淵事文引證。士師。獄官。其屬有鄉士。遂士。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鄉士。掌國中。六鄉之獄在國中也。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遂士。掌四郊。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朱子集註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荅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先儒精義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於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有爲也。張栻解爲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夫不獲其所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矣。夫受友之託其孥而凍餒之是負其託也。爲士師而不能治士是曠其官也。友之負託士之曠官則王既知之矣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乃使四境之內不治誰之責歟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愧於中也。王雖愧於中然有護疾忌醫之意故但顧左右而言他。使王於此而能沛然違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行之則豈不庶矣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常人之情知人則明自知則暗。孟子將以四境之內不治問王。故先設此二事以開其明而使之自知其職有不舉也。　又曰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亦自知其曠職爲可愧矣。然知之非艱。行之爲艱。使齊宣王沛然違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力行之則齊國其庶幾矣。今乃不然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

言之志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又曰各勤其任指心而言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事則其身乃安。饒雙峯講義先生曰齊宣王當如何荅講者不能對。先生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爲他開兩條路在。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之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但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胡炳文通憚於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之誠。李流謙澹齋集洪水溺人非禹溺之也而禹以爲由己溺之。人不粒食非稷飢之也而稷以爲由己飢之。一夫不獲非伊尹推而納之溝中也。而尹以爲時予之辜。是三聖人者。豈固敝敝然樂於勞瘁而從事於務哉蓋以爲治其職則當致其憂。居其位則當任其責。非惟在上者當然。在下者之所以望我亦若是也。今齊王於妻子失其託則知以責其友。不能治士則知以責士師。至四境不治則顧而言他。彼其心豈不知此實己之責哉。而獨恥於自反。及謬爲不省以飾其說。使孟子不得終進其治國之道。然則宣王不足與有爲亦可悲矣

程復心章圖勤其任指心墮其職指事

論上下職任

以設問者言

妻子失託於友

士師不能治士

以切問者言

四海之內不治

如之何

王曰棄之

王曰已之

此謂皆所當責

王顧而他

此都憚於自責

孫奭註疏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徹此言以爲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有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荅此言也。疏孟子至言他　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餒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餓其腹。則爲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荅孟子以爲交友

之道既如此。當棄之而不與爲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爲如之何者。孟子因備又問宣王言爲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爲士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爲士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備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爲之君當如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荅此言也。　註士師獄吏也　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獄官之吏者也。鄒震炎衍義孟子謂齊宣王曰使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其友朋而之往楚遊者比及其反於家也則未嘗撫恤其家而凍餒其妻子。是友之過也。則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而絕交可也。孟子又曰。使爲士師獄官而不能治其所屬之群士則是失其官守也。當如之何王曰已而不用之可也。孟子又曰使一國四境之內不能理治。則是君爲上下各廢其職。國政荒亂。當如之何。齊王憚於自責。恥於下問。惟付之不言。但回顧左右而言他事。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魏公著句解孟子謂齊宣王曰。孟子與宣王言。王之臣宣王之人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有寄託其妻與子於朋友家。而之楚遊者而前往楚國遊行者

比其反也，及其反歸也。比，及。去，則凍餒其妻子，則寒凍飢餒其妻與子。則如之何？何如何而可。王曰：棄之。宣王言是無友道也，當棄絕之而不與為交。曰：士師不能治士，孟子問王言為獄官而不能治其士，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曰：已之。宣王言是不能盡臣道也，當已罷之而不用。曰：四境之內不治，孟子又問宣王言四境之內亂而不治，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顧左右而言他。宣王有慚心，回視左右而言別事。○孟子

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朱子集註：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世臣謂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是也，服勤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親臣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又曰：齊之為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高大之木，亦故國之所宜有，但所以為故國者，則以其有世臣，而非以其有喬木也。故國不可無世臣，人君不可無親臣。今齊王之臣，昨日所進而用之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雖親臣亦無之矣，況世臣乎？舊說皆以親臣便為世臣，故其辭膠轕不分曉。集註始分為兩人，然後其意明白。馬豫歸義：今王之國，徒云舊矣，既無世臣，又無親臣，誰與君同休戚乎？戮陳舜中審是集：今日不知其亡也。或謂有亡去而不知者，其理亦通。但王繼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則牽合難矣。此乃蕭氏謂王無親臣，況世臣乎？非無親臣也，以其不足親，有亦如亡矣。故言昨者所進，今日亦不知其亡，但以為有謂所進者不足恃，而王不知也。王乃繼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李流謙濟齋集：治一國者有一國之望，治天下者有天下之望。所謂望者，非一朝一夕之為也，道德積於身，勳烈著於時，聞譽赫於人之耳目，君人者倚之，百姓與之，宗廟係之，夫是之謂世臣。凡此者，舉一國聽之則一國重，舉天下聽之則天下重。昔周之畢公，身事文武，以及成康，而書稱其弼亮四世，其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蓋為世臣者固如此。今齊王無親信之臣，而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是其於任用之際，亦苟而已矣，則烏知所謂世臣哉？方且指

喬木以來，故國宜不重貽孟子之笑哉。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朱子集註：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趙順孫纂疏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也。蓋宣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識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初也。宣王資質以明快易曉者，陳櫟發明：不以其去為意，即謂不知其亡。此集註補齊王言外之意，方解得去，不然意不相接。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朱子集註：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張子之說恐不然。楊氏後段之意甚善。齊王之所以無臣，正坐此耳。朱晦庵集：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朱子語續錄：問孟子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聲高，如何如何了。但平看便理會得是如此意，因警以言語太緊急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君可適，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國人而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胡炳文通：大凡事可得而已者，其事可忽，不可得而已者，其事當謹，故曰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輔氏之說甚善。但曰下文言用舍處，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則與集註下段結句又自相反。爾馬豫歸義：豫曰：如不得已，蓋謂不敢且止而不致察也。無垢曰：朝廷進用人才，焉可輕哉？當審不得已可也。豫曰：下文詳言謹之之道也。金履祥考證：如不得已合連下文作句。王自謂舍之之決，孟子則戒其用之之難慎。王大寬曰：此章緊要在謹字，下文二條定謹之之道。史伯璿管窺：按先儒以如不得已連下文，則如為設或之義，與如或知爾之如同，而不得已為真有所不

得已集註以如不得已連上文則如爲如似之義與如切如磋之如同而不得已非其有所不得已也輔氏謂下文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但言不得已而不言如蓋謂其無真不得已之意可見先儒之說不然耳集註下段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之言言不得已而又言如蓋謂其謹之之至如此猶非謂其真有所不得已也通者謂其相反是不詳如字之義不同與有如字之意亦不相似也熊禾標題事義此章論親賢之道按古者用人世祿而不世官周家一代雖親親爲重然非賢不用也春秋皆世卿爲政而賢者之進甚難新進者皆是疏遠外臣故君臣當各盡其道也趙氏誠考義如不得已舊說以爲不得已而使卑之踰尊疏之踰戚重在於踰尊踰戚朱子以不得已爲謹之至則其重不在於踰尊踰戚而在於使卑使疏矣蓋尊戚不賢而用卑疏則卑疏之人素未得其情故自左右大夫國人之曰賢曰不可而至於身親察之見之而後用之舍之此所以爲謹之至而如不得已也然則用刑之有待於察之而後殺之其亦用賢如不得已者之所推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朱子集註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左右近臣未必盡賢故其言未可以爲信諸大夫則職位尊矣不容有不賢者然猶恐其或有蔽於私也至於舉國之人皆以爲然則其論公矣然世又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又必自察之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所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饒雙峯講義先生曰擇人最難這是取人以身之意並已要明擇人要公孟子之言亦似難行左右諸大夫固可問國人如何一一去問之又曰大抵用人也要試之堯舜用人也是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如師錫帝舜必歷試諸艱周之用人也是論定而後官任官而後爵如何輕易得胡炳文通進賢當出於人主之本心豈有所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謀之左右左右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諸大夫諸大夫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國人國人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親見其賢然後用之此其進賢而謹審之至也故集註末結之曰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倪士毅輯釋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云云至如此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爲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爲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朱子集註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命有德討有罪二事相反而實相連故因論進退人才而併及於刑辟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皆天理人情之至所謂天討也饒雙峯講義先生曰國人曰可殺不可連上面說孟子却是說殺人事若連上面說似乎是殺上面所用之人所以分作兩段解言至於用刑亦以道所以本文下有爲民父母一句倪士毅輯釋蓋所謂天命結上文進人才天討結此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謂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馬豫輯義且如刑一罪人也縱左右近臣皆言可殺亦不可聽信諸大夫皆言可殺猶恐其蔽於私亦不可便信其言至於國人皆言可殺則其論公矣然後又當從而省察之必親見其可殺之實然後殺之所以言國人殺之也朱氏何文淵事文引證天命天討虞書皐陶謨篇謨謀也虞史述皐陶之嘉言也皐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如此然後可

以爲民父母

朱子集註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先儒精義橫渠曰國君進賢如徇從人情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者日益進於上廉恥之人反屈於疏賤矣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固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修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爲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退群臣必察於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大於是 張栻解所謂世臣者以其德業有肖於前人也古者不世官惟其賢可用則君舉而用之耳有世官則國勢重蓋民望之所歸吾心之所倚地而其世篤忠貞與國

同休戚者有非他人比者如伊陟呂伋召虎之徒是也自周衰用不以賢而以世卿見譏於春秋而世家子孫亦復不務自修鮮克由禮甚至於竊國柄爲亂階豈復有古之所謂世臣也哉王無親臣矣親信腹心之臣謂世臣也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既無親臣則取之於疏遠而昔之所驟進者又皆不得其人至於今日亦不知其亡也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謂何以辨之於初也孟子於是爲陳黜陟進退人才之道用人先當求之於世家如不得已則取之於卑且疏者夫使卑踰尊疏踰戚蓋非常之舉也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必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下所言謹之之道也左右之言勿聽諸大夫之言勿聽必致於國人之公論雖然諸大夫之言而勿聽此非置疑情於其間也謂大夫雖以爲賢又必合於國人之公論然後可耳合諸公論矣則又審之於己明見其所以爲賢也所以爲不可也然後用之則無貳而去之則無疑既書進退人才之道矣而復及於可殺者何耶蓋如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也言非己殺之固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也亦非吾用之國人用之也其去是人也亦非吾去之國人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苟有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失大同之義而非天之理矣夫人主之職莫大於保民而保民之道莫先於用人故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陳櫟發明傳曰大學傳民之所好好之公論以爲賢而用之好民所好也民之所惡惡之公論以爲可殺而殺之惡民之所惡也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以民心爲己心而民之父母也此總結上文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三節之意 杜英考適南軒春秋譏世卿 公羊傳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據齊高無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貶爲貶據外大夫奔不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強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 上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以尹氏立王子朝也其稱尹氏何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貶曷爲貶据俱卒也譏世卿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世卿非禮也禮公卿大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

違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 通鑑宣帝地節二年霍光薨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孫山爲樂平侯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

程復心章圖

此言尊 左右曰賢 此言有 此見 如 此民
此尊而國君進親戚有 未可大夫 同俗而 左右曰非獨 此 之所
世臣 與國同 賢如不 非賢則 曰賢未可 爲衆所 可殺勿 用舍 然 好好
休戚者 得已將必進疏 國人曰賢 悅者亦 聽大夫人才 後 之民
使卑踰 遠之賢 察之左右 有特立 曰可殺 當慎 可 之所
此親而 尊疏踰 用之致 曰不可勿 而爲俗 勿聽國人 卒於 以 惡惡
親臣 與國同 戚可不 有不可 聽大夫曰 所憎者 人曰可 用刑 爲 之所
休戚者 慎與 不慎焉 不可勿聽 所以用 殺察之 亦以 民 以爲
國人曰不 舍不可 此道 父 民之
者 可察之 不慎之 母 父母

李流謙澹齋集用人大事也殺人亦大事也皆不可以己之私意爲之左右諸大夫及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方察焉見其可用可去而後從之

不然未敢必於用於去也左右諸大夫及國人皆曰可殺吾亦察焉見其可殺而後殺之不然未敢果於殺也夫何故衆以爲賢是衆人用之而吾何預於用之哉衆以爲可殺是衆人殺之而吾何預於殺之哉夫然用者常當殺者無憾雖然以謂可用可殺國在彼而聽其言而察察其言而用則在我尊於彼則惑尊於我則蔽故洪範謂有大疑先於謀及乃心而次及庶人卿士及龜筮其供從也而後謂之大同亦與此同意孫奭注疏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名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猶選大臣陵北周之譽挾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

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行此三慎之德乃可以子畜百姓也疏孟子見至爲民父母　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時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爲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況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猶自未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遽而用之也以未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遽而用之也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之亦見其真是爲賢人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是則王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　注故舊之至可法則也　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爲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國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注鄉原之徒　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注曰所至之鄉輒原

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令德也故有三說焉　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　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殺人不坐死鄭玄云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　注云行此三慎之德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爲之解也鄒霆炎衍義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有積累漢傳之久者非謂有喬木森然可以見年代久遠之謂也蓋以其有累世勳舊之臣之謂也今齊王無親信之臣矣昔者所進用之人今日皆已罪遠棄去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去之孟子曰國君所進用賢人世族之中無可用者如不得已而他求將使卑賤之賢者踰於尊貴疏遠之賢者踰於戚近其可不謹慎歟如使在王左

右之臣。皆曰某之賢。未可以其言為然也。在朝諸大夫皆曰某之賢。未可以其言為然也。至於通國之人皆曰某之賢。然後加審察之。得果見其為賢焉。然後進而用之。在王左右之臣皆曰某不可用。勿聽。在朝諸大夫皆曰某不可用。亦勿聽。至於通國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加審察之。得果見其不可用焉。然後斥而去之。在王左右之臣皆曰某可殺。勿聽。在朝諸大夫皆曰某可殺。亦勿聽。至於通國之人皆曰某可殺。然後加審察之。得果見其有可殺之實焉。然後從而誅殺之。故曰。此以國人所共惡而殺之也。如此行事。然後進退合於公論。喜怒同乎人心。庶可以為民之父母矣。

公著句解。孟子見齊宣王曰。孟子見齊宣王言。見所謂故國者。所謂舊日之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不是言有高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乃是有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昔者所進。昔日所進用之人。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合上節曰。國君進賢。孟子言有國之君進用賢人。如不得已。若是世族之中無可用者。不得已而他求。將使卑踰尊。卑賤於尊。則舉卑而踰過於尊者之上。疏踰戚。疏賤於戚。則舉疏而踰過於戚者之上。疏踰可不慎與。可不謹慎與。左右皆曰賢。左右近臣皆曰此人賢。未可也。不可盡信。諸大夫皆曰賢。大夫之衆皆曰此人賢。未可也。尤恐其蔽於私。亦不可盡信。國人皆曰賢。至及通國之人皆曰此人賢。則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且從而省察。見賢焉。必親見其賢之實。然後用之。然後舉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深而任之重矣。左右皆曰不可。左右近臣皆曰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勿聽。不可使聽信其言。諸大夫皆曰不可。大夫之衆皆言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勿聽。尤恐其蔽於私。亦不可使聽信其言。國人皆曰不可。至於通國之人皆言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則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當更而省察之。見不可焉。必親見其不賢之實。然後去之。然後除去之。則不才者不得幸進矣。左右皆曰可殺。左右之臣盡言其人有罪可殺。勿聽。不可使聽信其言。諸大夫皆曰可殺。大夫之衆皆言其人有罪可殺。勿聽。尤恐其蔽於私。不可使聽信其言。國人皆曰可殺。至於通國之人皆言其人有罪可殺之。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當從而省察之。見可殺焉。必親見其可殺之實。然後殺之。然後殺戮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以言國人殺之。蓋天命天討。非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能如此所為。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朱子集註。傳直戀切。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趙順孫纂疏。蔡氏曰。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馬豫輯義。宣王問孟子。言成湯放置夏桀於南巢。武王征伐商紂於牧野。有如此事否。故孟子答宣王。於古書有此事。朱氏何文淵事文引證。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商書仲虺之誥文。詳見八佾篇。成湯放桀註。趙德箋義。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箋。荀子解蔽篇。桀死於亭山。唐楊倞注。亭山南巢之山。本或作鬲山。按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為鬲。傳寫又誤為亭。灊音潛。按方輿勝覽。淮西無為軍廬江縣南有灊城。即漢志灊縣是也。巢縣屬無為。有巢山巢湖巢縣。註。堯時巢父。即巢之書父也。書稱成湯放桀於南巢。杜預稱巢伯來朝。左傳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遂圍巢。襄公二十六年。吳伐巢。昭公九年。城巢。即今巢城也。陳櫟發明。湯放桀章。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於。一本作為。曰。臣弒其君可乎。朱子集註。桀紂天子。湯武諸侯。馬豫輯義。宣王問以人臣而弒逆其君可乎。未也。語錄曰。湯氏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俞文豹吹劍錄。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為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為湯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朱子集註。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朱子語類。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在坐此何以別。王近思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之天理。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的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

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尚可以補。漢又問賊仁是絶滅天理
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弑君子弑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
惡。不審是絶滅天理。是傷敗彝倫。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
等。乃是切害天理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欲勝義者凶。即
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即
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　又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
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心賊仁則
害了本心。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一齊壊了。義隨
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王力行。尹和靖言行録孟
冬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或謂當時君而言
也。蓋聞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某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某不敢疑孟
子。　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孟子對當時人君之言。非垂世本意。善推
其所為。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
講筵有問誅一夫紂豈可以紂為一夫。先生對曰。此非論君臣之義。止
言無道之君耳。使堯舜當湯武時必為湯武事。龜山楊時解三仁未去。紂
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
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
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先儒精義尹曰。孟子為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
也。張栻解孟子之對。無乃太勁矣乎。蓋明理之所在。以警宣王之心也。夫
仁義者人道之常也。賊夫仁義。是絶滅人道也。故賊夫惻隱之端。至於暴
虐肆行而莫之顧也。賊夫羞惡之端。至於放辟邪侈而莫之止也。夫仁義
之在天下。彼豈能賊之哉。實自殘賊于厥躬耳。為君若此。則上焉斷棄天
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嗚呼。孟子斯言。昭示萬世。為人上
者聞之。知天命之可畏。仁義之為重。名位之不可以恃也。其亦兢兢以自
強乎。趙順孫纂疏語録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
之類。若是那紾兄之臂。踰東家底。便是絶滅天理。　輔氏曰。賊之為害深。
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而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而言。然
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滅絶天理。則是殄闕其根本。傷
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此賊仁賊義之害。又有輕重之不同也。　又曰。
一夫。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　又曰。王勉曰云云此事自人君
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王氏此數語。所以著
萬世為人臣者之戒。饒雙峯講義或問如何與作賊仁賊義。先生曰。賊是

賊殺。譬如一株木。賊義是傷他枝葉。故謂之殘。與殘拔相似。賊仁是傷他
根本。故謂之賊。殺了他性命相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是賊仁。傷敗彝倫。
是賊義。彝倫說得輕。義只是事得其宜之謂。今也顛倒錯亂。敗壊彝倫。是
傷了此義。　又曰。雖則不爭多。亦自有輕重。　又曰湯只是放桀。武王却
是誅紂。蓋紂罪浮于桀。所以誅之。然下有湯武之仁。上無桀紂之暴。則不
可。上有桀紂之暴。下無湯武之仁。亦不可。因論湯武之事。曰。文王只聽天
下自歸他。武王到此已九十矣。他不誅。誰得而誅之。亦是武王急處。孔子
只取文王。不甚取湯武。如言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微
寓其意。正欲人察之耳。　又曰。孟子此說。亦是勸人行王道之意。陳櫟發
明下湯武而上非桀紂。上桀紂而下非湯武。皆不可也。愚謂賊仁賊義。細
分之。有絶根本傷枝葉之分。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
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
氣太露處。胡炳文通集註末引王氏之說。蓋謂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
之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也。馬豫輯義。豫
曰。凶暴淫虐。是就心之發處說。顛倒錯亂。是就事之行處說。許謙叢說上

兼問桀紂。下再問弑君。是專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止舉紂對。
集註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為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
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何文淵事文引證書曰。獨夫紂。
周書泰誓中。獨夫受。洪惟作威。愚按受。紂之名也。

程復心章圖

以臣弑其君言（放桀 伐紂）如之何其可　此孟子所以深警齊
以聞誅一夫言（除殘 去賊）未嘗不可　王勉戒後世之辭

趙次誠考義賊仁賊義之賊。主心而言。謂之賊。謂之殘。主事而言。害仁害
義之心。本出於一。故同謂之賊。及見於行事。害仁而為凶暴淫虐之事。使
天理滅絶而無存。則即其事之所行。而應其心之所存。謂之賊而無疑矣。
害義則為顛倒錯亂之事。使彝倫傷敗而不完。則由其心之所發。而迹其
事之所為。謂之殘毀不能全其義。則可謂之害義。而義為之絶滅則未可。
然凶暴淫虐。害義之本源。顛倒錯亂。害仁之枝流。固未有害仁而不害義
者。亦未有害義而不至於害仁者。語録謂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又
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然說賊之義大小。非孟子所論桀紂之意矣。又

以賊仁就心上說，賊義就事上說。輔氏又謂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顛倒錯亂，指見於事者，是皆不知賊仁賊義之皆言心，而謂之賊謂之殘，皆言事也。李流謙濟齋集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至未聞弒君也君臣之分，何啻天淵之隔。齒馬蹙芻，皆誅毋赦，桀紂之事，豈所宜言。孟子言之不疑，蓋天下歸往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之一夫，謂之王則齒馬蹙芻猶所不可，謂之一夫，則孟子之言蓋不為過。秦二世、隋煬帝尤其甚者。孫奭注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弒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弒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齊宣王問至未聞弒君也　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諭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

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弒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為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嘗聞知有弒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鄭霆失衍義　齊宣王問曰商湯放逐夏桀於南巢，周武王殺伐商紂於牧野，有諸。孟子對曰於傳記所載則有之。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凡戕賊害仁而為不仁者謂之賊，戕賊害義而為不義者謂之殘。凡為殘傷賊害之人則謂之一夫，吾聞武王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為弒君。魏公著句解　齊宣王問曰。宣王問孟子言湯放桀。成湯放逐夏桀于南巢。武王伐紂。周武王征伐商紂于牧野。有諸。有此事否。孟子對曰。孟子答宣王言於傳有之。於古書所載則有此說。傳去聲。曰臣弒其君可乎。宣王問孟子言湯武皆人臣，而弒逆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孟子曰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名曰賊。賊義者謂之殘。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名曰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殘賊之人，眾叛親離，不得為君。名曰獨夫。聞誅一夫紂矣。但聞武王之戮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未嘗聞有所謂弒君也。所以深警宣王。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朱子集註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趙順孫纂疏　輔氏曰：匠人，為眾工人，則工師乃眾工人之師，欲知其為長也。馬豫輯義　孟子見齊宣王言，造作大宮，則必使工師求大木，以為梁棟之用。工師求得大木，而宮室可成，則王喜悅，以為能勝當其任使矣。有匠人者乃斲而小之，是壞大木而大宮不可成，則王怒，以為不能勝當其任使矣。夫賢者自幼而學，及壯而仕，本欲

行其道也。王乃言且棄女所學而從我所為，則何如。史伯璿管窺通典　發明引饒氏之說曰：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前是以大木譬賢人所學者大，以匠人斲而小之譬王之欲賢者捨所學而從我。以此觀之，前譬乃是用賢不如用木耳。蓋孟子既曰以為能勝其任，又曰以為不能勝其任，不是說求得大木為工師能勝其任，斲而小之為匠人不能勝其任，正是言木大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捨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雙峯正是以勝任不勝任屬之匠者，所以致誤。殊不知孟子只是以匠譬王，工師得大木是譬王之求得賢人也，匠人斲而小之，是譬王不能用賢人之道也。後譬則自如雙峯之說。程復心章圖　此與下文是兩箇譬喻，此是言求賢不如求木，下文是言愛國不如愛玉。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朱子

集註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語類集註云。不敢自治止不如愛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至云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陳櫟發明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己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能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先儒精義伊川曰。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尹曰。孟子之辛不得有為於國。蓋類是也。龜山楊時解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饒雙峯講義兩箇譬喻是兩般意。上面是說任賢不如任匠。下面是說愛國不如愛玉。張栻解古人之學本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於此。成己成物無二致也。故其所欲行者即其平日之所學者。其本末先後皆有彜章而

不可少紊。自非人君信之之篤。任之之專。則寧終身不用而已矣。不肯舍己以徇人也。若君人者欲其舍所學以從己。則寧得賢者而用之哉。夫斷大木而小之。則以為不勝任。今君子所學者先王之道。乃使舍之以從己。是豈非斷而小之之比乎。委玉人彫琢。則亦聽其所為耳。倚之以治國家。不聽其所為而惟欲其己之從。是何異委玉於人而教之以彫琢乎。然則君人者亦可以察此矣。趙順孫纂疏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趙岐始誤註為二十兩。　輔氏曰。人惟愛玉。唯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循私欲以為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愛玉也。　又曰。德義則當貴成於己。遇否則當聽命於天。胡炳文通曰。人君當以國家為重。賢者當以所學自重。君不以國為重。自失其國。賢者不以所學自重。自失其學。彼庸君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而賢者決不肯自舍其學以從君之所好。為豫辨義孟子又設譬喻言而今有璞玉在於此。雖萬鎰之多。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言且棄汝所學而從我所為。則是人君以可教之人為臣。猶教玉人彫琢也。資善觀書記說曰。古之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又曰。粗璞而藏諸。玉之可貴如此。然雖美必待琢磨而成。如人有資質亦必學問而後成。亦此意也。許謙叢說兩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上言屈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言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詹道傳纂箋叢說國語二十四兩為鎰。孔注趙岐皆云二十兩。按字書曰。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為鎰。則二十兩者為有義。然未標題事義事君之道。言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徇君之欲。程復心章圖人雖愛玉。惟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徇私以為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愛玉也。

求賢治國之譬。
- 夫人
  - 幼而學之　此見所　巨室必求　此可見
  - 壯而行之　學者大　大木幼學　求賢不
  - 不得壯行　如求木
- 王曰
  - 姑舍女所　此見王　彫玉必使　此可見
  - 學而從之　欲小之　玉人治國　愛國不
  - 則曰從我　如愛玉

趙次誠考義巨室之喻。以工師為賢者。以匠人為君。賢人之學大而君小之。猶工師之木大而匠人斷之小也。璞玉之喻。以玉人為賢者。愛玉則任之玉人。愛國則不任賢者。一則見之偏。但見己為長而人為短。故賢棄而道不行。一則愛之偏。但知玉為重而國為輕。故道輕而賢不用。孟子告宣

王而兩言取譬之義者。蓋始而即所見之大小。以明用賢之不可不盡其道。終而推所愛之重輕。以見治國之不可不用其賢也。答祿與權窺豹管孟子告齊宣王為巨室之喻。工師得大木。猶賢者之學王道也。匠人斷而小之。猶賢者舍王道而行霸術也。木大而喜。斷小而怒。人情之所同。賢者之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是知喜王道而不肯用。怒霸術而必欲行之也。璞玉之喻治國猶治玉也。治玉而必付之於玉人。治國而不欲付之於賢者。是愛國不及愛玉。而異於教玉人彫琢玉也。此之謂不知類也。孫奭注疏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

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蹤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 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斵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為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為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斵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令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後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今從我教令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

以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令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為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實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欲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 註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 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斵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巧一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 註云二十兩為鎰。 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二十兩。鄭建炎衍義

孟子見齊宣王引譬而言曰。欲為巨室則必使匠之長為工師者求大木以為棟梁。工師得大木以供其用，則王喜悅其人以為能勝其任使也。而匠人乃斵削其木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為其人不勝其任使矣。夫人自幼小而習學之，年既壯則以其所學而欲推行之。今王乃曰姑且棄舍女之所學而從我所為，則何如而可哉。今有石中之璞玉於此，雖其多至於萬鎰，必使治玉之人彫琢之，然後可以成器也。至於治國家則曰姑且棄舍女所學而從我所為，則何以異於反教治玉之人以彫琢玉哉。魏公著句解孟子見齊宣王曰。孟子見宣王而言。為巨室。謂作巨大之宮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則必然使匠人之長者尋求巨大之木植。工師得大木。工師求得大木，則王喜。則王喜悅，以為能勝其任也。以為能勝當其任使矣。勝升。匠人斵而小之。小匠人斵削而小之，斵車。則王怒。則王恚怒，以為不勝其任矣。以為不能勝當其任使矣。夫人幼而學之。夫人幼小之時習學先王之道。壯而欲行之。方壯之時欲推行其所學。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宣王乃曰且舍棄女所學而又從我所為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孟子又設譬喻。而今有璞玉之人在於此。璞礼。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雖是萬鎰之多必使玉工彫琢之不敢自治也。至於治國家。至於理治

國家之大。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曰且舍棄汝所學而又從我所為。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何殊於自教玉人彫琢玉哉。琢作。

○齊人伐燕勝之 朱子集註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祝洙附錄 范氏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君不君臣不臣。此燕之所以破也。杜英孝通曉唐代燕事與史記諸書不同。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又荀子王霸篇齊
閔薛公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
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爲靷靷引軸
之物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他國以攜
詐爲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西另以詘秦三十六
年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
爲天下大戮何文淵事文引證史記燕召公世家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
噲立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
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
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
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
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
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
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
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

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
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
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
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
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
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
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
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
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趙德箋義箋史記召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燕
公於北燕易王上距召公三十八世辛手燕噲立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
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齊殺蘇秦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
曰齊王何如對曰不信其臣必不霸欲以激王之尊子之也復以堯讓天
下之事說燕王謂不如以國讓子之子之遂南面行王事三年國亂燕將
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齊湣王以兵赴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
君噲死齊大勝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 王兩引書皆商書仲虺
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箋書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予彼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以孟子參之則見其小異趙
德附錄按通鑑此章始周赧王元年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齊宣
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云云至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
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云云至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
叛齊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云云至又從而爲之辭此三章皆相連
而沈同以其私問曰何爲勸之哉此章通鑑不載然禾標題事義事孟子
勸齊伐燕與史記不同史燕世家作齊湣王荀子
作齊閔王義孟子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 **宣王問曰或謂**
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 朱子集註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
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朱子語類齊人伐燕孟子以爲
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
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

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
暴豈能慚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溫公通鑑
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爲宣王遂硬移
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記魏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
死哀王立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爲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爲侯三十六年
乃稱王遂爲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
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爲哀王立故又多了此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
王冢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溫公取竹書不信史記此一段却是獨
朱子或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爲宣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而司馬溫公通
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是孰爲得之曰此則無他可考矣然通
鑑之例凡前史異同必著其說於考異而此亦無說不知其何據也曰文
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邪曰張子二條其言詳矣
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伐燕
實湣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者後世傳寫之訛也饒雙峯講義
先生曰人力不至於此是言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非人
力之所能爲若天欲亡之我不取必有天殃他便言天孟子只教他看人

心何如下面簞食壺漿以下是孟子教他則取了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得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是只當定亂不當取之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胡炳文通何氏曰萬衆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欲以萬衆之齊伐萬衆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區區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馬豫纘義宣王見其勝之之易則遂有取之之意故問孟子曰或與寡人言燕不可取又有言燕可取者以萬衆之國伐萬衆之國勢均力敵似難勝也乃不過五十日一舉勝之人力必不至於此實天相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取其國如之何黃氏日抄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勝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勝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

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以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右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朱子集註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朱子語類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却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著不做聲不做色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祝洙附錄橫渠先生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不悅則勿取屬文王武王而言者後人指成功而言之之辭也文王未嘗有心以取天下惟以紂不改爲恨稍改則率天下而事之矣至武王時不道則已甚矣王祕紫陽宗旨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大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己遂往取之也如吉仲尼不有天下豈孟周公伊尹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靡而不得乎蓋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絲毫慈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

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　東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爲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是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東書云云。國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東書以謂文王之心初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卻耳。陳埴木鍾集戰國諸侯雖僭。東周猶存。孟子說時君。得以王政勉之。似非尊天子。存王室之意。孔子時人心猶共戴周天子。名分尚存。故作春秋以尊王室。孟子時人心已去周室。獨夫之勢已見。故說列國以行王政。文王之事商。武王之伐商。時中而已矣。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春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戰國是也。趙順孫纂疏輯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

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爲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僞哉。才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容於人情。則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饒雙峯講義先生曰。張子之言。這箇皆說天命絕未絕之間。不容毫髮私意。又曰。此章齊王之意歸諸天。孟子之意驗諸民。史伯璿管窺致證王氏曰。取之勿取。正譎也。言武王文王則贅矣。　孟子之言。句句是實事。武王文王之證。自是以聖人爲準則以示齊王。在於釋其微意之所在。不以辭害意可也。索何以察識之不易而遂以爲贅乎。杜英孝通略序。武王十三年伐紂。　書泰誓上。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疏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　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纔使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二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又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名。東觀兵至于孟津。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　書解　無垢曰。武王待紂二年。而不悛。亦終焉爲惡而已矣。故十三年正月。決意渡盟津而伐之。東坡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

于商而歸。　李石曰。周文王沒後九年。丁丑。武王觀兵于盟津。又二年。己卯。伐商。編年曆。丁卯。文王斷虞芮之訟。乃受天命。後九年。乙亥。文王沒。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其曆年甲子。至此不同矣。據泰誓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皇極經世蓋本乎此。編年曆既以丁卯爲文王受命。至乙亥爲文王沒。凡九年。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是用尚書著泰誓。惟十有一年者。通文王受命。武王即位而言也。　東萊曰。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相犯。當紂人心未離。天命未絕。武王事紂之心。未嘗不至。及紂人心已離。天命已絕。不可一時令他據天位。武王亦不得不伐。豈武王欲伐於二年之後歟。何文淵事文引鑑。史記周本紀。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趙次誠考義宣王以人力爲天意。而重在於取不取。孟子以人心爲天意。而重在於悅不悅。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子集註。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趙氏曰。征伐大道

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龜山楊時解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
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復運轉之謂也。先儒精義楊曰：或謂
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離，累如此言，則武王
之取天下，以爲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
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取天下何難
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或又
曰：湯之伐桀也，衆人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
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之清者也。
此亦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
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
得而不可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
奴，或去之他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

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
爲清也。會遇其適而已。　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爲民也。齊人伐燕
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
之思也。張栻解燕王噲昏亂，以位讓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國大亂，
百姓恫恐。太子平起兵攻子之，不克，結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志。宣
王舉師攻之，是以若此其易也。宣王見其勝之之易，則遂有取之之意，故
以問孟子。孟子之意，欲其以燕民之悅與不悅，而驗天命之從違也。故舉
文武之事以告之。夫文武豈有利天下之心哉？順天命而不違焉耳。人心
之所在，天命之所存也。燕國之亂，若此民蓋厭之，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宣王伐之而救其民，則可矣。若不察於人心
天命之所存，起利燕之意而欲取之，則是以亂易亂，其厭苦將又甚矣。變
何其不復運轉而他之乎。故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趙順孫
纂疏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以竹爲之。　輔氏曰：趙氏發明得人心天意爲
一之理亦明切，陳櫟發明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觀天
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

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將歸齊之仁。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
暴乎？蓋警之也。馬豫纘義：今以萬乘之齊國伐萬乘之燕國，其民乃以簞
盛飯，以壺盛漿，迎迓王之師旅，不可謂民心不悅也。所以悅者，豈有他故
哉？但欲避燕之暴虐，如就水火之害而然也。李流謙潛齋集：齊人伐燕勝
之。至亦運而已矣。齊與燕異乎？燕不及齊，則齊可取。何謂其異也？德不及
則異，政不及則異。然宣王問孟子，猶有有取勿取之疑，則齊於燕，蓋未有
德與政之異。孟子於是告以文武之事，以爲取之而燕民悅，則當法武王
取之。取之而不悅，則當法文王。舍是二者，就使力能取之，民本避水火耳。
而去燕得齊，則是無適而不遇水火。故曰亦運而已矣。

程復心章圖

取之而民悅則取之　以武王之伐紂言則人情有可取之機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亡則民皆悅於從齊

齊人取燕

取之而不悅則勿取　以文王服事殷言則人情有未可取之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齊暴虐則民又轉而來救

孫奭注疏：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如
何？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僭地廣大，而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
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
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簞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
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
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
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
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
可取之而已。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　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
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
至如何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復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
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
十日是以興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

稱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
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以爲今伐取燕國而燕國之
民悅。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者。若武王伐紂
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其武王
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又以此答
齊宣。言今欲取燕國。苟燕國之民。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欲古之人有
欲行征伐之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又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
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
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托以萬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
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他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
水彌深。火彌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
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
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蓋六國之時。爲諸侯者。皆
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笥者。案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書云。惟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五十九 三十

漿在笥。則笥亦盛水。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
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
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註匪厥玄黃。正義曰。孔安國
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
高三寸。上有蓋也。註萬乘非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
侯之號。時燕國皆使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朞三百有六旬
者。案孔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
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
其解也。註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
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
之。紂兵崩叛。紂走反入。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
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註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
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
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
爲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啓。世家曰
開。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胥餘。鄭玄

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
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爲親戚。又莫知其爲父爲兄也。鄭
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
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
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
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迺強
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觀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
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耳。鄒蹇夫衍義。齊人與兵攻伐燕國。克而勝
之。宣王問曰。或者謂寡人勝燕而勿取其地。或又謂寡人既勝燕則當取
之。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勢均力敵。僅五旬而舉之。以是得天之
非人力不能至於此也。可取而不取。必有天殃。今欲取之何如。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以爲悅。則從而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伐紂之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以爲悅。則棄之而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事殷之事
是也。如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彼國之民。感其有弔伐之舉。皆以簞盛
食。以壺盛漿。以迎勞王師之來。其意豈有他哉。正避燕之暴虐。如避水火
之災也。使齊取之而更爲暴虐。如溺於水而益深。如燎於火而益熱。則民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五十九 三十一

亦運轉望救於他人而已矣。魏公著句解。齊人伐燕。燕王噲讓國於其相
子之。而國大亂。故齊人從而征伐之。燕民望其勝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
人勝之。燕宣王問曰。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或人與寡人曰。不要
取其國。或謂寡人取之。或人與寡人曰。可以取其國。以萬乘之國。以萬乘
之齊國。乘燕伐萬乘之國。征伐萬乘之燕國。勢均力敵。似難勝也。五旬而
舉之。乃不過五十日而取之。人力不至於此。人力不至於此。實天相也。不
取。必有天殃。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取之何如。取其國何如。孟子對曰。孟子
答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取其國而燕民喜悅。則取之。則取其國。古之人
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武王伐紂是也。取之而燕民不
悅。取其國而燕民不喜悅。則勿取。則不取其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古人有行此道者。周文王之事殷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以萬
乘之齊國。伐萬乘之燕國。簞食壺漿。斯民乃以竹器盛飯食。以壺瓶盛水
漿。以迎王師。以迎迓王之師旅。豈有他哉。豈是有他意哉。避水火也。逃避
燕之暴虐。如逃水火之害也。如水益深。齊若更爲暴虐。如水之愈深。如火
益熱。如火之大熱。亦運而已矣。則民
將轉而之它。又望救於別人矣。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五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寫書官寺正臣叢㦤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馮梢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四　十八陽

梁武帝三

資治通鑑胡三省音註梁紀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春宣德太后詔蕭衍自建安郡公進爵梁公衍志也尋進爵為王季受齊禪國號曰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出淮陰令整三世至順之順之於齊高帝為族弟帝順之之子也按通鑑武皇帝紀凡十八卷以一二為次此卷武皇帝之下合有一字天監元年自是年三月以前猶是齊和帝中興二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勞力到翻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衍承制見上卷上年解之以從人心朝直遙翻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昞監南兗州諸軍事昞衍之從父弟也昞兵永翻與帝同但治書侍御史通睦蓋工衢翻撥才用翻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上時掌翻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中書監尚書令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二年守式又翻任音壬昉分兩翻意好敦密敦厚也好呼到翻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衍諮南書其餘府事使雲領之約為驃騎司馬為衍驃騎大將軍府司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齊明帝建武初朏胤皆棄官去朏敷尾翻光志為翻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淳風謂淳古之風也士大夫攀龍附鳳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讖楚譖翻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易曰謙尊而光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沔彌兗翻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復扶又翻下無復豈復同遺唯季翻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分扶問翻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休文沈約字也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諾奴各翻先悉薦翻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江南禁中有壽光省咄當沒翻又見曰咄咄咨嗟語也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處之以尚書左僕射也處昌呂翻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縱子容翻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東昏庚永元二年十一月衍起兵至是首尾三年功臣諸將實有其勞將即亮翻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時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凡十郡為梁公國相息亮翻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去羌呂翻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齊湘東王寶晊晊之日翻安陸昭王緬之子也緬齊明帝之弟緬彌兗翻頗好文學好呼到翻東昏死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寶晊為太常寶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晊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朝直遙翻於是以沈約為吏部

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自沈約至王茂皆梁國官也見賢遍翻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左傳富辰曰女德無極杜預注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累力瑞翻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賚洛代翻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時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自進爵為王已上凡稱詔皆以宣德太后稱制行之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南史齊紀作寶攸本傳作寶修三王皆明帝之子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著則略翻襦汝朱翻短衣也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屩居勺翻草履也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

侍進者歟也。華。戶也翻。文榮與其族天龍惠連秦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任。音壬。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悴。秦醉翻。見者以為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衰。息雷翻。衰。倉回翻。齊。音咨。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衰之節。禮。居君父之喪極衰。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唁。撫而安之曰慰。弔生曰唁。唁與吊同。魚戰翻。唯不見夏侯一族。夏侯之族本譙郡譙人。居于壽陽。夏。戶雅翻。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為蕭寶寅暫頼於魏而不終張本。齊和帝東歸。將東歸建康也。以蕭憺為都督荊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憺。徒敢翻。又徒濫翻。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治。直吏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少。詩照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卒。非疾也。寶源者。齊明帝第五子。魯陽蠻魯北鷰等起兵攻魏潁州。魏置潁州於汝陰。又潁川郡舊置潁州。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

令曰。西詔至。齊和帝雖已至姑孰。其地猶在建康之西。故曰西詔。帝憲章前代。憲章前代者。以前代為法度也。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明謂明旦也。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古者君薨。其夫人在者自稱未亡人。使。疏吏翻。璽。斯氏翻。印也。紱。音弗。印之組。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亮。王亮也。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改元天監。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懿為東昏侯所殺。葬不成禮。今依晉葬安平王孚禮葬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倣齊奉汝陰王之禮。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降者。王降公。公降侯。省者。除其封國。省。所景翻。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備三恪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考異曰。南史云五月追尊。今從梁書。追謚妃郗氏曰德皇后。東昏侯永元元年郗氏卒于襄陽。郗。丑之翻。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騎。奇寄翻。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雍。於用翻。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為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為中書監。吏部

尚書沈約為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解。讀曰廨。一皆放遣。一切盡放遣之也。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天之報應固不爽也。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沈。持林翻。伯禽就摺殺之。時年十五。摺。落合翻。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治。直之翻。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史言齊臣以死殉和帝者。僅一顏見遠。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曰從人者。避皇考順之諱也。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此言不可以訓。　胡寅管見曰。聞巴陵王有死之理歟。曰。雖子其兄矣。使在荊州蕭穎胄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當時耳。亦然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擣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歸梁。亦不容辭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慶非貪大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慶非安天命也。知不可免。猶驅以就戮之也。嗚呼悲夫。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為參軍。及禪位。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五朝

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大王自居。而莫以受禪為名。則蕭衍稱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對感而為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以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人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教蕭穎胄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意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用。寖至以為尊號。其失遠矣。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舜典曰。金作贖刑。注曰。拔入而刑。出金以贖罪。周穆王訓夏贖刑。亦以五刑之疑者罰贖。至漢文帝令民入粟以贖罪。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蓋自虞及周。疑獄者贖。漢則凡犯罪者。皆可得而入贖。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胡寅管見。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謂致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鍰之數。皆為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史踐肄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

也是則鞭棰而朴輕歎以痛徵朴以懲恥而已未嘗官典獄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賄乎無疑而賄則頑者肆意者微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賄之利變亂正刑其弊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以謝沭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上之受禪也寶義以晉安王降封謝沭縣公晉志謝沭縣屬臨賀郡沐食本郡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子恪子範齊豫章王嶷子也祁陽縣吳立宋屬零陵郡見賢遍翻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天下公器非可取力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謂南平王鑠也粗坐五翻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謂顏竣王僧達周朗沈懷文等朝直遙翻然或疑而不能去去羌呂翻下同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此正指疑而不能去者謂齊高帝也卒子恤翻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此正指不疑而卒為患者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

弟雖復絕服五服之親至於袒免則無服矣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無復同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齊永祚代之際帝父順之亦預佐命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謂齊明帝建武中誅高武子孫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為于偽翻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永元齊東昏侯年號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為亂高武子孫為王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無當作毋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史言帝所誅者齊明帝之後高帝之後固無恙也　胡寅曰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事能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為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狃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貴蓋以立威勢而鎮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

而有生全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為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慶于商之後得而勤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達為五朝盛德之主其又何營邪詔徵謝朏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朏敷尾翻何胤為右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肺芳廢翻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杜預曰肉食在位者布衣處士而議朝政謂之橫議橫戶孟翻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函沈持林翻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見賢遍翻勗許玉翻勉也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杜佑曰宋齊度支尚書統度支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鬷子公翻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武帝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閩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詳考

沈志建安郡則今南建邵武建寧之地晉安郡則今福州之地沈志洪氏隸釋辨之甚詳注已見前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曾孫也到彥之宋文帝將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魯陽蠻圍魏湖陽湖陽縣漢屬南陽郡晉省元魏復於此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隋為湖陽縣唐并湖陽入棗陽縣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將即亮翻斬魯北燕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比必利翻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諡法貞心大度曰匡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荻炬者束荻為大炬用也因運此遂束兵仗於荻中以入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帥讀曰率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愍侯張弘策觀古玩翻洮陽縣屬零陵郡洮音兆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少詩沼翻命擊五鼓擊五鼓晉禮依破司馬兩端之故智也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難乃旦翻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

牒辭訟唯作大誥而已有事與義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手不能書典藏傳其口之所言豫章人鄧緝永興人戴永忠謨會稽諸暨縣吳家名永興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緝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居建康緭子貴翻考異曰蕭寶寅傳作褚胄今從梁書素薄行仕官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行下孟翻造七到翻范雲時為吏部尚書緭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喪息浪翻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耶晉天文志行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南斗六星天廟也主兵為于偽翻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守式又翻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陳伯之濟陰人職官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晉從公府有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參軍置禁防參軍顏氏家訓或問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家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緝為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

驍騎驍堅堯翻鄧緝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緝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三倉太倉石頭倉及常平倉又按五帝史志梁司農卿主農功倉廩統太倉等令又管左右中部三倉丞東境三吳會稽之地說式芮翻復扶又翻下若復同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緭永忠共贊成之伯之謂緝今啟卿若復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教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緝處昌呂翻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齊建安王蕭寶寅也時奔魏據宋史六合山在烏江縣界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宋齊之秦郡尉氏縣也帥讀曰率下同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見力之見賢遍翻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使緭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歃血共盟緭說伯之曰荷下可翻聽讀曰廳歃色甲翻說式芮翻今舉大事宜引衆望長史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冲觀古玩翻伯之從之仍以緭為尋陽太守永忠為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合衆而帥之以攻伯之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聽讀與廳同伯之自出格鬬元冲不勝逃入廬山廬山在江

州南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盱眙音吁怡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魏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党底朗翻姓也杜佑通典德很翻峴戶典翻下同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菩薩驤思將翻菩薄乎翻薩桑葛翻陳伯之聞王茂來謂褚緭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卷讀曰捲北向謂北下攻建康也撲普木翻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守尋陽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趣七喻翻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間古莧翻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勞力到翻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為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鄧元起南郡當陽人都錄朱道琛有罪都錄蓋郡之首吏總錄諸吏者也琛丑林翻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說元起曰說式芮翻下說同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使疏吏翻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易以豉翻造七到翻語牛倨

翻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筭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史言劉季連阻兵釁起於朱道琛召巴西太守朱士畧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涪音浮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畧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者故謂元起從行者先式薦翻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謂民多詐疾注之於籍以避征役說輸芮翻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言山民觀我德則附否則攜貳使疏吏翻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起疾謂糾之以刻薄民所不堪則是興長病端一曰起疾謂起詐疾者杜預曰濟益也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得三萬斛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註舊律王植之集定張杜律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濟子禮翻

爲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五代史志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爲差黃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爲九尺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爲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爲差者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分去一之數也長直亮制下同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樂有飲聲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鄭譯因琵琶七調以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是也於是被以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被度義制施以七聲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鍾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虡古者天子宮懸鎛鍾註云宮懸四面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懸凡鍾十六枚同在于虡謂之編鍾特懸者謂之鎛鍾爾雅曰大鍾謂之鎛編磬亦十六枚而同虡先悉爲

制特備各制虡其呂制上始命設十二鎛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之爲建鼓之節去先呂制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事還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丕拓跋鬱律之曾孫從世祖臨江歷景穆文武獻文孝文及今主凡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丕得罪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魏主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爲三老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以向末方欲調發任音壬攸侯門翻量音良翻侯予翻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思良久曰實如御言乃止沈持林翻九月丁巳魏主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餘步群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太祖之母帝祖母也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甲子立皇子統爲太子魏洛陽宮室始成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始營洛陽至是宮室乃成十二月將軍裴叢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叢之敗走魏復取木陵水經注木陵山在黃水西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晉西陽城南又

東逕南光城南又東逕弋陽郡東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唐志木陵關在光州光山縣南黃州麻城縣東北復扶又翻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鄭元起將即亮翻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寧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成都其爲縣有西平亦寄治成都城外逢爲賓土季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奉伯等間道襲郫陷之[illegible]且用翻郫音皮間音見翻軍備盡沒元起捨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宋有十八曹參軍城局其一也降戶江翻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坐沈廢累年沈持林翻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史炤釋文大司馬衍姓蕭氏名衍字叔達徐晉爲大司馬壽封梁王○二月受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鐫持戰切治也修也西鄒丁禮切秦頗爲曰即含也讖記讖驗之書咄咄可也皆鼓語云咄咄怪事百揆未癸芳處也揆度百事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余妃以諸切姓也風俗通云秦由余之後鄱陽蒲何切亦作番鄱名系梁貨女紫切以財賄

物慄悴上悉焦切憂愁也靳裘七四切斷布而不縫謂之靳齋裘帶私切本作書捐棠下縫慰塄青吉乎生也憎子焦切祁氏抽遲切姓也瑩烏定切鎮之戶感切醇酒常倫切不澆酒也揖殺盧合切摧也又質涉切于恪克各切鍒容七恭切鍒容猶休然也鴆之直禁切毒鳥以羽毛歷飲食即殺人更生工衡切更生猶再生也謗木補味切憸惡事者書之於木肺石周禮秋官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一函胡讒切唐也擯議不順理也浣灑胡管切灑衣垢也或作澣騰時戰切具食也亦作儥劉溉劉都道切姓也溉古代切驗框紅切婁臣戚而得律也荻矩上矛屋切下田許切耒草烑洸陽士高切補綴補五呂切姓也出爲復宋恭公子石食采於楮其後因以爲氏焉鐵鑊樂邊切無枚曰鐵無蕨曰鑊熒惑上戶炯切下胡國切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熛怒之神爲熒惑焉位在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驍勇堅堯切府藏才浪切府庫也物之所蓄歎無默也眇眙上丑之切下與之切眇眙視也小峴山名在壽州六安縣有五峴山是以分大小峴城亦有五峴非此見梁史太平寰宇記撲擊也趣逡須切鄉也間道微道也淯即梓潼涪城鑄鍾十二取頭於鐘也

虞爾雅曰木謂之虞所以掛鐘磬三老按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人象
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鄭康成云三老謂老人更知三德者
敦煌音屯皇郡名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朱後魏叢千力切蔣橋于角切
在蜀郡去成都二十里郫蜀郡之邑胡三省辯誤梁武帝天監元年魏
小峴戍主党法宗襲大峴戍破之海陵本釋文曰小峴山名在襄陽大
峴山名在琅邪陽都縣史炤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同
余觀海陵本不從史炤之說以襄陽之峴山為小峴琅邪之大峴關為
大峴自以為得其說矣殊不知自襄陽至琅邪數千百里豈鍾兵掩襲
之所能制勝乎况是時襄陽之峴山屬梁境琅邪之大峴關屬魏境党
法宗魏將也乃戍梁境之峴山而襲魏境之大峴關其說又為不通按
小峴大峴在歷陽合肥之間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是
後韋叡克小峴進攻合肥是小峴在合肥之東明矣宋孝武帝孝建元
年魯爽自壽陽舉兵進屯大峴食少而退薛安都自歷陽進兵追及爽
於小峴斬之是大峴在小峴之東又明矣二峴相去蓋不甚遠也實本
註曰党丁浪切余案党音底朗翻無從去聲者此亦蜀人土音之訛趙
完璧源妥闡音昌善反禺音內睛音鼓酉郎音底事見齊武帝永明二

年春朏音斐釋去聲下皆同扣音口發也論語孔子曰我扣其兩端而
竭焉豎常句反僮僕之未冠者讖符命之書炳音丙歷數書曰天之歷
數在汝躬建牙樊浮事見齊東昏侯二年十一月建安之封上年十二
月封帝為建安郡公徘徊傍偟不進之意也約舉手尚左此尚文之文
也梁書尚字作向他本通鑑亦有作向者向左蓋謂左僕射亦數雲
也去除也瞎音質送首東昏首也見上年余妃釋文曰余姓也風俗通
曰秦由余之後沛音貝累去聲賭也鄱音婆闔合闔音掩宦者蒼陟
畏反孺音儒短衣躡屩上音聶躡也下音腳草鞋也天龍寺北文蕭寶
寅傳云文欒與天龍惠達等三人抵音底至也斬豪音豪嗥音亦夏侯
詳事見東昏侯二年十一月泰嶠音漢憲章中庸曰憲章文武孔疏云
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璽綬音徙帝允懿為東昏侯所
殺帝以故舉兵也事見上永元二年冬十月獻王名子晉武帝祖叔父
也武帝泰始八年薨宋汝陰王按齊太祖元年云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姚
音比父死曰考母死曰妣郗音通反姓也偉音葦恢音回反西解音解名
揩音楷也寶義東昏侯弟子恪苦各反齊武帝弟嶷之子也事見齊明帝
永年秋從容閑語曰從七容反能去丘呂反除也下除去同卿祖齊高

帝也湘東宋明帝也名彧孝武之弟絕服按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
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注云四世共高祖五世高
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建武齊明帝年號塗炭謂誅高武子孫
事見永泰元年蠢雪洗滌也謂報兄懿之讎劉子輿即王郎也事見後
漢淮陽王元年朏音斐嬴音盈橫去聲洗音銑亦雅也灑音散晉陽甍
事見上三月朱獲炬音巨南北掖掖音亦觀音貫下王觀同洮音叨典
籤七廉反官名綰音綰達生也下歷運同自疑事見上年十月朱謳音
巨字林求知詞也闓古晴字虎牙佰之之子績則歷反功也藏才浪反
六合縣名兜力兒胡句反術上聲蕃嚴篡音祖官反篡集戒嚴驍事驍
平聲歃血歃色洽反沖音蟲入身不惡案下文北齊文宣帝高洋為王
昕曰好門戶惡人兒肝胎郡名菩薩音蒲撒席卷上聲劉季連益州刺
史勞去聲語曰語音御告也嬌居小反詐也鶯音貍理也差擇差音叉
下皆同欽古鍾王律按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鑄音侍廣音
巨而還為庶人事見齊明帝四年二月太牢牛羊豕也肇音兆舜音光
袁樞紀事本末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
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

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
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
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
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
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
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
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
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
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
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
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為
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
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金
甖謂鴆也丁卯敬則舉兵反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則
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
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

武諸孫麃西省教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壘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大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挾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刺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儁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儁啓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儁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遥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渡浙江百姓擔篙荷插隨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将軍崔恭祖輔國将軍劉山陽龍驤将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詔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内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

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東昏侯永元元年六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将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録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執必相圖亂将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

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雍郢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驍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群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内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且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遥光遥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将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

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遥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朓不荅頃之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遥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遥光及祏遥光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遥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啓朓扇動内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内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自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否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

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群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祏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詷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轝隨後反掌

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閉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屋室且盡劉渢走還家爲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

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孝嗣爲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江祏等既敗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秘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耶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拔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

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上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

於壽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
京釐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衆軍擊
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陣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
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
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
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
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軍戰再合顯達大
勝手殺數人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
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
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
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
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
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
蘇路斷吉凶失時乳母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鄣
置伏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
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

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能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
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製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
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
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坑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
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
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
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
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
兄子植等皆為直閤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
為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
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
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
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
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
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
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

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
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庚午下詔討叔業
乙亥叔業病卒三月乙卯遣西平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
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
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閤將
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
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
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
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
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
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
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
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
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寶玄乘
八掆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
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

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
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
善戰又輕行不費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
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
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
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守甲數萬瑩懿之從曾孫也
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
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
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
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
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
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
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衛尉
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
帝為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
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

兵帥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鰌籃，擔送建康。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

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檦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遣禁兵殺之，世檦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

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慴息焉。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數、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

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

江陵備與州府書檄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
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
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
能决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
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
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
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
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
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
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
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
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
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
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
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
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
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時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
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
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
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
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
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
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
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
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
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
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
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
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
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
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

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
騎將軍亶為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
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
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
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
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
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且不更事懦
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擇其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
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
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
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
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
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
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
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冲
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

守鄧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群小用事衣冠道盡荊雍
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
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
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
長沙撫納之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
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
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
中兵及儲偫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
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二月壬午東昏
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
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
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
郢城為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
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
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
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

陳光静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静死中興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王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隷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静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荊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宫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爲尹以蕭穎胄爲尚書令蕭衍爲左僕射晋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

卷爲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荊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惟然知機一説士足矣脱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脱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

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内亦舉火應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宫人宦者共爲裨販以潘貴妃爲市令東昏侯自爲市録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

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説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實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膢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内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宫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衆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内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

寶濟去寶寅亦逃三月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門之寶寅涕泣稱爾曰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宗仲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沖故吏清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搗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

在目中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穆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

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及兩弟在雍搢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王茂

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呂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壍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壍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

爲慮伯之來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念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

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楊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鬭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輿去用爲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胄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欲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競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

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

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幷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覬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

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踟躕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荊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衆畢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

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尉勞建康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

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所統殊死以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為德皇后封文武功

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以謝沐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畧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愚庸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

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五　十八陽

梁　武帝四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爲庶人。

乙亥，魏主耕籍田。　魏梁州氐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之。〔舟東昏永元二年書魏梁州刺史楊椿擊降氐王楊集始，今乃爲行梁州事，當考。〕

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降，戶江翻。下同。〕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造，七到翻。〕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蓋言前日所以阻兵拒命，實爲朱道琛搆間也。〕郫城亦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稽，音啓。〕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謂公孫述不肯降漢也。〕豈無卧龍之臣邪？〔卧龍，謂諸葛孔明。〕赦爲庶人。三月己巳，魏皇后蠶於北郊。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入寇，〔姓譜：奇姓，伯奇之後。〕取陰山、白藁二戍。〔按水經注：陰山關在弋陽縣西南。唐志：黃州麻城縣東北有陰山關。〕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此魏朝之闕門也。闕，即古之象魏。〕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八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坐，徂臥翻。〕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漢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陽之東，故置東揚州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即羊石城也，在江西北霍丘東南。〕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明，謂明旦也。〕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顏文智將寶寅投華文榮，文榮等將寶寅投北。華，戶化翻。〕寶寅志性雅重，過朞猶絕酒肉，〔禮爲兄弟服朞。〕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悴，秦醉翻。〕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上，時掌翻。〕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班行之。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霄城縣侯也。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曰霄城。卒，子恤翻。下同。〕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繁處劇，〔處，昌呂翻。〕

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樞管謂樞機也。今人謂樞密院
為樞管。以此觀之。沈約之位雖在范雲之右。而親任不及雲遠矣。上以約
輕易。易。以豉翻。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
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休下。謂
休假下直也。勉或時還宅。群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稿。捨豫機密二十
餘年。未嘗離左右。離。力智翻。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
言謔。終日不絕。謔。迄却翻。戲言也。而竟不漏泄機事。眾尤服之。史究言二
人終身大槩。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
產。亦不得貢。斷。音短。下頻斷同。二宮。上宮及東宮也。會稽。東土大郡也。故
使之同於諸州。會。工外翻。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氐。斬首數十級。是年春
氐楊會叛。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悅為汝南王。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
稱蕭衍頻斷東關。斷。音短。欲令巢湖泛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
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眾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
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一不能
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
百匹。相。息亮翻。濟。子禮翻。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先兵

先屯壽陽之兵。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謝朏輕舟出詣闕。
朏。敷尾翻。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自輿。詣雲
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見。賢遍翻。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朏宅。謝朏仕宋
及齊。有宅在建康。宴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
發。上復臨幸。復。扶又翻。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凡將上命者。皆謂
之王人。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謝
朏之於樂矣。人不及遠甚。省。悉景翻。胡寅管見。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
正風俗。則有經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為己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
以濟時務為己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朏
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逡巡引卻。異乎攘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
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
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
兩無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為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甲午。以中書監王
瑩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魏既罷鹽池之禁。魏主
踐作之初。甄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為不可。魏主詔從琛
請。通鑑目錄已提其要。此事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永元二年。而

通鑑正文逸其事。錯簡置於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而其利皆為富擅所
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復。扶又翻。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音協。
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為家人書。用家人叔姪之
禮也。勰不得已受命。胡寅管見。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胡先
為司徒。奇彼廢黜。及此師命。人不得免。此勰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
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得若違於孝文。既欲遂其沖素之懷。則定州臨
民。揚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
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為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
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棄。卒為一高麗
小人所困。惜哉。或曰。勰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懇辭不
獲故爾。曰。孔霸鄭眾。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勰必欲退也。
豈無其道。何至於為人牽迫不由己哉。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
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
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冬十
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音壬。降。戶江翻。任城
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

淮陵恐當作睢陵。齊置徐州於鍾離。又僑置濟陰郡睢陵縣於郡。不立代
志。鍾離郡化明縣舊曰睢陵。置濟陰郡。化明。唐濠州之招義縣也。或曰。宋
志南徐州領淮陵郡。睢陵淮陵皆屬淮徐郡。是時既置徐州於鍾離。則亦
置淮陵於鍾離界。未可知也。魏收志。陳留鍾離二郡有朝歌縣。縣有九山城。
黃溪水。按水經注。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逕南光城弋陽等郡。今按今招
信軍盱眙縣西南一十五里有三城。又西十五里至淮陵城。臨池河。池河
過淮陵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九山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
之東則陷湖。南則馬城。淮流至此。謂之九山灣。其東則鳳凰洲。在淮水
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山灣為獅子灘。北兵渡淮之津要也。峴。戶典
翻。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傅靈越
從薛安都起兵攻張永以應義嘉。兵潰而死。豎。而主翻。魏人拔關要潁川
大峴三城。魏收志。霍州有北潁川郡。領潁川等三縣。水經注。梁立霍州。治
灊縣天柱山。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
將。即亮翻。下同。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
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
戍阜陵。為道根傳。以南梁太守領阜陵戍。先。悉薦翻。初到。修城隍。遠斥候。

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法防身賊此之謂也（其周防為法臨賊則衰）城未畢梵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思相史翻）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騎奇寄翻）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此時梁豫州治晉熙道根蓋猶戍阜陵特帶刺史耳）武興安王楊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為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魏道武置行臺之官於鄴中山今置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馬師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此始隋謂之行臺省）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六鎮列置於三州塞下使疏吏翻下同行下孟翻恒戶登翻燕因肩翻）賑給貧乏考論殿最（既使之賑恤貧民又使之按察官吏殿丁練翻）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沃野漢朔方郡之屬縣也魏平赫連與統萬同置鎮未在六鎮之數將即亮翻下同）皇后之世父也（世父伯父承世嫡者）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朝直遙翻）祚頗有受納

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藉（林鵶演義曰狼藉者物雜亂之貌狼所卧藉之草皆穢亂）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坐徂卧翻）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少詩沼翻）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將酒鎮將也將即亮翻）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白沙在晉安郡界魏收志有沙州治白沙關城注云梁置唐志黃州黃陂縣有白沙關）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乙酉以左衛將軍李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翂撫文翻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原鄉縣屬吳興郡）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撾陟瓜翻）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誘者開之以生路脅者威之以纏索杻械示將拷訊之致誠也誘音酉）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赦已相許當能死不（所謂脅之也拷音考詰去吉翻不讀曰否）且爾童騃若為人所教亦聽悔異（騃五駭翻所謂

誘之也悔異猶律文所謂翻異）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貳前既為回異前既為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為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因瞑目引頸唯聽大戮（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瞑莫定翻）無言復對時翂備加杻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復扶又翻杻女九翻更工衡翻著陟略翻）翂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魏晉以來舉士皆由州鄉故問其鄉里）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量音良翂之拒王志是也梁武帝知翂之孝節而不能叙用以厲流俗非明賞嘗見翂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若則其賢去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為其少而賢之也翂以因父取名為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熏陶以輔成其美庸詎知翂也不懽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以利為為利而為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

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勝則義絕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為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免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豈間參也而遺賞於曾晳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間旦也而遺賞於武王令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之右其道德固所當為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三公為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翂之不若也而得為孔子之所法耶）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嬪毗賓翻）魏散騎常侍趙脩寒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王公為衆所疾（疾忌克翻騎奇寄翻轢郎擊翻）魏主為脩治第舍擬於諸王（為于偽翻治直之翻）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並從官給脩在道淫縱（脩自洛歸趙郡在道淫縱）左右乘其出外顧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頤素皆諂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懼以黨附連坐及禍甄之人翻琛丑林翻）爭助肇攻之帝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為兵（敦徒門翻）而脩愚疎初不之知方在領軍于勁第摴蒱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

具門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監工銜翻。門事。行杖者也。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上時掌翻。勝音升。舉縛置鞍中。舉舉也。脩困極不能自勝乘騎。兩人對挾而寘之馬上。脩著鞍中也。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元紹不重聞。重。直用翻。聞。奏也。紹曰。脩之佞幸。爲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釁。隙也。釁。許覲翻。恐陛下受萬世之謗。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廣平王懷。孝文之子。以族屬長幼之次呼紹爲翁。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右與脩連坐死者二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脩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謟事高肇。故獨得免。

史炤釋文。籍田。秦昔切。亦作藉。藉。借也。漢文帝籍千畝。古者使民如借歛謂之籍。肉袒。徒旱切。袒。裼而露肉也。稽顙。上康禮切。下蘇黨切。頓顙至地也。蠡衣。含胡切。亦作禰。漅湖。子小切。又鉏交切。廬江居巢縣有二大湖。漅湖在其東南。錢。才線切。構。測革切。編立木爲之城。隍。胡光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最。上下見切。殿也。謂課居後也。下祖外切。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鞫獄。居六切。窮理罪人也。猥。烏賄切。猥濫也。榜。捶也。拷訊。上苦老切。掠也。下音信。問也。童騃。癡也。瞋。開目。杻械。胡介切。桎梏也。貴嬪。婢也。周禮有九嬪。陵轢。郎擊切。車之所踐也。甄琛。甄。側鄰切。姓也。琛其名。樗蒱。抽居切。博塞名。呼盧也。因釁。許慎切。罪也。胡三省辨誤。魏邢巒表云。在南之日。曾立巴州。鎮靜夷獠。史炤釋文曰。西南夷謂之獠。海陵本同。余按史炤以獠爲西南夷是已。然之於前。今從中言之。蜀主李勢之時。獠始自山出。從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李延壽北史曰。獠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散居山谷。種類甚多。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二百四十五卷。唐僖宗中和二年。炤又以獠爲戎夷別名。是又略變前說。而其誤終身不能改也。趙究

壁源委掾。五倫反。孫之六反。肉袒。音但。達至也。辟命。除官也。檄。胡狄反。稽顙。息朗反。顙至地也。曾。音曾。則也。公孫述。漢光武初。公孫述據蜀。或勸之跡。述曰。自古豈有跡天子邪。蕭寶寅。上年二月奔魏。門下。即門下省也。按舊唐職官。門下省侍中二員。秦漢初置侍中。無臺省之名。自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隋制掌糾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高宗永淳二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爲中書門下之印也。東揚州。通典註云。宋孝武末分浙江東爲東揚州。[illegible]州以其地爲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孝後舊。蔡音蔡揚也。顏文智。只人亦見上年二月。食音嗣。歔欷同。嬉音僖。劉薈。逆反。頌也。裴古老反。譁盧約反。二宮。天子皇后。會稽郡名。綴音恁。脫擔或也。瘵。虜也。胎音兕。事見上年夏。謁。乙桀反。錢音嗟。嬖王人。天子左右人也。左傳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總音總。事見齊和帝元年。懸。康狄反。耕音丹。壁。帝兩反。大峴。胡典反。潰。胡對反。逃散也。樊。蘇協反。隍音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舂惠也。意恩。去聲。迥行。下吏反。棲行兵。鎮壞。朔業言。退荒沃野武川爲平世父。漢王莽傳云。世父大將軍鳳病。顏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于栗本傳。后乃于勁之女。勁嫡兄烈。乃祚之父。祚此而言。祚乃后之兄也。以于烈傳前有烈爲后世父之文。故誤也。劾。按罪曰劾。鞫。音菊。推窮也。猥。烏悔反。濫也。馮翊。立翼郡名。吉粉。素莊子山木篇云。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𦐊𦐊而似無能。翂音粉。𦐊音秩。迭號。槅擊也。詰。去吉反。問也。騃。癡也。戮。音六。誅也。杻械。音丑。桎梏也。史養。史草。桀音也。貴嬪。音頻。婦官。陵轢。音歷。會其過惡也。甄琛音森。姓名也。暴。音僕。寮也。軒音吞。敦煌音驍皇。郡名。樗蒱。樗音丑居反。門事。行杖者。楚毒。楚。苦痛也。重。去聲。瘵。毋也。蠹。音妬。汲黯。乙減反。漢武帝直臣。

三年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右僕射。惔徒甘翻。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去年魏遣澄入寇。帥師於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敵所必攻。我所必守。曰要。便者。形勝可據。便於制敵之處。陴。頻彌翻。激厲文武。安慰新舊。新者。壽陽兵民。舊者。北來將士。或曰。新者新附。舊者舊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守。手又翻。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日未入之前爲下晡。慶真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冠。古玩翻。將。即亮翻。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戰于邵陽。即邵陽洲也。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劉芳以儒學見重於太和之間。從。才用翻。將。即亮翻。尚書

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
寢（史言魏賞罰失當）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
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後軍者後軍將軍也帥讀曰率）僧炳將二萬人據鑿
峴（鑿峴在關南今信陽軍南三十五里有曹居即景宗屯鑿峴口所築峴
戶典翻）景宗將萬人為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
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僧炳敗於樊城未得至鑿峴也
否則此非襄陽之樊城自別是一處）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
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
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殿
丁練翻）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論語孔子之言）
於軍司見之參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
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之（考異曰惠紹傳無被擒及復
還事今從魏書）魏太傅領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
（好呼到翻冒莫北翻厭於鹽翻）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
中外嗟怨（嬖卑義翻人博計翻昵尼質翻胡寅曾見元禧元詳同受孝文
顧命者也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失且以治行者稱及事世宗遂居上
相則驕奢貪淫如出一軌是何也予以見孝文嗣遠之治而世宗馭臣之
術矣致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與為上親小人則為下必矣臣下亦然真
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為善為忠若遇庸君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是
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任者欲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魏主以
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之初親政
也以兵召諸叔（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詳與咸陽彭城王共車而入
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既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
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為生耳及詳再執政（齊和帝中興元年正月魏主
親政十一月詳為司徒）太妃不復念前事（復扶又翻）專助詳為貪虐冠軍
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茹音如思相吏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
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
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朝直遙翻下同從才
用翻昵尼質翻）直閤將軍劉冑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
陳掃靜掌櫛（櫛側瑟翻梳也）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本出
高麗時望輕之（麗力知翻）帝既黜六輔（魏高祖俎使六人受遺輔幼主事
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誅咸陽王禧（事見上卷齊和帝中

興元年）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少詩沼翻）乃邀結朋援附之者
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
（去羌呂翻）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冑季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
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
南臺（橫戶孟翻南臺御史臺也）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賁音奔）又慮詳驚
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
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橫戶孟翻）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
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詰去吉翻處昌呂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
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
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
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昶女待之踈薄詳既被
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甚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
罪至此（麗力知翻）杖之百餘被創膿潰旬餘乃能立（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妬何獨不妬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卒子恤
翻下同）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
得執省（省悉景翻省猶視也）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
詳慟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門防主司主門衛之兵以防守詳者）
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典事猶今尚書六部主事史職也江
南制局監有典事先悉薦翻）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
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
伏音房富翻）冠距鳴將（師古曰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
群也）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畜許又
翻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事見西漢
書五行志）竟寧元年石頭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
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
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
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事見後漢書蔡邕傳）是後黃巾破壞四
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
邕言推之翼足眾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
微易制御也（易以豉翻）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見賢遍翻）明君覩
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
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妖於遙翻）

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魏主以皓等伏誅為光言之驗。而華獨非自嫌而貴關預政事者邪。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說式內翻。帥所類翻。樂音洛。處昌呂翻。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勝音升。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從才用翻。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守式又翻。六月癸未。大赦。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扆於豈翻。禮號曰斧扆。屏風。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藏徂浪翻。不復買積以費國資。復扶又翻。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貢篚二路本之為貢。謂貢細之物。盛之以筐篚而入貢也。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恒有餘。國用恒不足。估音古。恒戶登翻。苟非為之分限。分扶問翻。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降戶江翻。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守式又翻。將即亮翻。淮陰梁重鎮也。以角城降。遣軍援其不從叛者。斷音短。秦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甲子。立皇子綜為豫章王。魏李崇破東荊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之。西荊正猶荊州也。魏太和中徙荊州治穰城。領南陽。順陽。新野。東恒農。漢廣。襄城。北淯。恒農等郡。其地正在東荊州之西。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復扶又翻。下前後琕復。乃復同。琕部田翻。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士雅山當作士稚山。據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稚。後人因以名山。杜佑曰。唐州桐柏縣有大木山。晉祖逖為豫州刺史。藏家屬於此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誘音酉。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將即亮翻。下同。擐音宦。槊色角翻。唯軍主

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陳讀曰陣。射而亦翻。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事見十卷漢高祖四年。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將即亮翻。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帥讀曰率。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馬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降戶江翻。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乙酉距辛酉三十六日。太遠。或者其辛卯歟。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為于偽翻。處昌呂翻。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傅永能為之陳列。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穆泰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任音壬。昉甫兩翻。彈徒丹翻。治直之翻。胡寅曰。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寢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為援軍。視危不救。遁竄自若。遂使義陽陷沒。三關棄城。罪孰大焉。眈號黜官。未足償敗。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守邊疆。爰自用功臣王數人並守淮南。而賞罰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為于偽翻。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南義陽治虎城關。隋為黃州木蘭縣。唐併木蘭入黃岡縣。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魏收地形志。郢州領義陽。城陽。汝南郡。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麻陽即今黃州麻城縣地。考異曰。司馬悅傳作豫州刺史。馬仙琕援仙琕於時未為豫州也。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九月壬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漢沃野縣。屬朔方郡。後魏為鎮。魏收志。太和九年置偏城郡沃野縣屬焉。此時鎮猶未廢也。沃以見稱。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騎奇寄翻。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隨須者。隨軍行之所須以為用者也。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

曰令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代表謂緣代塞外也。諸蠻謂高車諸部。見户雅翻。愉户登翻。至時掌翻。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騎奇寄翻。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爲大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卒子恤翻。上時掌翻。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議之。冬十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據日錄是年置四門小學。衰翻曰。太和二十年。魏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彰。彰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燕因肩翻。勝音升。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少詩沼翻。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贖事見上元年。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

彭城王勰等監之。勰音協。監工銜翻。己亥。魏主幸伊闕。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鑑皆曰如。自此以後率書幸。未曉義例所由。豈蓋一時失於刊正也。上雅好儒術。好呼到翻。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請建太學。王敦蘇峻之難。學校廢矣。成帝咸康三年復立。以儒術終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開館教授。而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隆昌建武之間。已衛廢而不講矣。

史炤釋文。憯于廉切。又徒濫切。登陴。城上女墻。睥睨。漢切。日加申時。冠軍。冠名冠。軍言在諸軍之上。無厭。不足也。春秋左傳曰。貪惏無厭。嬖璧近也。亦作嬖。燮蘇叶切。掌撫循比之總名。高麗音黎。扶餘國之別種。其國在遼東之東。詰朝。平旦。創初亮切。通作瘡。膿濆上奴冬切。腫血也。下胡對切。散也。雛仕于切。鷇子也。閽與暗同。妖孽上於喬切。下魚列切。妖怪也。屏止也。郡孌。郡乎經切。姓也。悵扆。上如亮切。曰悵謂之帳。于於希切。爾雅牖户間謂之扆。又隱豈切。黃龍。府尾切。開器。盛於籠而貢焉。綜仙理。濟彌切。摻甲。胡慣切。貫也。鋒槊。所角切。矛屬。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槊。捫足。音門。以手撫持也。吐谷渾。吐谷。余蜀切。渾戶昆切。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之庶長。名曰吐谷渾。其後遂以爲號。柔然。柔然即北狄蠕蠕國也。姓郁久閭氏。趙完璧源要。要烏定反。侯音侯。續作曾反。陴音脾。城守。音狩。睛音遍。炳音丙。很胡懇反。傅益反。鞬要前曰踏。軍後曰殿。郝姓也。思去聲。賄音悔。貨財。姊音子。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燮蘇協反。蒸上聲。溢曰烝。高麗平聲。六輔。六人輔政也。事見齊東昏侯元年三月。丞。禧音僖。暑與罪同。去除也。怙音戶。恃也。櫓去聲。非理也。下同。裡音里。肉反。求文帝子。杖去聲。冠距鳴將。霍光本傳。前此有云。臣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小高丑又反。主司時起居人。又案崔光本傳無人字。朋黨音又。閹音暗。字妖孽上於喬反。下魚列也。于綿要反。勰音協。遏異拜反。遠也。擯音擯。除也。令平聲。使也。蠻音鸞。夔禮記踐云。如綿素屏風。畫斧文也。勤馬衡。裁楮與緣同。逮音代。及也。景明。齊東昏侯二年。春。魏世宗改元景明。来同。書曰。四海會同。貢篚音匪。方器。方曰筐。圓曰篚。佑音牧。綜子宋反。峴胡典反。山名。理滿仙反。抵音底。至也。北敗也。摞音貫也。槊音朔。矛長丈八者謂之槊。濁音姆。貫也。捫模也。事見漢高帝四年。露板。即露布也。惠王名禎。英之父也。禎奉之事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冬。昉音倣。出行。據行周夏。上聲。要害顏師古曰。在我爲要。於敵爲害。定鼎謂遷都也。書曰。周公遷九鼎於洛邑。代表。代郡名。魏之北都也。茂異。舉茂才異等。歲貢孝廉。皆漢制。贖罪之科。見上年夏。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黄邦琦
臣徐浩
圈點監生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 十八陽

梁 武帝二十三

資治通鑑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比必利翻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亟去吏翻帥讀曰率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截其渡淮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從才用翻親戚死者數百人史言韋粲忠勇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箸竹助翻被皮義翻騎奇寄翻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沈持林翻仲禮稍將及景稍色角翻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支伯仁當作支化仁將卽亮翻下同中竹仲翻淖奴教翻泥也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紹吮瘡斷血刺七亦翻被皮義翻騎奇寄翻吮徂兗翻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復扶又翻下不復同仲禮亦氣索索蘇各翻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邵陵王綸敗走見上卷上年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淦古暗翻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慙徂含翻异慙憤發疾庚申卒考異曰梁帝紀作乙丑今從太清紀典略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胡寅管見曰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絶忠諫未有所以養君心意者入于左腹之任易明夷六四近君之位而六居之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之于外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受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不然矣推純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考異曰梁帝紀作戊辰今從太清紀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永福省在禁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以其福國於有永也高州刺史李遷仕五代志高凉郡梁置高州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

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絶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紙鴟即紙鳶也今俗謂之紙鶴鴟亦之類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恠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厭於協切射而亦切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擧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鋭卒五千獨進帥讀曰率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橋在青溪上菰音孤菰首今人謂之茭白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將即亮翻下同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見郡將見主帥執鞭以為禮狠戶墾翻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永安本漢彘縣順帝陽嘉元年更名永安魏晉屬平陽郡江左僑立南河東郡并僑立永安縣屬荆州注又見前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剽匹妙翻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

止史言臺城覆陷之由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侯景命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藏徂浪翻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薦以藁秸為之所以藉寢壞音怪飼食並祥吏翻軍士無膜膜戶骨翻膳也又肉食者或煑鎧熏鼠捕雀而食之鎧可亥翻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釋氏謂營膳之所曰甘露廚乾音干苔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成片納土窖中出而曬之今乾南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抄楚交翻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援軍斷其路斷音短又聞荆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兵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擧可取也伺相吏翻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悦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將即亮翻任音壬先鎮謂壽陽時已降魏矣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

戰仗除兩翻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太子猶疑託兆悔之未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載子亥翻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擧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梁之智士惟傅岐一人而已質音致下同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復扶又翻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括帝生也封上甲侯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為郡領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瑳七何翻又七可翻與于子悦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為盟更工衡翻歃色甲翻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鎧可亥翻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援軍時皆屯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絶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

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于馬卬洲馬卬洲蓋即今王家沙老鸛觜一帶考異曰梁帝紀作丁木今從太清紀典略典略云至于琅邪今從太清紀梁帝紀據晉置琅邪郡於江乘蒲洲上即前所謂今王家沙地景慮其自白下而上上時掌翻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以地望言之馬卬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即謂秦淮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勅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考異曰梁中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清紀典略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悦任約傅士悊皆為儀同三司悊與哲同夏侯譒為豫州刺史譒補過翻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上以偉為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大江西岸即歷陽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言引兵就路還北詬古候翻又許候翻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盱眙太守盱眙音吁怡

守子人翻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確至欽南奔荊江二鎮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使確之史翻下同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爲于偽翻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眄眠見翻目斜視也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景凡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卸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胡寅管見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爲民除患而已因以制禮爲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用禽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過則止然爲之教戒以甚備澤梁之入罝羅之設則以時蠢卵胎夭麛巢射獵則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然事然食皆爲之度數食于飲食則罪條宗大姓施流欲之心慕珍羞物則雖天位殺逆誅死之刑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爲烹割炮燔煎熬炙膾醢腊之亦猶苞金合土斷木冶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戒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剡聖開物成務固嘗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效至於鳥獸儀鳥獸舞魚鼈咸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效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心未必不非堯舜周孔以爲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萊莫犧餼以奉養宗廟省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當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奴僕內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邪且佛道以無生爲生其教本爲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老耳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慕養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昔者所以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爲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始天啓之使破戒犯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數尚覓悔而不獲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如佛學之非入從而爲之從以自料爲則亦未如之何矣綸因使者覺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時掌翻上手自料簡料音聊歔欷哽咽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哽古杏翻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水經注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南至武城入大江

吳錄走所在荊州界盡北蓋今之汝武口即其地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水經注湘水自汨羅口西北逕壘石山西北對青草湖亦謂曰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洞庭南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後二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中有沙洲間之所謂重湖也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唐之夔州也水經注江水自巴東魚復縣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慥七到翻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雙六亦博之一名績事始云陳思王製雙六局置骰子二今未有某子之戲逆加至六戰國策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書擬譏其使吾也賁因其未下借雙六以諷其不下救君父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幾居豈翻懿之孫也 東魏河內氏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帥讀曰率下同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蓋帥之貴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據周書裔自爲是之也後司馬氏本河內溫人魏孝武西遷裔始歸鄉里於溫城起義附西魏與東魏交戰頻有克捷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帥讀曰率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謂湘東王繹班師也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用史記須賈之言擢拔也說式芮翻數所角翻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背蒲妹翻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讜音黨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上時掌翻惡烏路翻以祆怪爲嘉禎祆於驕翻禎音貞祥也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漢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漢更始盈長安爲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篡位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鐫子泉翻更工衡翻豫章以所天爲血讎見一百五十卷音通六年邵陵以父存而冠布事見同上冠古玩翻人如字石虎之風也石虎父子事見晉成帝紀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饑餒笮融姚興之代也笮融事佛事見漢獻帝紀姚興事佛事見晉安帝紀笮側各翻又言建

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斷丁亂翻好呼到翻)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桑中見詩鄘國風淫奔之詩也)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沐猴而冠耳(南康王會理帝子績之子邵陵王綸定襄侯祗南平王偉之子時鎮淮陰沐猴而冠用漢書語)親爲孫姪位則藩屏(屏必郢翻)至臣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卒子恤翻)今日之舉復奚罪乎(復扶又翻)伏願陛下小懲大戒(引易大傳之言信乎恭矣)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慙且怒(言皆指實而無如之何有慙怒而已)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考異曰南史作三萬今從典略)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氣急上氣喘急也被皮義翻)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羸倫爲翻喘昌兗翻瘞於計翻)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妓渠綺翻)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說式芮翻　考異曰典略云綸已下咸說柳仲禮如此今從太清紀)城

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難乃旦翻)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考異曰典略云柳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若爲取之暉曰正當堅營不戰使賊平臺城因天子徐而縱兵既破之後便挾天子令諸侯也仲禮納之後景既克城則人情皆去後軍自散仲禮安能坐以破景仲禮閉壁不出自爲重傷而摧耳非用暉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太清紀又云景嘗登東掖門樓與之語又遺以金自是以後閉壁不戰典略云景遣以金銀求又近誣今不取)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東山之敗玄武湖側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爲之也)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溺奴狄翻)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叱尺栗翻)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詛莊助翻)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石闕前水景決玄武湖以灌城者也)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太陽門臺城大門之一也)終日蒱飲(蒱音蒲蒱飲樗蒱且飲酒也)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考之南史此熊曇朗非後來爲盜於豫章之熊曇朗也南史侯景傳作白曇朗曇徒含翻)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勞力到翻)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朝直遙翻)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典儀典朝儀者也至唐猶有典儀之職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殿庭版位之次見賢遍翻稽音啓)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被皮義翻)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自北

以上上問景景猶惕伏)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自此以上景之辭氣悖矣)上俛首不言(上辭窮勢屈故俛首不言嗚呼)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摛丑知翻)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東宮通事舍人職如中書通事舍人)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見賢遍翻)何得如此景乃拜(荀子曰諸敗者不亡中父于於此甚亡而不失其守者其惟)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景之親貴隆重者號曰左右廂公)吾常跨鞍對陳(陳讀曰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怖普布翻慴之涉翻)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兩宮謂上臺及東宮)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乘繩證翻朝直遙翻)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考異曰梁帝紀無於加景官在庚午今從太清紀)建康士民逃難四出(難乃旦翻)太子洗馬蕭允(洗悉薦翻)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已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五代志宣城郡秋浦縣舊曰石城　考異曰典略在庚

（午來寺地在寺木今從大清紀）郴仲禮召諸將議之（將即亮翻）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决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言諸軍各隨所來之方散去也）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按姚思廉梁書大連封臨城縣公自東揚州入援臺城既陷復還會稽參考通鑑前後所書皆然此誤以東揚州爲南兗州當書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蓋傳寫之誤逸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十字）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亦當書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自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五代志衡山郡有湘潭縣）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事并建康袁昂以節義見重位至台司）邵陵王綸奔會稽（會工外翻）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降戶江翻下同）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見賢遍翻下見父同）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沈持林翻）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未絕猶有餘息者）亦聚而焚之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郴敬禮羊鴉

仁而遣郴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王僧辯得歸竟陵爲湘東王繹用之以平侯景張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帥讀曰率）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見賢遍翻）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中谷有蓷之辭啜張劣翻啜者泣貌而不止也讀如輟）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本漢縣西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國晉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爲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又有安宜縣梁置陽平郡）景改陽平爲北滄州改秦郡爲西兗州　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東徐州考異曰北青州典略作南冀州今從太清紀）並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鄰棄城走（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考異曰梁紀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東魏據其地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爲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將即亮翻）陸經以郡降之　初上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

張纘爲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付度者前刺史以州府之事付後刺史也度徒洛翻於用翻少詩照翻）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爲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復扶又翻）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洞庭青草共爲一湖湖口在巴陵）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湘東王繹以荊州刺史都督荊雍等八州慥蓋督其屬也）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檣船上帆竿也所以掛帆挽風則船行日）（洞庭在江陵南江而上故曰上水遣子爭翻上時掌翻）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遊軍主隨遊軍之將也）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使疏吏翻）繹懼鑿船沈米斬纜（沈持林翻纜盧瞰翻維舟索也）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慥殺之（繹與譽詧自此隙矣）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行臺（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梁置臨江郡董紹先降侯景見上卷上年）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說式芮翻）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

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鎧可亥翻）遣會理單馬還建康（爲會理兄弟謀誅王偉不克而死張本）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爲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將即亮翻下同降戶江翻）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羸倫爲翻）新城戍主戴僧遏有精甲五千（沈約曰浙江西南名曰桐溪吳立爲新城縣屬吳郡今杭州新城縣即其地遏他歷翻）說太守袁君正曰（說式芮翻）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被皮義翻）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任音壬）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爲柵掘塹三重而守之（塹七豔翻重直龍翻）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去年四月高岳等攻潁

川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五代志潁川郡長社縣後魏置潁川郡及山鹿縣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東南過長社縣北堰於前翻）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言分兵爲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丙休則丁進至於癸休則甲復進矣又曾得番休而虜者不勝其勞也）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穰即穰城）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艦戶黯翻射之而亦翻下射）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燕因有翻）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纜盧瞰翻）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溺奴狄翻）豐生游上向土山（浮水而行曰游上時掌翻）城上人射殺之　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殊禮令澄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朝直遙翻）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雍於用翻將即亮翻下同）繹

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堤（沈約宋志華山郡治大隄五代志襄陽郡漢陽縣宋置華山郡舊併漢南入宜城縣九域志宜城在襄州南九十里晉華曰宋武帝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處昌呂翻）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謂萬山以西中廬縣諸山也紿待亥翻）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杜氏兄弟高岑嶷岸崱嵸幼安凡九人驍堅堯翻）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著陟略翻）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張纘間構譽詧兄弟於湘東四十而身亡十而圖灵工翻）荊州長史王沖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主盟者主諸路之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内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三公燮理陰陽言宋子仙非其人也）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梁宮中諸殿皆有主帥杜佑曰凡言便殿者皆非正大之處人曰便殿宮例

之列殿帥所領翻）上不許景不能強（強其兩翻）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屬之欲翻託也）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索山客翻）再曰荷荷（荷下可翻）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侯景時居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朝直遙翻）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胡寅曰昔見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惟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姓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悉貪猾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也狀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俾守承平尚不足持況國已傾安能復興乎簡文生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俱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爲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國中大事付之宜其見識不斷受紿不捨召亡取屑無所不至使其知蔡世子有爲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爲矣曾劉繼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恣耶趙完璧源委南史錄曰梁

武時建德崔家遺寬觸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及據圖籙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尚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而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綱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弗孤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多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得自己失可爲深痛深誠者乎）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長社城王思政所守也沮在呂翻喪息浪翻復扶又翻）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大清元年高澄攝政次年破侯景）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今按二十六日而後發喪）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景自昭陽殿出也朝堂朝堂在太極殿左右朝直遙翻）壬午詔北人在南爲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委輸也兄曰漕有三輔委輸官事委輸者也凡以所輸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自景作亂道路斷絕

數月之閒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金陵記曰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十里侯景之亂至于陳時中外人物不逮宋齊之半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稆音呂本不因播種而生曰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勝音升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宛陵縣漢屬丹楊郡晉分爲宣城郡治析五代志宣城郡治宣城縣舊曰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華讀曰花誘音酉將即亮翻下同考異曰典略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中軍中軍都督也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單音蟬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難乃旦翻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嵊石證翻張稷弑齊東昏侯事見於齊紀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爲侍中司空考異曰梁紀作戊戌今從太清紀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考異曰太清紀云七日今從梁帝紀及典略初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遂八及翻重直龍翻綬音受剃他計翻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繹密遣藥殺之夏戶雅翻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賻音附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考異曰太清紀典略並與立太子同日今從梁帝紀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攣呂緣翻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太清元年西魏使王思政入據長社大將軍收以攜之王思政帥衆據土山東魏築土山以攻潁川思政奪而據之帥讀曰率告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刎扶粉翻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語牛倨翻汝齎我頭出降降戶江翻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相息亮翻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執土山遺以白羽扇遺于季翻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將卽亮翻下同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卒子恤翻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爲鄭州按魏收志潁州本治長社魏改鄭

州徙治潁陰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侯齊之制三師二大三公各置東西閤祭酒二人大司馬大將軍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盧度世事魏太武帝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使疏吏翻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魏收志淅州領脩陽秦陽南上洛淅陽固郡五代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隋志鄧州內鄉縣本淅陽郡治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易以豉翻易以豉翻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其以思政所請及猷所報一者皆啓聞也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期讀曰朞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崔孝芬爲高歡所殺子猷入關事見一百五十六卷大通六年侯景之南叛也事見一百六十卷元年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復扶又翻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考異曰梁帝紀在五月今從太清紀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宋子仙圍戴僧逷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考異曰典略作戊午陸緝今從太清紀南史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遣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異曰典略五月正德死今從太清紀南史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梁置秦郡於六合新秦郡也簡文帝之廢也元建自秦郡馳還諫景此可證也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八日今從典略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佻吐彫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正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射而亦翻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考異曰太清紀確死在九月今從典略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爲妃生世子方等妃醜而妬又多失行行下孟翻下貌同繹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當至以繹目眇爲半面粧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

蹴其檝行勝于大關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統監克翻汝路大翻下同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王譽云景侯既須攘賊今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求往但使諸蕃有一人能匡國難吾無所惜譽對弘直攘袂云身始至鎮百度供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遣各人虞預至譽所叱周弘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師吾今使長驅鹿卷還望三湘兵糧以相資給譽又作色殊惰上又遣錄事參軍劉穀往雍宣旨於岳陽王詧曰周舟艦足東惟糧仗闕少湘州有未已執譽求雍部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詧答曰兵馬蓄扞所須非敢吝嗇襄陽形勝之地豈可虛設出諸雍州別駕甄玄成曰觀殿下辭色雪無匡後之意卿是股肱所寄可相毗贊邪答曰樊沔衛要王所基人情驍勇山川險固君其推識掌侯多言欲曰本論東討共征獯逆義異西伯非敢闕命於是湘雍二藩咸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與陳軍國之計議方等曰吾近累遣使往湘並未相督盛今欲令汝至彼必望申吾意若能相隨不可留上沖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攜逆此皆蕭韶爲元帝隱惡飾辭耳今從梁書南史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方等不死於敵臺城之將而死於伐湘州之日可謂得其死矣復扶又翻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麻溪水經註麻溪水口在湘縣北劉口戍南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溺奴狄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爲之徒其兼翻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爲是嘲東猜等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主元景仲魏宗之子普通六年父子歸梁者見景仲由是附景因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五代志蕃禺郡梁置成州南海郡即廣州治所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從子容翻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酈道元曰廣州城東北三十里有朝臺昔尉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環回逶迤曲折朝望升拜名曰朝臺朝臺遺址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縊於賜翻霸先迎定州刺史

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蘭欽見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將吉翻監工銜翻下同頠魚毀翻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考異曰大清紀擒裕在八月今從陳書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申重也重爲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斫竹角翻髀部禮翻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怖音布翻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將即亮翻考異曰太清紀作八月戊者八日癸卯十丁卯乃行也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將宋子仙攻戴僧遏也錢塘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吳紀海鹽本名武原鄉子仙復據吳郡復扶又翻以爲縣屬吳郡今屬嘉興府在府東南八十里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尚書令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六日今從典略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援佐武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說式芮翻守式又翻將若之何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將即亮翻下同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爲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帥讀曰率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於東魏以乞師諮議質音致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安樂柵在範所立柵以安樂名之然據城廣陵人元嘉紀比子鎮沐照統大之時以安樂名柵非名也柵音各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狀芳微翻鄭司農曰菰雕胡米也本草又謂之茭白臺中有米者謂之茭實大風而細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爲出師爲于偽翻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上時掌翻則孤羸之軍不足以制侯景退則合肥已爲東魏人所據乃泝流西上翻軍于樅陽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晉省五代志同安郡同安縣舊曰樅陽帥古曰樅七容翻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悌戶江翻之悌之高之弟也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伊霍輔少主。曹馬篡國也。濟以子從輔。比此至輔。數所爲輔。傳。直戀輔。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己亥。鮑泉軍于石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橘公類要曰。橘洲在長沙西南四十里。湘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注。沅水東逕龍陽縣之泥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遺枯余接泥洲。乃柑洲非橘洲。水經注又云。湘水北過臨湘縣西。又北過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此則是也。類要亦指此。張舜民郴行錄。橘洲東對潭州城。戰及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次長言於兄弟行澄居長而洋次之也。長竹丈翻。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相息亮翻。古之善唐許負皆能相人之骨法狀貌。以知吉凶貴賤。有相書傳於世。解戶買翻。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爲于偽翻。下爲爾同。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恚於避翻。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須者意所欲求也。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朝直遙翻。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

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爲戲。古漫爾作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蘭欽任梁爲徐州刺史。考異曰。陳元康傳作蘭固成。今從北齊帝紀。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琅邪公主事始見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欲其往來無間。間古莧翻。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禪時戰翻。屏必郢翻。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索山客翻。求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牀弒之。去羌呂翻。愔狼狽走。遺一靴。靴許戈翻。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蔽必袂翻。下同。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分扶問翻。入討群賊。斬而臠之。臠力兗翻。切其肉也。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素自晦匿。今遇變而不爲之變。故皆驚而異之。洋祕不發喪。喪息浪翻。自高歡身冒矢石。手勒百戰。變家爲國。澄爲世子。以肩邑之故。幾陷其父。幾

子而稍。其父自爲逆君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爲悖慢欺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苟曰無以永之。膳奴之刀何緣而至哉。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珽他鼎翻。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使疏吏翻。虛除元康中書令。并秘陳元康死問。亦所以鎮安人情。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王基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分扶問翻。邕支配須臾而畢。支分也。配隸也。支配猶今人言分配。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洋建儲大赦以安蘭京之黨心懷反側者。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主者主謁儀者也。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晉陽文武之輕洋猶鄴城內外也。澄政

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惡烏路翻。奏暹及崔季舒過惡。鞭二百徙邊。二人素爲澄所親任。故隆之等惡之。侯景以宋子仙爲司徒。郭子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梁制將軍三公。亦加將軍號。今開府儀同三司亦不加。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樅七容翻。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後不兩雄。爲範與大心互相猜忌張本。處昌呂翻。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或勸嵊効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袁氏自淑至顗粲及君正以忠貞著稱。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鬼錄。魏文帝書曰。觀其姓名已爲鬼錄籍也。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張嵊闔門死義。以雪其父弒君之恥。血祀絕矣。胡寅曰。見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嵊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匡救。劇是爲

(壯我不辭賊賊節而死則爲人守土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况到荷南面事榮祿而主其民入者矣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爲嗚呼無負于書矣并殺沈浚沈浚責侯景之時視死如歸其從與張嵊起兵皇望土邦)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濟子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深式浸翻)詧軍氣沮(沮在呂翻)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爲新興郡屬幷州晉江左僑立於荊州界領定襄廣牧等縣五代志南郡安興縣舊置廣牧定襄縣省省安興縣入江陵則新興因荊州所統矣何待繹以舊好密邀崱哉且崱雖帶新興太守實從軍在襄陽也崱士力翻)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於繹(龕苦含翻降戶江翻)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保林宮中女官自漢以來有之顏師古曰保安也言其可安衆如林也齊高帝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鎧可亥翻了度曰湕紀僅切水名出南郡下判門軍北百里有湕水直即此水也湕音升)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考異曰太清紀云詧使劉文徽纘曰吾蒙朝廷不世之榮久侍湘東王國士之眷入日雖死義無操筆及軍敗將殺之纘曰若使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雖死無所恨遂殺之棄尸於江陵北湖又云諸將並欲追上以加十之情情所未忍曰彼不應來而來明其爲追我應追不追見我之弱此蓋亦蕭韶之虛美今從南史)詧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巘(晉渡江南僑立廣平郡於襄陽宋以廣南陽郡之朝陽縣爲實土水經注古朝陽縣在新野縣西巘魚蹇翻)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數所具翻)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重直龍翻)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背蒲妹翻)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將繹下言於所部稱令故曰令旨)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啓自申(申明也理也)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月癸未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初歷陽太守莊鐵帥衆歸尋陽王大

心(鐵帥大心見一百六十一卷太清二年帥讀曰率)大心以爲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爲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屬豫章郡)光遠將軍韋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南昌漢舊縣豫章郡治所)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趣七喻翻降戶江翻下同)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考異曰太清紀云十四日葬當從于脩陵今從梁書)廟號高祖百濟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見城闕荒圮(圮部鄙翻毀也)異於鄉來(毛晃曰昔來謂之鄉來)哭於端門(端門臺城正南門之中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錄拘也收也莊嚴寺近建康南郊壇)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遏降之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鄭康成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也)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於魏(嶚力么翻質音致)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

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勰以城降之(勰音協)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爲西魏因詧而并得襄陽張本)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會工外翻)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考異曰南史云東土皆附綸臨城公大連僞侍書己乃聞之綸覺之乃去今從典略)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五代志開建縣屬熙平郡隋以熙平郡爲連州)綸進擊蕃破之(範當作綸)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五代志漢東郡唐城縣後魏曰下溠西置義陽郡西魏改溠西爲下溠杜佑曰下溠城在漢東郡棗陽縣東南百餘里九域志唐城在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左傳楚人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即此溠水溠音側駕翻字林壯加翻)忠以伯符爲鄉導(鄉讀曰嚮)伯符岫之子也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會工外翻勝音升)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樂音洛)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吳獻帝初平二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

晉太康元年，更名信安。五代志，東陽郡信陽縣有江山，即今江山縣也。宋白曰，信安縣，漢太末縣地，漢末分為新安，晉為信安，唐為衢州治所。唐又分信安之南川為江山縣。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庚子朔，揚大連被虜，按是月壬午朔，今從太清紀。執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不忍見其子之俘執也。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為後留異據東陽張本。收其妻子為質。質，音致。乙酉，東魏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上，時掌翻。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偲，新茲翻，又倉才翻。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大庾嶺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驍，堅堯翻。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謂柳仲禮等。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謂荊雍湘三州。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漢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而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蕭，梗我中道。荷，下可翻。元蕭，謂元景仲及蕭諮也。今京都覆沒，君辱

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蕭勃，武帝從弟，吳平侯昺之子，故云然。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猶賢乎已，用孔子語。已，止也。此言猶勝乎止而不遣軍也。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使，疏吏翻。間，古莧翻。胡寅管見：乘大事者必審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所屬，還將練士，出此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辱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越彭蠡，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督諸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郢勤王，遠類責惡，此謀慮弗職，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吳置始興郡，唐為韶州。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為陳霸先破蔡路養張本。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五代志，漢東郡隨縣，舊置隨郡。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北，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

史炤釋文：截，作結切，斷也。畏懦，乃卧切，又乃亂切，畏怯而懦弱也。著遣，陟略切。起著矟，本屬或作槊，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惠辦，本句切。吭

撒也。新淦，古南切，豫章邑，淦水所出，西南入湖漢也。未婁。厭勝，一琰切，廣雅云，厭，鎮也。梟首。穚，苦胡切，在淮北。府藏，才浪切，府庫也，萬物之所藏。撤，直列切，去也。剉，粗卧切，斫也。飼馬，祥吏切，食馬也。乾苔，堂來切，蘚也。酸鹹，上蘇官切，說文，酢也。鹹，胡讒切，說文，銜也，北方味也。本作鹹。鈇鋮，胡今切，鋮者，戎器，名有鐏曰鉞，無鐏曰鋮。伺，相吏切，伺候也。為質，職利切，信也。韶，市昭切。歃血，色洽切，歃，口飲血，所以為盟誓也。羈縻，上居宜切，下忙皮切，羈，馬絡頭也，縻，牛繩也，言牽制之，故以取喻也。或，於六切。士愁，知列切。盱眙，上況于切，下與之切，本臨淮邑，晉義熙中置，路入南北，宋北徐。蔬，上於切，凡艸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菲，環說蓊人，烏切，菜茹。哽咽，下烏結切，哽咽聲塞也。骨鯁，古杏切，骨鯁鰽止上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暌，傾畦切，異也，剝也。袄，於喬切。譴，去戰切，譴責。積，少切。賄，呼罪切，財也。閽，呼昆切，閽閽，宮中守門者。耽，丁含切，耽樂也，或作躭。猴，音侯，獮猴也。鬻拳，常余六切。烽燧，敕容切，邊火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皋，桔皋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至，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擐甲，胡慣切，貫也。春秋傳，去擐甲執兵。腫氣，之隴切。喘，昌兗切，說文曰，疾息也。蠶理之吡，昌家切，可也。組置

鄭康成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獢飲，猶滿劍切。勳，許云切，一作勛。饗，徒合切。排闥，上步皆切，推也，下土曷切，宮中小門，一曰門屏。稽顙，上康禮切，下寫囊切，顙，至地也。搆，吐查切，牀也。俛首，上靡辯切，低首也。或讀曰俛。悁之，決切，慢也，怯也。琳，力求切。翫，珠說切。堡，補抱切，障也，小城也，或書作堡。湞水，羽鈗切。象涌，尹竦切，騰也，或作湧。釜，奉甫切，鍑屬。艦，戶黯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其狀如牢。檸冥，莫經切，檸冥，皆謂閣之。鬱，勿八切。推，他回切，推擠也。委輸，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於偽切，輸音式喻切。宛陵，於元切。嵊，石證切。之遴，良刃切。璽綬，上斯氏切，印之組也。剃，說文曰，剃髮也。賻，符遇切，所以贈終者，帛曰賻。攣，呂緣切，拘攣。釗斷也。黃鉞，王代切，大斧也，以黃金飾之。輊桃，方言，疾也。目眇，亡沼切，說文曰，一目小也。合從，即容切，以和合曰從。左髀，傍禮切，左股也。濡須，人朱切，濡須水出廬江，三國吳孫權築塢於此。菰，古胡切，說文曰，雕菰，一名蔣。稗，旁卦切，說文曰，禾別也。菱，閭承切，說文曰，芰也，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藕，語口切，說文曰，芙蕖根。石鄉，音邦，今名。袒跣，上徒旱切，裼也，下先典切，足親地也。嬖，博計切。惜，撲汰切。靴，鞮屬，華履也。紘，于萌切。醬，肉醬也。煎，仕力切。庋，点炭切。湛水，水名，在南郡。蔽，結俄切。百濟，百濟之國，

孟馬韓之屬，扔以百家而濟，國號百濟，都於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桼力
公切。浙江，音熱切。說文：河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溠城，溠水之城。在
義陽平春界地。趙充壁源委衎，初郎反。擳，音冊，編立木也。懦，音軟。吮，音
衆反，吁也。級，音急。斫，音酌。瘡，傷也。恚瑶，姓名也。吮，口敕也。欶，音朔。厭，積
也。鄱，音婆。摧靡，摧，折也；靡，音美，偃也。茂，莫結反，無也。剽掠，下音亮。叔參
也。芻，初偽反，刈草也。壞，毀也。膜，音莫。乾苦，苦音台，草名。繕，音膳，治也。相
伏，去聲。爭，去聲。躡，音聶，蹈也。譎，音橘。詐，叶滿反，罵也。縮，馬板反。騁，音患
反。楚，皆同。上鵠，道也。燧，音遂。峽，音狹。銜，音咸，已含在口。柰何，如何。齋，音
戈。背，音佩，弃也。讓，貞也。誕，音但，妄也。六藝，六經也。以鐵為貨，普通四年
未，始鑄鐵錢。公孫，漢王莽末，公孫述據蜀，鑄鐵錢，後為光武所滅。爛羊
鑄印，並後漢書劉玄傳云：南陽諸將立玄為帝，改元更始。玄，光武族兄
也。素儒弱，群小並進，此蓋指勝天庵人之暴者也。又晉書趙王倫傳：
倫，宣帝第九子也。廢惠帝自立，諸黨皆超階越次，至於廝役亦加爵位。
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豫章，帝第二子也。
名綜，封為豫章王。事見普通六年。邵陵，帝第六子也。名綸，封為邵陵王。
其事亦具普通六年。石虎，晉書載記，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其太子邃

謀逆誅，立次子宣為太子，又謀為逆，誅之。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
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耶。風，風化也。浮圖，塔也。笮融
笮，側格反，姓也。按後漢獻帝興平二年，笮融為下邳相，大起浮屠祠，
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費以巨萬計。姚興，羌酋姚
萇子也。西晉末據關中。按晉書載紀，興敬事胡僧鳩摩羅什，沙門自遠
而至者五千餘人。起佛圖，立波若臺，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矃，音傷。閹
音奄，宦者。桑中，詩衛國風篇名，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
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其詩三章，其末皆
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湘東，名繹，帝第七子也。
封為湘東王，即元帝也。藩屏，音餅。勤王，左氏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靈
長，謂國家戒豈久長也。鬻拳兵諫，鬻音育。拳，音拳。鬻拳之事，按左氏傳莊
公十九年云：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
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小懲大戒
易噬嗑初九爻辭曰：屨校滅趾，無咎。繫辭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
王弼注云：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
過。小懲大戒，乃得其福，故無咎也。校，即械也。踵，之隴反。熊曇朗，熊，姓也。

曇朗其名。排闥，音撻。語汝父，語音卿。邵陵王之次子。譌，乙業
反。說文見之。賽，音塞。矯，託也。大歛，太子之次子。方等，名也。鑽，音纘，鑽也。
徐相，姓名也。纘，作管反，梁初功臣張弘策次子。詧，音察，譽之弟也。皆歡
昭明太子之子。度事，官名。楗，音健。播，音幡。不遑，士耶反，言不得志，欲為
亂。甓，音酸，死也。遠，音楊。穎，杜回反，傾頹也。陂，音研，澤陂也。陂礫，株石。運，音
織。紿，音怠，欺也。號，建也。沙門，僧也。沖，音虫。省中，禁中也。圍，音國。屬，音燭。
殂，昨胡反，死也。嗚咽，於結反，聲塞也。梓宮，梓音子。太和，魏孝文帝年號。
蜮，音或。短狐害賢曰蜮，害己曰域。力屈，其勿反，盡也。駱，音洛，姓也。引
決，自殺也。祭酒，官名。淅，音錫。猷，音由。寔，音植。期年，一歲也。期，音基。汾，音
焚。緝，七入反。貫已，事見二年秋。鄱，音婆。佻，音姚，說文：偷也。輕，去聲。上游
音流。稗，步卦反。泝，音素，逆流而上曰泝。比，音鼻，近也。數罕伊霍之傳，伊
尹、霍光雖嘗廢立，而忠於其主。欲愛兼之數，身擁其傳，曹操、司馬懿柄
政，皆潛有篡逆之心，而其子孫又皆禪位，故鄙之而不讀其書。猶，居幸
反。長仁，長，展兩反。易乾卦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仁。洋，音羊，又音詳。
可解，音蟹，曉也。恚，怨恨也。第，宅也。為爾漫戲，按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
注云：漫，放也。又唐元結自號漫叟，曰漫浪於人間。訴，音素，告也。璧，音胃。

愛幸也。無間，音諫，隔礙也。屏，音餅。狼狽，博蓋反。紇奚，說文曰：虜複姓。紇
下沒反。郤分，去聲，見漢高后紀。從甲，從，才用反。扣，音口。論語曰：我扣其
兩端而竭焉。注云：叩，發也。扣，叩同。溢，音盍。沉浚，喙浚皆見上五月末。樊
保林，樊，音泰，姓也。纘，荊雍交兵，皆纘所構，事見上三月末、四月末。愕，五
各反。莊鐵，侯景初反，鐵以歷陽降之，又慮不濟，奔尋陽。事見上年十月
初反。十月末。百濟，國名。錄，收也。沃，烏酷反。積，子智反。酣，胡甘反，樂也。睆
健也。詎可臆度，前漢鄒陽云：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
右先為之容也。梗，古杏反。詩大雅桑柔篇曰：至今為梗。注云：梗，病也。閣
道，獄道也。諱，音渾。表樞紀事本末魏分東西。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
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
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
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
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
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
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
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

關已下勇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為
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
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
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
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
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為
己用常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勳
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
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
啓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小數遣
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外示疎
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
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
言今令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
難將起密啓歡求為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

曰乾邑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
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
圖乃謂臣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
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
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為
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司馬趙郡王諶為太師庚戌以前
司徒賀拔允為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
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於岳曰
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
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
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
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
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
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
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

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
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
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
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
律沙門等皆附於岳惟曹泥附於歡泰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
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
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
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
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
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
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
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
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
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
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
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

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遷入隴
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
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
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憕貞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
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
曰宇文夏州英略蓋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
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
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
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
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
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
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
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
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
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
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

祐即被甲持刀直入顒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為人今日必斷姦
人首衆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
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以我為父乎泰與帳下輕騎
馳赴平凉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
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為虐乎撫而遣之遠近
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
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
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
凉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
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却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
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
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
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
陳悅毗至平凉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
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
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

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
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
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
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閿鄉為丞相歡別將
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
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
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
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
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
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
瓜凉一藩不然終為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為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
變反為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
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
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
城中為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
平凉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夏四月

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
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讎此其執不可敵也宜解
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
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
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
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
泰請為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
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
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
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
逆走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
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潁追
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憕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
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
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
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為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

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為亮麾兵斬定兒遙
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
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凉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氐羌吐谷
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
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鎮渭州衛將
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
妻子為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
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群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
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
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
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
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
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執援仍
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
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莫陳
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禦

欒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
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
略陽太守張猷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
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
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
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
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
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
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糺
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
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
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
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
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
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
爲荊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

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
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
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群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
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
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
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
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
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
人溫子昇爲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
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
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迹東南
不賓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
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
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
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
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

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
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
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
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
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
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
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
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
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
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
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
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
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
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
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
郎將初丞相歡以爲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

爲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
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
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
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
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
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
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
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
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
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
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
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
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
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薦爲直閤
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薦與長
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

遣佐之遣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搆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閒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

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丙午歡引軍度河魏主問計於群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驚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惟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

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群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將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攘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己巳

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

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
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荅歡乃集百官
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
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
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
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
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
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
擊卻東魏兵復取楊氏壁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丁卯以
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
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
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
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
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與右
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
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
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
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
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廪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
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
曹泥於靈州魏孝武帝後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酖而殂泰奉太宰
南陽王寶炬而立之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荆州魏荆州刺史獨孤信
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
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
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
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
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
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群
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
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
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

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
王贊爲司徒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東魏大行
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
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
如弘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
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
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
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
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
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
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降東魏　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　冬
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
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
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
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
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
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
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
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
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
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
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
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
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善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
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
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水薄
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
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
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
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
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

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於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大師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

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

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鬭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嘆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

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李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擘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泰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

兄泰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
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
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先
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
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愼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
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
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府伏甲以待之子彥
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
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陽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
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
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
士流散惟河東柳虯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
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
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
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
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

穆爲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
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達奚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
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
我寡不可以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
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
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
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
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
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李寬名叔
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　十
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繁戰於蓼塢魏師敗績魏荆
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荆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
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荆獲全河間邢磨納范
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
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

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
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　奉詔命又不侵
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
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
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
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
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
迴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
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
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
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
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
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
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
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
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

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
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
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
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
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
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
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
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
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逃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
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
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
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
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
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
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
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

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獻以万俟普尊老待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獻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

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諸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

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叡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以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實泰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爲魏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

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以長壽之壻京兆韋瀘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瀘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白蘭所殺韋瀘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爲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崤澠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將侵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陜州刺史宮延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

守王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待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匃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

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我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嗤齗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兒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

下缺二頁

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潁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　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齎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親有

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爲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閣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屯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

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　十八陽

鄉

鄉儀

善俗十書賓儀相見　長少　往還　衣冠　刺字　進退　迎送　拜揖　召赴　齒位　獻酢　道途　獻遺　迎勞　餞送　吉儀祭先　祭旁親　祭五祀　禱水旱　嘉儀冠昏　凶儀弔哭　居喪

賓儀相見之節　歲首　月朔不必每月皆行遇三兩月久不相見乃行　辭見謂久出而歸則見遠適將行則辭出入不及一月者非　謝賀已有慶事當謝人有慶事當賀　請召請召飲食或議事同　燕見非特謁者問訊皆謂燕見　已上有雨雪或恙故皆止。　長少之名　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者父之執友無服之親任父行者及異爵者皆是　敵者謂與己上下不滿十歲者。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上者。　往還之數　少者於長者歲首冬至辭見謝賀皆行月朔不常行有故則使人告之長者於少者燕見之外惟施報禮若五十以上雖報禮亦息行或子弟代之特節若遇雨雪或他故則遍諭少者以止之敵者更相往還或有故不能行則以書或傳語告之　衣冠　見長者皆幞頭惟燕見用帽子見敵者皆幞頭惟燕見帽子見少者帽子惟行報禮或用幞頭亦不如常請召如主人之服

刺字　見長者用名紙見敵者以下用刺字其文止曰某郡姓名而已有爵者并爵書之見一家二人以上則人用一刺古者謁名將命者止以口達姓名無刺字後世称文恐致差失乃以紙書姓名達之達姓名至恭之禮若加辭語則失其義欲稍正之故立此儀燕見及赴請召皆不用　往見進退之節　見長者門外下馬以刺授將命者無將命則自命僕人展刺燕見則使人白之乃俟于外次無外次及雨雪則俟于廊廡下或廳側偏次主人出迎則趨揖之告退則降階出門上馬主人送則揖而退若命之上馬則辭不得命則就階上馬若爵齒德當致恭者則堅辭之不從則已見敵者門外下馬俟于廊廡有雨雪則廊廡或廳側偏次以俟命僕人展刺燕見則白之主人出迎則進揖之告退則就階上馬見少者廊廡間下馬無廊廡或主人在廳則入門下馬有雨雪則就廳側下馬立俟命僕人展刺或口報相見畢告退則就階上馬古者客車不入大門請見人皆立於門外問名於將命者俟主人出乃進近世惟施於尊者其餘或失賓主之儀凡徒行往見所俟之次如上儀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

幹否有他客否度其無所妨則命展刺有所妨則少俟或且退若有恙故不繫此也凡見人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及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所俟者皆告退可也　賓至迎送之節　長者來見先聞之則具衣冠以俟若門外下馬或徒行則出迎于門外若不及知及入門下馬者據所至迎之退則送上馬徒行則送于大門外敵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據所在出迎退則送上馬若徒行則送于中門外無中門則送于大門可也少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將命出請賓入主人迎于庭下既退或留就階上馬則送上馬或出外上馬則送于門　拜揖　見長者旅見則旅拜主人辭則特拜若辭不拜則揖之昔嘗納拜者皆四拜主人辭則再拜堅辭則揖之若欲納拜者主人納則四拜如不納則再拜燕見不拜惟嘗納拜者不見三日以上皆再拜主人辭則揖之見敵者皆再拜燕見及主人辭疾則不拜見少者皆不拜惟拜辱則賓或先拜或不敢則主人亦先拜燕見則主人先拜賓辭則止　請召赴召　請召長者飲食必親往面致其意諾則拜之長者辭則止既赴召明日親往拜辱若專召他客者不可兼召長者召敵者以書簡既赴召明日傳言謝其辱召少者以客目或傳言召議事則即往有故則告其所以赴長者召若有衆客則約之同往不可約候于別次始見則拜其見召主人辭則止明日又親拜賜主人預辭則書簡謝之若非專召則不必拜赴敵者召及始見則揖謝之明日傳言謝之赴少者召始見以言謝之明日傳言謝之　齒位　凡衆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者不必以齒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當不以齒異爵者如命士大夫以上古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為上客不以齒爵餘為衆賓坐如常儀如婚禮亦以姻家為上客　獻酢　凡特請召及餞勞若以長者貴者為上客則初坐主人與取上客酒杯就盥洗上客與辭主人命贊者執事者執杯親執酒斟之執杯以獻上客受之以授贊者置于席前置在桌子上主人再拜上客答拜上客復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命贊者備取衆賓酒杯親盥洗以次斟酒親獻衆賓衆賓各受杯以授贊者各置于席前若主人是長者則衆賓旅拜是敵者以下則皆揖不拜主人乃揖就座又揖上客及衆賓皆祭酒祭少許於地乃飲卒飲主人與拜上客答拜若敵者為上客皆如長者之儀惟卒飲不拜若少者為上客亦如前儀惟上客先拜主人答拜若主人辭則止若衆賓中有長者貴者當致恭則特獻如上客儀若婚會以姻家

為上客其獻不以長少皆如前儀 道塗相遇 遇長者皆乘馬若不敵
則回避其次則立馬於道側長者揖之則揖之俟長者過乃行若長者徒
行雖已回避遠見之則先下馬前揖既過乃上馬若長者揖上馬則辭之
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而行揖之而過若徒行雖已回避見之則下馬揖
之遂上馬若道泥濘及狠雜不可駐足則傳謝之遇少者乘馬若立馬於
道側則揖避之既及前則揖行遂過若少者徒行已回避則不下馬避不
及則下馬揖之如敵者儀凡徒行遇所識者乘馬則先回避 獻遺 凡
遠行者贐之遠歸者勞之久不相聞及歲時則有問久不相見及自遠而
至則有遺有新物遠物可以分知人所欲所闕物可以贈皆隨其情之厚
薄斟酌行之非所行而行之及當行而太數皆為黷物多則為貨當行而
不行則為吝物雖微陋誠則受之物雖豐美不誠不恭則辭之凡獻者以
狀列物致恭者白而後獻遺敵者則以書簡遺少者則傳言或以幅紙書
其名物凡獻遺於長者一辭再辭則止敵者以下再辭三辭則止凡受遺
以義可受則皆不辭可受而物多則量數而受無名則終辭之凡受長者
遺若所致恭而禮厚者親往拜賜其次以書謝之於敵者報之於少者傳
言而已 迎勞 長者自遠歸所厚者迎於近郊俟於道左郵舍將至令
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不稱問訊起居長者復上馬則從至其家見
之乃退若長者不下馬命之上馬則上馬立俟于道側以揖之不敵則堅
辭避之敵者則馬上揖問勞畢請所迎者先行或堅辭則或先或後勿同
行不可在所迎者之先少者不迎若當勞者如請召獻酢儀 餞送 長
者遠行以情之厚薄為送之遠近或勢不能遠者亦不必遠先俟于道左
郵舍命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或具酒食則延請獻酢不具酒食則
告別送之上馬敵者若有酒食則如長者儀不必展刺無酒食則立馬于
道側俟其至揖之更送百餘步去者辭之則告別其送者亦推去者先行
去者堅辭則遂揖別而退若將行以酒食為餞則如請召獻酢儀 吉儀
四 祭先 祭先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節文名物差等雖繁然以禮事
親其義則一寢廟雖不崇而脩除不可不嚴牲物雖不腆而享饍不可不
親器皿雖不備而濯溉不可不絜禮雖不得為而誠意不可不盡故齋宿
薦徹致愛與恭豈可徇流俗燕褻之常尚鄙陋不經之事今雖未能方古
亦當畧舉春秋之薦旬日具修三日齋戒務在躬親誠潔而已節文有不
備則可漸求非禮之祠削之為善如有意復古自可本諸禮經 祭旁親
近世祭多及旁親情雖近愛而無義禮惟殤與無後始祭于宗子之家

自餘祭者皆為祭非其鬼蓋致隆祖考不得不然 祭五祀 士大夫止
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黷
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 禱水旱 水旱之災止可相率祈禱里社至
誠齋潔奠以酒脯可也若望行望祀合聚群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
焉 嘉儀二 昏 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鄰里所以厚其別親
迎執贄所以致其恭不樂不賀所以思其繼同牢合巹所以成其愛豈有
鄙褻之事以相侮玩哉近俗六禮多廢貨財相交婿或以花飾衣冠婦或
以聲樂迎導攬儀鄙事無所不為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廟也今雖未能悉
變如親迎同牢豈可不講流俗弊事豈可不去若有意乎禮尚進于斯
冠 古者未冠為童子綵衣紒執事服勞以事長者所以教之遜弟也今
自韶齓皆具衣冠與先生抗禮此孔子所謂欲速成者豈養德之道哉今
欲年未二十者雖未能不冠止以幘加首凡有聚會皆立侍執事以聽命
庶幾稍知事長之禮至二十則父兄擇日命賓畧如古禮加冠而字之亦
助風教之一端也 凶儀二 弔哭 凡弔謂弔生者哭謂哭死者與死
者生者皆相識則既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荅
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凡弔節始聞其遭喪或聞喪一弔既葬反哭一
弔凡弔服用素幞頭用白絹或布為之白布襴衫角帶有服之親則麻帶
或未能具或勢不得為且用常服去飾古者羔裘玄冠不以弔蓋喪用吉
服則情文不稱近世多避忌皆用吉服殊失其義士君子變俗從古乃善
然今士大夫謹於禮者亦多以素服弔喪若主人不改服則亦常服近世
大喪卒哭則多用墨衰齊衰以下受弔多不用衰服如此則弔者素服漫
為非宜凡弔時皆俟其成服後朝夕哭臨及聞喪舉哀時 凡弔長者必
旅弔之推一人先致辭畢乃再拜若特弔亦致辭畢再拜弔敵者雖旅弔
亦特拜弔少者致辭而已若主人拜則荅之常納主人之拜進前扶掖不
荅拜古者弔喪惟主人拜賓賓不荅拜今未能行且施於常納拜為凡弔
辭當云如何不淑或如之何之類再以言慰其居喪之意凡有喪者二人
以上止弔其服重者二人服均則弔其主喪者或長者或不相識則止弔
其識者喪無二主故也 凡喪者為酒食及為制服以待弔者皆不可受
若聞喪者已為辦具則止之或已專為其家治喪則當備論來弔者更不
須具蓋弔喪本為鄰其患難協力助事往則自衣弔服若使其家哀戚之
中反為已營辦酒食衣服之具受之豈得安乎此俗行已久為害不細士
君子力變之為善如送葬止可前期致奠俟發引則送之若喪者有書請

呂皆辭之請召尤非所宜也凡弔哭同舉者先哭後弔非弔時而往哭者
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 凡弔哭在同里則相約同往除遂奠外不
可設遣奠祭奠皆主人之事有客止可助以奠物或助其執奠近世遣奠
設祭者無謂凡往哭情重者雖遠必往情輕者非同里不往 凡往弔之
節始喪斂殯朔奠啓殯祖奠葬虞卒哭皆可往亦不必悉待未葬則哭振
及殯既葬則哭墓墓遠則哭于其家 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
之未能往哭則遣使致奠襚之物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送之惟情重者
如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者亦哭殯或墓而已凡往哭皆衣弔服死者是
敵者以上則拜是少者則不拜皆舉哭盡哀當祭奠則助奠具酒食若主
人不哭則亦不哭其情重者雖主人不哭亦哭之 凡往哭若始喪可以
親致襚則因哭于靈位之側 居喪 喪禮備存諸經五服制度著于甲
令釋服作樂律有明刑近世居喪或輕或重或服或否居處飲食出入之
節多無所變衰麻月筭雖有等差殆成空文遠則棄先王之禮經近則犯
有司之法令喪事貴勉在士君子之力行參取近人所安酌以禮意粗舉
一二以爲復古之漸庶可遵用云爾 凡遭喪聞喪自緦麻以上皆當制
服今布無升數且隨精麄以意定之經帶麻葛自有小大之制變除之節

當尊用之終其月筭而除之中衣亦當易以縞素力不能具或暫不能爲
且可去飾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
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見人者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
服甚不得已如爲人詞訟當入公府或親戚間有患難不可不親救䘏之
類自餘請謁會聚之類皆非所急不行無害或有未安以書簡致意亦先
之期喪未卒哭當如三年之喪已卒哭有不得已人事則衣墨衰行之或
可已者亦不必出在家受弔接賓客皆衣喪服 凡大功未卒哭有不得
已事乃衣墨衰以往在家接賓客亦衣墨衰行請謁惟不行慶禮及召人
赴人酒食之會 小功緦麻唯哭臨受弔乃衣喪服自餘皆衣墨衰出入
如常惟不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 鄉儀終 此篇舊題蘇氏鄉儀意
其爲蘇昞季明博士兄弟所作今按呂和叔文集乃季明所序而此篇在
焉然則乃呂氏書也因去篇題二字而記其實如此 乙未四月甲子朱
熹識

鄉約

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
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
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
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
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
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
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
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
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
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
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
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
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
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
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
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
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五曰造言誣
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
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

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
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交四
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
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
往還者非 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
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
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
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四
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
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
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
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
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
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己二
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曰敵者謂年
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 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者 曰

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遂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　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　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禮見必約同輩十人以上俱往燕見則特見可也　門外下馬　俟於外次　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　客趨入至廡間　主人出降階　客趨進　主人揖之升堂　禮見則四拜而後坐　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辭訖揖而起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妨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　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　不許則從其命　凡見敵者門外下馬　使人通名　俟于廡下或廳側　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　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　凡見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　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　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　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倣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　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

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錢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桌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荅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荅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　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荅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猶其從夫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處理，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近親與鄰里可託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為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而不返，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

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募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四家禮範增損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

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凡有一善為衆所推者，皆書于籍，以為善行。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恃酒諠競，博謂博賭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違多端，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有德有齒者，持人短長，及恃強陵犯衆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為人謀事，陷人於不善，與人要約，退即背之，及誣妄百端皆是）。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卹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若與之

綢夕遊從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
狀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
之類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
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飾及全
不完整者不衣冠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
慢者五曰用度不節不計家之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
者已上不修之過每犯皆書于籍三犯則行罰　禮俗相交　凡行婚姻
喪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講求如未能遽行且從家傳舊儀甚不經
者當漸去之　凡與鄉人相接及往還書問當衆議一法共行之　凡遇
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
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時聚議各量
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數若契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　凡
遺物婚嫁及慶賀用幣帛酒蠟燭雉兔果實之類計所直多少多不過三
千少至一二百喪葬始喪則用衣服或衣段以爲襚禮以酒脯爲奠禮計
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則用錢帛爲賻禮用猪羊酒蠟燭爲奠
禮計直多不過五千少至三四百災患如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類助濟

者以錢帛米穀薪炭等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二三百　凡助事謂助
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則借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爲之營幹　患
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大則親往多率人救之
并弔之　二曰盜賊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則告于同約者及白
于官司盡力防捕之　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稍甚則親爲博訪醫藥貧
無資者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死喪闕人幹則往助其事闕財則賻物及與
借貸弔問　五曰孤弱孤遺無所依者若其家有財可以自贍則爲之處理
或聞于官或擇近親與隣里可託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爲擇人教
之及爲求婚姻無財不能自存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爲人所欺罔衆
人力與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撿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　六曰
誣枉有爲誣枉過惡不能自申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
以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
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凡同約者
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　可
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　凡事之急者自遣人徧告
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徧告之　凡有患難雖非

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罰式　犯義之過
其罰五百輕者或損至四百三百　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重者
或增至二百三百　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于籍皆免罰若再
犯者不免其規之不聽聽而弗爲及過之大者皆即罰之其不義已甚非
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决不可容則皆絶之
聚會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會具酒食所費率錢合當事者主之　聚
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
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同約中不
以高下依長少輪次爲之一月一更主約中雜事　人之所賴於鄰里鄉
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
則秦越其視何與於我哉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願與鄉人共行斯道
懼德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爲可願書其諾成吾里仁
之美有望於衆君子焉熙寧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汲郡呂大忠白　呂氏
鄉約終　答伯兄　呂大鈞和叔　鄉約中有繩之稍急者誠爲當已遂
旋改更從寬其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固如來教　答仲兄　鄉約事
近捺祭人回已具白人心不同故好惡未嘗一而俱未可以爲然惟以道

觀之則眞是眞非乃見若止取在上者之言爲然則君子何必博學所欲改
爲家儀雖意在遜避而於義不安蓋其間專是與鄉人相約之事除是
廢而不行其間禮俗相成患難相恤在家人豈須言及之乎若改爲鄉學
規却似不甚害義此可行也所云置約正直月亦如學中學正直日之類
今小民有所聚集猶自推神頭行老之目其急難自於逐項內細說事目
止是遭水火盜賊死喪疾病誣枉之類亦皆是自來人情所共䘏法令之
所許　勅條水火盜賊同村社自合救捕鰥寡孤遺亦許近親收䘏主於問
疾弔喪並流俗常行　約中止是量議損益勸率其不修者耳　今流俗凡有
率歛濟人皆行疏聚集並是常事　漢之黨事去年李純之有書已嘗言及
尋有書辨其不相似今錄本上呈黨事之禍皆當時諸人自取之非獨宦
者之罪不務實行一罪也妄相標榜黨傲公卿二罪也與宦者相疾如讎三
罪也其得用者遂欲誅滅宦者四罪也不知鄉約有何事近之　鄉約事累
蒙教督甚切備喻尊意欲令保全不陷刑禍父兄之於子弟莫不皆然
而在上者若不體悉子弟之志必須從己之令則亦難爲下矣蓋人性之
善則同而爲善之迹不一或出或處或行或止苟不失於仁皆不相害又
何必須以出仕爲善乎又自來往復之言辭多抑揚勢當如此惟可以意

遂之則情義可得若尋文致　則不同之論無有已時如謂殺身成仁者
蓋孔子謂特多求主害仁者既難得中庸之人且得殺身成仁者猶勝求
主害仁之人主謂孔子務為殺身以成仁中前書行老神頭之說亦類此
向冢問喻志諸侯之說亦類此處事有失已隨事改更殊無所憚即令所
行鄉約與元初定甚有不同鄉人莫不知之亦難為更一一告諭流傳之
人耳　答劉平叔　鄉人相約勉為小善一作細行顧惟鄙陋安足置議
而傳聞者以為異事遍一作說加論說以謂強人之所不能似乎不順非
上所令而輒行之似乎不恭遂而自反固亦有罪蓋為善無大小必待有
德有位者倡之則上下厭服而不疑令不幸出於愚且賤者宜乎訊訾之
紛紛也雖然遂以為不順與不恭則似未之察耳凡所謂強人所不能者
謂其材性所安雖強以矯猶畏慎者責以寬恭舒遲者責以敏疾之類至
於孝弟忠信動作由禮皆人所願雖力有不勉莫不愛慕令就其好惡使
之相勸相規而已安有強所不能者乎凡所謂非上所令而輒行者謂上
之所禁俗之所惡猶聚革群小任俠姦利害于州里撓于官府之類至于
禮俗忘雖人情素相問遺綱郵問有情而不修或厚薄失度者參酌貧富
所宜欲使不廢且所約之書亦非異事今庠序則有學規市井則有行條

村野則有社案皆其比也何獨至於鄉約而疑之乎況諸州猶有文學助
教之官其識事亦是此類但久廢不舉耳或有舉之者安得為非上所令
乎以愚賤言之則不敢逃責或大人君子不以人廢言則似亦可恕或謂
其間條目寬猛失中繁簡失當則有之矣明識忠告安敢不從近聞流言
遍實及於左右雖素以相亮亦恐不能無疑聊致一作布此意幸冀詳照
此篇舊傳呂公進伯所作今乃載於其弟和叔文集又有問答諸書如
此知其為和叔所定不疑篇末著進伯名意以其族黨之長而推之使主斯約故爾淳熙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識

鄉勸 名公書判

鄉鄰之爭勸以和睦　大凡鄉曲鄰里務要和睦纔自和睦則有無可以
相通緩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纔自不和睦則有
無不復相通緩急不復相助疾病不復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
識此道理者甚少只爭眼前強弱不計長遠利害纔有些小言語便去要
打官司不以鄉曲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
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錢物官人廳下受了驚嚇喫了打縛而或輸或
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便做贏了一番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人生在
世如何保一生無橫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衆共相與遮
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雠隙他便來尋針覓線掀風作浪小事也
成大事矣如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為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常常以
此語教人皆以為至當之論今茲假守于此每日受詞多是因閑唇舌遂
至興訟入詞之初說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對元來却自無一些事此等皆
是不守本分不知義理專要爭強爭弱之人當職之所深惡正要懲一戒
百今觀唐六一訴顏細八顏十一之由只是因揚四喚使之故揚四處鄉
鄰之間不能勸諫以息其爭而乃鬬諜以激其爭遂使兩家當此農務正
急之時拋家失業妄興詞訴恭煩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揚四杖六十唐六
一顏細八顏十一當廳責罪賞狀不許歸鄉生事並放仍各人給判語一
本令將歸家遍示鄉里亦與教化之一端　又勉寓公舉行鄉飲酒禮為
鄉閭倡　當職猥以非才承乏守郡每自惟念公朝推擇之意豈徒責以
簿書期會之最刀筆筐篋之務而已固將使之宣明教化以厚人倫而美
習俗也故自交事以來凡布之於榜帖形之於書判施之於政事莫不拳
拳然以入事其父兄出事其長上者為吾民訓今既數月矣近者見而知
之遠者聞而知之其比閭族黨之間自宜詳體此意長者勉其少者智者
誨其愚者賢者誘其不肖者相率而為禮義之歸而舊俗為之一變矣然

每聞訟牒爭爭凌犯之習曾不少衰其間利害不能以錙銖即為欺詐以
相傾挾財力以相勝結黨伉以相攻不特親戚儕里反眼若不相識雖父
子伯叔兄弟亦復相視如冠讎然嗚呼天惟與我民彝豈若是哉蓋移風
易俗使夫人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爾當職其敢不自欲徒恣
疾于頑而弗思所以為迪吉康之道乎竊惟三代教民之法莫切於鄉飲
酒觀其致尊遜以教不爭致絜敬以教不慢父坐子立以教孝老坐少立
以教悌序賓以賢以貴德序坐以齒以貴長序僎以齒以貴貴飲食以示
不忘本工歌必獻以示不忘功燕及沃洗以示不忘賤凡登降辭遜獻酬
之儀籩豆鼎俎之器升降合樂之節無非教也當是時也父與父言慈子
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其俗既成之後雖衰世之公子皆篤於
信厚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
京邑之近雖抱食之賤妾皆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關雎之后妃也雖牛
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是以孔子曰吾觀
於鄉而知王道又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然
則是禮之廢興存亡其所繫豈不重歟萬世之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合

此而將奠先焉唐李正一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而人人知勸裘煥之為宣州刺史亦舉行此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聞者至於泣下天理之在人其不可泯滅也如此夫當職不自揣度輙有傚顰之心將與諸君子講明隸習而推行之使邵之父老子弟相與周旋揖遜乎其間日就月將耳濡目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獄訟止息刑措不用則斯民不愧於齊魯之民而太守亦庶幾不為龔黃之罪人矣獨抱此志未知所遂而劉司戶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以為鄉曲倡疊疊一紙藹然仁義之言當職撫卷三歎真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曾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今而後益信邵人之猶足用為善也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居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顧司戶與同志之士力行之異時有爭訟曲直者望王烈之廬而復還人之欲為不善者恐司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如此則豈惟邵人有恥且格雖以之兼善天下不難矣豈不盛歟請今遇行禮時錄名見示庶可因其從違察其所嚮且欲薄助酒錢以見區區勸勉之意併榜市曹及兩縣如各鄉士民有能傚此者
仰各縣采實具申當行褒賞以為風俗之勸

鄉校 見校字下

鄉飲 見飲字下

鄉射 見射字下

詩文

松江郡志宋樓鑰華亭縣南四鄉記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看又苦跧蟄之疾卧家待盡孟秋月末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為之矍然而起誦之數過仰嘆曰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細微徑以上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時仲甥汪文昌之子立中為宰恐其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於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為一邑無窮之利立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為葉公生立祠于縣庠因請為記且叙其事始及積敝之實大略邑中歲造黃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曹無以塞責動輙科罰重征倍稅日甚一日參政錢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于孝宗皇帝宣諭漕臣錦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堰壞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為巨壑浸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朝廷不憚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之樂輸會計四鄉夏稅折帛為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斛斛三緡合為九萬於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月解之數以補酒額分隸發納尚有增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促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為始四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數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闔境為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敵副端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絹絲艾未興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災傷如今歲旱而蝗他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催並給到置牌引名邑至不可稽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徑解所隸不許邑官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依條限給鈔無侍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大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閔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為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且家備察其來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

其將來可謂曲當長官僚吏民交口相賀鄉太守程公卓專斯邑也必兆戒飭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恐後人不知其詳願書而登之石葉公名時字秀發嘗由甲科入四明幕府其孜孜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而廣之下轉上聞以時能行皆能如此斯民其有瘳乎故不以老退為辭而直書之下元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樓鑰記并書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衛涇篆額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借緋汪立中立石蘇魏公集請別定縣令考課及立鄉官狀臣竊以國家侍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鄉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卑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按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彌具而治道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耶且古之治民勸導敎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而致贍足則惟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

丁產稍多則懼差傜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敕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爲優等其能技薄書均移稅賦發奸摘伏興利除害者爲次等二者咸無爲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素覆立爲科條有能盡力畎畝間墾陂澤久遠爲利於衆者或群居孝友宗族敦睦爲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後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劉克莊回陳正言鄉會助筵劄子 共承異眷寵餉厥儀雖瀟省尊嚴不可顧湖山之集然粉鄉縉紳猶爲主洛社之盟分餘瀝於美酒價十千之時將厚意以青銅錢三百之助某與同朝之勝承及新搒之拳髮望遺公若景星鳳凰均託歡顏之庇宴嘉賓而吹笙鼓瑟誰無飽德之心姑援筆以眾調客振衣而推謝文苑英華張鈫敬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遂出旌節以徇一作詢伍訴諸邑

吏將內之圜土曰來有投也 對 典禮是興訓導爲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生而在勤克有寧宇今丁之適無乃是諸鄰伍以追且昧變一作交於旌節邑吏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繁茲行者類厥罷人雖徇一作詢等閑曾不忍於爲厲內於圜土且未見於舒則終是迷而妄作輒利動以生悔喻瑕既不相掩脅使豈能均得誨人不倦其若是乎遂使信不可知義無所立薄刑猶可誤作往訴何太詞游爰扣兩端且知三失況率土無外曷謂他邦當官以行何非己任宛戾寔由動職結罪終無正條寧其利溢是亦爲政 又席晉天下一家王土萬里吳秦齊楚之客憧憧往來東西南北之人靡靡行邁食矣二字疑遊子將道他邦喬木坐遠飄蓬自遠同仲尼之去魯方事問津異伯鸞之適越詎能登岳若使符繻不給行者乃適逃之流令則旌節有憑伍人何逐捕之有空効重丘之徇楚則失之便爲圜土之囚齊亦未得誠宜俾其專達豈可徵於有投事同適於周典理難抆於呂刑 又劉庭詰前王列土各有疆場司徒典邦厥隆禮教苟遠近以適遠必咨官以耕族彼己之子是何人斯罔協厥居越在他邑動而有悔逮訟所以成怨行而有由鄰人於何告攝離其鄉居彝倫或斁而逞其旌節有投而來信既由衷何往不濟伍實妄訴宜其詘諸 從鄉判 甲

徙於他鄉無旌節津吏執以圜土內之被告非法 楊慎金對 質遷不僭人且知往弃亡或生政亦嚴禁是以變而惟適時攻住疑於饒肥行必有由識取驗於旌節惟甲素非地著身同梗泛喬木森茲忽辭違於舊居斷蓬孤飛方行適於他國行則無驗動而見一作有疑津逢已驗寧遇長沮之問獄戶旋開一作開行違士師之鞫且夫爲政以簡貴清澆訛職司其居務取懲察雖率土之內莫非王臣而遷人之中或有姦者旌節雖且云後關山如何傳喻詰其所由方盡於理致之獄吏夫何有違竊惟至公之適難加津吏之罰 梁江文通集去故鄉賦 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揚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蘋蹤覺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遞淩大壑越滄淵汯汯積險求橫斷山窮陰匝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溆浦而捐袂協韻聽蕪菽之蕭瑟知霜露之流瀁對江皋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兮無悅倚樽酒兮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爲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熳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笳而坐悲少歌曰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是時霜剪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雲起寧歸骨於松柏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沉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

衡兮色以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淹望撫玉琴兮何親贈曾山而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恐高臺之易晏與螻蟻而爲塵唐元結詩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爲悽傷宋陳造松溪小集出鄉詩 苟與挂冠去程途循路羊腸狹且斜低見萬山迷眼界正無多地着人家當庭鉏土栽桑柘成級開田種麥麻可喜此邦皆務實學儒學稼是生涯錢塘韋驤集離鄉 不走京塵已十年治任西去興悠然功名欲立非人致才官未仲還自憐路柳得春多意思野禽枕水共連翩孤舟獨載無人語唯把空書致聖賢僧文珦詩雪霽別鄉 雪霽別鄉關經行百里間溪流殊蕩漾山色正斕斒民散無多戶程途轉幾彎衰齡垂八十未必又重還唐韋孝標詩夢鄉 家住吳山舊苑東屋頭山水勝屏風尋常夢在秋江上釣艇游揚藕葉中晉謝宣城詩 侍筵西堂落日望鄉 況病已綿緒一作綿促負官別鄉憂高城愴夕吹時見國煙浮雲去漢漢輕雲曉颯颯高樹秋鄉山不可望蘭卮且獻酬庚肩吾天高識氣迥泉停知激牧幸預慶延遲方且一作將沐恩猷功曹紀妻芸黃先露早騷瑟一作有驚寒秋舊城望已霜況乃客悠悠何從事

陰鏗詩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
柳憶家園寒田穊裏靜野日晚中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宋陳藻樂
軒集融州望鄉　故園米來八十程登樓迷却桂州城望鄉不分千山隔
上趂金烏日裏行楊誠齋詩憩分水嶺望鄉　嶺頭泉眼一涓流南入虔
州北吉州只隔中間些子地水聲滴作兩鄉愁又　嶺北泉流分外忙一
聲一滴斷人腸浪愁出得盧陵界未入梅山總故鄉元王逢梧溪集望
鄉操　春水兮滑柔春林兮蓊稠春景不好兮我心則憂俳佪顧瞻兮非
先子所釣游於乎人生不歸兮狐死之羞陳秋岩集望鄉歌寄盧疎齋
天漢漢兮野茫茫草蕭颯兮金風凉白日淡兮霧慘沙磧冷兮雲黃有人
兮獨立而惆悵悲歌兮南望而思鄉邈孤鴻之影滅兮書不得而遠寄驚
兔走之伏莽兮邪思馳騁而發狂上駝車於半坡兮渺啞軋之餘響認鷹
鏖之幾點兮浮炊爨之烟蒼天將寒兮感物變歲欲暮兮單衣裳三載不
浴兮蟣瘦質之塵垢鬢根點雪兮亂飛蓬之秋霜心一去兮萬餘里望不
及兮雲飛揚懷千載之向上兮人已云遠留萬古之遺恨兮綿綿久長高
臺荒兮衰李陵節旄落兮感蘇郎蔡琰悲憤兮兒乎母而失聲公主愁歌
兮願爲鵠而奮翔彼丈夫女子之不同兒其情況則一耳今我之念昔兮

誰復我而悲傷拳天宇之闊廓兮去留野鶴之容易岳我王之惆顧兮縱
歸吾土而倘佯如醉夢之意擾亂重悵望兮廻中腸悵望兮苦歌思之況
鶴抱琴兮託遺調於宮商唐喻鳧詩懷鄉　秋風江上家釣艇泊蘆花斷
一作古岸綠楊蔭踈籬紅槿遮鬢鳴積雨窟鶴步夕陽沙抱跡憎窓夜歸
心過月斜宋鄒道鄉集次韻和師稷清明懷鄉之什　拂盡人間冰雪寒
魚龍鮮甲動瀾漪向來協氣無蹤迹從此貪饕滿世還眼裏飛絁日夜倦
對時爭復壯年心故人把手知難遇強起彈冠拂舊簪　天路幽禽映頡
頏芝蘭抽砌葉初長自憐胥立風光裏愁向原頭泣奉嘗　春犂入鼓曉
琴琴春色盎花晚更紅陶治東君了無意一時分付與情風　冥心無物
契吒耶觸處俱爲對水涯却怪年來被春惱逢人不覺歎浮家　青鞋布
襪水雲鄉勝賤曾同物外忙欲寄沃州雙淚去松陰高冢是星郎　南明
山下枕清流冒次塵無一點留只恐少微黃色動終然來作濟川舟　高
木籠軒華作行枕書閑聽雨浪浪別來一念終難滅猶自遶論几席傍軒
渭南題文會軒　觀象懸知歲有成通宵格澤照天明餘生飯飽無他事
坐看紛紛萬物情　三元甲子幾回旋前日滄溟今南田惟有交情似春
嶺婥桃花裏自年年強與聖詩依韻和揚尉郊外懷鄉　策馬長郊英子

真獨羸風物與詩論驚飛鴈驚狀前澗歸去牛羊識舊村春漲溪聲聞遠
近久陰山氣亂朝昏異鄉我亦嗟游宦莫說啼鵑有怨魂傷詩有回生鄉
聞在何處又聞杜宇轉數號之句唐韋莊詩江外思鄉　年年春日異鄉
悲杜曲黃鶯可得知更被夕陽江岸上斷腸江柳一絲絲高僧清塞詩冬
日山居思鄉　太野始嚴凝雲天曉色澄樹寒稀宿鳥山迥少來僧背日
收窗雪開爐釋硯冰忽然歸故國孤想寓西陵宋薛長壽詩思鄉奉和
柸室閑門傍石泉平生活計枕書眠但知身世非人界不信方家說洞天
陋巷分甘顏子樂一瓢所得許由賢年來把板塵埃去笑殺商山四皓仙
趙元鎮詩思鄉　何意分南北無由問死生永懷風樹感深動渭陽情兩
姊各衰白諸生未老成塵烟渺湖海惻惻寸心驚曹平詩丁未仲春思鄉
味會之樂簡寄董伯虎　天下清明節江南笋蕨天亂生無事種爭貴不
論錢帶腊香醒鼻和糟味滑咽李鷹尊采念徒更雜魚鮮項平甫詩思鄉
浩然舊作談此却望并州是故鄉句也　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永
州夢偏更在長沙白維中詩思鄉偶得　敲斷砧聲天欲霜朔風驅冷入
征裳小窓睡足梅花月一夜歸心夢許長王十朋梅溪集嘉叟和詩至七
篇有何時五畝成歸計來作鄰翁伴藝麻之句集鄉心方切復用韻　學

繼初寨事業除閑門寧悔讀南華符分典化日烘窈室寫維摩天雨花宋
丞寓居僧舍故里君應懷北嶽歸心我已到飛霞永嘉有飛霞洞天休休
莫莫宜閑處耕有添丁婦積麻元陳景仁詩思鄉　每動思鄉念高樓望
不極春草接春波千里同一色唐劉賓客集送和令狐相公坐中聞思帝
鄉有感　當初造曲者爲誰說得思鄉戀闕時滄海西頭舊丞相停盃處
分不須吹宋徐節孝先生集送彭公過故鄉并序過故鄉美彭公也彭公
以福州太守過于故鄉鄉人父老喜而作是詩也蓋學士大夫起自遠方
覊旅仕宦處於中州皆東西南北之人也歲月既久即其所居求田問舍
遂爲中州人者多矣建安彭公亦覊旅仕宦者也身在中州而日夜之心
游乎東南以其家世墳墓松楸桑梓先疇舊廬所親之黨皆在閩中故也
乃一日以右司移疾懇請使郡朝廷不違其意即用爲福州太守仍總兵
鈐既闡郡縣皆在部中矣過家上冢得所願也蓋先之以掃除嚴之以齋
戒其所祭思其平生思其笑貌思其聲音思其所言思其所嗜內盡其心
外盡其物故祭之日必見其所祭者焉其形僾然如有所視也其聲愾然
如有所聞也自其門內至於姝屬外姻故人父老各以其黨來會人神和
矣蓋公之孝思彌積乎其中而至於壅閼埋塞鬱鬱而不得泄者不知凡

幾何年矣邇一日豁然如有外物挾而去之也公之所以自慰者不問其何如而可知也於是二三父老酌酒而賀公曰重金疊組尊爲將相高牙大纛虎士如林前歌後舞窮極富貴君子弗貴也君子之所貴者義也義無所病則君子弗病矣公以明儒出仕所居必治內外號爲稱職心無不忠言無不直行無不正故不負於朝廷不藏怒不匿怨不挾忿作威故無傷人無害義矣義無所害人亦義之神亦義之神亦義之者報之以義人亦義之者身受顯名故自黑頭至於白髮亡無異論而名義俱全以此還鄉鄉人之所以悅也若彭公者真可賀矣亦可敬也　不以厭生已會稽一身名義總無非何須佩印如金斗若論還鄉勝錦衣行處眼前新事滿生來門外故人稀有時載酒尋閒巷認得當年老父歸唐裴說詩亂中偷路入故鄉　愁看賊火起諸烽偷得餘程悵望中一國半爲亡國燼數城俱作古城空僧屬霆詩送友歸故鄉　萬事覺悠悠司空曙南國尚旅游于良史獨愁常廢卷祖詠歸路半乘舟于頌野曠天低樹孟浩然江澄水浴秋杜牧惟應望鄉處呂溫群雁正離洲于武陵宋陳藻詩樂軒贈故鄉人　我家已破出他鄉如逢如串方阜昌室料衆金隨後散一齊閒鋪鬻文章我今瀕死抵如許二友猶堪望軒翥從頭借問向來誰十室九人非

舊主胡仲弓詩思故鄉　隨龍南渡後五世作泉人僅識傳家譜空餘報國身中原無馬跡鉅野隔邊塵北定知何日歸期未有因文天祥詩集杜句自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二共七首皆思故鄉懷故山之情予始創文山其間水石竹木蕭然有輞川盤谷之趣蓋將終焉承平時鄉曲賓友日夕宴聚樂以忘憂真人世之清福今思之非惟平生故人半爲塵土而故鄉萬里弃隔世外惟死則魂識歸吾故鄉耳哀哉　天地西江遠送崔侍郎無家問死生憶舍弟涼風起天末懷李白萬里故鄉情江樓寄　江漢故人少贈韋贊善東西消息稀憶弟異花開絕域遊何將軍山林野風吹征衣別贊上人　老夫悲華年聽楊氏歌天涯故人少送弟每望東南雲送舅決眥入飛鳥望岳　人生無家別無家別親故傷老醜述懷剪紙招我魂彭衙行何時一樽酒憶李白　春水滿南國送寫惨淡故園煙懷拾遺三年門巷空遣興永爲鄰里憐草　迢迢萬里餘前出塞絕域誰我懷贈李五丈我國日蒼翠雨回首望兩崖柴門　春日漲雲岑遣津口故園當北斗月窮死絕李花春晴紛披爲誰秀九日元劉將孫養吾集蘭思卷舒師席領袖家山群玉留人沛香來兮雲氣九仙招我忽臨睨兮故鄉兀已良時舊盡新滌某適茲目覩慰我心期喜李子之來歸感朋陵之久

別高矣美矣孰如晚節之香言之歌之真有登仙之美惠淑詠李郎賀掾一代風流賀李真人間遊戲謫仙人神仙畫錦新官府文獻天葩舊縉紳南澗林泉端有約北山猿鶴斷無嗔九仙迎笑還吾伯第一頭銜不染塵唐百衲歸僧屬霆野望懷故鄉集句　野外登臨望李中崎嶇多任塵孟郊乾坤萬里眼杜甫江海十年人李嘉祐奔走失前計鄭谷支離笑此身戴叔倫鄉心新歲切劉長卿歸及柳條春孟浩然宋僧文珦詩懷故鄉　家住潛溪雲萬重別來四十九春風無田種秫不歸去夢落山光水色中強祠部集河北道中懷故鄉　一爲南國別久負故園期細雨破花氣和風柔柳枝競舟紅浪動挑菜綠煙披寂寞洪河北桑麻空此時尤汪濟詩懷故鄉　故鄉蹤跡九霄霞人在天涯苦憶家塵尾已隨秋後扇筆頭空記夢中花恨無黃耳能傳信想傍青門學種瓜他日問羊亡恙不相期携手訪金華趙諷詩試院憶故鄉　歲晚西溪路誰過舊草堂苔紋侵柱礎竹色度隣墻白首光陰疾青山意緒長相思老兄弟夜夜夢還鄉陳秋巖詩憶故鄉一首寄舅氏歐耐軒　已是悲秋更憶鄉關山迢遞楚天長鱸魚江渚西風老木犀園林白露凉八十老親無信息幾多良友自參商好從直北看南海荒草茫茫又夕陽王炎雙溪類藁以游子悲故鄉爲韻

五首　一身將百指乾食家浮游清霜木葉黃弊笥無完裘平生三釜心山阿種松楸圓衲運方穿命不與己謀豐淮朱墨手清江操釣舟　擇友得石交心腹管城子可憐老而禿我窮正坐此玲瓏玉其音六學有妙理抱此爲身娛前賢恐不爾翩翩肉食飛書生懦於武　東風黃鳥鳴白露寒蟬悲去日何太短種種髮欲疎人言了婚嫁此事今何如欲耕無一廛兒女牽人衣蚕以繭自纏深念難爲娛　跣行我足傷涉世無夷路三犢貝錦詩讒口古亦惡兒女附耳言譽喜訴其怒勿用驅青蠅玉質自如故竹間有數椽讀書樂未央稻粱自爲謀風散鴻鴈行叔氏從我來李子天一方人生手足愛念之擾中腸誰不思息肩我豈樂異鄉何時一青燈夜雨同對床宋李彌遜竹溪集送邵公序還鄉序　宣城古名郡面負山帶江行者以阻四方之士大夫非職事走未嘗輒至故俗尚簡不相友事宣和壬寅僕從李氏來從茲邑始至屏居念欲不多與人還往正晝闔戶釋編帙成或熟寐通暝百不一問栩栩自樂也賓至則謹冠履正紳笏偶坐寒溫而退日雖數不敢息間而獨月一接人亦不以岑寂自嘆既數月邵生緝者來見貌甚閑服甚野頎顴竦特眉目濯濯秀發余固奇之後累見益親出其文有典則誦其學知闡奧叩其胸中足以相表裏始與之

友於是出有與並驅居有與共席朝莫有與辨是非攷古今以講習唱酬觴詠於閒暇也稍不與接則介然於懷若有所失矣一日謂余僕親官滿當歸而田疇未墾室廬未闢其敢以貽父兄憂請以身先且曰僕野人是行若圜鑿之赴方枘將岸巾負耒從老農之後以終吾身當世之所爲吾弗爲也余聞而愀然爲之改容曰噫余之窮于斯得子以忘其獨今去我是造物之益窮我也雖然子之行職也余不得而止子之說則不可願有以告夫學之爲王者事于其知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而必以正必由其道不幸而行蹟言沮則視去其位猶脫屣之易樂於畎畝饑且死不悲固未有誦聖人之言學其道可以行而終止者今子桐梓之拱把楸栢之三圍四圍者也不盡其材充其有以施諸人而以無用爲全獨善爲德者畫也以余之愚學不足以飾身其敢責人以所不能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嘗聞其語矣吾子勉夫 國朝劉習之退庵近藁業貴中還鄉序 君子立身行己不求無愧於人而求無愧於己蓋愧於己即所以愧乎天愧乎天固不必刑誅罪譴吾已凜然不自容於覆載間豈必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其無愧於己者不然是故治長縲絏夫子稱其可妻如孔光胡廣之徒雖顯榮貴富君子亦無取焉凡以是非得失皆在我而不

在人也嘗怪仲弓問政夫子告之必以赦小過爲舉賢才之先豈不以用人之道有所取有所捨故二卵不棄扞城瑕瑜難以相揜弗如是雖多得賢才猶無益也今九重宵旰寤寐英賢而未始見其有餘安得進是說進逆鱗之批庶不以寸朽棄杞梓之良不以纖瑕舍璠璵之美也天台葉貴中在先朝號稱練達以才用爲狄道長坐微累去官曾不以纖芥見乎辭色非所謂愧於人而不愧于天愧於時而不愧於己者歟且吾聞昔張儉以黨錮亡命往投故人故人有解印綬與之俱者後世高之貴中篤朋游里閈之好推排難解紛之心雖以是受汙蒙垢曾不悲尤所謂觀過可知仁者吾意貴中是行如駃騠驥騄天脫馽羈如闘艦艅艎自放湖海莫之禁禦莫之縶維其何適如之異時青鞋布襪黃冠野服極探奇賞勝之趣於天台鴈蕩間必時有新製便風過翼無吝緘寄孫作滄螺集送程傳可還鄉序 凡人之壯也異於少之所爲其老也異於壯之所見此人情之常事理之必至也方其少而志四方也高不知有太行峨嵋險不知有足梁灧澦言之必欲行行之必欲至豈徒心之或蔽焉亦惟其身之未試也逮夫壯而之四方也朝發於梁宋夕至乎燕越跋履山川蒙犯霜露狐豕號其前燐火熠其後父母妻子四顧無倚而又加以風濤之悍舂巨靈之

負扇呼吁神明以脫斯須之命當是時有不心悼而氣懾耳悖而目驚慘然悲悽然傷者乎然猶卒之甘心而不畏者苟非迫於名之所趍則必疚於利之所役也至於事機之成有數功名之會無期忽忽乎白髮蒼顏駸駸乎日暮途遠夢豐邑之阡陌辱善和之故里此班定遠不能無謝玉關之思馬伏波所以卧念少游之語也是則少而有志壯而欲行老而適思亦豈非事之固歟或者以是爲計之無聊過矣余與程君傳可少而同里長而同業自其生長尊耆被服儒素年未三十而翱翔仕轍出入風塵厭事功名更嘗世患余竊意其老於三吳也一旦語松水而別曰吾與子年且及矣四海一家煙火萬里此而不歸是豈欲富貴乎別吾與子男女俱幼墳墓無主孤死首丘禮之大節吾計決矣子毋忘焉越明年君歸而墾田卜宅鄉之黃塘又明年訪余松之客舍言詩詩必以余歸竊伏自念平生憂患幾不能免於死者數矣思老故鄉不去墳塋宜其飲食寢興之不忘也奚必言而後喻耶今子年未及老而先余歸吾乃以貧賤而未即去作是以媿之且以誌余未嘗不依依吾土也乃序而祖其行云洪武庚戌夏五月序宋仲幷浮山集代謝給假還鄉表 戀闕丹心欣奉便朝之對首丘素願復爲故里之歸加備措挹之餘未使抽簪而去曾無近比積有

深愆伏念臣驚蹇之資孱老彌鈍十宵之量既滿必傾惟直散投閑乃分之宜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徒叨寵祿良切厚顏敢懷金馬之昔游尚玷玉鱗之重寄筋骸可疆雖夙夜盡瘁而豈辭疾病遽侵自冬春露章而繼請俞音尚閟召節旋頒扨侍昕朝願效美芹之獻僅踰信宿願割負薪之憂益思納祿以弭災孤荷疏恩而予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明旁燭天大兼容察愚悰之本心借寵光於末路荷眷慈之深切惟疚之憂勤詔旨之丁寧何恙不已俾親樂石少想丘樊臣敢不仰衘異恩退省微分既餘齡之娩晚復舊學之荒蕪侍言華光終恐莫俾於萬一掛冠神武尚期得可於再三范石湖大全集代樂先生還鄉上李太守書 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斐然成章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說者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雖不得謂之中道而亦足以共學是以思歸而與之游聖人之有樂於父母之國而安其鄉里雖其狂士猶且思之使魯國而有大賢君子爲之師帥長上可以主盟吾道則孔子之歸當不待於在陳之時矣傷魯國之無斯人而下至於思其狂士亦聖人之不幸也已先其之去魯也漂流於外二十年于茲矣夫以聖人號爲忘情去魯爲未久而在陳之思有樂於父母之國而安其鄉里若此況於漂

流二十年一旦而來歸誠可爲客子之喜而又適遭閣下得臨此邦可謂有賢人君子爲之師帥長上而足以主盟吾道則其今日之歸猶榮於聖人之歸魯其爲喜可勝既哉雖然凡羇旅之士久客而歸歸而遇賢主人者其喜皆猶是也何獨某邪顧某於此竊又有私喜者蓋嘗歷數此邦之人異時遭罹寇戎肝腦塗地其得免脫禍機散而四方者纔十分之三就三分之中其不餓踣槁死與流爲奴隸而能滌雪扶勵自列於冠帶之流者又三分之一而已就一分之中復得不死而當賢大夫爲政之時以其痛定之軀歸訪親隣俊游故鄉如某者蓋無之而僅有焉宜其較之衆人而竊又有私喜者也復自思念方痛未定時形影相携奉頭鼠竄去舒黃並荊郢抗章贛下九江登會稽望海門而弛擔於姑蘇其間弓刀矢石鏑天隱地草竄莽伏萬死一生之場與夫深山大川荒陬絕境驚波飛石虎嗥鰐吞欹危震懾之險以至於寒不絲身飢不穀腹窮困道途偷生脫死之狀皆所備嘗而飽歷息有奧門復理舊業幸得與當世英俊並游崇論欲議其於天人禍福古人成敗聖人行事是非得失之端又皆執數淪貫於其中顧惟閣下縣邑遺民雖上壽之老垂白之叟其間有能熟於道路更於世變老於時事而關於道理如某之不肖者抑又無幾焉竊意閣下亦將喜某之來又非特爲某之私喜也是以攝齊叩門趨庭以請見遂甚跡而意甚密交甚淺而言甚深而不自覺其狂率焉恭惟閣下以粹德懿文翺翔藉甚而此邦之政又稱愷悌誠恐一旦朝廷深知弱翁治行從鋒車以來去而縣寡之遂夫職故某稅鞅屬耳旅究未黔而遽以求見鄭諺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若某者其亦可誨也乎始叙其所以喜終致其願安承教之私區區之誠如此不宜某再拜周紫芝雜書三

甲戌七月九日校鵜郡先生文至渡淮至新息燒閒驢鳴呼婦兒起聽喜謫官之久復見中原也周子曰此與退之之見蝎東坡之聞鐸初何以異因思項歲久留京師一日舟至汴口望清淮渺茫郡山崢嶸恍然如墮夢境不知身之在何許也紹興之初當壬子癸丑間偶以事至濡須逾年渡江而南至中流聞隔岸雞犬之聲使人幾欲膏涕然後知二三公之所感爲不虛也嗟乎物變無窮悲喜相半苟隨所感而爲之休戚則吾之一心有不可勝應者矣惟知夢境之中一切皆幻則物來如市吾心如水彼紛紛者安能入吾舍哉余年踰七十寸心灰滅蓋無幾矣雖未能物我兩忘然於此亦其殆庶幾焉者也

元胡祗遹紫山集鄉賢請還鄉疏

異鄉樂土何如父母之邦傾蓋英游難似里閭之舊悅親戚之情話無樵疑之他心松楸拜掃之勤歲時伏臘桑梓敬恭之禮出入起居所以孔聖歸魯而含齊廉頗在楚而思趙伏惟提刑紹聞吾鄉巨族奕世名卿苟非值干戈之擾攘何以致骨肉之流寓百年於此兩世他邦幸遇清時漸待隣邑祔先塋而了祖考之大葬美前業而樹旌紀之豐碑既遂孝心當優故里某等望風已有日懷素心而無由敢因雅懷敬邀高蓋求田問舍具存數世之厚遺嫁女婚男自有聯姻之宿好無一不便勿貳其心老作鄉先生何必伴食而爲相爵爲天下士亦能直筆以庄特勿爲好名遂成忘本謹疏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

江 九江府九

碑碣

九江府志靖節先生祠堂記　先生柴桑之高士上世嘗有大功於晉室恥以身事異代之主故託於酒而逃焉將以晦其迹時釋氏遠公方與諸賢為蓮社徒邀之遊獨先生不可致欲以其嗜好招之為置杯酒公乃去之而弗顧蓋未知先生之志初不在於酒也嘗誦其史述曰儼想黃庭穎比箕知有志竟辭其君而不遇寧得錢送酒家漉酒頭上巾方其頹然散髮醉眠漢上石月潔風清虎馴鶴唳騁息千古物我兩忘彼高人逸士顧何以識之渺乎若滄海而莫測其量巍乎若太華而莫窮其高予求其心而不可得因以其跡觀之先生環堵蕭然風雨弗蔽耕稟而食數畝自擁使其愛子居則奉薪水之勞出則荷籃輿以往是豈人情哉他人不堪當有愁嘆怨激之辭而先生處之怡然今讀其遺文平夷曠達發於中和淡而實美幽而不怨若未嘗纖憂患之遠處窮約之地以是知其天也性也近代得志之士乃欲區區追和其詩辭以致高躅雖有超世遺俗之才終莫能擬其彷彿蓋先生之心浩然遊乎八極之表視死生窮達若浮雲流水獨與造物者為友而莫知其所然固異乎屈原離騷之作蓋自患生龔勝董賁之識未免瑕累其高識先見絕人遠矣是歲本道安撫其公給事興漕使任公寶文曾公敦文志同議協將以張發感激素恥而先生之宇卑陋弗稱無以表儀四方垂稚千載於是捐費鳩工以命其屬邑府判潘公閒而義之類益之以地以廣其基而令尹趙君侃之實始敬事度材宏規悉增其舊役不淹時民不告病而輪奐聿新光照衢道湖南提舉陶公已先為之像覩用易奉安焉又命董行守司管鑰之役公田二十有二畝俾奉祠事過於果時既勤且備其教視有方則尉觀純仁之力也令尹乃以記文見屬予欽慕既久義不敢辭庶幾致潛德之幽輝慰里人之懷仰遂援筆而書之乾道六年秋中元日九江周蟠記

狄梁公碑　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知潮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范仲淹撰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休揭若日月者敢歌

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有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睽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卻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叱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思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伯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祀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我夏邦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司趣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有私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耆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眾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于君頸雖死不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矣其公之謂乎公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血流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威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議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公出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或逃散山谷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

反側朝夕從之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盧尚清談而已乎公在掖
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
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得
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
怒令案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双陸不勝者何對曰双陸不勝宮中
無子也復命案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折雙
翅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
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
王襜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
可者惟仗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
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而輕天下之
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
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
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家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
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搴簾使廬王拜
公公頓絶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撫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

謂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拜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
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
當是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
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
之務乎并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
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
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反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
嗟乎溥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
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
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
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信見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
而不持者何足道哉故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
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
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
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
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管亳州明道

宮黃庭堅書紹興六年七月朔左朝請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
田司事主管內安撫公事許端夫重立　周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之爲
治者先化而後政詩書道之宗也禮樂德之聚也道德仁之本也君子於
是觀政焉齊之以刑斯爲輔治彼規矩然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不得夫詩
書禮樂之意末之思耳若稽古周元公先生闕里舊在江州之濂溪曰圖
宅爲祠爲書堂兵後寄祠府學之光霽堂非禮也至元二十八年總管陳
侯時舉新作濂溪書院于府治之東翰林學士姚公燧爲之記而先生之
墓在德化鄉清泉社廷立豐碑道左大書曰宋濂溪先生周元公之墓祖
來者必式焉君子謂是役也有關於風化甚大然而墓亭未立也墓祠未
復也諸生春秋來享列俎豆野祭墓下風雨則於民居厥事不稱尊禮先
儒之意山長盧陵李敬德有志焉至大四年夏廉訪分司成都劉傳之來
審決滯獄謂總管完顏侯曰崇化勸學刺史責也恭惟三月庚寅詔書曰
國家內設國學外設府州縣學作成人材宣揚風化欽哉元公祠宇若有
所待我儀圖之惟侯其舉之十月甲戌侯相地興工府判張侯實贊其決
庶士競勸不日成之貽書眉山陳黃裳曰此時舉之志也先化而後政矣
侯請爲立碑嗟夫先生之道大矣祠宇之復美矣敢費一辭嘗因出潯陽

南門沿乎濂溪風乎五老峯下至先生墓南草色交翠芙蕖如玉想像池
邊庭草不覺身在光風霽月中使人俳佪不能舍去德之治人也久矣道
高乎無極太極之初而其本在乎無欲主靜學粹乎誠無爲幾善惡之妙
而其目在乎仁義禮知信隱者其體費者其用求之圖書若高且遠而實
不出乎日用常行之間可以入德可以學聖非若異端有體無用者比厥
後二程氏朱氏張氏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紹聞懿德言使聖人之道
昭明于天下而其功實自濂溪先生始不在孟子下也豈特舂陵豫章九
江京口章貢横浦祀之將天下通祀之傳云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並非是
歟陳侯名元凱完顏侯名釋傳之名宗訊張侯名毅是年十一月戊戌朔
謹記將仕佐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眉山陳棠撰　司馬溫公祠堂記
肅政廉訪副使張侯謙分治江興二郡所治必率學官弟子講學脩禮
鄉善明教廉數罔䘏刑簡協于聖治至元三十年夏得司馬溫公七世孫
鎮於生食瞷其飢困問其先則宋靖康後從越州公曾孫備解榮州守道死
江州遂葬而家公三子童唐早亡而康爲之嗣康二子植極而植以嫡長
爲小宗兄弟宗之植生備備生逖逖生拯拯生堅堅生鎮皆世嫡長五世
之宗易而太宗不遷凡今之司馬氏之留越泳洪者其宗子當在江侯曰

公作治鑑繼春秋為萬世正名分著謨皆准經範俗學行為先師俱在祀典古之尊賢者有旌里祀冢公孫子在主祏圖書安於是公精靈著存亦在是何必涑水可無秉顯繼不為濂溪精舍亦當尊賢人之俎豆元公孫使之有田以祭温公孫恩不能活其身江人士不早以告我豈獨有位者罪哉遂輟俸為之倡郡侯趙獻和之其世家與士知義者咸相以貲命郡椽史市材傭工即學東偏隙地興建祠堂像公而奉之别為舍其左居公孫俾主祠事視昔與餼廩下衰而不嚴者異於是衆咸曰宜公學本孔氏達道達德九經之誠其要在謹獨不自欺循以推之君親長幼朋友夫婦積而充之家國天下殊隣絶域很暴姦宄通欽達慕暫毀終服以至没世不忘自契皐伊傅周召之功不見而人以儒為迂孔顔曾孟之學不傳人以儒為廣漢仲舒德勝其才唐退之文過其質宋周程朱張有其學而無其位兼得之者惟公奈何王安石之僞行終始禍其國公之誠心直道不究厥效非三代之道不如秦漢無亦時多儒不善擇耳況沛而漸乎公自處迂廣卒非詭智遠利者所及至再闕興壞而愈明人愈敬之嗚呼真儒之道如此哉與二程子出處語默多同朱文公因其書要有剛目述作之旨亦同如日星行世然南方學者不思實踐剽經訓為虛文政靈之典尤甚

伏節死義者雖不乏而敗類無廉恥者皆是則揭章公之學行以磨礪薄俗實今日急務中原學者同公之鄉而熟其為人亦當致知力行之並進為文質彬彬之君子斯侯之志歟侯直聲遠聞咸頌民其下祠成將移雄部移郡察善視鎮使有恒食無急世守江人以友潛嘗共學焉而知其故屬筆以書不敢辭也是年秋廬山王友潛記并書翰林直學士承直郎呂師顏篆額至正己丑冬月上丁郡幕官經歷張汝翼知事齊光祖照磨陳應昌恭祀先聖後詣謁大師温國公祠時裔孫司馬淵出示公圖像官誥神采具存又繼以石碑遺墨視之乃前憲副張君建祠設像之初紀也而石則毁于大德丁酉歲距今五十年幸司馬氏世守弗墜於是知事齊君玄齋贊協同寅重樹其石盖有以見玄齋公之克敬先賢而善繼張憲副之志云文仍舊貫事創新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至正九年十月之望前鄉貢進士江州路儒學正戴懋和謹識

景星書院大成殿記　黄溍

氏以五緯集奎開文明之運盖嘗狹陋漢唐規模三代自國都郡邑儒宮庠序之制既飭既嚴咸有儀則豐物備禮罔不殫盡至凡先聖鉅公里居宦歷棲寓謫遷之次並建置書院以致稽古尚賢作興士類之意嗚呼盛哉潯陽為郡歷載茲久有唐宗臣曰諫議渤者嘗判是州方是時昌黎韓公以道德文柄倡天下其謫公之出謂峻行懿名必瑞當世如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故後之學者考按圖誌即其故居揭是目以奉遺德以詔多士而公之廬阜舊隱曰白鹿洞者今又為南康學茲不槩舉然則升斯堂道盛德雍容俯仰高山景行之思得無介然乎何獨是人專美有唐以焜燿簡冊流芳後來而吾曹忝然為是泯泯也且宋以文治軼前古南渡來雖嶺跳閩無讓洙泗鴻儒碩士相望繼起中閒懷材負器蔚為時賢照映九江者頗豈之人惜無昌黎鉅公稱詠贊辨昭灼鼓舞而為之倡也豈有之而往以姝方未見也至元乙亥我國家奄戡全宋混一九有大凡列郡名城市無易肆後三年朝議置行臺維揚厥後以九江為交廣荊湖閩浙之會移治茲郡命江西湖東道憲使青崖魏公時方以侍御史適貳臺端下車之始禮謁致奠首以舊學毋隘壞漏弗稱議撤故宇而更新之山長袁舜龍甘楚材等承命不辭惟敬惟謹乃徵工較力庀用度材裁冗費歸恒用衆其美羨久之積楮幣為緡四千五伯有奇米碩餘貳百仍俾史侯蒖董其役是以至元乙酉五月肇功閱三月落成自殿序堂廡齋庖門陛凡為屋若干區而層簷巨棟增飭有加輪奐惟新百廢具舉至若仰廬山之奇秀俯湓江之浩渺皆企流風顧挹清曠殆可想而得也於是九江之士樂

其教育作成之惠乃走書憲副雪崖馮公咸願刻石以著茲美比者兩公合辭俾敘始末顧為蕪陋之文不足以稱副之盛績然兩公世好義豈得辭遂次其言于右既又進而言曰為兩公魏氏自靖靄而上大參諸公世著令德且靖靄以赴義蹈難聲動一時稱重四海馮氏自臨海松盧而下正色立朝英聲凜凜皆是中州厚德高風偉節大義炳然茲與諫議頡頏非凝之私所能議擬然凝自稚齒以來方事經讀側聞先生長者之間固已熟其盛烈兩公又能以宏才世學為時顯人雅範清概克肖先訓便恐東南之士未武前聞也用是不從牢讓是則景星之云嗣當有夜而兩公之倡未豈以興作之盛循故事資贊稱旨然而已因附記之願相與勉焉以無負兩公之倡云至元丁亥九月望日承直郎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高凝撰中大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康惆書并題額

壽聖觀記

元有天下嘉惠黎庶懷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為民事神者有舉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真君為盛真君姓楊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襄漢遇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茅結屋九江之泥陀嘗救民水旱疾癘之菑江湖河漢之厄次第眾建道院嘉定初端覩顯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觀燬于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藏

殿而下以次成戊午改封真君加以孚惠仁祐徽稱泰定丁卯玄武殿成元統癸酉三門成凡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江張鎰趙某為士請記廬陵乃為之言曰昔者聖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岳河海丘陵墳衍皆聽於一人而類禋望秩咸徧民詩書禮樂各有其帝袁以無覆厥于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槩未有知其善誦者也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泛民生其間不知帝力其後德衰菑害並至始有盲風怪雨旱乾水溢其後德愈降菑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菑捍患而一切聽於神物怪神姦愈益衆矣嗟夫甚矣難乎其為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為舟楫以濟民車馬之所不通而民刳類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仲安誰能濟海自訟其過惟三日不梳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誰能渡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免於號呼一旦亦其勢也於是為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為士者不知脩身以事天為民者不知遷善以遠罪其來久矣使人無明神以禦菑捍患其閒民將若之何昔人有言善其祟矣嗚呼甚矣難乎其為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勃脩其隱慝訟其內

疚以歷無罪悔於俯仰閒神其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願而善為政治民事神者之望深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廬陵劉岳申撰

東林寺碑　古者將有聖賢必有山岳尼丘啓於夫子嵩嶺保於釋迦衛阜之托思天台之樓頡豈徒然也故知土之不厚則巨材不生地不靈則異人不降陰隲潛運玄符摩鬧宿根果於福庭大事萌於淨土其來尚矣東林寺者晉大元九年慧遠法師之所建也世居鴈門樓煩俗姓賈氏童妙神悟壯立精博初涉筆學不讀非聖之書中留範經尤邃是田之說嘗就衛岳觀止道安火遇於新王成於器雖根種諸佛而果得一時獅子吼言載聞順喩維摩詰更了空門安住四依脩捨二法和尚嘆曰吾道行者惟此人焉屬朱序尋戈緇徒逃海道由茲廬其器宿誠謂其從曰是處崇睹有及底居地若無流池焉云法宇大誰神廟特異遷峯結聊一心開示五力以杖判地應時涌泉既符殊祥因立精舍堅卧業戒弘演妙乘淨業毒流术鐸正教首唱南部韓覺後人以知慧力斷煩惱領由是真僧益廣妙供日崇臨其本圖弘其剩業延進自香谷集城安樓郎囊現之門生勝慧永之何若相與撰草國踰層岩在山之陽居水之右經其始而未究其未有其瓜而未虞其勞當是時也桓玄司人柄幹國鈞以福莊嚴因脩禮施畫日力之費盡出木之功橑垣雲連廈屋天聳如來之室究化出於林閒帝釋之幢忽飛來於總外至若奧宇冬燠高臺夏清玉水文堦而碧妙瑶林藻庭而朱實琉璃之地月照灼而排個綺檀之龕吹芬芳而秘梓相事畢集微妙絕時雜什致其渠執巧窮雙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極五年疑堪極永而無該虛梢避席而累贊道弘三界何止八部宅心聲聞十方尽使諸天廻首觀其肩王贖罪文殊降形踏海不沉驗於陶侃迫火不焚夢於僧珍領苟存誠祈必通感既多兩以出日乍積陽以作霖則有影圖西來舍利東化甙格踊於地甙光僞於天謝客忻味而成文劉斐詠詞而章思所以山亞五岳江比四溟地憑法而自高物因詞而益重洎梁有崇禪師者傳燈習明安心樂行指拳猶昔新畫如生次有果壯二法師僧實所欽克和止觀法物為大用纏往持上座晏傑寺主道處都維那道真等皆沐浴福河棲止淨業諸結已盡白黑雙遣衆生可度名色兩忘纂蓋名於舊人啓新意於今作重建雅頌遠託鄙夫代斲有慚豈云傷手搖筆餘勇焉議彝贊但相如好仁慕藺名而激節伯喈閒義讀曹碑而飄能僕青出於藍水寒於水非曰能也因請學焉其詞曰靈山兆發真僧感通刹泉有力呵神效功江儀外演禪僧內融性除遍執門開大空其一聽禮雲集底居峯薄越嶺國勝降平規博信臣檀施護供興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其二嚴幢踊出寶塔飛來尊容月滿法宇天開化城廣敬道樹移栽風清梵樂石敵花臺其三金容海遊法影山驚毒龍業消渴子心驚萬里西傳一時東現華戎異聞穹厚驚服其四遠實法主謝惟文伯光顯累彰德名增益助起江山聲流金石一言可追千載相激其五了性了義或古或今止持結律定慧通心觀物情至像緣道深敢憑淨業永紀禪林其六大唐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建前陳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書

江州重建烟水亭記　出城南三百步舊有亭扁曰烟水亭其址臨道旁跨于甘棠亭渤湖之間盧阜峯峰倚於東南林巒周遭中護一水山澤通氣呈巧獻奇行道之人咸可寄目蔚乎澤國之偉觀也考驗圖冊而閱遊弗詳焉故老相傳濂溪先生之嗣子司封郎官壽所賦名時則紹興元符間也去今百餘載矣中更名故亭宇傾圮廢而興興而廢莫為永圖十年以來廢甏歎甓無存者且其地暴於水日就隳缺孰能治而新之紹興甲寅春吳興沈公祖德以列卿之望來蒞茲郡治荒劃蠹殆閱三時教條事績亦既釐釐有法延訪城邑觀臺之故而於修舊起廢有志焉衆自闠闠籍亭名九十有三而其瓦弗存者什七八九公慨然念之亦自謂致力宜知所先後惟

甘棠一湖，蕩漾空闊，歲每祝聖人壽，群鱗水族，圍洋其中，而亭枕其涯，實為縉紳會之地。是獨非其所當急者，置之勿問可乎。退自經畫，計費錢六十萬，乃以屬德化縣令沈埴，碩楢縣計之合，輸于州者以助之，董事飭工，悉以捧令。考極相方，受成於公，廼季秋命役築隄，並湖拓基承宇，未浹辰日已立。既逾月而成，飛簷列牖，隆棟巨楹，朱扉華表，連甍接高，深廣俱十六步。亭左益附其四楹，登臨眺覽，地不遺巧，烟霏滃潤，水光接空，林木叢生，鷗鷺翔集，心舒目眩，恍在烟霧中。公既自喜，廼延賓佐觴以落之。客或慨而言曰：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廣，遠觀偉域，若此景者不少矣，而物換星移，率不過數十年，遠者百年，蘩麥春風，回首易感，惟有功而傳，則眾久眾著。蓋吾郡處公白公之所遺風流光景，至今猶未泯也，是尚可以歲計之哉。始公來，文書煩擾，帑庾無儲，克勤于理，寘與聽訟，率滿下未盡四刻，而寮眾奔走，亦莫敢有懈意。既又罷蒸樂，絕他用以惜民力，公上之供，賴以不匱。浚池埋抵，滌濊里閭，剷害悉興悉除，今又以餘力經理斯亭，追復昔人之舊觀，則公之規範，可謂炳炳卓卓，而斯亭又將公而傳，豈其興起固自有數耶。僉顧斷石以貽不朽，公曰可。廼命書其事云。紹熙甲寅孟冬望日記。文林郎充江州州學教授余禹績撰。

記序　梁元帝廬山序

求日月麗天，皇穹所以貞觀；川岳帶地，后土所以惟寧。廬山亦南國之德鎮，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暝作，則萬派俱響，驚飈曉吟，則百籟齊應。東瞻洪井，瀑曳布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捐寶之可拾。誠復綦顛易悲，山中難久，攀蘿結桂，多見淹留。　晉張僧鑒尋陽記　廬山東南有三宮，所謂三天子都也。廬宮溪水出焉。上宮人所不至，其下有三石梁，長十餘丈，潤纔盈尺，其下無底。中宮在別嶺，恚是文石，兩邊有小負峯，號為古郡，形若軍馬夾道。下宮宮亭廟舊所也。山高二十六百六十丈，圍基周回垂五百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曰：疊嶂九層，崇岩萬仞，像靈抱異，包諸仙迹。　張野廬山記　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峀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每雨其下成瀑，而上猶皎日。峯頭有大盤石，可坐數百人。

慧遠廬山記　山在江州尋陽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之南。江為盆江，山去盆江三十餘里，左挾彭澤，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云云。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此崖，遂托空崖，即岩成館，故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九七重，圓基周回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摅，江湖之所帶，峭壁萬尋，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摶，而映絡於嶺下，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崖，逸響動谷，群籟競奏，奇聲駭人，此其變化不可測者矣。眾嶺中，第三嶺極峻，人跡所罕經。昔太史公東遊，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三湖，北望九江，東西四日。若陟天庭焉。其嶺下半許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後有岩，漢董奉館岩下，常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絕於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中，蔚然成林，計奉在民間近二百年，容狀常如三十。然後而升仙，遂絕跡於杏林。其北嶺西崖有懸流遙注，百餘仞，雲氣映天，望之若山在霄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宮亭為號也。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崿。其崖窮絕，莫有昇者。有野夫見人著沙門服，凌空直上，回身踞鞍，良久與雲氣俱滅。又所止多奇，觸像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仍出於龍首也。南對高峯，上有奇木，獨絕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鶴之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則氛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眾山別。天將雨，其下水氣湧起，如馬車蓋，此即龍井之所吐。其左有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可勝名哉。略舉其異而已，其餘古今人賦詠不可備載，餘散見諸志云。

江州志名山大澤碑刻為多，今起神禹迄本朝，隨所刊寓類而書之，歲月久近，可以第考焉。

德化　紫霄峯　大禹刻石　尋陽記云：在峯後石室中，石屏蔽之，纔始至。每春夏泉流不可辨，秋冬分明，字大如掌，又皆隱起，禹所記山丈尺里數也。有好事者，模搨字百餘，以奏鼎，欲識考之，可說者七字，曰鴻荒漾余乃撰。探餘莫能辨。　秦始皇刻石　在禹刻處。始皇三十七年登上霄峯，刻書在此時也。文曰：皇帝臨御，并天下，親首安帝，遊省遠方，以觀習俗。南浮大江，至於廬阜，登掛峻極，眺望江洋，彷覽禹刻，奇文古義，百世其光。時維三十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左丞相斯、右丞相去疾，列侯離五大夫嬰，及少子胡亥從駕行。　漢武帝刻石　在禹刻旁。漢武元封五年過彭蠡，禮名山觀禹刻，刻當在此時。　大孤山　大禹刻及秦皇漢武刻　水經注：廬山之南有孤石介立大湖中，矗然高峻，特為峯異。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始皇所刻。歲月已久，莫能辨也。又按十道四蕃志，漢武亦刻其字。然山陂起洪濤中，莫可見云。　州治　夏啟以來鐘鼎款識法帖二十卷　紹興十四年，薛尚功集。　梁百花亭詩　大同三年，梁元帝作，米芾題，道和，陳僧題。建和，熙寧初，黃庭堅再書。　唐顏真卿守政帖。又敘坐帖。　辨石鐘山記。

李渤記。大和元年，湖口鎮將吴文幹立。江州郡政名銜記四。一。天聖六年吴處建。二。慶曆五年李寬建。三。大觀四年王筆記。四。紹興二年劉紹先建。狄梁公碑。慶曆間范仲淹撰，黄庭堅再書。大林寺詩。治平乙巳，周惇頤作。元豐三年刻。此君軒詩。建中靖國元年黄庭堅。江州字碑。崇寧二年，李端夫篆。定江軍字碑。紹興十二年重建。紹熙癸酉王師古立。歷代括要圖。紹興辛卯，崔谷子表。李龍眠蓮社圖。紹興癸酉，李保之刻。晉府諸公送唐江州詩。隆興甲申，戴師性跋。重建燕樓記。嘉定六年李壘記，宣繒書。東坡賦陶潛絶識詩。黄庭堅跋。江閣題名。劉克莊記，陳壇立。郡圃。重修思白堂記。淳熙元年，黄韵記，呂勝己書。王梅谿高遠亭詩。乾道乙酉題。韓松高遠亭詩。嘉定物元。四説堂大字。趙汝愚書，嘉定子象篆刻。山谷書范滂傳。趙象篆刻。齊雲樓記。章峴撰，蔡興書。齊雲樓額。章友直篆。曾書高遠齊雲二詩。庾樓梁以來題庾樓詩碑。起張正見止胡次仲凡十四人。二十五首為一碑，宣和甲辰，江師忠刻。江倅蒸書。庾亮見翟湯帖。居歐陽詢書，宣和甲辰江師忠跋。張舜民詩。元豐壬戌，淳林居士書。王易簡詩。政和五年。修庾樓記。乾道改元，居文君。曾書詩。附刻高遠亭碑後。庾樓唱和。王十題。周必大，張孝祥，林栗。范石湖潘慈明唱和。庾樓字碑。陳晞篆。琵琶亭。琵琶行。唐白居易作，淳熙三年，呂勝己書。琵琶亭記。嘉泰三年，陳孔碩記書。重建亭記。嘉定乙酉，左薯記。通判廳。江州司馬廳記。白居易作，興國八年重立。白司馬祠堂記。興國八年，徐鉉記。沈比部詩。至和二年，章峴題。疊翠亭。章珉題。諸官廳。簽書節度判官廳題名記。嘉定甲申，李宗邁記。觀察推官題名記。慶元庚申，朱質記。司理廳題名記。紹定庚寅，王三接記。總幹廳題名記。嘉定三年，陳孔碩記。又樂山堂記。嘉定四年，袁燮記。都統司題名記二。嘉泰四年，淳祐六年。州學。江州重興學記。紹興十二年，張漢彥撰，陵哲書，范雲題額。三先生祠堂記。淳熙元年，謝諤撰。會食堂記。淳熙二年，潘慈撰。濂溪先生祠堂記。乾道二年，林栗撰。重修學記。嘉定四年，劉光祖記，袁燮書額。增貢士貢額記。端平三年，馮去疾記。九江驛。唐顏魯公碑。魯公撰并書。見歐陽居甫九江驛文。今不知所在。重建九江驛記。淳祐乙巳，黄明書。天慶觀。唐李翰林感秋詩。天寶八載作，大觀庚寅，李璞再書。紫極宮建使者殿記。僧應之書撰，建隆中建。東坡元豐七年，山谷唱和。崇寧元年。黄太史秋聲瓊之龜殼。三軒記。嘉定十五年，張震發查書。熙

令憲易被和詩。嘉泰癸亥。縣治。德化題名記。紹興三十二年，黄特記。呂勤行記。政和乙未。後魚湖省劉。淳熙十四年付。虛明室記。嘉泰癸酉，王獬之記。黄寺丞祠記。嘉定己巳，馮椅記。蓮峯閣記。寶慶丁亥，趙師若書。漪嵐堂記。政和六年，林敏功記。修漪嵐堂記。紹興三十年，洪适記。趙師舉漪嵐詩。嘉定初。項安世漪嵐詩。唐文若詩。甲申七月前。韓松視麥詩。嘉定戊辰，張埈跋。丞廳題名。嘉泰三年，陳章記，林圖南篆。簿廳題名。嘉定乙卯，石有宗記，鄭自稱書。高軒記。淳祐甲辰，陳彬記，縣學。建學記。淳熙丙午，虞琛記。濂溪書院。東坡詩。蘇軾賦，並次元仁弟。山谷詩并序。元公祠記。淳熙丁酉，朱熹撰，尤端臣書篆。朱文公謁題名。淳熙辛丑四月辛亥，從學朱熹劉清之張揚卿王阮周瀕林用中。趙希漢陳炳永許子春王翰余偶陳士直張孝先黄榦。緇揭禎寬，吳兼書僧至南為。朱熹書。曹公亭。重建曹公亭記。楊傑記。東林寺。晉遠法師碑銘。義熙十二年，謝靈運撰銘，張野序。唐佛馱禪師記。開元十七年，李訥撰，張廷珪書。佛馱舍利塔後序。開元中李邕撰，胡亂惟書。東林寺碑。開元十九年七月李邕撰并書。附裴休題。梁北海之祠翰，抑見風來。遠師影堂碑。李瀆述，王適篆額，僧惟蕭書額。元中建，大中重立。怡大師碑銘。許堯佐撰，李行言書篆。貞元中建，大中重立。棠公碑。許堯佐撰，陸蔚之書篆。元和癸巳建，大中重立。臨壇大德塔銘。元和十年劉軻撰，大中八年重立。李渤自叙。長慶三年三月，僧雲皐書。湊公塔銘。白居易撰，長慶中建，大中再立。律大德石墳銘。僧雲皐墓，僧雲皐書，長慶甲辰樹。比律師碑。劉軻纂雲皐書，齊餘篆額。太和建，大中再立。大師堂記。太和三年，倪臣明書篆，上列德化王楊澈，通判軍府事元續。白氏文集記。太和九年夏，白樂天記，趙蕃奉侍郎命建碣，僧雲皐書。獮律師碑。劉軻撰，開成中建，大中再立。碑陰記。會昌三年，張又新撰，裴光遠篆。弘和尚塔碑。白居易纂，李克恭書，跋全偉篆。大中八年立。經藏碑銘。李肇撰，大中間馮謨再書。碑陰記。蔡京撰，大中十四年建。觀音方丈記。大中僧元楚記，中叡史書。復東林寺碑。柳公權書。大中十一年建。東林建碑記。會昌張又新撰，大中間裴光遠篆。武陵韋公真贊。甘卿贊，咸通八年書。經院錢物帖。咸通十三年牒。言大德碑甘卿撰，裴光遠書篆，咸通中建。廣平公舊因記。薛正己撰，劉諳書，光啓中建。彌勒殿記。楊鄴撰，保大二年杜昌業建。舍利塔記。彭濆撰，伊從道書，保大。周元公行記。周茂叔，吳元禮，王安禮，王長元，沈元遠，柴惟嶽。元德庚子十月一日會。供羅漢文。建炎二年，王易簡跋，陳彥文書。

重建寺記紹興五年陳謙撰高燮篆 諸詩 惠遠唱和劉遺民王喬之
張野和 謝靈運 江淹從建平王登香爐峰作 崔融 劉孝綽 孟
浩然 李翰林 白樂天十五首 二裴唱和休說 劉禹錫 包佶
貫休四首 齊己二首 靈澈二首 楊衡 沈彬二首 周磻 曹汾
會昌三年 張叡夫 徐知證天祚二年聯句 厈白二首 修睦 蓮
社詩潘道明重和 岳鄂王飛 王阮慶元庚申 高燮蓮社圖詩 陳
天麟 吳 西林寺 西林寺碑歐陽詢撰大業十三年樹 顏魯公
題在碑側 唐人題名在碑陰大中十年 齊朗師碑邵景卿篆大中再
立 裴諷行記在碑陰 水閣院經藏銘僧雲具撰開寶中建 諸詩
韓文公題蕭郎中學堂本朝立石 白樂天三首 貫休休詩道者詩
齊己水閣詩 僧應之 圓通寺 曹翰詩乾德中作紹聖丙子僧道迁
立 二蘇唱和崇寧初作紹熙中陳邕書仍和 圓機禪師行錄政和七
年李彭撰書佛殿記慶元六年周必大撰王蘭篆 道濟禪師記 陶靖
節祠堂 修祠堂記三○一○元豐六年潘希縣撰二○開禧王必大記三嘉熙
二年林宋偉撰 諸詩 顏真卿 白樂天 洪芻 李彭 孫勵 李
㥪 僧祖可 天池 文殊瑞相記元祐元年王古記 聖燈記淳熙中

王質記 文殊感應事跡 蕭之敏詩 康王谷 王黃州煎茶記 王
梅溪詩乾道乙酉 趙忠定丁酉六月 韓松詩嘉定己巳 太平宮
使者廟碑李泌撰開元二十年樹 靈驗記潘觀篆開元二十一年建治平
重立 張靈官記徐鉉撰并書篆歲次癸酉上元 胡則傳開寶八年章
珉撰 王堂賜筆硯記靖康初王濤撰 續靈驗記開禧二年薛岐撒
奉安王冊記重和元年洪芻 雲堂記趙秀淵記 三清閣碑吳愈撰趙
婁家頤 諸詩 王梅溪乾道乙酉 王容嘉泰辛酉 易祓嘉泰癸酉
吳潛端平丙申四首 祥符觀 大乙真人廟記昇元中徐知諧記孟拱
辰書 董真人殿碑保大中倪少游撰 重修觀記宣和七年王易簡奉旨
書撰 真君事實宣和七年王易簡集并書 昇元真君告宣和三年十
月七日下 諸詩 杏谿謠 余崇龜 陳國瑞 廣福觀 重建殿記
保大五年陳元松述并書 靖明真人傳賈善翔述楊諷書 孫邁詩開
碑陰淳化二年 重建觀記謝守灝撰丘億書陳謙題 惠濟寺 重修
寺記大觀庚寅僧伯奎撰 李寶泉銘劉羲仲作 獨秀軒詩淳熙乙巳
岳飛 寶嚴院 雙谿碑銘劉陵撰祥符中江朝題 重修院記熙寧
撰黃黎書董之奇題 移建院記紹定庚寅嚴岳撰書 餘寺觀 開元

觀丹井記紹聖四年王隱記 承天院佛殿記皇祐五年章由之撰 重
修禪智寺記政和中僧守端記 通濟庵衆休詩紹興中張旦重立 景
德寺修造記乾道乙酉趙不拙記 承天院佛像贊郭祥正撰元祐七年
報恩寺藏記淳熙元年趙伯歡記 寶覺廣福院記乾道戊子釋光行撰
報恩佛殿記慶元初陳謙記陳邕書篆 重建崇福院記慶元中張汝玘
能仁寺塔記紹定三年洪適記供祥書 景德寺藏記紹定壬辰陳阜記
清虛庵 紹興煥文閣記乾道二年潘恕撰 清虛庵記淳熙三年陳天
麟記 皇甫真人仙遊碑陳良祐撰 墓碣 周元公墓碑熙寧六年蒲
宗孟撰 劉道原墓碣元祐庚午范祖禹撰 劉道原誌銘元祐八年黃
庭堅撰淳熙十三年黃灝刻 文孝子記乾道六年周憣撰 文孝子傳
紹興二十七年司馬之白書撰 萬人塚記興國二年周述記 餘碑
重建城隍廟記至和二年毛抗 城隍廟記宣和四年張昌記 大孫廟
勅告謝文紹興三十一年立 惠澤行宮記嘉定癸未曾至記厲樸書
德安縣 瀟塘驛 義豐亭記嘉祐七年朱仲維記 復瀟塘驛記熙寧
七年趙懋記 修驛記重和元年劉黻撰 瀟塘記紹興十五年韓青載
辭 諸詩 宋之問 韋應物二首正元三年題熙寧元年趙懋并家之

問詩再刻 葉義問紹興甲戌 李邦獻紹興戊寅 李安國己卯十一
月 戴師性壬午 邊維嶽乾道丁亥 徐俯乾道戊子 縣治 谷簾
水煎茶詩王禹偁作祥符元年 周元公歷陵閣留題元豐五年五月十
二日致頤浙肖和仲會於歷陵元祐譯仲跋 題名後記紹興十五年呂
廣問記 虛明堂記紹興十八年紹庭芝記 新井銘紹興壬午呂彥忠
誌 減税記紹興三十年張洪彥撰并書 重建鼓樓記淳祐四年馮去
疾記 丞廳壁記乾道戊子趙彥章記曾大年書 濟廳壁記嘉定辛未
王佐才記 尉廳壁記紹熙元年 又四銘江南劉羲仲詞 縣學 鄉
飲記二紹興呂廣問又端平駱養正記 詠歸軒記紹興乙丑呂廣問記
尊賢堂記嘉定戊寅林時英記 新學記淳熙七年錢著書瞿吹篆 裏
敏壯敏祠記嘉熙初謝仝記 寺觀祠廟 城隍廟記保大四載劉延昌
記 無相院塔記慶曆甲申吳育撰 滄洲閣王阮集句慶元改元 元
陽觀記嘉泰癸亥趙師煮撰 北山開化寺記嘉定壬戌妻心翁記 何
宋英詩
瑞昌縣 元禮部祠 次山濂溪詩乾元戊戌作 元公祠詩嘉祐五年
吳審禮記 濂溪銘乾道六年司馬之白再書向子㢲題 次山祠堂記

業義問撰吳説書。思賢堂記。元祐五年張祐撰。坡公亭。東坡紀行蘇軾甲子四月二十三日過。譙令憲跋。坡公館記。嘉定三年洪偲記。元蘇堂記。寶慶丙戌趙汝馭記。濂溪驛。業義問詩。紹興二十四年陳天麟詩。隆興二年。王梅溪詩。乾道元年。縣治。知縣題名記。紹興十六年李琥書。續廳壁記。嘉泰四年洪偲記。簿廳壁記。嘉泰壬戌葉與撰。重建社壇記。嘉泰壬戌謝季兆記。敬簡堂記。嘉泰癸亥張嗣古記。李壁書。常參圖贊。嘉泰癸亥耕梅之書。溪山勝槩記。嘉泰四年易祓記。減茶引錢省劄。嘉定六年趙崇憲奏。勅書樓記。嘉定壬申徐鉉記。志喜樓記。嘉定十七年趙汝馭記。教場記。縣學。新學記。嘉泰三年朱質記。增學田記。嘉定七年陳元仲記。寺觀祠廟。沖陽觀。蘇道士墓碑。大唐乙丑。玉清觀碑。南唐大義甲戌倪少通述。沖陽觀記淳化二年康識述。法雨院記。祥符六年僧茂達記。法安院記。皇宋釋撰書明道二年立。政福院記。慶曆七年樂毓。趙彥橋遊王華洞記。慶元庚申。顯濟祠孚澤侯告。慶元六年下。永豐道院藏記。嘉定戊寅林特英記。玉華洞通泉觀記。林特英記。玉清觀藏記。嘉定十五年何封記。紫陽觀記。寶慶丙戌趙汝馭記。元寂觀記。淳化中康識記。餘碑

周氏有覺閣記。政和四年王寀書。通濟橋記。大觀戊子周載記。湖口縣。石鐘山。唐李渤記。大和元年湖口鎮將吳文軒立。本朝東坡記。元豐七年蘇軾記。坡公壺中九華石詩。紹興間戴建中靖國初和。崇寧初山谷跋并和。山谷書縮鍾雙閣字。謝艮齋書雲平字。上鍾一滴泉字。縣治。湖口縣廳題名記。淳熙五年孟師孟記。丞廳壁記嘉定乙亥馬子嚴撰并書。尉廳壁記。嘉定己巳王伯昌記。又馬子嚴詩。嘉定乙亥。縣學。重建學記。洪邁記。錢糧記。淳祐壬寅陶熾記。寺觀祠廟。龍福院殿碑。王立之撰。栖靈觀記。嘉祐三年。栖真院記崇寧五年鄒觀撰錢白題。三學寺藏記。紹興四年董公旦記。岳廟一仙亭記。慶元己未朱將記。王梅溪栖真寺詩。餘碑。蕭祭酒墓誌銘周必大撰。蕭景蘇墓誌銘。曹彥約撰。寶府君墓誌。嘉定五年袁燮撰并書。

彭澤縣。西山諸巖。山谷書讀書巖字及題名。紹聖元年八月來謁石興宗。壽勝至此。衆細于橋陰者久之。伯氏元明。舍弟天民。將姪樸柜自小徑來江西。黃庭堅書直記。讀書巖潛玉洞詩。王自適刻。嵩峰潛玉國陶狄二公祠。唐陶狄碑。景龍中扶風馬澤撰。唐狄梁公碑。皮日休撰。

錢雍書冢。題正廟牒額。紹興七年十一月下。修靖節堂記。隆興二年毛粹撰。重建靖節堂記。淳熙丁酉羅愿記。志烈侯告。嘉定十七年二月吉下。縣治。縣令題名記。紹興戊辰王崇記。守信堂記。乾道三年唐佐記。懷古齋記。乾道九年劉朔撰。縣丞廳壁記。開禧丙寅何公鼎記。主簿廳壁記。嘉定庚午趙崇蕢。匯東樓記。嘉定十六年諸葛興記。匯東樓字并詩。章劫刻。社壇記。諸葛興撰。縣學。狄梁公碑。范仲淹撰。王自適書。靖節歸去來詞。王自適書。縣學記。紹興二十五年沈鈺記。寺觀祠廟。修真觀記。徐鉉撰。吳淑篆。山谷馬當磨崖四詩馬當加封誥。紹興三十一年下。馬當重建廟記。嘉熙三年楊師祿記論曰。昔賢登高臨遠。撫宇宙。慨古今。同一歎也。故一事役之成則記。一境物之勝則詠。一遊之適。一善之可傳則述。大書深刻。冀托金石。以自壽其志。豈苟然哉。然而江山不老。陳迹何稽。其所自托傳者常少。不傳者常多。豈非人有賢否。事有是非。修詞有誠偽。皆不容自掩耶。故制行立言。君子所務。良有以也。若夫抱道之士。畏名而逃之。言為身章。隱則供隱之人也。行四時。成萬物。未易以聲迹議。吾夫子惟於天地變化中求之。信哉。

文籍

江州志書籍者。載道而行今古者也。貫天人。譜治亂。傳言行。辨事物。後之所以知今。今之所以知古者。莫如書。故書者。道之輿也。古今言書者其目四。一曰經。自六經論孟。以至注疏正義解傳訓詁音釋圖說。皆附於經。二曰史。歷代史書。以至評斷疑議凡例編年人物傳述星紀地志律曆卜筮算法傳奇小說之類。皆附於史。三曰子。自十七子兵家七書。以至注解訓釋及佛老諸經鈔纂頌偈音譯及古今人著書立書與雜文不同者。附於子。四曰集。古今人文集。及制誥符檄詩賦頌表啓賤疏碑記跋銘贊箴詞寓言諸雜作皆之。雖其言有大小遠近之殊。然皆不容廢也。故有天下者備天下之書。有一國者備一國之書。九江為文憲郡。經史百家。列於學官。藏於私塾。世所有者未必無之。至若仕於斯。家於斯。隱若寓於斯。文為此而作。書自此而著。郡所宜有者則有。無未可必。而傳與不傳。未可知也。予惟斯文不可遺載。乃即經子史集而別之。其既有者曰書籍。其宜有者曰書目。庶幾古意未墜。它日有好古博雅者。蒐收而彙刻之。安知其不傳且備哉。

書籍　周易　易正義　太玄經　伊川易傳　程氏易原　大易粹言　繫辭精文　晦庵易啓蒙　誠齋易傳　虛谷易解　西山極筮圖　尚書　尚書正義　東萊書說　四百家書解　程氏書譜　晦庵

書傳　袁氏書記　混一書解　毛氏詩　毛詩正義　歐陽詩本義
二李詩解　晦庵詩解　毛詩新經　周禮　周禮正義　林之奇周禮
解　易後周禮總義　禮記　禮記正義　中庸大學章句或問　中庸
輯略　三禮圖　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　穀梁春秋　三傳正義　孝
經　孝經正義　論語　論語正義　晦庵論語解　孟子　孟子正義
孟子集註　晦庵孟子解　三先生語孟　二先生語孟　九經說　群
經音義　經典釋文並經類　史記　漢書　袁宏後漢書　漢兵制　三
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唐書音訓　五代史　資
治通鑑　晦庵通鑑綱目　通鑑記事　續通鑑長編　南軒通鑑論篤
本朝事實　三朝寶訓　十三朝言行錄　三朝政要　建康實錄　諸
葛武侯傳　杜氏通典　韓魏公家傳　紹興勑令　職官分紀　治迹
統類　君臣事實　名臣　王府　册府元龜　白氏六帖　書林事類
唐韻　玉篇並史類　孔子家語　曾子　荀揚子　文中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七書並子類　文選　唐文粹　韓柳文　陸宣公奏
議　李翰林集　杜詩　皇朝鑑　韓魏公安陽集　六一先生集　東
坡文集　山谷前後集　周益公集　陸象山集　陳立齋集　容齋集

杜陵集　濂水集　程氏遺書　伊洛辨言　五先生語錄　潁濱語錄
晦庵語錄　晦庵家禮並集類　書目　周元公易太極圖說一卷　李
潛注周易一卷　周續之注公羊春秋　劉軻三傳指要十五卷　劉軻
翼孟三卷　蔡邕孝經解並經類　陳伯宣注史記　劉軻漢書古史十
卷　又帝王曆運代歌一卷　又五禪三筆一卷　又史鑑一卷　又十
三代名臣議一卷　又黃中通理三卷　又牛羊日曆一卷　劉道原十國
紀年十二卷　又包犧至厲王疑年譜　又共和熙寧年略譜一卷　又
通鑑外紀十卷　周續之龍康傳二卷　又古聖賢高士傳贊三卷　孟
仲輝栢元傳一卷　又栢玄偽事三卷　應唐江南故事三卷　又周咸
公故事三卷　昭明太子靖節先生傳一卷　李渤六賢圖贊一卷　徐
整豫章列士傳三卷　劉叔先廬山七賢傳三卷　戴師愈廬山名賢傳
十三卷　廬山十八賢傳一卷　周紫芝楚詞贊說四卷　吳仁傑淵明
年譜一卷　陳振孫白樂天年譜一卷　李渤事迹一卷　周元公事實一卷　熊默
豫章舊志三卷　熊欣豫章志後撰一卷　徐整豫章舊志八卷　雷次宗豫章志
張密九江新舊錄三卷　張僧鑑尋陽記一卷　王眞之尋陽記　晁
伯撲尋陽志十二卷　謝靈運遊名山記　釋惠遠廬山記　張野廬山

記一卷　盧潘廬江辨一卷　劉程之廬山精舍記一卷　宗測廬山記
一卷　陳舜俞廬山記五卷　陸羽水經一卷　江州諸姓譜一卷　閼
賢江州圖經　祥符江州圖經　大觀江州圖經　刺史王羲之小學書
一卷　刺史劉義慶世說　又集林二百卷　又小說十卷　陶侃尋龍
經一卷　劉壯輿太初曆　王寓玉堂賜筆硯記一卷　夏英公四聲古
韻集並史類　周子通書一卷　張銓子張子八卷　劉軻拳龍子三卷
並子類　陶侃集二卷　劉遺民集五卷　陶淵明集十卷　雷次宗集
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張野集十卷　惠遠斥山集二十卷　符載
集十卷　元次山集十卷　裴情盜城集五卷　楊鴻集十卷　史虛白
集　劉蜊集　陳陶文集　濂溪大成集　夏英公集百卷　王襄敏奏
議三十卷　又發明自身之學三卷　石敏若橘林集　陳崇義門家法
一卷　周師王濂翁集　蔡嵩猴溪集二十卷　陳翰之南郭集　祁居
之集五卷　王阮義豐集　駱允中松溪集十卷　劉虛谷集五卷　陳
了翁南窗雜著一卷　周紫芝太倉稊米七十卷　刺史應詹集五卷
刺史溫嶠集十卷　刺史庾亮集十卷　刺史韋應物詩集　彭澤令張
令見詩集四卷　賈島詩格一卷　白司馬集七十五卷　從事吳邁集

揚衡詩一卷　揚徹之詩二十卷　劉潤五言金城一卷　陳沆詩集
陳觀詩集　孟貫詩一卷　許堅詩集　柳宏詩一卷　周紫芝詩話三
卷　又長短句三卷　僧祖可東溪詩　清虛庵題詠一卷　郭璞江賦
篇　支曇諦廬山賦一篇　孫放廬山賦一篇　李衛公斥廬賦一
篇　又大孤山賦一篇　李彭方湖賦一篇　司馬之白濮湖賦一篇
顏延年靖節謚誄一篇　昭明太子淵明集序一篇　謝靈運遊名山序
一篇　梁元帝廬山序一篇　伏滔遊山序一篇　崔群送廬岳處士敘
一篇　李白送弟遊廬山序一篇　元稹白氏長慶集敘一篇　李商隱
元次山集序一篇　張舜民寶陁巖敘一篇　張商英送道士歸廬山敘
一篇　黃山谷三岩頌三篇　劉羲仲孚亭泉銘一篇　陸龜蒙馬當山
銘一篇　夏英公篆韻一冊　薛尚功鍾鼎篆韻五卷　僧了元瑞香記
一篇　宋漁父詞一篇並集類　佛老　劉遺民老子年譜一卷　又鄭
解二卷　又章門三卷　李渤老子眞傳一卷　李潛注老子一卷　陸
修靜儀五卷　李道沖老莊論一卷　謝守灝莊列商略六卷　斥先生
傳一卷　董真君事實一卷　葉義問采訪感應記一卷　皇甫眞人傳
一卷　清虛靈異記一卷　謝靈運涅槃經疏　惠遠涅槃經疏　佛馱

耶舍譯長阿含經四分律　跋陀羅譯觀佛三昧海經百十七卷　竺道生著法身無色論無淨土緣論　又泥洹經解　曇詵注維摩經一卷　又蓮社窮通論一卷　僧璨安樂法門論一卷　仁道者華嚴別論十卷　李潛法界賦一篇　書板附　周子通書　虛谷易解　歐陽忞輿地廣記　靖節先生集　白氏長慶集　元次山集　濂溪遺文　二程文集　東坡大全集　容齋論語說　退菴文集　東歸集　西塘集　庾樓詩集　琵琶亭詩集　諸氏遺書　自警篇　變離騷　斯齋詩　雲海詩　三謝詩　劍南詩　古今絕句　江行詞　易簡方　傷寒論　悟真篇　感應篇　御書　先朝手書賜方國江郡與有之建紹徽樓奎躔罕存。惟高孝以來𠇍訓具在昭回飾物焜耀千古。臣子瀣謹以冠諸碑刻之首。至若崇儒之語學校嚴奉甲兵之間戎臣寶之與夫廬阜佛老之宮州閭孝悌之族間有得自天之隕者紫遇與郡邑等因附錄焉　州縣治　太宗御製文臣七條。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則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己則民自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專威猛。四曰責實。謂專求實效勿競虛譽。五曰明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均刑罰不中。六曰勸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悌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謂求民疾苦而釐

革之。　高宗御書戒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又獎諭湯鵬舉進助詔。勑湯鵬舉等三省進呈皇太后還宮進錢三萬貫事。覽馭言捷與情益喜。茲國家之盛事慰臣子之傾心而爾治郡可觀裕財有素歸其餘積用相禮儀心意如斯事安不濟備觀誠意良切欽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紹興十二年臣湯鵬舉刻　又籍田詔。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屈躬與民休息今羅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觀躬藉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庶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紹興十六年二月臣錢稔刻　今上作新文弊手詔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係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浅滴文弊卑弱純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董陶之或闕咨爾訓迪之職毋狗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偏趨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昔賢才之盛副予至意惟爾之休　寶慶三年臣陳卓刻　又賜何炳勅書勑何炳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維國以義撫軍馭軍恩威不相掩用能賦民養軍而民不俾暨軍衛民而軍不怨經劃一定國勢尊安慨慕風烈常懼弗逮間者惠陽建

安京口高沙之軍叠肆不靖以驅民殺雖惕於少戢迄神都恐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彼其悉平時撫養之恩。胥理稍生書而以衛民者顧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致其病於稽軌而飢寒之不免因於力役而休息之無期鬱抑於沮遏而愁怨之無所治非一日之積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撫是信戒以戒其頑而思以恤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於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組故少罰朕不敢赦故茲戒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端平二年臣炳刻　又賜趙善瑹勅書勑善瑹朕纂承丕緒思大有為三邊閫帥皆所親擇比歲二虜交攻疆場弗靖未獻之役櫛沐風雨纾犁勞瘁朕甚念之今事會殷集大運方新屬視萬幾豐弗內治凡我將臣豐于爪士宜思閫內之重激息隋起事功毋孫舊治毋超伴門毋事茍且毋崙培克毋便文以自營。毋輕舉以貪利其有規略素定討慮已審尚一乃心力觀時制宜勿復顧望以勉圖厥成予有好爵不汝靳也否則有顯罰予曷放貸其明聽毋忽故茲戒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紹定六年臣善瑹刻　又賜喬以孫勅書勑以孫朕念四部之多無能

千里而拆衛肆命擇臣鎮撫暫虧臨合吳蜀表裏江淮。欲脉絡相為貫通庶臂指易於運掉然賴彈壓之威力并須制閫之協心上而帥守監司下而兵民總管共思同恥毋狗己私各獲智勇之長同赴功名之會庶御統紀勿立町畦毋異偏以偷生毋媢疾以交惡叶濟國事用捍邊疆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暖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嘉熙三年臣以孫刻　又屯田勑書二。勑君之重我高后嘗引對三大帥屬官陳論等諭以朝廷文養大兵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措置耕屯洋洋聖謨其責耕屯以給軍食是誠得戰守之要務。我國家宿師日久較人疾耕不足以供餉而三陲田萊多荒朕懋聽祖訓用飭諸閫為屯田計卿承命督耕因田致粟逆能率先以給餉雖是兩往將有羊祜十年之儲郭元振數十年之積矣實叡實籍何勤如焉若汝予嘉勉光不續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否遣書指不多及　覽奏及繳進屯田圖本經始措畫極有條理備見勤勞深用嘉歎朕惟屯田之策舊矣類多具文以應令鮮底厥成公卿於屯授田規摹精密將以實工而課實效且謂不敢毫髮欺罔此古深書朕心天相純恢一稔可占卿宜預飭秋防早收穡事使饋餉之計可省公私之積稍如則詳下峽山之功不專美於魏晉矣卿其勉之　嘉熙四年臣

嚴之刻。 又訓廉謹刑二銘。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後非貪虐。與豺虎均，肥于而家。多壽吾民，繼遵於法。愧其經紳，貨悖而入，富及後人。我朝終廉，黜貪為仁。咨爾群行，是訓是遵。民吾同飽，疾痛猶已。振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育。金科玉條，豈祈誅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箠笞。與聽朕言，式克欽止。淳祐五年頒。 又誕節放生御書。朕惟誕節放生祝壽，乃見臣子忠愛錫壽食品，自有異式。如聞州軍縣鎮，縣比廣務烹宰，殊失好生之意。今宜戒敕不得多殺物命。一如景祐三年詔書，榜令遵守。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淳祐九年，臣希瀞刻。 州學 徽宗御書大成殿額。 州縣學刻。 又作新士習詔。 政和八年州縣刻。 又大觀舉八行碑。 政和三年，權德安縣事臣程湯刻。 都統司 太宗御製武臣七條。一曰脩身，使民卒有所法則。二守職，不侵擾州縣之民。三存恤，撫士卒甘苦皆同。四公平，撫存士卒無有偏黨。五訓習，訓士卒勤習武藝。六簡閱，識士卒勤惰勇怯。七威嚴，馭士卒無使犯禁。 今上戒諭將帥勑書 文同，賜趙善璙本。端平元年賜。 又奬諭王忠 時戍光州，兼武定帥。 核實武定兵籍勑書。勑王忠。朕觀虜白志正，掌神策兵，東征死亡者，隱不以聞，受市井富兒賂，

職備名虜軍籍，身戮於市。後果為虜患。朕甚患之。近歲帥軍者，欺益甚，隱死籍，借代名，因自利其廩賜，精銳銷落，疲懦充斥，職是之由。方思核軍實，洗宿敝，爾攝帥武定，乃能體國首公，精所簡廩秩者六百三十七人來上。嗚呼，可謂不貪以律下，不欺以事上矣。為將帥皆若爾，軍政其不立乎。是用汝嘉，其益加勉。所有軍將隊伍，並與原罪。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暖，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端平二年賜。 鄂王第 高宗皇帝賜岳飛屯江州日御書四。飛家藏御書七十有六軸，今擇在郡被受者入志。 紹興六年賜。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七年賜。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西，聞王室尊安，中外事證，聞卿即日就道，已至九江。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指揮賜卿茶藥酒果，及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宜悉之。 十一年賜。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捍禦，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殄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 又賜。虜犯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為往喻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貽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以上飛孫監鎮江府大軍倉，臣珂刻。 寺觀 神宗御書采訪殿牌 九天采訪應元保運真君之殿，元豐中賜。 徽宗御書宮牌 勑賜太平興國之宮，政和中賜。 今上御書三清閣牌 淳祐元年賜。並太平宮。 寧宗御書蓮社字。賜東林寺。 徽宗御書九炁合靈經。 高宗御書清虛字 紹興二十八年賜。 又手書二 語在皇甫坦傳。紹興二十八年及隆興元年賜。 又御書清虛之庵牌 乾道九年賜。 又御書神泉字 隆興元年賜。 又御書道佛經五 陰符、道德、黃庭、度人、心經。 又草書扇面四章 書詩二首。 孝宗御書千字文 光宗御書道紀堂字 又草書酒中八仙歌 又御書怡神字 並清虛庵。 寧宗御書壽聖觀額 賜本觀。 餘碑 寧宗御書真良家手字 賜義門炎。

文辭

九江府志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

人之傳乎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愧民之民歟為天民之民歟　周濂溪
先生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靈形既
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
其至矣　贈左丞忠文公李黼諡議　夫死生利害在人為甚重而不以
少動其心者非偉然具見之士鮮弗能無惑也一有惑焉則汨於計慮之私
而有遜蹟苟全者矣惟君子乃能安乎此由其義命素明諸中雖尋常造
次之必是況於事君而可食焉以避其難哉若江西行省參政依前兼江
州路總管李黼以進士魁天下以才良聯侍從以政事知要郡雁彰之節
塞蹇自將一旦暴賊起鄰境陷武昌省憲諸臣竄死弗暇毒焰肆灼正當

其衝守無完城敵無簡師黼獨能開倉庫募土兵以忠義激人心再戰再
剋威聲甚張方將防禦上游聯兵旁郡而賊鋒轉逼援兵先奔與孤城以
俱亡蹈壯節而弗奪手劒罵賊力盡乃殞其英風景烈足以炳耀乎國史
而砥礪乎人臣矣夫殺身報國曰忠德美才秀曰文按諸二法允稱所褒
請以忠文諡之太常博士張翥撰　李黼傳　李黼字子威河南潁州人
也高祖俊曾祖成祖榮世居廣平之雞澤金亡徙汴父守中仕至歸德知
府以工部尚書致仕黼年十八受經於國子祭酒尚野尤邃易學延祐七
年以朝官子補國子生中泰定丁卯科第一名授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至順二年除河南行省檢校官後至元二年入為
禮部主事四年拜監察御史首言太廟宜復四祭擇省臣一員領國子學
宗戚諸王族屬遠邇無文可稽宜如前代之制為譜牒又言宜優經筵進
講之禮涖事兩月竟以不合罷去至正二年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
父憂未赴再授國子監丞轉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九年除秘
書太監遷禮部侍郎制命及集賢翰林詳定諸陳言封事等為六業朝廷
多采用焉十年除江州路總管始至明約束通鈔法理冤獄簡詞訟寬租
賦逮矜寡至於館傳舟車隄防道路靡不脩舉期月而政成十一年五月

盜起淮蔡所至焚掠城邑有司不能制禦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江淮騷
江州西界湖廣東連江浙為一省藩蔽時太平日久城中無兵同列皆恇
懼人無固志黼諭之曰賊一時烏合勢豈能久且大軍將至何遽至此設
有不幸亦當與此城俱沒遂完城浚塹伐木立柵出府庫兵不足者補之料
丁壯分布城上又沿江水陸津要州縣城邑仍譏察往來出入已而賊報
日急乃籍鄉村工匠悉入城中出優倡末游於城外集居民什伍之使相
司察以防姦細八月賊焚蘄城蘄水行省調兵千二百人來援九月賊
陷蘄州路增兵備馬頭渡及城內諸門仍揭榜求言略曰為臣盡忠為子
盡孝人之大節近自五月以來兩淮盜起延蔓蘄黃雖有大江限隔不可
不為之備黼以不才叨守是郡恒懼不職不能救此大難誠望賢士大夫
及郡中耆宿豪傑凡與我同休戚者思共濟於艱難又以書檄江西行省
曰善禦患者必先事而防范不後時而失機邇者妖賊倡亂侵軼江淮已
蒙行省出師分守要害切惟本路瀕臨大江為省藩屏城郭火廢甲兵數
少對江北岸俱係蘄州安慶之境今賊出沒鄰邑有難理宜救援黼以職
守不得越境行省宜勅所屬及移文湖廣河南二省各揀精銳會合鎮南
王軍馬直抵蘄黃併力勦捕宜惟使賊不敢南窺又與北來大軍犄角夾

攻賊必殄滅昔吳夾濡須為塢魏人不敢南窺江表此明驗也況今天下
一家最爾犬羊豈敢與國家抗衡正當不拘文墨便宜區處以制未然且
我得軍江北是全有大江之險也若專備江南賊居上流萬一透漏必至
事變雖悔何及行省以為迂不聽十一月行省平章禿堅里不花分省江
州黼又獻策曰先人有奪人之志兵家之至計也大兵宜乘鋒銳直抵江
北不可坐失事機不花氣沮惟以把截為辭黼嘆曰巧遲不如拙速今師
老將怯妄分彼我擁兵自衛事機一失寧可復乎吾惟盡職有死而已十
二年正月行省右丞孛羅帖木兒別統一軍進討淮西駐兵江上留半月
不進十四日賊陷武昌藩王省臣及官民舟楫蔽江而下運官亦載茶賊
而去十九日平章右丞及府寮共議奔避黼知其意即抗言責之曰二公
重臣方鎮所倚總兵駐此坐糜廩餼三閱月矣今賊至不擊顧先竄避民
何賴焉二人不顧徑去府中為空黼又慮郡縣惡少及村野小民相扇胥
動復出榜諭以國家深仁厚澤涵濡數世爾民不宜望風靡與賊同惡
辭旨激厲莫不感奮闔境貼然是日賊騎入境有黃梅縣主簿孫帖木兒
獻策願奮力擊賊於是募丁壯四五千人陣以迎敵倉卒無號乃命人墨
其面出城二十里許遇賊交鋒賊劒黼及主簿賈勇齊奮大呼陷陣賊大

蔚潰衆勝追奔六十餘里直抵瑞昌斬獲無算又虜賊舟東下於城北水
底預植長木肖鐵椎木杪逆刺賊舟賊果來舟遇木皆壞且不能動郡兵
因而擊之擠入水者什七八捷至行省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綺二端
咨保遷授江西行省參知事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憲
司亦遣使勞以豬幣翻悉貯公帑以備犒軍南臺遣使以聞授江西行省
參知政事依前兼江州路總管是時分省大臣及諸將棄師遠遁西至荊
湖東際九江數千里內賊出入跳踉無一人執戈敢攖其鋒者翻以孤旅
斬馘扶傷無一日不戰賊衆生兵日增外援益絕二月六日不花迫風紀
議徙出兵駐三山索軍餉五伯石翻以豬幣應之而又索米一千五百石
翻諫之曰公屯兵不過三千而需米千五百石人日食米一升五合可支
三十餘日今賊已迫待公兵至已為魚肉矣宜急保城併力殺賊不可緩
也九日癸未萬戶普賢奴兵敗不花遂走入城留理問章完者萬戶普賢
奴劉據守三山十日甲申府吏謝璝送粮自三山廻報理問等遇賊皆敗
不知所向至夜一鼓有軍士一人自賊中逃還云賊宿太平宮明日約來
攻城翻聞之焚香端笏筮戰不利堅守得臨之上六默然良久曰死守無
疑矣十一日乙酉翻晨會不花曰事勢至此計將安出不花茫然無應翻
曰我昔之言不幸而驗至計不從致有今日死守死戰決在今日吾嘗亦
何足恤但惜一郡生靈陷凶逆耳不花徐曰我守北門翻奮袂起曰我臨
陣殺賊平章守戰與否於我何與耶即率卒登城賊衆萬餘已至甘棠湖
火西門廬舍翻趨南門屬衆禦賊發火銅箭賊多中傷不花已由北門先
遁萬戶佛保亦率親兵逸去翻病不騎肩輿督戰居民知城必破泣請突
圍以出翻拒卻之戰愈力日午賊轉攻東門益急翻趨東門士卒見主將
逃遁官軍棄甲皆相視惟懷銳氣銷沮城遂陷翻罵賊曰汝等紅巾強寇
國家何負汝等敢爾背叛我恨不能盡殺汝等汝勿殺民速殺我遂與其
姪秉昭遇害明日居民相率取翻骸斂而葬之先是武昌失守賊兵東下
翻謂其子秉方曰我為國守臣分當死守汝奉汝母避賊以存吾後秉方
不肯翻作色曰汝不尊父命是不孝也秉昭亦謂之曰叔父止汝一息死
欲何求我已失怙恃尚有諸兄在叔父恩罔極老難之際我當共之汝
去叔父無後顧憂且父命不可違也秉方不得已遂泣而別後朝廷錫命
至翻死已逾月矣壽五十五後贈攄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至治初予來京師
始識翻於前進士王霖家年方二十餘白皙而寡髯英邁俊爽出語不凡

予雖甚敬之後為助教翻已為上舍生循循雅飭動必如禮朋友有失必
直告無隱與兄藻皆以文名人謂之二李在圍城中每慷慨作詩遇意使
有人南來得其詩云脩勤何神稔禍胎罹殃賊子扇豕突烟銷郡邑生靈
苦血染淮河鬼物哀人世百年雅此厄天戈十萬幾時來石田亦有連城
璧可惜同歸一炬灰讀者悲之昆弟五人兄冕先死紅巾之難贈潁州判
官秉昭其子也藻任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弟鸞應奉翰林緒未仕妻
傅氏封隴西郡夫人男一秉方國子積分生龍慶州學正今襲父職授亞
中大夫同知永平屯田總管府事女一在室　論曰古今言治者政與教
而已然知本末先後之序者寡矣三綱五常人之大倫人倫既明則不待
立政而自治也斯言也不知者又豈不以為迂乎我國家以淳厖渾厚之
德而有天下其始也風氣未開政教未立世祖皇帝初立國學首取國人
而教之於是人始知學仁宗皇帝肇設科舉乃以經術取士然率土之
廣三年之中所得恒不滿百中間雖有一二能展其用者亦不過為衆人
之巨擘是固不能已迂者之論也迨未雪霜並擊草木俱萎乃有陝西行
臺監察御史張桓首挈妻子碎於賊手繼而台州路總管泰不花亦見殺於
賊淮南參政趙璉高郵知府李齊俱死泰州之難而翻之事尤為壯烈雖
翻而盡其職者又可僂數至是而不迂之論始定嗟乎使令之為國為民
者皆能舍生取義如若人者又何患盜之不弭政之不治也哉翰林丞旨
李好文撰　國子生李秉昭傳　李秉昭字元晉潁州人也祖守中歸德
知府以工部尚書致仕有名于時叔父翻進士及第仕至江西行省參政
依前兼江州路總管官死於賊其傳在國史秉昭自兒時已不群長尤介
特嘗讀書穎之歐蘇書院距家不滿三里欲食皆於家取給思大雨連日
家人偶忘供饌秉昭顧囊中止餘斗粟遂責而食之讀書不少輟不歸其
家其立志勤篤如此補國子生及翻出守江州廼從行公務家政毗贊居
多衆稱為李氏佳子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潁亳秉昭之父冕時在潁
久不通音問心私憂之以翻旁侍無人未忍言歸省會翻之子秉方來自
京師即日請行自漢陽渡江取道襄許徒步賊間晝伏宵行瀕於死者累
矣將達汝寧而賊黨充斥不可前復還江州始聞冕亦死於賊旦暮號慟
幾至殞絕明年正月賊陷武昌將東下其勢張甚居人四出逃潰翻召秉
方秉昭諭之曰吾守此土必死不以生負國家汝輩當奉母北走以避之
苟令吾鬼不餒吾復奚恨秉方泣以不忍離膝下獨生存促秉昭使去秉
昭曰叔年老唯兄一人儻不幸併命賊手不亦酷乎我已失怙恃幸上有

三兄以纘先業。我雖萬死所甘心焉。我不忍以叔之厚德而絕其後也。兄去在所不疑。相讓至累日卒不去。二月賊抵城下。將帥皆先遁。賊攻東門急。東昭從鞠出與賊戰。衆寡不敵。城遂陷。東昭尚手殺賊。憤罵不絕聲。力屈被執。與鞠同死。時年二十九。　李國鳳曰。自紅巾竊發。士大夫不幸。死於難者多矣。其光明俊偉。鞠與張御史桓彭僉事敬叔。雖童兒婦人。皆知其爲烈焉。若東昭身不沾一命。與其父先後以義死。何世人未盡知耶。豈以其名微位卑歟。嗟夫。觀其兄弟相讓之言。當顛沛之際。而情懇至忠愛宛然。吾三復爲之泳涕云。翰林應奉李國鳳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八　十八陽

江 九江府十

祠祀

江州志易於革渙。皆稱王假有廟。傳曰。祭祀者。人心之所自盡也。可以合天下之散焉。夫人有背欺一世。而不敢欺幽冥。有以形迹爲難信。而反信於無朕者。聖人以爲天理未泯也。故借祠祀以感發之。非謂神有禍福之權可徼倖而避禦也。代德下衰。恒於死生之變。而情於憂患之故。謂無妄之福可以祈得。於是種叢房。畦鬼位。然者衆之以爲蠢。愚者惑而莫解。上之人。又從而煽之。孰知祠之本旨哉。夫老氏所宗。皆頫布森列之象。本導人以背懸改行。浮屠氏學。先戒定。不專福田利益。祠廟本以秩山川之望。興雲雨澤萬物。祀先哲勵德之在人。而能禦大災大患。是豈行胃臆而徇所謂哉。江州未能無荊揚機鬼之俗。然郡縣所崇。皆祀典。康廬率老佛之祠。而淫祀少衰焉。用民民心。使不外求。特在賢師帥與鄉先生之教耳。今故類別之。若宮觀。若寺院。若庵巖。若神廟。若祠堂。總曰祠祀志。

康廬靈秀。天眞所陟降。羽人所棲歸。自山南屬南康。而觀額半隸之。其存者多古迹焉。

宮觀

德化縣在城　天慶觀　在薛家坡。本唐紫極宮。開元二十年建。有太清殿。玄元皇帝像銅鑄。明皇御容侍。唐稱系出老子。故遣之。前志載書毁像鑄錢。重不可升而火作。遂逃故處。　本朝祥符三年。詔作聖祖殿。時詔諸州置天慶觀。許效州舊宮號。改江州以紫極觀額。五年改今額。天禧中。方士王中正藥金成。鑄寶牌分賜觀。有李太白感秋詩。開元間秋登蒿範總竹。四蒔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消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蘇東坡黃山谷和。道士胡洞微以劍本自號。既有道術數事。種草藥至之。見知於東坡。坡元豐七年再至。劍此古矣。其後明洞微以劍本至。遊故道和。崇寧初。山谷繼和。且序云。欲崇飾宮觀。規摹遠甚。俗緣淡薄。不能成就。及至洞微宮敘。崇成使齋由房松竹曾翠。軒窗開塞。冬溫夏清。皆應通物者也。人謂文多暮。坡公所以每至。則留連歟。三詩世稱爲三絕。又有秋聲玉芝龜鼓三軒。山谷皆賦。後

立三賢祠 題詠東坡和 寄卧虛寂堂。月明淺疎竹。泠然洗人心。欲歎不可挹。流光發詠歎。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寄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得。世道如弈棊。變化不可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山谷和 不見兩謫仙。長懷倚脩竹。行遶紫極宮。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殺。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砥柱閱頹波。不疑更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蘇李。蟹肥社醅熟。 熊今憲和 余年四十九。濯分篁城竹。悠然望匡廬。秀色良可掬。緬思二先生。風流昔所獨。紫極感秋吟。北牕和月宿。茲余還一累。樂合君龜卜。行年適相同。妙語難再復。杖屨巢庭低。陳迹猶可覆懷人秋水歎。錦歟清聽熟。 易祓和 我無遣俗韻。濫刺江城竹。惟有匡山雲。對之若可掬。秋堂風露清。宜不念爲獨。行年四十九。亦復此栖宿。二子亦有契。茲期定前卜。泛觀宇宙間。物剝蝕以復。消息固常然。天地非反覆。歸互自便言。新醬已清熟。 三軒 山谷詩。秋暮 寓居堂閒扇蕭蕭情與無情並時作。是聲皆是根塵來。更莫辛勤問南郭。 禮之 草仙庭時養嬰之深根固蒂活人命。僮僮來此阿何早。性吾深是倉學鏡。 龜鼓紫極宮中三百年。道人獨識一神屋。開軒納息星月明。時有白雲來伴宿。

易祓和 一枝自足鷦鷯巢。一居猶勝蝸牛屋。道人身外本無求。況有龜軒可棲宿。 支牀納息三百年。也勝劉郎貯金屋。問子多智亦多窮。何如蓮葉安巢宿。千歲蟾蜍猶得仙。百年栖托足延命。也須點鐵自成金。來信屢蹲能作鏡。 熊今憲 回頭四十九年非。又向宣城把一麾。蘇子北窓明月夜。謫仙紫極感秋時。來遊倘與二賢躅。欲識雕鎸五字詩。前輩風流淪落盡。何人爲種玉田芝。 開元觀 在赤土坡。本晉索真君宅。後爲招隱觀。至唐改今額。有真君井。有記在第宅額。銅鑄明皇御容。開元二十六載致。 諸鄉 太平興國宮。在聖治峯下。本唐九天使者廟。開元十九年建。初明皇以二月望夜寢元符殿。夢羽衛從空有神朱衣冠帶秉笏而下。曰。我九天使者。被帝命掌九天九地生靈罪福。欲於廬山西北置下宮。從五百年福及生靈。自有基址材植。但須功力爾。詰旦。御合元殿。以謝羣臣。無信者。俄神降殿庭。乘青龍車綠雲捧足。有金童玉女靈官五伯九江十二溪神。或從帝料神左手約之。帝命吳道子走筆寫圖。須臾不見。乃勅内侍張奉國道士張平公同江州刺史獨孤璵尋陽令觀吕倫奉詔山西北。果有天成基址。巨材數千。皆有水浪。一夕隨漲擁至。隨用隨足。或云此九江王所據作宮殿。洗之蓋浦者也。西廊架艧伏欄之上。澎湃之聲聞于地外。而不暫神光燭夜。工役忘倦。旬日告成。有夢告之者曰。楷宣丹絲廟北皆有。訪之果獲。前殿額。明皇御篆。塑像設皆内降畫本。殿壁繪真人二十有四。道子親筆。精神綿彌。骨相奇古。殿前鼎峙三閣。左景陽右朱陵。中樹三清。後殿祠北辰衆星。右廡藏室。及祀直事神。元降而宣神旨者左祀張靈官。徐鉉記。南唐名通玄府。昇元元年。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初賜觀額。景德二年重修。有周起碑。元豐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并錫御書殿榜。泥金仙衣。詔曰。運妙用於太虛。高極於九霄。遠際於八表。廼進上下傳觀廣察。是惟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爲福。然隆名徽稱厥代置而不講。甚非所以答神明之意。可進號九天採訪使者應元保運真君。庶幾導休祥。獲嘉氣。以蒙覆生靈。先是。道士陶智仙治地。得五色金紋之。有銅錢一文。曰。應元保運。及詔下。徽稱與錢文符。祠官然本以錢付勅使。愛維歸奏。且圖北之。 政和中。致王冊。維政和五年。歲次乙未六月己亥朔四日壬寅。皇帝臣某。謹百拜言曰。大道無形。固寓而張名。至神不測。卽事以表功。惟皇上帝。陰隲下民。爰命貴神。寔𫖯率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運妙用。超人群。出入有無。廻遊上下。俯觀廣察。周行而不殆。福善禍淫。應物而不藏。在昔神考。嚴恭寅畏。明德恤祀。帝用居歆。百神受職。肸蠁

丕毅肇進徽稱。誕其顯仁。利用兆於有形之始。故曰應元。錫羨降康。是衍無疆之休。故曰保運。敕書甫揚。奎璧爛然。霞衣絳幢。金碧焜燿。而典冊未備。屬在後人。肆惟菲德。紹休聖緒。惟大道是興。惟前烈是承。鋪張景鑠。刊鏤嘉玉。具舉縟禮。纘述先志。伏惟精誠所嚮。符應昭答。享茲妙册。受多福。補我有邦。億萬斯年。惟時報祀。其永無斁。 宣和七年升宮。御書宮額以賜。中使奉釋。有靈蛇護舟。水獸迎導。儀真順風。七日而達。淳祐加號妙化。每歲春秋必祭。三歲郊禮成則謝。凡兵荒之事必禱。興國軍每二月八月望本軍致祭。三年郡守降御名青詞表以爲定式。建炎元年冬。賊張遇圍江州。州人望山號呼。忽睹旌旗騎從現雲表。圍光中有真相如乘龍馬。葛日脅須臾大雪。賊不能露處。殺獲甚衆。賊遂去。守陳彥文撰謝詞云。進以淮寇猖狂。亢徒恭懷。水陸並進。欲窺據於江城。矢石交攻。將盡屠於生靈。望琳宮而請命。瞥旌旗以祈哀。感現祥氣。氣成龍馬。祥雲四合。知神騎之護持。大雪連朝。覺寇鋒之潛挫。 唐文若題。乾道改元十月。被旨將致御香。禱于九天採訪真祠。祈體事也。是歲郡歉。適和三邊精謹。明靈之應如響。領執事其敢不致。 韓敍題 吳曦遣偽將祿禧犯燮門。本路帥乘介解 竹之。二月二十四日泊萬州。客有趙津者善降神。爲介卜去就。忽

大書云吳城世受國恩敢祿借叛陷蜀左班九天使者奏其事上帝震怒
敕滅其族事不出三月介僭而誅之三月初十至忠州遣露布賊果以二
月二十九日誅介聚客祈觀驚嘆萬去興州二百餘里神之降兆賊死五
日異哉宮有閣奉御書太宗至仁宗凡三十七十四軸閣下列青龍白虎
中兩廡繪靈官五百侍詔院手門扁紫元景曜之門事見劉忠本傳宮之
明皇殿及金銅真君像皆唐遺也宮左為道院希微堂有周茂叔詩題冠明之
道院壁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已如此未頗
安在我寄語地上客屋亂竟誰催次接墨堂墨泉皆呂仙迹語在胡洞微傳
天籟堂有東坡畫壁洪芻跋東坡先生嘗作怪木惟石於天籟堂壁間有力者
負之而走矣獨留其影於琢玉坊李氏因劃之琬琰靖康元年六月癸丑椽
章洪芻書老圃堂有山谷紀遊黃庭堅自江西來會王寀朱貫道士湯居善
周隱已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子慌發東林餘
聽雨寒碧等軒留雲冷翠等閣皆名迹焉記述唐李沆廟碑云云開元
十九年八月二十有一日降旨廬山使者廟宜准五岳真君廟側抽德行道
士五人供養遣內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廟祀云云道秘靈異神幽福應三
景運轉五岳張靈其中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恍惚功惟泰寧於赫皇極昭融

亭運唐握玄珠祥在大寶蒼垠集貺紫雲宗道致享百神探圖五老乃睠崇
岳闢靈之秘三象淳精十華仙使感滿雲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真圖炳煥
章明德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庵仙儀之肅肅揮瑞彩之煌煌蟠龍宮之文
軾耀琪樹之晨光雕輝兮翼輦玉釜兮調香擷五芝於瑞峰峯八桂於飛梁
龍吟鳳翥天路長青雲衣兮白蜺裳節空歌於瑤磬緣羽旆於瓊漿賓敬兮
福穹縹渺兮神樞卑匡水之布流睨煙爐之絪色齒鶴語於千載肅鸞驂兮
一息肆河真毋拚易達碧海仙姑森羅測泰至道於三五奉休符兮萬億紀
真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　潘觀使者徵祥記　云云開元神武皇帝肩
圖馭曆出震承天陽春涵惠澤之滋玄古與匪常之頌云云建岳祠實厥瑞
駢臻置立已來靈應有五一也山達水阻運木艱難不雨不風水忽漲汀
州泛溢吹梜近山計木繞壁水便復舊江人稱異老少咸嗟其二也廟地形
勝林芳澗清野竹徼林則連崗距谷丹粉雜色判冗出崖生私訪者失路迷津緣
廟者往求必獲其三也謝土之際風雲久暗焚香有告廟之間雲收風
歇野光火色畫耀山林騰灼數時明朗如晝其四也彭蠡臻湊之處三
縣水陸皆輳時有數百人求渡云我今往廬山謁使者廟汝載我渡當酬
汝直皆錢經宿咸成紙錢其五也使者騶從刻削馭人或沉或本

忽有數艘瀉汗臨岸凡此五事前世罕聞良以聖德潛通遂使休祥洊著
云云　徐鉉張靈官記　開元中詔置九天使者廟于廬山真靈咸秩唯
由科教惠門左右圖五百靈官之像焉天祐初江西連帥南平王鍾公遣
道士沈太虛設醮於廟太虛醮罷恍然若夢見圖像之一人前揖太虛曰予
張懷武也嘗為軍將微有陰功及物帝命為靈官既寤訪懷武之名無能
知者歸以語道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邑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
許生從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蒼梧之神將是之表史也嚮
甲辰年大飢閭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馬賊即路兩軍制不
相容比至武昌寨際大戰前日將決戰業之不可懷武乃劈劍上戍樓去
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軼性命爾素何不是小忠而
相攻戮凡兩軍所以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我與汝等死兩軍為一無復
雖矣遂自刎於是士眾皆慟哭乃相與和親已及豫章無逃亡者許但據
其舊恙不知靈官之事沈君常以此語人鉉據聞新論辛酉歲尾從南章
獲謁祠宮道正重處明出沈君所述傳求潤色為識古之君子体至公緣
義昧虛心存誠事至而應道苟行矣何必在己物既濟焉何必享利故有
歸全以為孝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非清真之氣不

能衛其義非靈仙之位不足寧其神昭報動乎上影響應乎下然則天之
愛民甚矣宜爾百代高山仰之　洪芻奉安玉冊記　今上涖天下之十
六年以孝承考以道交神而神敬祖考安樂之式昭四方靡神不宗乃恭
南鎮惟應元保運真君陟降之止在帝左右若稽神考肇造鴻號而與冊
來備適追繼承其在我後之人乃命有司備禮冊命焉遣內侍省黃京奉
玉冊以至書文有皇帝名且曰謹再拜言其恭加是守土之臣與縣令祠
官既走為進惟謹厥冊刻以嘉玉貫以金縢藉以文錦外匣下承彤綵
飾光彩焜燿不可名狀雅樂之流歡呼鼓舞動色相趨既而奉安於刻殿
之閣以尊之後一年而祠吏臣芻賚來奉香火黃冠羽衣無慮二百輩進
曰主上原道德之意寅奉明神幸備闕典禮重文薪而樂石不刊無以鋪
王靈示來世非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為臣芻曰道士言是謹按錄異記唐
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也
當館我於廬山明日又降於庭命吳道子寫狀遣內供奉持其圖建祠廟
於山之陰明皇親篆殿額以賜其文曰九天使者之殿而無採訪之稱其
稽圖在也建廟之初祥異甚彰事見李沆潘觀張景陳齊俞等記故世謂
使者之號廬山之祠皆唐始也臣芻考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曰五嶽皆

有佐命之山。高岱常華以少室。武當羅浮括蒼地肺女。九河逢抱犢為佐命分治。四嶽惟衡山孤峙而無輔。於黃帝省方。南至于江。請命上帝。乃建潛霍二山為南嶽儲君。又拜青城為丈人。廬山為使者。則使者之名尚矣。真形圖雖興於中古。然歷代祖襲。未有之世。觧而成書。不可誣也。開元中。用天台司馬子微言。勑五嶽各立真君祠。其說並出於真形圖。而開元詔書青城丈人。廬山使者廟。遂道士奉香火。視五嶽真君祠。則知使者之神。蓋德鎮之高真。視融之丈輔。云云。至南唐改號通元府。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始以改元賜今名焉。

趙肯滿雲堂記　天下大官觀。為國優老待賢之地。二在江西。玉隆太平是也。其營建皆出特旨。規制時有不同。至於山川之勝。傾動古今。則廬山為盛。高人勝士以不到為恥。而太平居之。然宮庚再造。今復百年。公界私家。罔有不備。惟雲堂獨無。其所以棲待四方往來之意。識者深咎其不廣也。紹定戊子云云。更畢閣道。闢齋堂之側以宿雲來之侶。位置規畫。既經且便。雖倚遊廣覽之士亦稱善之。予以所學不入時評。被闢且二十年。不以盛暑祈寒。多在山下。忘其留滯。獨樂於斯有年。大風澄靜。四氣妥清。千峯萬壑。擁衛宮宇。樓殿隱顯於叢巒穹林之表。地發美光。上為昭回。覽之外。適內馳有憑虛馭空之興。回視塵寰。何啻三十

萬里也。棲身勝境。靈谍水淨。況乎侍斋庭之燈火。真靈不違咫尺。有得於身。則長生久視。形神俱妙。登遐太清。推以及物。則雲施稱民。秘祝景命方天之休。至於鳥引熊經。方伎吐納。不足道也矣。夫抵老子之道。大渾物之仁亦大。其用力省而見功倍。後世謏聞淺知之士。見其土苴仁義禮樂。率然多輕議之。是仁民愛物之未深。及經合道之不達者。猶龍之歎。是孔子之言。人特未易諭爾。時天下大溺也。苟能載以清淨。体乎天德。盡損文致。一尚質樸。斯民庶幾其有生也。風可以清。弊可以絕也。家給人足。大道自已。兵革可以不用也。然非有志念。可論此哉。盖嘗聞之。天下多事。則萬暴聞多異人。意者遂情雲上。騎鶴責輕王公。如圯上老。益公之流乎。此皆遂方之外者。安知公輩不有時來此堂中乎。吾今安得而見之。

題詠

瓶準　飛泉噴薄走虹蜺。遠岫峥嵘植玉圭。君有桃花鎮閑落。遊人應認武林溪。

時秀　琳碧嶠峒崎宮。九天元在一壺中。龍虎般腥精生舂。虎僅半鑿疱嘴風。徽縣玉光騰北斗。寶永金色鄉元豐。岑平基業當千禩。長仰真靈輔翊功。

張漢秀　神仙所居真福地。常遣仙官下人世。開元聖主夢潛通。九天使者何靈異。丝鞾霓旌射紫霄。風吹仙袂遙飄颻。群官再拜所共覩。至今傳聞時未遠。眼前不見異生輩。胡火俱焚餘數壁。當時壯麗為一堂。毎對荊榛頻歎息。誰人再造成奇功。巍巍寶殿尤嵯峨。我來祈禱不為己。吾身氣象并平中。

郭祥正　下馬驚瘦節。凌晨極幽賞。騰身登峯草。鐵目浮雲上。岩岩洞天路。藹藹靈氣王。古木藏春谷。飛泉落天幌。壇心彩虹貫。情脚仙飆颺。人寰杳何處。仕路險已忘。高歌樂逍遙。撫掌遺得喪。長生豈無術。靜理聊自放。嗟嗟胡為哉。放馬卜長往。

李燮　香爐峯下宅天宮。三界方知可往還。白石眼前分世路。紫雲頭上接天壇。滄淇堂隱毫芒內。憶細皆歸騎息間。但得心源到真境。凌虛驚鶴會躋攀。

傳球受　仙家樓閣靄清芬。倦客停驂日欲曛。爭得使如陶靖節。彿衣來此看孤雲。

熊本　琳訪威神御九霄。當年金殿構仙飆。祥開國蘇雖前世。福託生靈自我朝。聖主褒書光日月。清都顯號上瓊瑤。應元保運昌炎曆。億萬斯年玉燭調。餘見本傳

王十朋　此來端不為行春。欲向廬山訪隱淪。聖主如容食祠祿。願為主管太平人。

九天使者號真王。聖治峰前古道場。五百年間聖君出。太平治効過明皇。

宋德之　敗動此刹幾時還。結足應須岩洞閒。卒歲在家貧亦好。何人似我老來閑。九天使者邀歸駕。五嶽丈人分半山。巳是南回行脚了。歸休穩坐聽潺湲。

楊長孺　聖治峯前白玉壇。紫元洞裏翠環山。殿堂飛出雲煙上。院落分居水石間。

劍風驂鸞長戲劇。驂霞飲露足清閒。何時坑盡塵埃骨。挺立仙宮第一班。

王阮　月闕帆晓不可攀。迷分絳節下人間。起元立道幾千載。擇深棲神第一山。甘雨隨時豐綠野。真風與世養朱顏。山前老叟非仙骨。悵望東崖蘇篆斑。

岳珂　聖治峯前松檜寒。舊遊重此解歸鞍。看身泉石無心客。主掌雲山正顧官。老去隱居居紫府。新來雖壓壁黃冠。門來曾有劉仙洞。剩辦芳節試和看。

吳潛　採訪真人坐玉虛。世間溪善不能逃。祇今赤子干戈裏。此事還應劃斷無。

聽雨　陳邕　急雨翻九河。疾風鼓萬籟。呼童問何聲。迷聊泉一派。琳宮挾真遊。幽遠異人界。松檜森羽旄。見者下馬拜。此泉雲鄉來。下洗濁世隘。鑿空挂清冷。激石出澎湃。蜿洞奏金石。甘香當沆瀣。況當梅霖餘。倍增勢崢嶸。客從山南歸。屋耳一呀怪。三峽怒雷吼。更布銀河鏈。誰能轉此路。空恐亦堪快。夜闌悄無人。夢到嚴陵瀨。

吳潛　聽雨軒中擁衲眠。世間無味得能甜。朱陵境轉華胥國。取數今朝太不廉。

寒碧　李彭　碧澗寒侵宣。幽雲低度嶂。看來山入坐。怪底雨鳴椒。

留雲　郭祥正　留雲閒在青山半。留住白雲雲不斷。雲本無心安可留。自是人心要雲住。

何致　隱約山光到戶簾。疎竹影侵窓畫靜。幾聲啼鳥夜深。一枕寒江。

吳潛　一派霜泉漱石頭。萬竿脩竹助清幽。

閑來便覺吾忘我，身與春雲一樣浮。 冷翠 郭祥正 木陰陰兮水潺潺。冷氣逼人襟袖寒。神清似到紫玉府。月明如見金闕千垣城，為送桂花酒。此境不愿世人有，劉仙底事生嫌猜。戶開戶閉空擡頭。 長潛 千峯萬峰看仙宮，古木喬松亂草中。風雨煙雲無限景，從今不信畫圖工。

廣福觀 本漢廬君斥續鐵舊在虎溪。道士賈善翔作記：先生姓避太祖廟諱，名續，字子孝。生楚越間。師柱史老聃，洞希夷之妙。周武王時結茅南障山，實餘清修密交游。有一少年冰雕挾羽章，而風貌異常，每訪談神仙事。先生異之，延遇益厚。一日詰之曰：親於風猷有日矣，願聞姓氏及所居。少年曰：姓劉，名越，居前山之左。先生前不棄許臨，幸希垂訪。如見一石高三尺許，扣之當奉迎耳。先生至前山，果見石，如其言扣之。石忽開若雙扉。一丫髻迎先生入，見丹霞絳材，彩鳳翔翔。擭有二青衣執降節前導，臺榭身蓋，金碧掩映，珍禽奇獸，石花異木，不可名狀。劉君頂黑玉冠，朱絨劍履迎先生升堂而坐，曰：太上仰越居此，保護學仙之子，而潛贊其不逮。先生陰功幾滿，他日將居此，期不晚矣。飲以玉酒三酌，頓覺齡湯一杯。先生告別去。又顧其所，惟一石而已。周定王問柱史在昔神仙可得知乎？對曰：東嶽有長倫，南嶽有匡續，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余是也。由是累有命召，皆辭不就。至威烈王復召，聞先生已被上帝詔，白日登仙。時使指所隱空觀晴廬，因奏請以南障山為靖廬山，復以先生姓呼為廬山。先生登真之後，帝命司吳楚水旱，復以降魔印，俾統攝雍部。遇災殃神天，不忘本，君觀者罰之。乃請印行疾，令人呼為和癘先生。疫者禱之輒愈。漢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祠名山至此，問何神主之。劉歆奏匡續得道于此。帝因謚為南極大明公，而立祠虎溪上。晉末，為門僧惠遠至祠下，愛其勝絕，請太守桓伊寓言曰：昨夢先生捨祠對書，伊以為然，遂遷祠山口，而創東林寺。且塑先生像為土地神。惠遠死，其徒復以像侍遠側，而葛洪仙傳遺而不傳。廷評張景詩云：惠遠總渠憑倆夢，葛洪殊無失真仙。正謂此也。天寶初，明皇命使致齋尊為仙廟。王氏水旱，禱之皆應。南唐保大中，補國周宋再加興建。秦勝劉建莊以充齋膳。本朝移還如江州，謂祠賦二詩。遂遷像出速寺。 漢謚南極大明公，始有祠。晉以其地建東林寺。祠遷谷口。唐遣使致齋，秩為仙廟，賞封淨明真人。南唐保大中重修。本朝治平中，賜額壽聖觀。紹興末改今額。遊德祈身傳，開禧三年摩新斷字，㴑守漸設。鄉人嚴事，謂廬君司吳楚水旱疾疫之柄焉。記隸宋元符秋記。 先生德逾河上，跡高鼎里，德生三之道，隆得一之靈。司水旱則祈禳咸獲，祈晴則妙對以單功上善而無害民，于今而受殊宜乎先天合契，與物玄觀。豈徒然哉。厥後歲華歸壓，像宇傾欹，廸政莫究其靈蹤。興衰良知乎有待，不有權藝，于何羸新云云。歲在庚子，昇元之二載也。相國汝南公，功時從龍，謀明負鼎，轉中樞而權變，鄭往南服而臨九江，乃廣故基，重興厥構云云。 孫遜詩并序 惠遠記夢遷先生祠，結蓮社，佯德祐善，先生有力焉。乃有廬僧於十八賢傳，復無先生傳，書不經又命，本儒氣尊血食為土地神，塑像遠側，遠有靈安乎？敢為詩曰： 先生產茲嶽，約已三千年。玄嚴彼厥遊，紫實為上仙。至明我芝道，騎蹄導雲軒。遂公實甲子，相去甚太懸。譏遣胥不捆，四海交擇埋。獨為高尚士，選勝米林寫。緊我神仙力，助從開金田。僧中愚昧徒，經史都情然。設使先生像，侍立遠公前，遠公有明識，非理應不然。云云。 張景 惠遠使渠憑偽夢，葛洪殊略失真仙。若無靈廟名應泯，賴有神仙與姓傳。 大中祥符觀在蓮花峰。本漢仙人董奉館。唐建太乙宮。天寶初，徙遷石猪橋。南唐復建太乙真人殿。保大十二年，本朝錫今額。宣和二年，詔封昇元真君。熊□殿閣至敖所皆鮮禁敵還運古時一之風，至崇前世清於之士，重異人思真念道尊奉救裳，細澄廉靜之中，廸舉乾圖之外，名賓仙籙，已參紫闕之遊。祠有遺靈，福福壽陽之最。有嘉顯，通用漁歡，稱肆嶽聚貫之書。庸示欽揚之意，可特封昇元真君。修觀宇，敕詞臣王易簡作記。觀有丹井、杏軒、傳實堂，踪來為酒，罷畜倚歸，真像南唐時塑，陳齊前廬山記，載象鼎然，過者敬而不敢慢。 輿地紀勝：太乙祥符觀在德化縣南二十五里，即董奉種杏林之處，董奉上昇之所。唐天寶初為置太乙宮。祥符中改今名。沼中有遊魚，元為畜卵記述。 倪少通啟碑銘 云云。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太乙之祖氣，太一大謂之天。經云：象帝之先。謂元之首也。廬山真人殿者，按仙傳即太乙真人隱化之所治，遂虎溪福地，接詠真洞天。上應仙曹，下通陰府，真人逐代降世。讖本晉初，爭靈開川，寓姓董氏，託跡混時，行仁布惠，治士愛於走趾。秋居女於崇桑，種杏撫民，蘇茵降雨，以晉永嘉元年三月十五日蒙上帝錫命曰：太乙真人，廬居凡世，功滿三千，可任碧虛上監，仍掌吳楚人民生死罪福之籍。旌幢羽駕，竟望天門，隱隱而上。即知聖人遁世，憐眼何遷。千載累功，一朝現化，豈乎風遺今古，事改代遷，道隱時危，民罵淳散。臣唐天寶初，制下重加修，復廣經兵火，山口率里，頹徙畢祠，少通章懇名山，訪搜聖境。然然憤志，嘗續真風，適遇轄王，感有餘之佛，助無盤之緣。令上探大十一載，遣北荒使董源，大建仙宮，首尾四稔，琢是渠緣，紅黯，唐甚夙興，風

拄金鐸。巖洞響清，日映朱欄，松筠影翠，漆注方池，擁蒼琴高之虹雲繡疊瑚
置界索靖之見霞分紅杏之原，光射碧逕之項。云云。銘曰：至貴永判，大道
變昇太乙，將兆萬化。俱興為而不恃，得而不矜。日用匪測，混然常澄，無象
有象，非真是真。道跡設教，德乃通神。功動幽璞，儲患生人。聖息不泯，等胡
長春。江、蔚觀閣，高仙泥塵。丹生寶藏，藥培秘寶。道居碧淵，流香發宸。威千
聖德，像化成新。盆水城南，琢真天地。晃晃真君，巍巍聖德。道合昌時，靈扶
曆國。自晉流唐，玄功顯則。日月輪明，人生萬褐，山無改遷。化有更變，杏壇
仙壇。香歆寶殿，實謂瀛洲，飛來歡西。山嶺平原，青臺秀麗。甘露凝松，祥雲
進砌。天上何殊，人間奚媲。化契玄風，千百萬歲。　王易簡重修觀記　宣
和二年二月，上以廬山大中祥符觀道士習欽一奏，陳靈真人遺跡，乞賜
加號。吉下道號昇元真君。又以道士王安静，出己力耕田五頃以增歲粮
有旨錫其徐賦。云云。七年三月臣奉事殿中，具陳真遊，詔命臣為之記。臣
謹按，真君晉初卜居廬山，功成仙去。人目其地為杏林。唐天寶元年，始建
祠宇。設經兵火，遺構于石橋塘。偽唐時復得故基，相太乙真人殿，即今體。
是也。厥月既老，土十稚地，安靜營求，錙銖積累，歲月經始，於元豐，建立於
崇寧，為大殿四，棋以兩軒，重門外列，層壇巍巍，修廊翼翼，塑繪諸仙六十
餘。氣龍洞下，羅絳以橋虹，松韻溪聲，騰空合響，宮殿隱然，真神仙宅也。真
君以丹符濟世，屠蛟伐魅，破獄起死，呼吸太和，蕩滌故氣，救人益廣，乃謝
食帛之饋，約植杏為報，適十數年，爛滿山谷。欲取者聽以穀易，積棲庾積
數以周達道。計其在世二百餘年，而容貌如三十許人。宣人觀而天者乎。
晉永嘉元年，升舉。云云。今丹井猶存，汲以懸日，金華燦然，吾隱之今新疾
禱皆響如在。是豈知至人棄功與名，神遊太虛，而不可以迹求邪。下民像
之，徒仰其高山淵之靈，生氣日茂，物無疵癘，而年穀熟豐，臣宣和癸卯季
冬，一夕夢到山間溪泉中露盤石，因濯足石上，仰視飛橋層閣，羽人來往
其間。翌日有士廬山來，具言安靜經營之難，始悟前夢相與冥其事。臣山
中人也，夢境宛然，且感碧虛之陰功，澤一方而活民命，故悉書之。

題詠　杜甫　王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
尚與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
何日許門徒。　張景　武陵空説有桃源，誤殺劉郎不得仙。爭似遼花峯
下客，載成紅杏上青天。　又　一桃松風睡醒，拂衣孤坐遶空庭。清霜
滿桃光淨月，碧漢涵秋冷泛星。疊嶂森陰凝氣象，重林香霧鬱晴靈。伴吟
仍更添詩景，歷歷猿聲度遠青。　余崇龜　舊聞太乙宮中杏，便佀玄都

觀象機。古往今來共陳迹，空餘松檜纂風號。　周堂仙引　琳宮密鎖劍
元客，鮮鍾一奏天琴寂，斗柄西回夜已央。金虬冷盡銅龍滴，沖融華露泣
餘清。積淡林煙飲層碧，凝望瑤池鶴來歸，散漫香風入纂額，須史西北彩
雲生。星官旅拜瑤壇側，瑞光千匝射瑤臺，咏幹涵空生五色。玉童前引麒
麟兒，寶幢歆開天花飛。稍香出没五雲半，龍帝玉輅相追隨。玎璫環珮雜仙
樂，妙響舉聽不可聞。縹渺聲音乍有無，倏然神景飛天衢。　王灝　遶想
蒼崖幾萬重，何如觀到寶遶峯。金盆平野雲初合，灌濯陰崖雪已封。梅弄
跡花明老眼，杏高仙種閉芳容。藥宮峰鬧山深處，聲咽霜林聞古鍾。　僧
祖可　入山三十里，宮殿屹深幽。草樹得春晚，山川長帶秋。諸峯羅戶牖
凡席巖光淨，羽人動我來，容與毒龍湫。風霓有時作，中宵彈一血，靈仙神
遺跡，細想媚猾利。奄忽萬里外，婷婷觀九州。種杏不知數，于今寧有不人
仙古木悴，鶴去夜猿愁。卿佛溪邊石，心朝懷丹遊。　壽聖觀在盆濱，利數

景星觀。舊在南門。

德安縣附郭　靈真觀。舊在縣北。本唐採訪道院，偽吳徙縣西南，順義
四年道士李元微，德本朝祥符五年改今額。　諸郷　洞霄觀。舊在湧
泉洞，吳葛仙翁玄修煉處。初置三清道院，赤烏二年置，玄漢人，按晉書葛
洪傳，稱從祖玄學道，漢末得仙，道號既為吳置，則實玄也。又瑞昌唐三清觀
碑，稱大中之代，葛玄煉丹於湧泉，則為玄審矣。晁氏因方輿記，載湧泉則
有葛洪山，遂疑為洪，非也。洪亦經此耳。宋桂陽王休範改建湧泉觀。元徽
元年，唐貞觀中徙洞南，去觀三里，初為梅氏居，族指日紫占者謂有王氣
故妻徙觀壓之。　本朝祥符賜今額。有仙翁葉經符見本傳，　元陽觀
在嵬崙山，仙人王喬所隱。山與瑞昌王喬洞接境，有拜星壇，建炎四年，初
置道院。道士周養正，建嘉泰四年移元陽舊額賁之。有記，嵬崙山在德安
縣西北，昔仙人王喬朝斗石在焉。歲在靖康，法師王淳民始築室，其徒相
繼經營，殿堂廊廡畢備，獨三門未周。今姚僅捐俸成之，迄今七十餘年，請
于令曰，縣有故元陽觀額，久廢，願移以名，令君欣然從之，自書六大字，碑
刻而榜諸門。云云。

瑞昌縣附郭　昇龍觀。舊在盆水瀆，本晉置龍祠，有來增晉嘗有龍昇
本朝嘉祐八年，從縣南舊觀，落江晉仙人施岑故宅，倪少遊玉清觀記，有
云，唆孫赤烏，有施君住宅之址，是也。止稱城南道院，有仙井，嘗有神龜出
沒。嘉定十四年，徙舊額，今戴若水聞于所中部，得俟，有採訪真武等殿，常
有池，隱見於楮爐烈焰中，與井龜會。　紫陽觀。舊在縣南，蓄成塗，唐紫

陽真人飛昇之地。本朝賜額久廢，今在縣北通真橋北，亦晉施君刺隱也。
本通真橋亭。邑人望祀廬山林坊刺登之亭，傳地乃施君刺棄，後入于民，
數見光怪，欲歸之淨照置藏室。嘉定十四年，從額來貴戴若冰請。記述
趙汝馭記。　云云觀本邑人奉林坊真君之所，紹興間增飾祠，仍號永豐
道院。單游祈禱，答焉如響。餘宇門廡、經藏鐘閣，靡不備具，其闕典者，惟賜
額耳。羽士恐人之議其後也。邑之南有蒼城山，昔虞紫陽真人飛昇之地，本
朝賜額紫陽，廢於兵火，繼為元次山祠堂，而故額猶在。乃列告于縣，縣達
之州，州申于部，得請，即紫陽觀易永豐額，新額舊名互存，通稱道派合歸。
強汝馭記　遠上古聖人扶世立教，未嘗不本諸天，使世撲散而民不淳。上
天福善禍淫之理，嘗顯示以警頑疲。凡清靜精橫，歸心至道，功行周足，白
日昇舉，天之誘人亦昭昭矣。名山靈洞，在在有之，是將奮勵將來。因名紫
霄紫陽之跡，可使之於泯沒耶？今移其名以名觀，其觀常住，其名常存，此
亦天之意歟。　林特英戴記　大江而西，名山靈秘多萃，獨匡廬閒為冠
蓋。自九天採訪真君宮于山北，名於天下，是其寅奉重及欺載，垂靈效祐。
江人尤歌儛之，歆嚮之深，久未有端昌若者。縣北望仙橋舊有亭，邑人望
而禱焉，然無高棟巨梁、壯庭宏宇以肅威儀，觀者陋之。紹興辛酉，邑大夫

劉伯英嘗訪耆老，距亭百步得施真君舊隱，常現靈光，民莫敢屋。雖以警
建道院，咸廣耀帷帳，遂披荆棘，疏封求木石，充大廈宇，取致里永豐道院
名之。未不驚遠，不陂岸而遠絶山光，暎延野綠，雖猶閒閒然林巒蓋天
鍾秀於是。正以宣昭明靈光，特經藏成久循閟淨然。乙巳，長是觀昔與其
徒叶謀，即採訪殿石下基，告吉人男超之。已則有屹其崇，有巍其嚴，環函
祕典，充棚儲藏。天宮光燦，繫楯布列，幢蓋鐘鼓具焉。有詩楙答云云。嘉泰
壬戌，告命褒封白龍湫神，並令洪德登奎軸于藏，以修崇賜詩爾之司，承
豐專隸焉。或曰：道滿大洲，傍礴周流，運而為藏，怡以蹄求于昔之曰天運
元氣，浩無端倪，而日月星辰之權顯然循行不停也。道本無名，以道名藏，
道即非藏；以藏觀道，藏無非道。昔人假以誘被醫善者，亦轉動人心之一
機也。胡藏非道，猶指日月星辰之運而曰非元氣轉乎。　玉清廣福觀
在蘇山，漢蘇蔔二仙經行之地。蘇耽親山以之名。碑云：既昇辰於郴，衆仙
迎往元辰。元辰，廬山福地也。蔔得玄化，又稱玄壇母，於湯泉營故，此湯泉
德豐洞名。　吳置梁修之。碑云：自吳及梁相續重興，唐末再建，本名玉清。
碑稱大梁甲戌歲，謝恩志謂為南唐，蓋見碑中云今聖后紹嗣仙枝，圖都
清晏故也。予按南唐無甲戌歲，朱梁乾化四年當在甲戌，時江宗仍稱唐

天祐四年，猶吳亦祖唐正朔。碑所為紹嗣仙枝者，莊宗也；圖都清晏者，猶
吳也。本朝隆興間賜額廣福，故合稱焉。紹興間建藏室。記述說少遊觀
碑　玉清觀者，法玉清聖境而名。自吳及梁相續重興。漢文帝之裸蘇真
人耽，自郴陽上昇，衆仙迎往元辰，嘗遊斯地。吳太帝之代，蔔仙翁玄嶽句
容史遺嫌母於湯泉，亦經於此，不獨實錄，其在仙書左右靈蹟，古今不泯。
赤松山畔，曾聞叱石之羊；王喬嶺前，昔見飛鳬之履。郴郎白鶴有傳，翁得
道之岩，境接赤烏，即施君住宅之地，社連金淵洞邊，玉華草木長春，煙雲
淘秀，黃精遍野，白水盈川。云云監臨揚玄德門人王太清，心嘗弟載，冀欲
為廬山晚良材，地里貞礎，林麓餘丁丁之響。唐際觀既訖之功，法天上之
皇都，廓凡間之紫府。云云銘曰：觀本無名，古仙像成，會朝金闕，遠治玉清。
寶殿神珠，釋衆送迎，玄功福蔭，普壽函生。玉清聖化，接隱名賢，騎被莫信。
祥被良緣，福流曠劫，功建幽玄，解釋羅鄧，神登九天，樓村之鄉，郡有神隱。
其道不宰，載之無窮，洞簪蘭蔔，林蕭鸞凰，來鳩鵲祥，福資聖唐，御觀洞府。
靈路將有蕩滌紛紛，貴崇禄壽，太清太虛，建功不朽，石載碑垂，天長地久。
劉師文載記　邑西三十里有觀曰玉清，世傳神仙蘇耽嘗經行於
此，故名蘇山。殿宇依山，象象幽雅，茂林脩竹，清泉白石，儼然為一真境。歲

時雨暘，禱祈響應。道士因人心之嚮信，遂即兩廡規建藏殿。凡道家之書，
旁搜遠致，將求大備。經始於紹興甲寅，落成於慶元戊午。陳宇輩飛金碧，
煥爛張而集，其獨比精差，其用功亦勤矣。夫藏所以藏也，本華集真典，為
裝嚴建設之所自。靈寶書以飛天法輪為普度之門，世俗遂為轉藏周匝，
與轉誦一遍同功。是一斡旋運動之頃，即有轉禍為福之益，所謂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者歟。是已其果然乎？大抵老釋以幻化誘勸為主，真獨藏經
云。　元叔觀　在蘇山，本梁沖陽觀，晉道三年邵陵王綸建。山有鶴吹，名
沖陽。唐重建，垂拱間觀殿，開元中道士蘇晨遇再建，晨道蘇氏之後，其族
以所記蘇氏譜謀刺為觀記。本朝淳化初修，有康載記。　夫道在二儀先，
故尊；人為萬物首，故貴。天生者動而有於地，生者植而有邊，惟人體道先
後天地者與。沖陽觀者，梁邵陵王綸所建也。昔遊中嶽，以內學親覽鸞鳳，
斯邑地枕九江，峯積五老，登王喬駕羽之山，履赤松食芝之壤，必欲經畢
可棲，長生可圖，故乃選崇巢石地，赤烏舊壤，害蒸其山，綠淨其水，絶俗間
塵，真仙之宅也。爰命良工，遂興大廈，隅像章之祀，棒窮崑崙之璆琳。虹
梁横虛，鶯九達漢，鑄閒飛鸞，若閒光移人閒，道侶棲息，率心仰止。茲山有
禽，朱頂雪毛，背坎翔禹，故目觀曰沖陽也。增飭經始緣原，是哭雷室渠棟

巨材。作漢池之。灰玄都雜部成秦坑之燼。廟貌央止。玄侶無依。空山寂兮
長檐蘇。白日輪兮銷炎月。自我撫至開元。有道士蘇晏道者。冀壤金珠。禄
楷榮禄安。此泉石鑒已。衷豪命匠。不日觀宇如初。嗚呼。唐祚已亡。中原播裂。民
不聊生。何遑崇道。麿謚盍於壇墠荒涼。我皇宋不隳開元之盛。今監觀宋
將真。高齊甚道之前。於後甚壯。告厥成功。託以好辭。刊示來者。敢予不多
讓。 通泉觀 舊在白龍泉下。今在王華洞南。即王華道院也。唐咸通中
建矣。中使額。京鍾再建。使額有林時英記。 廬嶽名甲天下。凡異勝之山
多勝概。又附以發奇勝。唯瑞昌之玉華特異焉。唐咸通間。有緇流幽尋。見
清流湍駛如雷。斯彝紅光晶熒如火。斯揮用獲石甕一。及五銖錢七百。皆
漢物也。九江守李璋喇其勝。以獻于朝。玉華閒靈賁昉于此。歲久弗飭。蔚
其蕪蔑。建炎中。黃冠程世趙始列於劉羿以處其徒。許師妙有志壬
廣會丞相京公鏜軍是邑。登探覽臨而勢。擇方命卜基于中峯之麓。鳩工
飭材。奐高增早建。九天媒訪之殿。面金闕。冢陽之閒。橋兩翼而遷焉。又以
兩廊。維進其堂曾。曾其軒有靜默澗。庵。廟吾真也。有霞隱雲窩。來賓備也。
曰清瑤蒼璞者。實當其清。曰玄圃樓鶴。群仙其遊。若此類者十餘。所功諸
既載。金碧絢爛。山益水偃。緣為精客。史君王澱嘉之。曰距玉華十里。有通

泉舊額。置於此以雄無窮。且洞水泚用。雖旱不竭。通泉正為洞設。洞有
石門。行數十武。始及則窅然而深。呀然而豁。綿闊包洞。邃無垠涯。然若陰
石。瑩者雲臺。端者積榻。圓者臥鼓。垮者飛橋。或虬蟠怒蹴。或鶩鶴翔舞。或
壓斷華蓋。或蒻纓幡幢。嘗有燃炬而入者。見石鍾石鼎錯布互列。一回酌
嘆。沙磧奐延。間過早暵。禱雨輒應。蓋宮真仙而宅神龍。非人境也。云云。望
鶴之仙跡。煉丹之靈井。宛然如舊。云云。許志行高潔。嘗謂洞遇仙。啗以石
米。由是不睡。丈食者二十年。驅魔攻疾。靈應響答。方役之興。人皆樂輸。昀
影苦骨閱六十寒暑。而後迄事。王洞微觀稱師傳。用能裨舊益新。悉整而
備。謂記於余。余既然思之。昔朱丞相倬未遇。夢至玉華宮。二青衣童肅之
入。問真人安在。對曰。真人朱姓。出應世矣。覺而自負。後果位纔衛道。即里
第。翻玉華道院。然則京公之眷眷於此。得非亦真人之後身乎。云云。冠霞
弁之友。業嗣玉琳之陸離。排煙霧往來無娛於蒼崖翠壁間。直與出而
濟時。如二相之用心者。余何足以見之。 又道流作洞記。 古之洞天三
增而十之外。此又三十六焉。玉華洞。未有所稽也。王子言拾遺記云。鳳州
豹林之玉華。則李真多主之。復州傳川之玉華。則王太極主之。又張平叔
仙遊記。而翻州將樂玉華洞。陳白元主之。江州瑞昌王華洞。黃紫華主之

實今洞天也。洞之石。有蓮花華蓋。鈌鱗枇搞鐘鼓。鼎龕。楊櫈。人物之象。皆
神剜鬼劃。有石門入。則碧泉流玉。翠瞭對舟。石峰圓大而方。奇畫晦而光
燦。深不知其幾何。舍有潭。潭龍有池。潛魚。人或見其沙磧擁龜。玉田巢鶴
者。黃紫華真人。於洞橋側侍鶴。久之。今仙跡存焉。云云 洞宮之前。東有風
馬嶺。西有黃龍山。北有望仙橋。南有白龍泉。信非凡陋之地。斯為仙蛻之
都。襟帶康廬。固使潛蛇其與南嶽瓊瓜之所。謂玉華者有閒矣。或者曰。天
星上映。地水下流。五岳只一山。四海只一水。然則四玉華或一洞。洞之戶
有東西南北。歟仙經有東華西華南華北華。當如是。則侍川位其南。豹林
位其西。將樂位其東。瑞昌位其北。皆同一玉華也。玉華散景。人亦如之。洞
晉所洞。則玉華其在人之身也夫。 飛鷂觀 在王喬山。本王仙觀。宣和
七年。賜建炎改今額。邑人周之新、保聚鄉井。建熙樓延有績華新財助道
家嘉獎。因改賜觀額。 崇真觀 在王喬山太平興國七年置。
湖口縣 諸鄉 沖真觀 在小黃山南。本晉陶靖節書堂。渠之棲雲觀
也。大同中。刺史王茂建。 本朝祥符中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有曾孝蘊
記。 棲雲觀者。晉靖節先生書堂也。先生見其山水幽奇。林巒蕭爽。云云
遂捨為道宮。至梁大同中。刺史王茂始推輪而立之。數百年間。或雖與大

或因境勝。或待人而興。或失人而廢。物不終否。泰之在人。景德中。真皇有
宥。道教勃興。道士張用明方謀營構。祥符中。諸載思欲遂師志。曼構堂殿
翼之兩廊。華以丹臒。王日宣繼之。思廣其居。於是市豫章之材。擇方中之
候。殿齊斲功。爲婁尋繩。若正堂。積堂。若三門兩廊。若鍾閣。道堂。獻殿。石增
石壇。石橋。費緡七十餘萬。經始於慶曆八年秋。底績於至和二年冬。腔宇
深沉。畧嚐虛敞。彩繪畫拱。金碧相鮮。誠可為一方植福之地。日宣乃文以
誌始末。 後建炎 有洪侯記。 招隱觀 舊在郡城。即開元舊額。乾道七年
徙額于中興道院。在上城山。 王壺觀 在走馬嶺。嘉泰三年。徙額於彭
澤。以貴之。道士李若虛、維弟俊徽、伯石古觀。鄉民啟求徙額。有石刻郡帖
據。湖口道士劉肥狀云云。照得尋陽志。彭澤有玉壺洞觀。係敕額。石存於
彼。而跡寓於此。至今未曾移徙。況湖口為縣。實自彭澤分割。如五柳鄉隸
湖口。實皆靖節舊治。若將彭澤玉壺洞觀。權填湖口古觀為額。理亦順便
彭澤縣 諸鄉 修真觀 在修山。即龍山。本梁修山觀。真人尉文光煉
所。文光。梁大同元年入山。有傳。唐天授中。狄仁傑施田。捐俸五十萬。置田
十二頃。今自為莊。有松壇石室丹竈之跡。又有唐高宗像。仁傑所奉也。張
宗閔狄梁公碑云。父老傳公初至邑。謁武后雌章。唐為周。李氏社稷。豈不

可俟唐宋崩嗣。豈不允正。乃塑高宗像于修真觀。望其擁而拜焉。今失其
迹矣。唐末有得藥鼎藥合者。遂建文光祠。巴字宋寰。發地得鼎。有所感悟
因建此以陶狄二賢配。治平二年改賜今額。有徐鉉記。王文公張于湖詩。
記跡。鉉觀記不全。梁大同間。句曲道士尉文光。靈狀風威。陰功將滿。遐
擇勝地。以仮妙門。書來此山。盖屢至教。制度無缺。綠蘿再光。越六年。君白日登
昇。事已成跡。人民來改。遐叙再還。覽衣制。珠鶴見如故。就焉之地。甘棠永
存。故至今稱尉焉地焉。山中井竈松壇石室。儼然奇跡云云。唐有宋襃來
爲邑宰。孫地得藥鼎合。因建尉真人堂于東序。設像以奉。寶祠秋満還鄉
遂入麻姑山爲道士云。　宋襃三賢贊　大道混成。修之乃真。必有勝景
以居異人。南楚之城。玄風所繇。邂我修山。陶令高名。尉師仙鄉。狄公元臣。
嬌嬌三賢。千祀齊聲。　王文公詩　地惟吳越舊提封。古縣依然寂寞中。野
去只聞陶靖節。論奇曾是狄梁公。千唯樹石寒煙白。一片江山夕照紅。盡
日登臨誰間我。斷雲幽鳥自西東。　張于湖　五月間修道。今日一百里。
纂役彭澤縣。愧此邑中士。古觀宦路傍。借榻客少休。高林度清風。似爲客
子拂襟。向道士乞我五斗米。聊當飯吾僕。明日還早起。　玉壺洞觀舊
在玉壺洞。今額徙湖口。　論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域內山川。故五

帝太乙日月靈星等祠。非郡邑通祀。聖朝勤恤民隱。惟有呼天而籲帝者
故曰宮曰觀。官民通得祈禱。而皆限以敕額焉。

寺院

廬山塔廟昉於晉。增於唐。而尤盛於南唐。泉石之奇。地氣之聚者。靡不據
而有之。其來非一日矣。
德化縣　在城　能仁禪寺。　元在州南。本南唐承天寺。有故佛殿。乾德
元年。偽唐軍帥何氏建。當斷下江城。一城皆焚。獨殿以軍帥所建得一燬。
本朝皇祐五年修。熙寧中改三門。元祐中塑佛像。政和七年改今額。有郭
祥正記及贊。紹興中建塔。有洪邁記。　記述寺中之修佛殿記。　尋陽郡
有寺曰承天。當李氏守江南。軍帥何氏捐財以成。後王師拔城。民廬焚燬。
而寺之棟宇獨完。嗟乎。同衆人之樂。而不同衆人之憂。宜釋子燕游於四
民之間。明良材以衆塔廟。舟師一勝。群工畢集。承天之殿。當始搆之時。甚
極華麗。歲月積久。風雨剝其棟楹。僧守揖拘不暇於今。則推圮可待。遂集
衆財而新之。以皇祐辛卯歲革工。明年八月告成。像觀嚴肅。金碧煥然。四
網峻增。戚因以石。以廬阜之梵刹相倚。而殿宇無能比其壯者。今禪律所
聚。必因其修為已事。其間或以了悟之旨更其徒。或以經營之工力其數

是皆佛學之所歸信者。若守揖之為。可謂力其教矣。云云　郭祥正佛像
贊。　予嘗爲承天禪院三門記。十四年。僧正言訪予。復以重塑佛像之績
求文於予。予爲次序其事云。承天之殿。始建於江南李氏有國之日。雖兵
火不爲之焚燬。逮今百三十餘年。完而弗壞也。惟像塑卑陋弗稱。言有志新
之。募郡大姓張廷獨出錢緡塑二十有九軀。方拆舊塑。得姓名於腹中。乃
郡人張知顯所施。衆曰。豈是福之祖禰耶。贊曰。一切建立。具諸相好。端
嚴惟我佛。三十二相。既圓滿恆河沙數。悉周遍。菩薩羅漢並從衛。威佛威
光成自見。寶蓮花座竟法界。師子象王各孝乳。不可思議。大信者知。彌延
楊同名修。布施無盡報無盡。風劫今生成妙果。惟彼上人號正言。往在佛
會承佛記。我今恭敬陳贊歎。如是決定皆作佛。　洪邁塔記　佛書言。昔
鐵輪王。當佛滅度後。召役鬼神。用一晝夜間造八萬四千塔。世所指明州
阿育山者其一也。一切有為之法。莫大於此。為靈群仙。空乘遊行。隱隱下
視。必肅然瞻避作禮云云。厥今通都大邑。名山勝地。錯落號為之纍然華
嶝。梵唄徹曉。尋陽郡能仁寺。故有木塔。其傳八百年。勢且就仆。淳熙戊申
歲。一野僧從天台來。布袍菲屨。侲侲如狂。笑歌諧謔。涉歷屢有。童兒侮且
呈。拍手遶佛。莫知其食息所由。能仁之衆以為異人。潛相謂曰。是夢晉塔

當興。其在斯人歟。邀之以歸。乃定計徹塔。掘地得石函。中藏水精窣堵波
貯如來舍利。函上鐫十大字。云某年造塔。僧法隆記。比上人者。實名道隆。
由是共證為後身不疑。隆慧智淡然。頗為已任。遠近赴者。肩摩袂接。珍材
金錢。蠭集鬼輸。不假募勻。踵門如雲。皆若陰靈異物。勞營勸倡。未五年而
僝功。隆飛錫鄱陽。一見予。聊乞文以記。隆居身無町畦。視若善萬不羈。故
處處目為風和尚。風之為言狂也。予曰。此其人不狂。呼我井而謂之牛。正
亦驟然不肯領吾。有間焉。阿育王以一晝夜頃幻八萬四千區。今樹揭五
寺。僅就其一。神通彰施。一何不相逮也。云云　抑聞上善緣。愿靈畢既。昔
佉吒與僧悟有會陵之長干夜取寺刹。往之入雲嶽山於潯。有力者夜半
負之而走。奈何隆何以善後。　景德禪寺　律改為禪。舊在舊城坡。唐置。光化三
年。本朝景德中賜額。設壇以授僧戒。有曾南豐記。建炎後。與報恩易地。今
在天寧坡。紹興末重修。趙不拙記。　記述。南豐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
於熙寧九年某月。成於十年某月。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偉與。主而成
之。出於寺僧智遷。壇成。是歲間天下節度僧若千人於景德寺屋壤殿。皆
還覩然以經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鍾樓與戒
壇。為屋若干區。費錢二十餘萬。智遷食淡衣薨。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

人。惟資治其寺。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德力益有餘也。

千嘉其志。狀爲之書云。 趙不拙記 佛法自近年衰。其徒弃本逐末。弃

走士大夫門。求請射利。甘爲隸不自愧。方在稠人中。即謀出世。既傳志

不復辯道汲汲然。營己私。即衆中可爲巨刹地。則神馬尻輿。已坐馳於四

方萬里之外矣。故寵公寄客。分占其中。雅牛實漿。喧雜城市。主之者。利盃

盼口腹。間爾曹日樣宇頹毀。丹滅蕩矣。鞠爲茂草。實避納子。過門笑。不

忍顧。是所以勵也。上景德禪寺古爲律居。雖建炎厄燼。紹興唐中僧崇尚

始編茅數楹。不能蔽風雨。經界益賦。田疇荒萊。僧童一二人。糊口不給。日

歛飯五於市。鐵鑊無悖。見者悲之。基址四至。不可稽考。半爲營寨。有力者

攘據。人謂廢不起矣。丁丑年。闢爲十方。又二年。太守王公。移請景總古石

刹。思得佳士住持。聞東林第一座法演有道。服錫之。演曰。吾與王史君無

甚緣。法既熟。不可不成其志。自入院。窮日夜。究蠹蝕之源。取田於冒占。質

種以闢耕。不五年。建三門佛屋。寢廬方丈。御書閣。塑佛菩薩羅漢像。種種莊

嚴之妙。日用魚螺。鐃鼓鍾磬之編。皆具然後。訓其徒。以無生法忍。大江以

南。禪林之秀。皆歸之云云。非特以其能興造爲可書也。於是爲記。

陳阜藏記 江州禪寺三。惟景德荒涼。主僧請於徹利以寺地。賦民廊廡

懇款。閒關鐵過無藏室。以結信士緣。阜得哥僧祖照而勸之。照果如人意

一日勇闢藉來請。請從舊地建藏。毅余然其請。因捐俸助鳩工。仍施藏經

全部云云。 報恩光孝禪寺 舊在天寧坡。本名崇寧萬壽。崇寧三年置。

爲天寧節祝聖置。政和改天寧。紹興七年敕改報恩廣孝。專仰追薦徽廟

遂與景德寺兩易其址。今在舊城坡。十二年改光孝。避太宗徽稱。淳熙中。

建輪藏。慶元初重建佛殿。蓋郡之國忌行香所也 記述。趙伯馭藏記

凡天下人爲善志立者。事成心則者天相云云。雖辦道亦可況世俗事哉

比丘普欽主九江報恩禪席。周視佛堂。喟然嘆曰。是刹所以嚴崇爲今界

如此。則吾徒散。梵誦凝音火淪者將起之。乃與長廊。乃治僧屋。乃首三門。

乃營香積百爲具舉。天宮寶藏。莊嚴佛土。不殊於衆。既然有志。願必則成。

鳩材鳴工。度地爲刹。上浮諸天。下現大海。中轉秘文。掌列天樂。鎮以金仙。

翊以威神。衛以神龍。工役方半。群魔競起。欲推愈甚。辦愈堅。竟至圓成。若

有陰相。余獨斷以一言曰。刪役始於淳熙元年八月。成於次年四月。意可

皆遠遠也矣。 陳謙重建藏記 余讀曾南豐江州景德寺藏堂記。言僧

智遷經營二十年而後成。紹興初。余適守九江。訪所謂景德寺者。其人曰

兵燼之餘。不復舊矣。中間光孝景德二寺。合辭請于郡。兩易其址。昔之景

德。則今之光孝是也。景德易處城北。至閬遠。草營 蝕其地。而光

孝據城中。夾爲兆益之會賂。 爲易集。歲月著嚴累。漸就荒廡。僅

佛殿以事 究 致其廢興之故。景德由遷至于今。纔百二三十年

間。兆興屋又且變。復漢然。則上本崇修之功。其不足恃明。而其徒捨以

張大佛法。必求轉續爲城。起現於滅。以有爲之。亦顧無爲之數。不計大違

窮晝夜之力爲之。本上也。且佛是外形骸。忘生死。積苦空。本少取壞色食

必取弃餘。賤茅傾朽。蓋其移形木質。不知世間觀具事爲何物。其自爲且

如此。至其闡狡歎誘。乃以其境界殊勝妙麗者。反復示現。含他遂務。也實

百珠備極。佛法之富貴以動蕩愚夫愚婦之心。目與其所自爲者何如哉

豈以上故宏器世不常有。總總而生。衆質皆躍。欲深而識淺。步從觀慕攢

歎。以與起其善念歟。則既衆而備。既備而兵盜焚滌之。人有如還者出則

今之主僧法光是也。光立於紛爭之餘。翕然以起廢爲勝福。有田民劉氏

者。容捐巨萬。婚爲之倡。聞者響合。倉廩旋衍。未幾佛殿之本究者畢然矣。

以其餘力門次崎廡堂屋寮院。悉增而新之。光以書來。備紀其狀。命行天

下。名山秀麗。梵宮淨宇。九雅什侯王居。方病夫耗蠹民生。蹄趙王制而光

之言曰。於我法中苟得一人成道。雖塌天地之塵。不以爲泰。予以爲泰乎。

若歲月之不可恃。轉徙受滅之不可常。世界盡然。何獨茲寺。余觀其功於

秩秩若是。勤其式。閔其志。書其事俾刻之。 寶覺廣福院 在都統司左

本梁百花亭舊址。唐初置壽聖院。大和二年。有梁元帝朱超道陰鏗三詩

崇寧初黃度堅書刻石。言貴僧宗素見臺觀本除今地入都統司。紹興三

十二年改今額。乾道初重修。 記文 重修記 江城南有梵刹曰寶覺。

故梁百花亭基。纂刻尚存。至本朝治平初名壽聖。中經兵火。僧法真弊形

勞思。髒拾殘弃。而整齊之。迨至寶從瞞城修援。推懼弗及。今寺之殿藏

相宇。赤白炫燿。皆前日之頹垣斷壁也。今寺之堂覺。來甚拱捐積。直皆前

日之荒蕪對莫也。修廊周遍。長廈接連。寮室廚庫。無不如意。晨鐘夕梵。禪

牀璧嚴云云。吾嘗遊焉。升高遠眺。見廣廈叢林。森聳乎湖浩漢。十頃

一碧。寺後修竹挺立。叢錯交互。至者莫不神爽清澈。覺與日月相映。蕩乎

太空。脩世界如毫髮。研吾心未始駭佶。佛之功大矣。而從乃今知之。佐老

矣。優遊養默。返照內想。心運目動。無所擬滯。吾將有請於從。 萬安院。在

仁寺左。本唐龍安寺。大和六年。治平二年改。 福嚴尼寺。在十字街。唐置

天復二年。有鐵佛 廢額 歸宗下。天求烏二年置。 寶嚴下。唐大曆二

年置。 普照下。乾德二年南唐置。 崇勝下。開寶三年置並城南。 乾明

下。唐咸通四年置。　開先。下。興國四年置　興巖元寺唐。天復二年置。
太平興國下太和二年置。至子城東南。　城外　崇福院　在南門外。本
陳了翁宅。慶元初始建寺有南塞了翁。先。僧普才建。王寅捐俸助之。又為
移崇福廢額有張泌記。語在了翁宅條。寅常令才奉死殺數十。有李襄卿
記。　聖賢酹世。所以為斯民始終之慮悉矣。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乃
盡善俄於之所當然。後世事弗逮古。長民者類從志於簿書期會間。所謂
養民之政闕焉不講。況能究心於無歸之屍。不宅之枯髏哉。尋陽為江湖
會郡。兵民不知其幾。又當蜀漢淮浙閩廣之衝。往來是集訣相屬也。一為
飢寒所困。風露所襲。作於陂湖沙磧之民。殆螻蟻然。有司怙視之弗恤。慶
元乙卯歲。郡侯王寅性寬而明。政勤以和。苟可利人。患物行之無難。俟有
以露骸告者。公為惻然。遂捐俸資七十萬。令釋善才擇地前後二十有餘。
用西方之教。火之。越明年三月。擬飢實齋端貴設超拔之供。而水葬焉。從
俗宜也。義以溟漢之中。兩濕間聲。實長夭燐。況逆積年思欲解脫而不可
得。一日得之離苦海。游樂界去見鄉登佛土。此其為功。具所謂不可思議
也耶。天下之事久。而有所待者天也。知其有所待。暫然而為之者人也。陳
寵宇廣漢收積骸。而城南哭聲絕于頃。刻湖南坎痤千餘。而入種以安。此
非有待而然耶。柳宗所際得其人耶。東坡先生嘗銘桑曾曰。是豈無主。仁
人君子。若侯者。殆仁人君子歟。　延壽院　在南門外。本羅漢壇院建隆
四年南唐置。張若谷奏改。　餘寺院　龍池。西門外。　崇教。北門外。　福
田。南門外。乾德五年置。今廢。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九　十八陽

江　九江府十一

寺院

江州志　諸鄉　太平興龍寺。在虎溪。本晉東林寺。太元九年。桓伊置。法師
慧遠道場也。對西林。稱東林。　元一統志。東林禪寺。舊志載在州境。晉武
帝太和十年建。唐號太平興龍寺。最為廬山之古剎。寺有慧遠聚衆。梁武
帝錄囊。謝靈運鑿經目葉五六片。潯陽志云。東林寺。自唐開元以來。追于
保大顯德間。文士碑誌。遊人歌詠。題名班班猶存。自淳熙已興。回祿之後。
往往不得。白樂天集云。東林寺即爲門。慧遠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
焉。東林北堂水港港見底清。中生白芙蕖。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繼
散芬馨。泼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整屋瑞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華。
虛得清淨名。夏萼敷未歇。　房結蓮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
顆子。寄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殿曰神運。作殿餘木數尺。有
唐元宗題曰。神運之木。臺曰佛影。義熙八年。罽賓僧與南國僧共立。五像

五。王喬之張野殷隱毛修之宗炳殷蔚范悅之王穆夜。殷。遠自銘五百字。
見本傳劉遺民讚有曰。雲表星曜。影俾神造。功出理谓。事非人運。瑞籍閑。
舉陶侃所獲金文殊像。語在天池寺條。上方塔。藏佛馱所齎釋迦舍利。遠
結宗炳等十八人為蓮社。有十八賢臺。臺本在鐵船峯巨石上。今寺存其
跡。謝靈運又作翻經臺。白蓮池。靈運求入社。遠拒之。靈運乃鑿池。為臺翻
經。植蓮池中。遠雅敬淵明。邀入社。淵明以不能戒酒辭之。遠為破戒許丞
飲。陶竟不至。時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每送客不過虎溪。送陶陸則不覺
過之。世傳虎谿三笑圖始此。　李觀三笑圖云。古人嘗析不可追。今人相
見入古時人間觸事如吾笑。何必門前有虎谿。　又有前輩題云。愛陶淵
明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飲酒過谿都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　叔仲瞻
談易處。曰聰明泉。皆當時迹也。遠指泉曰。君辯如此泉湧。故名。唐李德裕
賦云。謀猶義於松間是也。梁置甘露壇。太清中。慧法師講經。甘露淚木三
日。因名。江西三戒壇。此其一也。唐置經藏院。寺東廡。樂天草堂。後亦來徙。
本在香爐峯北。後廢。好事者即寺北為之。五代後廢。本朝至道中建。相。會
昌三年寺廢。戶部榜賣其寺。未幾復。大中三年。寶顆作頌留之。間猶題有
曰。平免白傳初降處。欲戍荒地入鎸金。傳聞石室經猶在。虎印溪泉這來

池。南唐增五杉閣。元宗為僧惠之作有五杉集本朝興國二年改額增羅漢華嚴等閣。紫煙滴翠等亭。元豐三年詔改為禪寺。寺之舊物有晉安帝輦。相傳晉安帝所留。貫休詩。相元舊輦殘雲濕。後人疑為玄物。且安帝紹元迹遠。亦且有輦。遠公聚漿。生道生疊尾扇。佛馱耶舍。二尊者葦屐。謝靈運貝多葉經。韋丹袍經。杖尾題貞元十三年寫。又據載記元和四年。江西觀察使韋丹以大人蕭氏服用之資。益以己俸。即洪州抄勝敘之。仍建堂殿。會昌寺毀。經亡遂廢。僧正言備之。大中中。其子宙廉察。再作堂宇。樂天文集。太和九年。以文集六十卷藏之。會昌中復送後集十卷。及其為真。庚明中俱為高騈取去。吳太和六年。揚溥抄勝補闕。後亡失。景德四年。詔史館書而錫之。景祐二年重寫。明道中又為部使者所借。今本皆寺僧抄補。有張僧繇畫。洪錯摹作摩像。有唐明皇銅像。李通玄。晉長者龐天及丹父子寫真。首卸貨丹云。柳州韋公。儀形山立。嶽峙千峻。陂澄莫挹。霜鶚下雲。綠鸞登集。始帥鍾陵。家饒戶給。梟鯨之後。干戈遂戢。靈爾靈雕。輝龍銅柱。交趾失守。天威震蕩。嶺隔之東。俾之節度。士飽而歌。民安如敬。上嘉元勳。爰用作相。招晉綱紀。三四陳懷。莫允其請。龍鶴夢將。將臥池之吃。鑄畫之上。抄見微遐。無有窮象。貫宙云。天東仁傑。等為圖讚。安刻降禮。公廟納實。往在元和頒鈴洪井作民父母。為國藩屏。與刺除害民若己並稚菅高門。實經餘慶。逈逈四紀。猶傳歌詠。長養戎甿如初種頃。夾夾武陽。遺象肅然。其慶金玉。其姿鳳凰。永永秋光。懸此一方。有靈運張野碑。有柳公權字。詒在碑刻。額。裴休隸。東林寺額。徐鉉篆。太平興國之年。有劉孝綽。孟浩然。李白崔融。皎然。裴休。皇甫冉。杜荀鶴及樂天之詩。世稱寺古者無先焉。

題[illegible]寺詩　孝綽　月殿耀珠幡風輪和寶鐸翔旗響覺林衣氣馨僧落。夫全篇　浩然詩。見香爐峯條。　白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問廬山遠。何勞過虎溪。石溪流已亂。苔逕人渊微。日暮東林下。山僧還獨歸。昔為廬峯意。況與遠公違。道性深寂寞。世情多是非。會尋名山去。豈復望清暉。　我尋青蓮宇。獨往沃州關。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　融　非虞庠山下。春禽曉弄韻。今來空水曲。秋鴈曉行飛。國有文皇召。人思納傳歸。翅行過梵塔。歷覽遍吳越。杏樹柝持久。蓮花刻處微。雨溪雨毗融。東峴日輝輝。瀑酒天書捧。香爐法象圍。煙雲隨道路。鶯鶴逐騑騑。遠上靈儀肅。生公諛辭揮。一益觀佛影。曾欲罷朝衣。　起　東林生早涼。高閣遠公房。大士看心後。中宵清漏長。鶯蟬出嶺柳。微日隱回廊。何事沉痾久。含毫問藥王。　休　觪臺朝士卧書齋。巖閣禪宗出帝京。歸到雙林觀息遠。行過五老訪渊明。白衣居士輕班爵。狀衲高僧薄世情。引得病夫無外想。一身歸尹生先生。　冉　聞有秋水心無事。外枯寒松分自栽。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無知杜日辭巢去。菊為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岐終日自徘徊。　荀鶴詩。見本傳。　樂天　經窗灯焰短。僧爐火氣深。實廬山夜。風雪宿東林。　又憶楊主簿　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鐘梵遲。花縣當君行樂夜。松房是我坐禪時。忽看月滿還相憶。始嘆春來自不知。不覺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雁門師。　鄭常送僧　僧家無住著。早晚出東林。行道非真相。頭陀是苦心。持齋山果熟。倚錫野雲深。溪寺誰相待。青花與梵音。　張數夫　駐錫息東林。清泉洗病心。爐峯實漢近。煙樹暮蘿陰。瀑瀉龍蛇隱。雲高雨露侵。禪聲雲壑斷。磬韻竹房深。欲問吾師法。衰年力不任。　曾紒　年頭不住起孤煙。泄上相留有白蓮。歷網分明知來緣。要須騎馬到雲泉。　徐如瑩聯句　古殿疏柝鎖碧苔。曾翻靈應顯神蹤。林間野鳥驚翻梵。嶺上猿猴聽曉鐘。蝶戀半岩花灼灼。鹿眠深谷草茸茸。避僧駐錫心皆佛。老樹穿煙勢似龍。竹陰禪扃青靄合。巖蒸幽逕綠苔封。老來欲脫塵寰境。問訪空閑不厭重。　本朝張商英　蕩蕩東風著物華。淩江初番絕塵沙。叛空杉徑四百里。在處祇亭三五家。山葉平青茶木遍。水性浸白稻初芽。懸想說似津園侶。南北隨鄉不是誇。　郭祥正　寶陀巖下種松篁。露谷祇逮夷木湯。憶着東林努千處。十年添得兩眉霜。

汪藻約數枝遊　擾擾塵勞懶色摧。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試煙今勢點白蓮結社捷騎驢。津實夫子能欺約。共捸新聞舊舊書。　李彭贈僧　梵畫書殘數。祇餘雲壑笑。囊中又遍為。華下惠休詩。木末鳥還語。花邊蝶浪鑽。平章獨公等。吾病不能奇。　岳珂　閒履煙若古。琮琤雪澗積。海潮秋八月。山雨夜三更。肯作隨流想。難忘激石情。壯懷徒激烈。聊復以詩鳴。　吳淵勸耕　細霧輕煙弄晚晴。聊驅小隊出城閭。頓將泉石青膏療。為拔廬山面目真。　古殿松篁無盛夏。齋廚筍蕨有餘春。道旁疑處聞流水。一部笙簧更可人。　鈴齋日日簿書塵。不覺光陰暗裏侵。忽見前山有花發。始知今歲已春深。違風尚有寒吹面。驟雪全無罪業心。憂國憂民平日事。新來贏得白盈簪。　翻經臺白蓮池記　野蔓高臺下。前朝記不誣。金文翻古偈。漢字變胡書。綠綠風飄散。蜘蛛火燼餘。破雲閑白日。穿水照芙蕖。科斗頻更改。蒼圖幾過鈕。真門參退讀。兩獸慕相如。　洪芻　翻經臺運推不去。愛酒淵明挽不來。無復捶

道人作社空餘寫影佛成壹 楊時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夜悠
悠我來欲問林間態萬疊青松自唱酬 李覯 送僧 行非為客住非家
此去廬山亦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 記述 李諸 研字
邑寺碑云云其詞曰靈山兆發真僧感通剎象有力阿神欽功法儀外漢
禪心內融性除偏執門闢大空體權雲集居香峯薄越嶺圖勝降平現悼
信具權施護供興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嚴幢綺出寶塔飛來萼容月滿
法宇天開化城改築道樹移栽松清梵樂石獻花臺金容海涌法影山高
毒龍業消潭子心變萬里而傳一時來〻等我異聞覩摩驚聆通實法主樹
惟文客光顯累彰德名增勒助起江山發流金石一言可述千載相激了
性了義覺古先令止持船律定慧通心觀物情星條脈通深故為淨業求
紀 禪林 黃㝎寺記 佛徒妥於律居十八九父子代衣須利乃會是舉
相刑要香自陽飲食之味肴陽之情與流俗生衆無以異也於此稍思易
律以禪李使一師居使一堂食使一味與居同時取捨同事一執檢束無
容私焉無黨無偏莫能役閒而入其勢必至於為善非細德也東林以律
居七百餘歲淨社之流風遺澤不足以吹揚徽塵洗滌後代標利名破法
律又矣元豐二年轉運司以十方住持請於朝下有司徐太上寄為得廣

慧子實峯遠近徒屬後先將迎不勞而事集不譽而志立昔者爲唐五十
師慧發而公之法堂之高廣僧堂之宏深經堂之嚴敞廊之修門之偉云
云諸山學人聞道所在攝錫而來者不知度越嶺穿長林之為苦也廣慧
書來求敘於文云云律以行進禪以慧入行無慧不立慧無行不生至極
則一豈復有禪律之狄哉云云 陳瓘 重興寺記 淳熙十六年春東林
寺燬于火云云是年予通守九江獄遣決之上舟十八賢之遺迹僧告曰
嘗暇壇之來矣又繼訪晉唐以來碑刻四賢元像之餘矣夫或壞闕有歎
然余適至不能不歎夫所以來之恨也後五年余奉使湖北道乃是書曰
東林復矣盍記之余喜其復而釋向之恨也嘗考是寺之本末蓋自遠法師
命道俗結為淨社遂役而寺以律居其後或廢或復 本朝 元豐二年易
為禪剎請總居焉乃取青之為房志發而公之為屋千楹獨有來周思度
嗣事輪藏三門始成佛殿人足罪漢閣東林之室於新大備其成若是之
難也淳熙之燬一夕而盡其壞若此之易也乃經營不五年而盡復又
何其事半而功倍余聞舊有神運殿者以遠初抵山雷雨驟至從溪成陸
大木歸集用以建寺迨之作新谷有戶杉大風拔之棟梁足用試問樂曰
昔之建也以神運今之復也以人力得無復見肯歎樂稱惟知竭力以起

門戶而已余謂之曰非子所病也凡天下至常之理即古今不易之妙雖
大聖賢修習精到實通幽明至於食粟衣帛常理未始不與人同者為難
未少觀異出性而後為道也云云遠之創建總之更新興之修復三者皆
人力而功有難易則存乎時未已壞之而已成之難已主之而已任之惧之
心也識故其志也遠云 經藏 李肇碑銘 釋迦十二部經皆立言設教之
本西土以明文記之謂之梵書科斗文字之類也著以貝葉謂之梵夾 故
青為簡之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為隸書
至晉沙門法護遍遊西國達言語之不通者先三十六書之體而還梵書之
詁訓音義然後大備雖為道淵廣而難能亦甚蓋以事生六合之外教出
五常之後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於文句大則失於宗旨自漢永平至唐
開元總述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乘門之重譯有居上之筆思有長老
之剖論有才人之撰集總五千四十八卷歷代積會能者藏之方之閑壹
秘閣此所以浩汗於九流也廬山山岳之神秀而東西林為海內名剎有
惠遠道生之遺風四年餘年鐘磬之音不絕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備元
和四年僧靈澈言於廉問韋公公患之如響往年公夫人蕭氏終有珮服
之貨於荊州買田收其入以奉禮施且是歌之增以清白之俸而經營焉

即洪州諸寺雜理其事雕玉飾軸漬翠塵墨僧講而吏職署兆而寒乾先
命度地之宜默就規制懸成制刷糖構淨江而至施為殿堂用尊秘藏以
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之求公之素志云爾云云五年韋公毙七年將陵
崔公嗣派其蹟由是東林以遺功請纂刻之幾其成公志欲府從事李肇
為之文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兮此花之用其法莫莫
優波受之金作刻兮阿難之文演暢宗極王公大人為之師兮韋公之蹟
崔公之德及茲寶藏何翦方兮崇崇二公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
爐峯之北露壇之側系之伽陀金石刻兮 唐蔡京碑序記 云云元和
初武陽公康制江西和惠多暇教二林精舍之最佛書閱如以月俸聚刻
經始大藏廬岳師資土固具教皆係德於公也据萬里聲惠僧鑒涇掘為
其居以嚴其人因是林藏缺經遠先帝即位計勝地侵寺東林振焉僧行
言立心至勤究集經教走馬歷載克就無期大中十二年洪廣澤宣田鎮
兵擾先帝以中丞章公與果多智謀馳鎮舊地先德在人愛歎不忘江湖
老叟有係思注下者聞公至皆願蜂戟出迎蚊公未至而人已安竟且而
戢邊兵皆知先帝之䇿云云追訪舊事德績畫存獨經藏缺焉因為行言
順俸使從不一歲而藏成經備如初增先志也 崔黯 復寺碑銘 佛之

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橘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
愚知化也欲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然用其法不用其心則失其道
嘗於物焉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
帝祇其甚害理而汰之其道甚榮今天子取其有益生人者復其教以濟
中下於是江州刺奉詔余時爲判吏云云書而復之民物之闕不可獲贅
將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而弛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
十九人心生力究骨股相用所至響應下龙江之木鳴食訪工陶土治鐵
匠成於心規於手若獸廓門閣廚庫食息之所周不備具役工六千五
萬言訪余曰自遠君千歲而傳法之地頹君里書之余則曰獲
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予奚辭余嘗觀晉史慧遠之事及其書與斷
若注其言若鋒足以知當時取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
循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盡天就香爐
靈鳥開獸音煙嵐之中況有將節白鶴使人不能回瞬云云故寺以山山
以遠三相扶而爲天下具美今言能慈佛之法推遠之心修歷之勤倘移
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家愁獲群波羅起則我不加仁義莫
止有得佛心則滅諸識惠以性生性以悟理賊滅息坐鑑閱長執根深則

冤業茂則死則可用理人不獨養己戒盧峯播慧子梁以崇山澤以
江水不壽不竭吾願不已上使其道吾以塞詔惟師有言勤以克肖四五
年矣休功再紹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試汝其徒說將又資　黃庭堅藏經
記　元豐三年大相國寺二禪院成賜名東曰慧林西曰智海禮部言智
海遷於四方待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敕上道總固辭老病山
野不能奉詔詔旬李其志云云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爲西寺風
又將棄東林而逝寂於窮山凡可以安總者皆盡心力爲之於是能者致
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剛者勸施數年之間爲屋千楹最後爲轉輪蓮花
經藏未及成道其徒永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爲藏經綱理墨工是正板
積積書如山盡歷邦手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夫用力則外更
而不求用智則物積而不應不用智力則物歸之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
蓮花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陸雲風薄木龍鳴于川大雲出空若有
名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芒乎昧乎物歧華乎予應之曰總公
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真有妙處而來者云云豈真知之者耶
子瞻之藏成予爲君記元祐六年總既沒而嗣積猶在寫舍及其門人思
虔之室時邦與主事者不合因謝去之虔來告曰藏及戰殿將成惟是經

邦有勸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庭堅曰方總公
盛時化蠟究蜂房爲廣夏何其易也比其未終欲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
人何其難也所謂經營之來不能窮嘗猶行百里半九十者乎抑勒而有
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虔之世者雖總亦不得認而有之耶古之得道
者觀世盛衰百年而猶遲華門之下雖有大增越不聽增一毫蓋知三界
一切幻泡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而不在彼耶　神運殿張
商英記　云云由遠七百有餘歲偉以父子甲乙繼數弊敗極章于我朝
總禪師應緣而出於是攘陋而敞之斥狹而廣之純曲而直之破碎而明
之云云不逾月殷成列塑佛像會新業不以貴金飾物徐固土間之以上
曰乞從中賜兩宮從之語特賜金幡一萬師曰前此因緣則殿與佛既成
矣後此因緣則公其爲我記之余聞昔者舒婆毗羅供奉佛理座而不設
佛像百丈德山建法堂而不建佛殿今東林但宗綱行祖令乃居居乎世
間之務枝木以爲骨土泥以爲膚紂綵以爲警鍍金以爲衣纓以五綵飾
以珠瓔求以實臺嚴以部從然則佛果有乎果無乎曰觀有而有之者是
有之有而非無之有也觀無而無之者是無之無而非有之無也云云去
予之總則觀殿不以土木觀佛不以相觀總不以遠而相與契於冥行之

先會於思議之表則精粗一致而今古同歸矣　法堂張商英記　元祐
二年七月東林寺法堂成六年三月無盡居士自河北來東林徒衆七百
稽首白居士言我此法堂蓋嘗走四方求士大夫紀錄昭示來世無有一
人能承當者今居士適至是我山中天龍守護以待也居士曰法師說法
與過去諸佛異乎吾無得而記焉云云雖然嘗試議乎其涯彼妙法靈明璜
靈耕積未始有身而未始有覺也未始有淨而未始有濁也未始有懷而
未始有成也未始有污而未始有淨也膠膠以生林林以形生死苦樂之
變循環乎去來諸佛憫之爲之種種譬喻方便爲之三乘五教河沙句偈
不足以釋其情而奪其識於其究也以法眼纖毫去文字數外別傳嗚呼
飲光究轉傳燈以至今日當法堂未建法座未登譬電罷機鋪成第二然
則建斯堂也登斯座也法竟可說乎竟不可說乎自少室之後曹溪以來
散之四方分爲五派師異訓人殊習宗順風揚灰於馳突之場決渠流患於
背啓之井禪師於是奮迅定慧驚無礙慧主賓問答縱奪取與應機乎惑
者解執者破病者瘳然則有其事則必有其理有其實者必有其
名嚴妙善而不可不建者堂也方便誘誨而不可不說者法也重俾示
後而不可不爲者記也　方丈唐僧元楚觀音方丈記　觀音之於諸先

覺。猶孔門之亞聖。其悲智應用，鴻纖境利，常如視諸掌。郢川屆吴國孔宗厚為空王弟子，得聞斯語。遂施二十萬。造方丈，作普門功德天飾梵儀如語如黑。屹屹百寶，風容動搖，俾愚菲薄，祗寘堅貞。𢡟兹寺也，自晉至唐五百餘載。土木有緣，因而進之者歟。也真風未拜，因而後之者時也。太守情陵公。捧詔指揮之，龍象三十人，經營建立之。遂將爐峯增色，䦨闍再張，卑蓋貴遊，迭迎相賀，犯虎溪之微波，清塵尾之風韻，俾客兮漏而去。若夫剝安知來者無業乘乎。往者無屬門乎。力竹肺肝，遠謝東石　乾明寺。舊在香谷本晉陶範所置，僧慧永西林寺也。太和二年，有通隱橋，周續之說遺愚。香谷亭。永禪居香氣有異。梁天監三年，隋大業二年，並加增葺。唐置水閣院。正元二年，有水堂。有僧靈澈應之，稱己詩。南唐重修經藏。保大八年，本朝太平興國二年，改賜今額。水閣錫名，隆教慶曆初建浮圖，後增攬秀亭。有梁武帝靈綫鉢囊，張僧繇王翰畫。張畫盧舍那佛在閣上，王畫須菩提在藏西壁，自稱照人。王翰，南唐時也。歐陽詢碑，顏真卿牛僧孺字，真卿以跡拙，題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興敎尭章伯居，實鎰楊鵠，思子西林寺。有法真律師，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即律祖志思之上足。余內正義之門闌，尼也。細懐遠現二公之遺烈，導余𤨏崇闡示，余以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

梁武帝變綫鉢囊國寫題，歐陽公所撰永公碑，魯國公顏真卿記，韋應物、韓退之、白樂天，及本朝二蘇之詩。歲月規東林，尤古焉。　題詠　居易

下馬西林寺，翛然進輕策。朝為公府吏，暮是靈山客。二月匡廬北，冰雪始消釋。欹作萬壑春，𢡟為一叢碧。身閒易澹泊，官散無牽迫。緬彼十八賢，古今同此適。是年淮寇起，處處興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人，山中弄泉石。　李洛

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　張商英

陽坦禪律兩招提，却是人心咫尺迷。百億須彌四天下，憑君為我指東西。　劉仙倫

路入康廬西復西，翠煙深處著招提。山僧戲筆雪岳嶺，水鳥數聲雲澗溪。莫對青山談世事，且將俗壁看留題。禪房夜卧衣裳冷，夢破鍾聲月落低。　岳珂

龜趺十丈屹君先，古寺殘僧正寂寥。律演金輪開印度，字遺石壁說唐朝。續題幾有名人蹟，採吟猶遊劫火燒。弔古來今古恨，又勞笻策過前橋。　攬秀樓　秦

興登茲亭，朱欄臨曲洲。俯仰一寓目，高風摇衣裘。折腸力尚微，水雪洛未收。出沒林間翩，飛鳴各有求。緬彼北山峯，儵儵雲氣游。閒有烏高士，韶芝卧君幽。長離在青冥，照雀安得謀。伊子世味薄，坐感歲且流。願言從之子，相與物外遊。　郭祥正

行觀香爐峯，未出二林口。一區廣地如希平，誰作新亭名攬秀。秀色可攬結，正對香爐峯。李白愛之不忍去，便欲此地巢雲松。清風灑面如水雪，倒盡金尊頻不熱。寸心何獨忘寵榮，形骸遺盡神超越。寄言世上事，勸君早歸來。霹靂轟雷腥欲落，忠憤雖死何為哉。此侍竟不快，此心徒自知。嵐光向晚紫翠滴，杜鵑更在深林啼。　記述　西林寺閣歐陽詢碑。　云云。曇現比丘，俗姓生氏。偶題良將，如昔賢之難安。𢢀浮生之易盡。以象利為桎梏，用名聞為羈絆。屏棄喧嘩，專脩宴寂，玄風獨扇。息心無侶。匡阜靈岩，北鎮層峯，日月之所蒙，風雲之所桼。液激白水於青霄，照離畔於石鏡。云云。慧水入師，物匠服道，御身形性兩忘，恐觀等覺。始隆主業。安禪結宇，晋光祿卿陶範，與起佛事。增建伽藍，華草開林，增基架巘。更崇靈跡，抗殿長廊，遠碉綷砌。琛流冬暝夏凍。經行斯備。今曰西林。是晋太和之二年也。永公化緣將盡，曾無憂生之嗟。冥照幽通，豈若逆旅之舍，歡喜合掌，奄然於謝。云云。但年代推遷，寺宇凋弊。梁天監三年，有慧律師，章來憩止。論習道場，大隋櫂鏡，天下文明。云云。慧遠禪師，爰自金陵至于雁水，欲於道場營建重閣。即有曾㤐三十餘人，共相勸奮，以大業二年，爰戒匠人，旺日斯就。逶迤飛閣，秀出青霄，延袤層軒，俯視無見，爐香與峯雲共爵。鍾聲與幽谷咸響。獲寫瑞像，光相殊特，身類龍姿，紫銷寺

權，力非人航，妙乃神翰，達公叙述。次有道性纂脩厥緒，寺僧等以為樹遺風於長世。語德範於來業，冀若勤兹紺碣。寓言雕篆，乃為銘云。云云。水閣院。唐僧記。　云云。銘曰：佛即三界，經在微塵。一塵經卷，三界佛身。悟則無上。剖則正真。不始不靜，无我無塵。般若觀空，涅和涉有。爲象王聽作獅子乳。入藏流通，三乘傳授。詮以真心，生從佛口。我我盧阜，靜靜西林，惠水遠疏，脊朝修心。水聲清響，松候繁音。云云。寶林寺。在大林峯。慧遠之累園。碑蛇行者之田舍。有葬牛塚。梁簡文帝為刺史所置大林寺也。天監二年與地紀勝。白樂天遊大林寺記云：高地深，時節絶晚，物刹恍若別造一世界。有平雲庵。唐初重建，皆板屋。海東僧居之。本朝治平二年改額。寺有謝靈運詩。在大林峯條。虞世南記。李渤、蕭存、魏宏簡詩文。文不傳。見白序。又有白居易等紀遊及詩。本朝陳舜俞記。大抵稱境物氣候之異焉。　題詠　劉睿虛

孤峯涵萬像，秋風豪何清。度際南郭出，林端西日明。山門二緬曳，根錫聞幽聲。心照有為界，業懸前後生。徒知真幾靜，尚與愛綱並。方言金門路。未造參道情。　樂天

人間三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山來。　貫休

上像琳龕香陣横，錦霞多傍石墻生。碑蛇行者今何在，峯頂惟聞鵠鳥聲。　妙吉祥寺。在天池峯。即陶侃所

歎文殊光像之地。寺刹文殊感應事跡。昔陶侃建嶺南海。有漁人見海濱發光。因白侃。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趨船。驗其銘。物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像也。後有商人。於東海獲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焉。昔阿育制獄怨酷。文殊現。鑊中火滅水清。生青蓮花。王感悟。毀獄造諸寶塔。建佛像。此其一也。侃遷耶之武昌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火。像屋獨有神圍繞。珍馳還寺。果已焚。惟像屋存。侃遷荊州。遣迎像往。壯夫數十。唯不移處。使其閒僕。聽還本寺。侃復歸江州。迎以自隨。復為風濤所溺。遂迴寺東。移繡而出之。迎致了無艱阻。故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其遠遁。是也。隋末賊發。僧衆失真。有老僧來辭像感夢。有耆老。何得相捨。遂往將疆入山。廬林傳曰。賊僧安得有金帛耶。煨燎以火求之。僧曰。從受炙死。撤尸伽藍。馳出寺外。直獄殺之。僧曰。吾年七十。不負佛教。持正念。現前可以下刃。賊許之。得正念現前。伸頸受刃。月。月逆剡賊。群賊驚走。像奉閣上。武德中谷風火闌北嶺。牛正無計。僧持像。即日大風自北。開王如舊。唐末兵火犯院。有二僧馳像藏錦綉谷中。平定往尋。惟有空岩。二僧相視像缺。遂焚香泣禱。乃龕像於煙雲閣。自茲建伽藍。或現金燈。或現寶羅綿雲。或五色圓光。或紅橋。或金身。寺聞云云。唐置天池院。大中四年。本朝崇寧三年改今額。

寺有趙忠定書翰王雪山聖燈記。

記詠（王古端伯記）

始予見文殊瑞相圓領往瞻禮。元豐八年。被命使浙外。道出九江。八月二十六日至天池。初夜焚香臺上。見谷西有燈而白。僧神鑒曰。此銀燈也。須臾有如炬者。如星者。如金者。分一為多。合多為一者。高或踰山。低或住壑。遠或在江之外。不可遽數也。夜半。廣霧大起。洪洞一白。咫尺不辨人物。而燈終不可掩。又有氣起於深谷。色若水墨。其長參天。兩旁白光狹之。光若塔影。踰時乃隱。翌日。雨聞鐘聲隱隱在崖谷間。又聞張鈴光清越。問此何寺也。鑒曰。近此無鐘。在遠者不可聞也。且今非鐘時。山谷間㝷有法事耶。此有羅漢峯相傳下有聖寺。或聞歌唄鐃磬聲殆是歟。是夜兩甚。有二燈甚遠而明。二十九日開霽。將下山。有雲西來。闊如大江。輕明瑩白。積雪疊玉。不足言其潔。晨霞朧月。不足狀其光。鑒曰。此寶羅綿雲也。中有五色煙焕者。祥雲也。雲罕之間。如物如人。勝異百變。而其西竟天光色如金。移久乃散。光猶九年。蒙恩移節淮南。三月二十一日。使甥家登天池。申酉間。有二圓光。現山西照耀。久之。有金船度空中。復有金閣現山坡。移時乃隱。夜有燈出水上。少頃即變其狀如塔。次夜大稀霧。燈益明。其多不可勝數。凡余再至。而所見如此云云。若四方求者。所見圖多。江淮之人。不遠千里而至。有久祈而終無所見者。有衆所共見。獨不覩者。有至即見者。與夫見之多寡同異。類非凡情所能測知。此皆鑒吉也。余以聖境不可誣。而貫士大夫與四方之人不可欺。摘自實者。語不妄。余為此記。豈拙世俗毀謗。將以告夫聞而未詳信而未見者耳。

王質聖燈記

燈自內生。非自外出。信心著物。心隨物現。馳眼向東。心亦東之。心眼雙行。不分先後。及南西北亦復如之。云何乞所而無此境。此山良因際文殊故云。云云。何於燈有見不見。其於文殊有疑信故云云。何於燈有多或少。其信文殊有深淺故。云云。就此一根。顯是一境。疑心合眼。從眼合心。表象牽連。牢不可解。覺還景滅。其來還者。與景相追。心枯眼窮。累自銷寂。遇夜見燈。若高谷深。隨念隨起。云何陽非。或無所見。熟供心移燈。則隨之。若慧光輝。直日接沈。比根起信。亦復起礙。礙至極時。尋如不信。謂燈為實。即幻求幻。謂燈為虛。將幻除幻。云云。復說偈言。是燈非草。亦非以青瀲。又非以執聘。亦非以鹽擊。自雲府騎出。眼界現光耀。隨高下若谷。以至香獨外。然祈近眉睫。修出尋丈間。求有本無。都。孰發悲憐心。發心不須臾。所見亦如是。管發徹即退縱。亦不可得。二人或並發。所見各一境。以至五六輩。亦復五六種。人心如人面。是燈亦如之。譬如有日。今皆見。當空月。自有昏明異。月亦分昏明。我有目青者。隨青作光相。不。寧無目者。元未嘗有月。大智慧光明。遍滿河沙界。云云。何獨不見燈。亦復不見我。何獨不見我。總不知所見。云云。

蕭之敏詩

俯仰區區類轄轉語出尋勝自忘勞。雲峯一種天邊近。雪徑千盤地最高。又狄縱行具野遠。禪燈端坐我禪逃。幽人未厭看遊客。爛煮園蔬飯老饕。

又

細如味類大如蚕。默夜浮空去復來。神物戴人安可料。君移星斗下方限。

圓通崇勝院。舊廣福用。在石耳峯下。本南唐圓通觀音道場。開寶五年建。其地得觀音像故名。有梵音閣。清音亭。有會適軒詩。積滴寒泉漱石煙。晚風明月漾清漣。覺音常在軒窗外。好說毗盧頂上緣。石渠引泉遶寺。青石砌。凡二百五十丈。初命僧緣德主之。太平興國四年。賜今額。崇寧中。主僧道昊併廣福院地。本尼院。開寶四年置。是時尼并四而有之。其地紀勝。圓通禪寺在德化縣南五十里山北之大剎也。寺於紹興癸丑甲寅間。悉焉煨燼。不數年鼎新勝於其舊。紹熙重建。其大後樓院有南唐金像觀音。即其地得者。後主手詔。及晉王景遂宋齊丘王崇文書。曾翰詩。後有陳舜俞崔鷗蘇東坡王梅溪等詩。并周平園記。

題詠

曾新增緣德

二十年來訪道人。奔波塞著鎖猿牛祖知此日。圓通會使是今生出世因。鐵衆有龕放得遍法中無語幸相觀。如何至訣容傳史。見向迷途強問津。

齊俞

廬山之西形勢聚

無住真人休住住。地祇掣鏁金鐵關。石龍貫水銀瀆注。冬雷灼勒萬馬回。杉松自作千兵環。寶殿崢嶸翳實。圖家麗服微西崩。江南記子觀施罡。香飯供僧無億數。法嗣相傳十二人。師浚鐵船楊子渡。楊子渡頭秋風高。甯靈鳴雷細鶯海。中有源家妙絕手。一釣三山連六鰲。坼天地忘震悉。收來屢剎無纖毫。當年曾訂心冥證。令朝入作圓通客。禪風已虓屢俗緣。一心願住清凉國。清凉之國連能知。日長鳥倦人多迷。從來閒說曹溪路。只今踏斷盧山西。　寶鶴　峰嶸盧山南。下看三江水。青天瀑布飛。白日者煙霞。人家関峰口。石道番松春。伽竟仙剎麗。翠影亂崎尾。亭亭內金闕。妙構青雲裏。聽言古靈剎。峰嶂金烏兒。煌煌重檐君。王帶横文綺。右為天下奕。身擊降生邸。辛苦萬充功。一獻直重子。　梅溪　天道森森響老松煙霞深爽息閒鶴。虎溪水斷侠溪水。烏耳峯邊石耳峯。道像人獨柯巖主。閒山僧不畏光鋒。明朝錫山南去。貨沐飛流看玉龍。　記　遊余時寺記云云。無生之說。以去纏縛有為之法。以證圓果。二者並施於世。隨所恃解歸之。等覺佛去世後。持其說而化于一方者。信向遠近。觀其緣之厚薄云可。盧阜雲勝禪寺。江南李氏乾德二年所建也。遠公道池。絕頂。綱望湖明泉里。高風秩嘹。左泉漱玉。可以滌昏煩。前林隊空。可以慰閑曠。真遠世觀

空者。宴息之地也。東林初大虛禪庵。得今祖珂師為。寺之故居。庵隘。不足容四方之來。云云。其堂皇殿閣無序。當庵之不如制者。一皆新之。軒擺四合。三百餘楹。雕琢金碧。皆極妍麗。其扶居於斯。脩於斯。覺於斯。夫先宗彷而起者。觀瞻慕而生喜。視嚮慕而增信。其理一也。素故使官且師同郡人故得其實而書之。云云。　周必大殿記　云云。江州盧山石耳峯之下。當國朝乾德閒。寳聞江南李主及姑惠周后。創圓通道場。以奉瑞像。今禪師緣德主之。今號崇勝禪寺。東坡蘇公嘗留詩頌。最為名剎。乾道丁亥。予嘗至焉。中興兵亂。惟青石架梁導溪水。凡二百五十丈如故。餘非舊物矣。正殿初奉觀音。繼以釋迦文殊普賢。而環以二十五圓通。紹熙壬子。長老師序移住此山。明年十二月。四椽為灾蕩無孑遺。序辛苦經營。閱二年浚遷舊觀。既獨來備。郡人劉必達。以其母令施錢百萬。造殿五間。慶元丙辰迄丁巳。宏麗堅壯。實與寺稱。而像設來備。云云。庚中春畢工。遂來求記。云云。予諗曰。懷於劫火。存乎定數。成以願力。則繫人為。師之始至。適遭厄會。不憚艱勤。始成勝事。非願力耶。昔天竺僧至洛陽。望見宮闕曰。大略似忉利天。但彼道力所成。此衆生淨業之九。師其勉率爾衆。期於見性。雖復山河變滅。而不壞者固存。此之謂道力。土木云乎哉。　寶嚴院。禪在帽子峯麓。

本庵東田道者常真接待庵。初置雙溪院。天授元年。南唐賜田有千頃。丈泰元年。元宗賜使給諸庵之無田者。本朝端拱中重建。景德三年賜今額。嘉泰初重修。紹定中建輪藏。輿地紀勝。在德化縣東二十里。偽吳時有僧覺道者。躬身耕斫。以待四方。為山中之表僧。　記詠　舊令惠修寺記　甯九江福星門而東行二十里。院曰寶嚴。其然于官道旁。實唐僧常真開剏地有雙溪。因以自名。皇朝景德中賜今額。真師姓田。躬自墾斲。摩華荆棘。宣宇。以蔽往來遊方之士。金碧晃耀。為諸方所稱。中更發興。莫可考稽。建紹檜欀楊。于環埃來者經營欸塵。僅庇風雨。嘉泰初。元序師於是量入備費。鳩工度材。潤者補之。傾者植之。敗者新之。可業易公。大書以扁其門。界技嚴。泉石改觀。遠邇讚歎。以為田道者復出。或曰。一切世法猶如空花掌道之人。寸緣不掛。師固宜以寂滅為宗。以禪悅為樂。今乃區區於有為功用。其於道法何用哉。予曰不然。主席之人。接物利生。固當以緣事安衆為先。至於安禪辦道。則亦隨力所至。若一切發置而不以緣事為念。區區自利。而不以安衆為心。是豈方便之教哉。師天資純正。遠詣平實。嗣錫所居。作大能益。鳴呼。豈所謂循力而來者歟。　程師孟詩　路口百餘松。南唐古梵宮。溪邊石不斷。鉢裏飯無窮。山怒時時剝。泉聲處處聞。元宗遺手

臺。猶足耀門風。　禪智寺。在蓮花峯麓。唐置名淨居。天復初。治平二年改今額。有綠野亭。見陳舜俞記。政和四年重修。釋守端記。術東城深而入。剎叢竹溪。杉松羅植。蓋張燈判。含醞吐霧。彌為幽嵒。於中巖平現一鵝。剎則禪智寺為唐天復甲申歲。撤民居為之。本名淨居哉。宋治平初賜今建。鳴呼。不賴寸產。取鉢諸攫。視代如奕。泰。攸堂若懸磬。芳焉傾覆。名賓殆盡。紹聖甲戌。有慶昭乘虛來董。與人雖之。昭笑曰。不發何以興。其天贊神助。實以授我。歟西林齊訥。撤金錢百萬遺之。昭徵然如獲伏藏。首建大殿塑佛像。次為門廊。為廊廡。為堂寢。僧有察有次。稜宇相承。意闢互映。山積雲錦。高聳其上。峯狀石獨。供之目前。蹂雙澗以左旋。從千岩而右婧。云云。遠公曰。三業之興。必禪智為宗。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則禪智之要。寂照之謂。洗心淨亂者以之。研慮微悟入微者以之。窮神物在言外。經所不關。囊晉佛祖密傳到今。如綫不絕。孰不說是禪智為心要。即昭公荷法無難立。事有斷能不廣。客聲者歟。云云　上龍泉寺。在道花峯。本慧遠初結庵。唐置寺。天復元年。有龍泉當處。早迷捐龍王。蛙。有龍飛。上天乃雨。　普照寺。在江磯。本晉曇瑚律師講經之地。慧遠之別隱也。有白鹿臺。南唐置寺。昇元三年。本朝祥符賜今額。紹興重建。有樓鑰記。余少

傳先光禄自洪都舟行過彭蠡望廬山開單舟於空外小泊南康。進於行役。不及一至山中。歷指五老香爐諸峯。悵望而行。猶意此生可遊也。老矣過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或患以圖與記。讀之若身到其處。住青玉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又嘗普照寺之祥蓋院去寂城才十五里。為邦人遊樂之地。嘗雲栖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晉義熈中遠公與十八賢結蓮社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其一也。雖非深入廬阜。而面勢殊勝。開江鐵池。前横大江。江中桑落洲。正興之對。亦為一古刹。中衰兵火。蕩為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其從普誠師瑞草相與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鐘樓佛閣庖湢等處。無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但有為功德出而避方。以一大事為己任。云云。因念受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蠻衣資度十僧。使相其事。鈞經文之訖。增田以待雲水。是刹之立。數七百餘載。既發而大興。豈無數耶。云云。一日詣余曰。幽本無心。任來隨緣。吾將老於斯山。山間素無碑。願為之記。歸而刻之。遠予既無由杖屨相從以酧素願。師之歸廣無再見之日。會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重為之撫然也。　惠濟寺。在吳章山北。本僞吳龍泉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元祐中遷溪西。大觀初徙今址。寺有劉羲中亨亨泉銘。即龍泉。銘曰。亨亨泉在惠濟院。東廬山之絕頂。壁立萬仞。隱然如在天外。江南劉羲仲往過焉。坐磻石。激清流。裴回終日。超然非人間所有也。作銘曰。坊之則塞。湮之則清。不失其信。維心之亨。不塞不流。不溢不傾。習坎之險。流而不盈。　僧伯奎寺記。　廬山之東。有龍泉焉。氣像不雅麗。江南楊氏。天祚元年。即其間為寺。以泉名之。本朝治平二年改惠濟。舊在溪東。地不勝宇。元祐中。惟諒師患其隘。十遷溪西。未就而逝。待制孔公常甫。壯其用心。而為預記。實未盡如所載。建中靖國改元。余四望雲山。有歸休之志。過茲而呈。殆若夙契。惟將一殿新成。餘皆盡宇。而溪山隘奪。雖立門廡。嗣者偷之。欲以智勝。未戢人與歎嗟。境隨事變。緣為悲吟。風煙叢涼。過者莫不為歎也。余追感孔公之記。有相睽待人。則斷然不復收繫之誚。內訟愧傳。義非苟免。乃請於有司。以嗣其事。嗚呼。是寺今幾二百年。或以人。地或以事廢。中舉易地。無異前日。三十年間。廢而相繼。何為然哉。殆有乘之者耶。切嘗以為地之興廢。時之泰否。與夫人事之聚散。莫不相符。然擇地最為先務。詩曰。既景乃岡。相其陰陽。世推郭璞地理之說。有足考者。夫禍所安貴平曠。所向貴虛豁。山不欲強駐。水不欲暴決。若夫所謂洞天福地。在乎名山大川陰惟之處。或高厚堅實。環視千里。或下據淵壑。壁立萬仞。乃

神靈所都。龍鬼所衛。人斯居之。益有恃焉。又非世智常理可得而議。是寺故基與今所處形勢之陋。相去無幾。所謂山之焉焉。水之暴徙。二者既備。宜敗居人。遠於乘背。直前有平原。高明可愛。所主之岡。自坤而丙。止阜起於雲漢之際。所過之水。自丁而艮。出會同於陵谷之口。峯巒列奇。滿流激清。春陰曉晴。秋色晚霽。四顧霜然。有秀麗吉祥之象。質之璞說。無可疑者。余來之初日。擎大槩。已甘於胸中矣。於是內出己用。外資衆力。消吉即遷。面壬設門。土木之功。雖未壯麗。姑逮已願。它日山川靈氣。厭居人物。道縣高風。久而益振。然後知吾言不妄也。云云　永寧院。本在城東。唐天佑二年置。名永安。治平二年改額。今在江磯。唐馬祖駐錫之地。初置通濟庵。崇寧二年移今額。有裴休詩。結庵靈勝地。通濟鎮江湖。浩劫有窮日。真風無盡時。戲拳空自老。消息更誰知。至此驚塵慮。功名自可遺。　般若寺。禪在高良山縣西南七十五里。唐置。天成門有晉柏。　妙智寺。在官道旁。本行春亭。紹定中改建移額。陳阜舍三座寺田歸之。以接待遊者。　餘寺院。瑞相。白鶴鄉。本名寶祠。　勝果。南昌鄉。本名清泉。名晉置。　惠慈。白鶴鄉。本名陶澤。唐乾德四年置。　清修。白鶴鄉。本名幽居。梁大同二年置。　覺明。本名泉塘。唐貞觀元年置。　證照。南昌鄉。本名清泉。三年置。　福昌。白鶴鄉。本名頭陀。大和元年置。　常樂。故禪林本名報恩。大中初置。並赤松鄉。　普慶。本名保慶。又名禁林。五年置。並赤松鄉。　福海。本名福溪。天祐元年置。　法興。楚城鄉。本名祿興。天祐九年置。　淨信。楚城鄉。本名報恩。　廣福。德化鄉。即下化城。生公講經處。楊吳順義五年置。　妙應。赤松鄉。本名寶應。又名白鳥。天祚三年置。　定明。甘泉鄉。本名長平。十三年置。　廣仁。南昌鄉。本名仁業。有斷碑。周顯德六年置。　隆教。白鶴鄉。本名開教。乾德四年置。以上治平二年改今額。　妙慈。南昌鄉。宋大明三年置。　圓教。仙居鄉。四年置。　天華。唐大中元年置。　永清。德化鄉。楊吳順義二年置。名下蓮花。　廣福。舊在甘泉鄉。今徙瀼渊。開寶四年置。　香積。仁貴鄉。廣曆四年置。　仁壽。治平中置。　梵天。　妙因。唐太和二年置。　毗盧。南唐保大十一年置。　興福。端平元年自南康徙額。　廢寺院。　普照。即上化城生公講經處。惠遠立名。　遺愛。見草堂記。右晉置。並德化鄉。輿地紀勝。白樂天遺愛寺詩。弄石臨溪坐。尋花遶地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　鏡益。甘泉鄉。本名報恩。　普澤。甘泉鄉。本名普經。義熙二年置。　廣澤。本名龍潭。大中二年置。　多福。本名興福。楊吳順義五年置。並德化鄉。　淨明甘泉鄉。本名靖安。十三年置。以上並經治平二年改。　淨明。楚城鄉。唐乾

封元年置。 永華。亦於鄉太和三年置。
德安附郭 無相院。舊在縣務南。本唐置僧伽塔。大中四年。本朝慶曆甲
申修。嘉定癸酉重修。有吳育記。略曰九江之南曰歙洪原。山川達以秀。風
俗患以教。至於世教不折。累口數千者讀士學為仕氏登有司之版。沐道
風為善利。奉真如之教是也之邑。實曰德安。北走尋陽。南面廬阜。名山大
澤。而城郭鄰映其表裏。茂林修竹。而水石縈帶其前後。天聖間。家君為宰。
予就養者三載。日與境會。邑之西南佛舍曰無相。有主僧德明能詩。工篆
隸。年八十餘。精明不衰。家君公餘。延坐與語真空。視人挾機。為陳頓漸。嘗
曲得所入。今踰二紀。明順化。上有足曰步償於佛事。竭力。得邑人石承祚
捐錢五百萬。構浮圖五級。中以嚴覺相。外以歸信心。氣象神明。也居巒
觀。遣其徒謁文以紀。予侍親官游有日矣。是不可不誌。云云。 興善院
在通濟橋。本唐通濟院。咸通二年。本朝景祐二年賜今額。 淨土院在縣
南。本楊吳歸宗羅漢院。順義元年。有南唐鐵羅漢像五百軀。院廢。像淪井
中。有見者發而出之。院復興。本朝祥符改額。有黃山谷詩。碑不存。 餘寺
院 智慧。縣東舊李姜晉大康二年置。名重昌。 普熏。縣西。唐天祐初置。
名涇讓。至治平二年改。 海會。縣西南。唐天祐七年置。名新興。祥符二年
改。 傳燈。縣南。名慶雲。楊吳順義元年置。興國三年改 發尼寺 惠力
縣南二里。唐大中八年置。 圓通。縣南半里。初名義豐。咸通九年置。
諸鄉 開化院。在彭山。本唐華林院。貞觀三年。祥符中賜今額。建始焚燬
嘉泰中重建。有李心翁記 德安縣治北。有精廬曰開化。其地於官道旁。
面數原。背彭山。西荀嶺。東蠡澤。寺踞其中。竹侯松君。掩映蔥蒨。數陽佳山
水也。建始寺燬。無碑碣可考。相傳於唐。舊額華林。我 宋祥符中錫今名
按俗諺相事詩曰貞觀三年三月中。到今多少事無蹤。惟留古寺彭山下。
僧尚焚香答太宗。是知多歷年所。紹興甲子。僧道照。得地寺西。墾坑還焉。
云云。嘉泰壬戌。傳今僧子義。子義頗愁前人不善還輦。謀復故址。併心戮
力。不數年間。成此浩緣。云云。登者莫不增皈向之心。至嘉定辛巳。建寶殿。
塑九華十八大士。種種莊嚴。是可與種竹建精藍同年而語矣。 積慶寺 梓
在鳳凰山。襄敏王公家功德院也。元豐中置。 餘寺院 萬安。西三十里。
唐大和元年置。名梓坊。 大明。西四十里。 正觀。西五十里。並大中元年
置。 慈聖。西七十里。三年置。名兜節。 精進。北三十里。五年置。 淨嚴。北
十五里。咸通元年置。名淨居。 無垢。北二十五里。二年置。名吉山。 安福。
西北百十里。中和二年置。名安。 甘露。南二十里。楊吳順義一年置 淨

因。北七十里。二年置。名上元。 廣修。北六十里。並南唐保大二年置。 普
嚴。西百里。初名靖休。 布金。西百里。建隆二年南唐置。名寶化。 慈積。西
北二十里。乾德二年南唐置。名雲岩。 妙覺。東北四十里。咸平中置。以上
並治平二年改。 普寧。西六十里。中元年置 法客。西北六十里。南唐保
大十二年置。名西滿。 感德。北六十里。初名家興。建隆初南唐置。以上並
祥符元年改。 翠林。北四十五里。 悟真。西六十里。 寶積。西九十里。並
大中元年置。 永清。西六十里。八年置。 發願。 慈聖。西七十里。大中三
年置。名 鄖。 定力。西五十里。九年置。名吉祥。 法慧。西北四十里。初名
芙蓉。咸通二年置。以上並治平二年改額。
瑞昌附郭 法雨寺。在縣東北。本唐甘露寺。天祐元年。大中祥符六年畫
修。治平二年改今額。僧茂特記。 甘露寺。創置於唐天祐元年。重修於
聖宋之世。開廣舊基。安布梵宇。左連廬岳。右接湓江。住持聰公。蓋有宿緣
力。剏建造歸立紺殿。特建虹梁。重簷翼飛。疊棋鬱直。碧霧鎖於鴛瓦。蜂霞
接於綺題。乃塑迦文等像。龕帷允備。丹漆仍周。所謂慶鍾昌期。 皇上登
封泰岳。權罷汾陰。符瑞日臻。休祥時見。互茲泰和之代。寶增慶遇之心。云
云。 政福院。在縣治西。本唐景福院。景福元年。本朝慶曆中修。治平改額。
樊鐵記。 瑞昌政福寺。直縣西百步。原其興建。即後唐景福中。廬山僧日
善宗者錫而來。謂此真福地也。前瞰青盆山。後枕王華洞。誅茅築土。以棲
之。棟宇單狹而未具。子孫紹持院事。得繫歸。仰知大事之可圖。於是建三
門。為之外固。時則大中祥符二禩也。繼繼者子平。遂建法堂方丈。平之嗣
即今智初上人也。曰釋迦正殿。歲久弗支。懼不鼎葺。必隕墜。乃與其徒由
褒資。導信緣。得錢三十餘萬。重構之。始謀於康定元年。成功於慶曆三載。
梁棟一新。金碧相照。廊廡四合。欄楯周匝。為間五十有五。為象六十有九。
誠由初懷二公。戮力營置而然也。云云。初請予紀其事。予非學佛者。不可
詖空。乃直書歲月。 天王院。舊在縣治南。乾德中置。紹興二十四年徙額
今在蒼城埜。因何示次山置。 觀音院。在縣治東。唐置。景福元年。 廣孝
院。舊在縣治北。唐置名法華。祥符初改額。
諸鄉 法安寺。在縣西南。五十里。唐置。咸通二年。本朝明道二年修。錢宗
傳記 唐咸通二年。有佛者於瑞昌良田社建寺。始有僧智懷為開主之。
事歲汗隆。時多遷變。至宋天禧四年。守通為寺主。年代浸久。廊宇漸隳。
雖云萬法皆空。安可一日不葺。遂過拓檀越。重議興修。明道二年。新佛殿
法堂。兩廊厨庫。專來求文。欲傳不朽。辭曰。盒連古郡。為瑞仙鄉東刹南畝。

首基皇唐。多曆歲月。將傾棟梁。孰能興葺。通號法王。杜越輪淩。布地山藏。顯敞殿宇。掩映脩廊。三時薰燭。六入清涼。銘于鉅王。以永百祥。淨明寺。在四峯山。本南唐後泉寺。保大三年。開禧三年改今額。淨明本楊吳大和中置。名禪苑。在縣西四十五里。治平改。後廢。因運使朱世英至四峯寺。通守趙希純移淨明歸之。題詠趙汝馭 四山圍一寺。勝地出花封。香竹靜春箭。精雲生夏峯。僧閑流水攔。村急夕陽舂。與客下山去。鶴歸鐵帶松。周日明 幽幽古寺中。石徑受苔封。白日無一事。青山只四峯。野蔬為佛供。澗水替人舂。僧困煎新茗。林間拾墜松。餘寺院 筋竹。西三十里。吳赤烏元年置。寶嚴。西三十五里。梁天監四年置。資聖。西二十里。梁大同元年置。上泉。西百二十里。善濟。北三十里。泉坑。西百二十里。並唐太中二年置。蘆泉。西六十里。唐咸通二年置。烏竹。西南三十里。唐中和二年置。資福。西一百里。水陸。西四十里。北臺。西百四十里。並唐光啟元年置。多福。西七十里。本名寶福。興化。北三十里。唐天祐中置。名白山。以上並治平二年改今額。澄峯。西五十里。楊吳武義二年置。普澤。北十五里。順義四年置。廣惠。西六十里。大和四年置。天真。北四十五里。天祚中置。利澤。西北四十里。本名惠泉。南唐保大四年置。治平

三十年改。大安。西北三十里。本名龍安。十一年置。治平四年改今額。赤顏。北百二十里。乾德四年置。普濟。北四十里。本名湧泉。紹興二年改額。劉城。西百三十里。二十一年置。廢額。普慈。北十五里。楊吳武義三年置。名下造。治平二年改。新福。南百二十步。開寶六年置。

湖口附郭 崇壽院。在上鍾山。唐置。景福二年。有李渤蘇軾記。語在石鍾山辨。黃庭堅書獨鍾樓關四字。韓松詩。吾聞海上多雲氣。萬狀千形各殊異。人間亦有亦莘奇。二鍾之山蓋其類。高崖凌空上摩雲。下有岩隙頗幽邃。料應自古水瀧灌。彈空蜂房懸飾鼻。玲瓏斷續瘦入骨。奇狀情岣僂。蒼翠聳如抵掌在靈谷。又若鍪攻發深隧。呈穿金石不一音。風浪翻騰隨所寄。我來天晴江面平。遂得優游訪天秘。低昂嘹坎或欹側。藤蔓盤凝青覆被。遙知蓬萊隔滄海。毛羽不航人莫至。歸來困卧小蓬窗。參想高天三十二。寶鍾院。在下鍾山。唐置。開元四年。有任希夷詩。九江圖畫彭蠡來。江漬上下懸石鐘。洪爐大冶見奇徵。千仞碑砚雲濤衝。幸罪冀羅萬石從。側立政行警飛動。嫋增矻結增層崖。冲刻鬼劃森幽洞。有如萬鈞陳未央。猛獸怒翅將騰驟。豈同凡耳豈山上。獸鳴獨待天雨霽。南音亟明北清越。未許人人盡幽絕。小聲鏗鏘大聲噌吰。與坡山況明月。長風巨浪相吐吞。

金鏞自奏天然聲。非雷非霆中清濁。龍湖蛟窟驚鏗鍧。献子歌鐘景無射。千載寥寥聲寂寂。此石長留天地間。海若馮夷能拊擊。餘寺院 真如。縣西。唐光啟二年置。名安福。妙嚴。在院縣南。楊吳武義二年置。名法華。並治平改額。

諸鄉 三學院。在故縣。本晉陶靖節書堂。語在彭澤辨。及書堂條。晉置。名惠發。大康元年。有翫月臺流盃池。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紹興中建輪藏。有記。在書堂類。嘉熙初修鍾樓。劉易記。湖口距廬山繞一舍。僧寺相望。三學又中立。縣境相傳為彭澤縣舊城。以陶靖節作令日。嘗即其地起書堂。故寺有流盃池。翫月臺。今雖廢圮。然山水縈帶。意象幽遠。必知其前賢卜築住處也。寺舊名慧發。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佛殿之前。鍾樓巋然。實乾道間。主僧圓所建。今踰七八十年。棟弊將壓。僧祖昌曰。樓壞則鍾不鳴。何以起人敬心。力謀更新。乃易以良材。上棟隆然。詹牙斬異。中堵外豁。為一方壯觀。鳴鍾四遠。聞者歸心。其教之尊。斯樓不為無助云云。栖真院。在小黃山。亦靖節嘗遊。有貯酒大盎。色正綠。寺僧得之土中。色寧異而取之。中途破裂。陳置。名栖隱。永定二年。太平興國中嘗遷。治平二年改額。紹聖中重修。有記。院之栖隱閣。本名淵明。有王十朋祝禹圭詩。趙汝愚書

扁。記詠記略 栖真院。去湖口四十里。太平興國中。有僧慧倫。以其地湫隘。踰一十二里而徙焉。今院是也。舊名栖隱。治平乙巳改栖真。其地前山後林。峭峻翁鬱。高人逸士。遊者繼踵。紹聖乙亥。僧智璘勤儉為務。積微至著。不十年。自廊廡。及方丈法堂佛殿三門。一皆新之。至于接賓房舍庖序庖庫。誦經軒几。飯僧堂捐。莫不有法。其徒規行矩步。精進勤修。晉璘之來卒也。璘謂其徒曰。寺宇本為國焚脩。安隱僧衆。救風雨而已。豈必崇堂奧宇。妄興天堂地獄。矯枉世俗。奪民財以誇殊麗。非歡喜布施。智璘不為也。璘恐泯沒無聞。後人頼望厥址。慨然屬予記。憲璘之欲記。豈徒然哉。十朋詩。林間古剎攬栖真。高躅誰尋晉宋人。我向逆途偕奔走。何由來向此栖身。禹圭詩。暫卸一見未為辱。不厭魏晃為臘內。接隱閣上字猶新。塔貫五湖去不遠。廣福院。在西山。本隋龍福寺。開皇十二年。本朝寶元初重修。寶元二年。治平二年改額。王立之記。龍福院者。隋開皇十二年所置也。面對城山。背連烏土。雲泉相映。松竹交陰云云。惠安寺。在縣東南四十里。本隋晉安院。開皇二年。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有蘇養直詩。沙溪烟絕兩縴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餘寺院 圓果。縣東三十里。晉大康元年置名。普淨。南五十里。陳永定

二年置，名蓮花。 無相，東北二十里。開皇十二年置，名止泉。 吉祥，北三十里。唐大和元年置，名小吉。 悟空，西南五十里。大中五年置，名山泉。 明教，西南五十里。二年置，名長安。 普照，南二十里。大順二年置，本名清溪。 治平，東北三十里。光化二年置，名長寧。以上治平中改。 廣福 精修，東南五十里。唐大中初置，本名精舍。治平中改。 報潮，北三十里。開皇十二年置。

彭澤附郭 正覺寺，在丫髻山。楊吳置，名興唐。乾貞二年置。時猶唐天成二年。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相傳李白嘗遊有詩。 君振摩斷雲。山僧頂戒室。擬外遊長江，寒波泒碎月。但此寺未置寺前。 普明院，在西山，本福興千佛院，置及改額年號同前。有練光亭，瞰大江山谷，所名思三寶堂。本有琅琊帶梁公及許仙也。 餘寺院 普明，縣西半里。本名千佛。 正覺，東二里。本名興唐，並楊吳乾貞二年。 慈明，西半里。南唐保大十一年置，名淨國。

諸鄉 妙覺寺，在小嶺鎮。陳置，名興福。大中元年，治平改今額。元勘詩。 解雞傳道壇，傳杖掛虛曉。松鞏雲雨上，啟闔河漢影。三春翻雉雀，六月龍虎冷。云云。 朱利賓詩。 有官增支役，無事變僧家。不得山頭路，參禪叙

後答，謹無蟬閑寂，松竹自交加。神福須盈薄，吾生會有涯。 崇福院，在仙山。唐置，名安福。大中二年。治平改今額，有王雪山詩。落日荒山裏，寒煙野寺空。僧迎薜衣白，佛坐蘚花紅。含段蜂鶴熟，門前鳥水豐。夜長雖早睡，獨身聽松風。 妙智院，在縣南。唐置，名石庵。乾寧二年，一作端拱。治平改今額。朱利賓詩。 江南景物可人意，多象客山兴客愁。載月幾何春欲暮，水雲深處寺偏幽。 元勘和 故緣對峯初暮笑，潮日開花未放愁。望遠此情天不盡，名山何得遂窮幽。 餘寺院 崇梵，東四十里。晉永嘉元年置，名寶峯。 淨因，南十五里。梁大同二年置，名淨圓。 慧聰，南七十里。四年置，名普業。 廣福，東三十里。本名長壽。 清涼，東三十五里。本名興風。 定安，南四十里。本名義安。 興善，東四十里。本名興福。 鷲峯，東五十里。本名中里。並唐大中元年置。 寶林，東五十里。二年置，名桂林。 法興，東四十里。天祐六年，楊吳置，名廣興。 寶林，南六十五里。林吳順義元年置。名桐林。 寶相，南六十五里。本名白塔。 惠聰，南七十里。本名泥泥。 法濟，南八十里。本名寵泉。並二年置。 安禪，東十五里。楊吳乾貞元年置，名圖林。 化成，南四十五里。晉天福三年置，名鳴水。以上並治平二年改。 顯王，南八十里。梁大同中置。 寶峯，南三十里。 淨居，南四十里，並唐大中元年置。 永濟，南四十里。二年置。 廣福，東三十里。咸通元年置。 法雲，南八十里。光化元年置。 定安，東三十里。天祐元年，楊吳置。 大寶，東五十里。南唐升平元年置。 真如，南八十里。建隆二年，南唐置。 論曰：秦壞井田，漢唐不能復，然民田有限，口分世業有制，惟恐貧富相絶，有受其飢者焉。至浮屠氏田則不立限制，名曰常住，無得貰賣，惟施而益之，則法所許。又甚者免其賦，豈以其徒真能外形骸，識性體，事之不為泰歟。棄亦曰衆徒而飯粮，特是名有餘，可及道路之窶窘。歲先王委積之意歟。所以不廢不調，而甘心畜之，質不章兵凶間，作流徙困踣，固不敢望其勤念，編氓其侶也。亦麾諸門墻之外。甚於越視秦瘠焉。廬山大寺，田以萬計者不數也，養所學之僧，纔數十，常有不足之色。然猾黠行賄相據而主之，則無虛歲。果不足矣，不知於何取償耶。至於殖產所在，置主司，聚游手，恣潘汙，肆暴積。懂水利則陰壞畢，而莫容救。甚者挽舟猾而征之，圍通歲入數萬。有三坡莊者，田在建昌，為江東，坡在奉新，為江西。積江置閘，常聚石以備賊。凡分筆請安奉新舟過者，非賈滿不得行，大為往來之害。訴之，陰興則事為隣路而不理。訴諸南康，則牢賂郡縣，而不遑萬人。之長之，呼為山法場。其所為無忌憚者，非富之使然耶。太平興國三年，遣使修東林議，滅田租，使

還，奏寺僧不多。遂詔取寺田十之三，充備善貢。仍命江州置籍檢校。光國朝會要并寓志。大哉聖謨，蓋思天下之饑者，不止僧而已也。東林有石刻，唐咸通十三年勅牒曰：江西觀察使准牒，奉東林寺山寺也，靈貞為勝境，而寺中庄田錢物，各自主持，率多欺隱，物力捎充者，常無凍餒，資用不足者，盡犯飢寒。本立常住，全為衆僧，只合同奉伽藍，寧容判開戶牖，供膳但貴於私家，施利不反於大衆。今與各立條令，刻石題記，伏慮歲月稍深，依前紊亂，山澤地僻，少人公心住持，已降勅裹分奉勅依。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二十八　金

魏王

金史列傳魏王斡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斡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懣等俱爲裨將諸將議攻取斡帶主攻城使太祖將至軍斡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衆議乃決斡帶患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冦盜斡帶盡平之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斡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含國部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伙摩德勃堇撒德部厮故速勃堇亦能避去遇烏塔於馬紀嶺烏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斡帶將兵代斡豁募軍于蘇濱水斡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關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斡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斡帶偕行斡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晝寐于來流水傍夢斡帶之場圃火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爲憂是時斡帶已寢疾太祖至闕之過

家門不下馬徑至斡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微與之偕行未必死也斡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決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難曰恨斡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曰定肅

衛國王

金史列傳衛國王斡賽穆宗初斡准部族相鈔略遣納根涅字謹以其兵往治納根涅擅募蘇濱水人爲兵不聽敵攻畧之其人來告穆宗使斡賽及治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因遁去治訶等皆不欲追斡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焉斡賽撫定蘇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斡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帶治蘇濱水諸部斡賽斡魯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使行人阿聒勝昆而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將内外兵討古活你茁蒲察狄古廼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斡賽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斡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以斡魯代之未幾斡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攻地還九城之戍還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

鄆王

金史列傳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都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使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宮小室韋二部達内地詔諸版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昂徙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復歸遼主違命失衆當實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釋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爲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爲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著御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子鄭家鶴壽鶴壽累官耶魯瓦郡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難語在忠義傳

周宋國王

金史列傳周宋國王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顔希尹乃依倣契丹字

製女真字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真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太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國不敢稽留骨肉率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己有將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劫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

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為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磐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
爵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冊文上召爵飲於便殿以玉帶
賜之所撰祖宗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
爵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舊制皇兄弟皇子為親王給
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爵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
于五雲樓爵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為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
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俄同監脩國史進拜平章
政事先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爵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
射五虎獲之爵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為
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
能諫之爵上疏諫乃為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脩如故八年奏上太
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疋通犀玉鈎帶
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曹國王爵剛
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爵面責之
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徒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

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収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脩
如故及宗本無罪誅爵鬱鬱頗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
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爵遂稱疾篤不言表諸愈切海
陵不懌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
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
定二十年詔曰太師爵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
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
篇什可鏤版行之子宗秀

廣平郡王

金史列傳廣平郡王宗秀字實甫本名廝里忽涉獵
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與平宗磐宗雋之亂授
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宗弼復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
任使宋將岳飛軍于亳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逆
擊敗之師還為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遣使以土產獻郡之
入為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國公賜玉帶
歷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
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郡王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

謀良虎次室溫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刮茁次室僕散氏生事早死生龍
虎衛上將軍隈可隈可亦作偎喝美髯鬚勇健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寧
江州戰出河店天眷三年授驃騎上將軍除迭魯莎撒乣詳穩遷忠順軍
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為大宗正丞四年出為昭德軍節度
使以兄謀良虎子哭端合扎謀克餘戶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
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曷速館
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為勸農使卒官年六十
五廣平郡王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
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侵叛從宗望復取之為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
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
定軍百姓扶老攜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
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條
廉能如一汝等以為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
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
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繖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
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

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冤不
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
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
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
國公致仕起為婆速路
兵馬都總管復致仕卒

申王

金史列傳申王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豳王允成為
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
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愿啓顯宗曰豳王府教讀
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
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
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
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
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
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真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
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馳滿九住問匡曰

伯夷叔齊何如人臣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臣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紂死殷爲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爲上相語遂後顯宗遷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真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立女真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違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曰入數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顯宗命臣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策徂征三秦震驚求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

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臣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御州防禦使把內剌國史院編修官夾古衛國子助教尼龐古鑑進稟策題問契數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臣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臣曰臣熟觀策問敷教措刑兩事不詳根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臣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臣曰編修衛助教鑑長於選校必不能中已而臣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刪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救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臣與訛可俱爲侍讀臣被眷遇特異顯宗謂臣曰汝無以訛可登第快快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爲皇太孫臣仍爲太孫侍讀二十八年臣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攝更名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秘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臣以馬幣爲獻及私以官錢佐臣宴會費監察御史姬端脩劾之上方委臣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脩國史進世宗實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爲外臺臣與司空襄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令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究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臣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摑按出使烏都椀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爲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臣遷三官臣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

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宋主相韓侂胄侂胄嘗再爲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爲相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俘民焉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資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忭俊襄陽軍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脩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爲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遣書宋人曰素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啓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臣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爲小寇上問叅政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臣畏也合上以爲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脩敬有加無他志上問臣曰於卿何如臣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邪臣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

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
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頃之以臣
爲右副元帥揆請臣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臣奏僕散揆
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
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
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克之臣軍次白
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拖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
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
焚燒城邑臣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荊山等縣
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
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塞馬而渡如涉坦
途荊楚削平不爲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畧以副朕意
臣進所獲女口百人詔臣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兵㬂以蜀
漢內附詔臣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峪
遂取谷城縣僕散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
月揆薨臣久圍襄陽士卒疲疫會宗浩至汴臣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

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臣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
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
購得韓侂冑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
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冑見兵屢敗以爲憂欲乞盟無以爲請得崈奏即
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崈使其屬劉祐送元靚申和議于揆揆曰
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崈諭丘崈使歸罪邊將以請爲又
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
遣朱致和吳琯李大性李壁來侂冑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岩于建康罷
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壁已爲參政不可遣朱致
和吳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
州臣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冑情實爲請依靖康二年正月
請和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
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侂冑書上元帥府臣復詰之柟懇請曰
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臣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臣移書宋人當
函侂冑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
定計殺韓侂冑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延議諸軍已取關隘不

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畧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
帝許以畫淮爲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
皇帝患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陝關隘
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
通謝爲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陲既開和
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過爲遷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
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才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
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冑啓釁生事迷
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
欲使斬送侂冑是未知其亡死也侂冑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
致侂冑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冑尚力庇之竄方信孺妄言已死
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懷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祗備
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
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鬬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
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
蜀相爲首尾關隘繫蜀安危妄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

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
人王柟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冑首必當函送邊上國之命臣奏曰
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饋餉之勞費用必廣祖
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
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虜今遂失之
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貴膄耕桑之
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
報曰侂冑渠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王柟還復書曰宋
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
所以覆護填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冑徐議還淮南
地來書言韓侂冑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于犒軍銀
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祗備是皆有咈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
其韓侂冑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冑者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預
焉王柟所陳亦非原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貰宋
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冑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恩訓
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修追誓書齎還通謝人使赴闕王柟

之師也。臣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攜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為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處先次錄本齋呈并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金皇帝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俟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伺候嘉報迤邐前去界首以俟取接臣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畫日割賜。臣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臣遣平南

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鎬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馘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臣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遣謝使許奕兵衛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臣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畀寶祚。即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臣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臣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臣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臣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講

讀義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臣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為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為哉

應國王

金史列傳應國王果本名撒離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婁室為泰州都統宗翰皆隨遷泰州撒離喝嘗為世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已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離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離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帥叅王撒離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離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叅統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扶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

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離喝而戒廟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衛要使撒離喝總之居無何詔收鄜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灘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峰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蜀稅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為元帥右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離喝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離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撒離喝追擊大敗之未幾為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錫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馬二。命射于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灞陵升蒲州為河中府。撒離喝為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離喝亦悔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念撒離喝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為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撒離喝至汴

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離喝預軍事撒離喝不知每事輙爭之撻不野訖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河南事屬撻不野今來審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離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野獨有附奏撒離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令史遥設希海陵旨誣撒離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遥設學撒離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析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不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宫門外遺下此書遥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審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剌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邊鋑分豪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郗滿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洩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

九泉之下當有見封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廝魯渾殺撒離喝于汴族其家而無爲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歌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離喝特不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離喝親屬生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幹者孫耶魯僕撒離喝于汴廝魯渾執之耶魯曰頼付有司若法當同生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斧覲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遥設爲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離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肖王也肖王名老人故云然遥設在博州數歲後與肖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離喝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爲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金源郡王

金史列傳金源郡王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爲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與昭順皇后徒單氏禱於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其母昭祖没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氏自以爲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徒棱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爾宗與桓赧散達戰於斡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豁改原而身出持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軏遂步趨而出力戰其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爲推鋒居前如此以弓箭擊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達既敗習不失馬乘陣中者亦自歸世祖嘗疑木甲李里篤或與烏春等爲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覘李里篤與忽魯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昵昵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乘馬而歸其勇捷如此巫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甸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乘飆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軏巫乃以歸太祖獲麻産獻馘于遼遼人賞功穆宗太祖撒都習不失皆爲詳穩爲後與阿里合懣斡帶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習不失之衆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推其軍鋒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杲俱爲勃極烈習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與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今國家造有大慶可減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説太宗然之遂杖昂以

聞太祖要伐遼輙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侔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感動而疾轉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輙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紿對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忠毅子鶻沙虎國初有功天會間爲真定留守子撻不也

常山郡王

金史列傳常山郡王襄本名嗢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廼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濼襄先登鏖擊足中流矢襄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檯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瀋霫黏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立空地以竢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衍曰令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謀衍然之衆率衆將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從忠義追賊至泉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爲

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
爲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合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
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横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
復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
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儻不得關敵
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
當爲公往取志寧壯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衛路自以千兵間道潛
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復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
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
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
總管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
莫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日使宋方祈
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
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
世宗謂宰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
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

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爲照撿允奉公守法朕甚嘉
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
外任治有異效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
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俾
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政事諸部族
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糺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
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
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
始以内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
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
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
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内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
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
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
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
是二稅戶多爲良者明昌元年同知　州防禦使膏上封事歷詆宰執太

俾克寧奏膏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膏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
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
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簽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金牌
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疋糺亦叛嘯聚
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復遣右
衛將軍完顏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
召面諭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
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䪁所圍三日不得
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
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闈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爲
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
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驚晨壓敵突擊之
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
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勲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
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
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擧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之十月䪁

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羣牧契丹德壽陁鎖等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衆
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
召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
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
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定臣議嚴郊
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
國已報表賀今若中輟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
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
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
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
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勑百五十視功給
之方德壽之叛諸糺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糺居之近京
地撫慰之或曰糺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内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糺雖雜
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過無患尋詔叅
知政事膏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千萬明年以内艱免朞日起復視事時
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籍以散其黨襄以爲非便奏請量存口數

餘悉官牘為宼上納之北部復叛奮戰失律復命襄為左副元帥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及減價出糴食粟以濟之貳以兵食方闕為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率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衛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遏阻轐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内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針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為受之便賜寶劒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賫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汚移剌烈烏滿掃等山以通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為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知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疋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持授之遣左司郎中

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廪恩禮至渥老不為退復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已詔仍慰諭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算木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瀆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淄王充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偽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還昇襄具明信如此既而果獲為偽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為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

章宗廟庭

隨國王

金史列傳隨國王阿離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産起兵攬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離合懣往撫察之與斜鉢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遁去後從撒改討平留可阿離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離合懣獻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離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離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離合懣與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離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頃之為國論乙室勃極烈為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

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為奏奏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為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聞阿離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隨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

廷謚曰剛憲子賽也斡論賽也子宗尹

齊王

金史列傳齊王晏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里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檝艤江令諸軍撤高江速木為栰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為廣寧尹入為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為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徒東京天德初封曹王入拜同判太宗正事

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
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王時近郊築圍獵特昇晏三百人從獵
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為臨潢尹遂致仕
還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為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悆里
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聞悆里乃等逃還使會寧
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補馳驛促
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賓勞旬日未幾為都
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畢上將獵有司已戒備晏諫曰邊事未
寧畋遊非所宜也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
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優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致祭賻贈銀幣甚厚

鄭國王

金史列傳鄭國王斡魯韓國公劾者第三子康宗初蘇濱
水含國部斡豁勃謹及斡准職德二部有異志斡帶治之
斡賽斡魯為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母
疾病斡魯代將其兵者數月斡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
斡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斡魯統諸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
合咸州路都統斡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

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
易為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為禆將以
兵三千屯東京八甔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
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
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
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撻不野杓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曰願併力
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
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真胡突古來高永昌
使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所俘渤海人
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諭之斡魯方趨東京遼
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
月斡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
奴鐸剌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
之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耳斡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
補等率衆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東
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初太

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
既以克敵下城何為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既而
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
歌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
祖云未幾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剌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籍女真
及東京州縣盡降以斡魯為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
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魯上謁于婆盧買水上
慰勞之辛亥幸斡魯第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烏偎水部實里古達殺
酬斡僕忽得斡魯分胡剌古烏蠢之兵討之酬斡宗室子魁偉善戰年十
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室韋獲其民衆及招降烏偎水部以功
為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烏偎水部領行軍千戶從破黃
龍府戰遼壽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
至是與酬斡同被害斡魯至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遯去追及于合撻剌山
誅其首惡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斡等
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冰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戶為一謀克以
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為質斡魯乃還天眷中酬斡贈奉國上

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斡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
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從以精兵乘
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
之境婁室與斡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
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斡魯為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
勃剌淑撒曷懣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離質於白水濼獲之遼主留
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荅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
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斡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
兵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朮可往代
州受之詔徧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後當次第推賞遼主威屬勿去其輿帳
善撫存之遼主佇傳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
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朮可不須往
矣遼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為西
北西南兩路都統斡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詔以夏人言宋使略
新割地以便宜決之斡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戶口賞幣又以宋人侵賜地
求援兵求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

或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服種上于夏誠有異畫宜謹守倫盡索在夏戶口通聞兩國事審處之斡魯復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郛樂師交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郛復及此種場之事當慎毋忽及宗翰等代宋斡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會五年甍皇統五年追封鄆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子撒八銀青光祿大夫子賽里

燕國王

金史列傳燕國王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討定諸部愛世祖膂勇材略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劾者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為國相穆宗擾撫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服已者使撒改取烏紀嶺道攻阿踈穆宗自將期阿踈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董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踈城下此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來會阿踈城下鈍恩在南阿蘇在北穆宗初還撒

改分道即會攻阿踈聞其用斜勒計先取鈍恩城興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踈然後深以先取鈍恩城為功也及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鵠塔等軍而阿踈亡入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鵠塔鈍恩皆降康宗沒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復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代遼之計決於迪古乃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啓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肅宗為國相既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位後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荅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七月太宗為諳版勃極烈撒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勃極烈杲國論杲勃極烈勃極烈女真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懷穰絕等杲母弟之最切者撒改辭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甍太祖往弔乘白馬剺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賵以所御馬撒改為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為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每以宗臣為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為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遼王

金史列傳遼王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為諳班勃極烈杲為國論昊勃極烈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豚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為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盤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為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

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無鬬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十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侯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馳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給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杲信之使溫迪痕阿里出納合鈍恩蒲察婁羅偎諸甲扳剔降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出等遂據坂去烏皆殊死戰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合鈍恩功為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歆

趯倚里徒宗翰遣徒懶以兵一千往擊之徒懶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蒲括斬降丁壯追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伏就擒耶律捏里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非即位時在兩國絕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令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今忘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閣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雖肯爲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

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斡魯婁室敗夏將李良輔使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從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回離畛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即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爲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宗即位杲爲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代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代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五年謚曰智
烈子李吉

魯王

金史列傳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斡魯往代之闍母等爲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闍母邀擊殆盡與永昌陽沃里活水衆過渾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濟諸軍畢濟軍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母破之于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疋及斡

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之於是闍母爲咸州路副統遼議和久不成太祖進兵詔咸州路都統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渾河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降都統杲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尚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婁室等於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蜀荄塞其隍城中出兵萬餘將燒之溫迪罕蒲匣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蒲匣自執旗奮擊却之又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馬邑縣南復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敵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興中府宜州復叛闍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爲我有彼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蒙刮斜鉢吾撻等獲契丹九斤與中京闍母爲南路都統討回離保詔曰回離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

自斃若彼不出掠無庸攻討耶律興古哲等敗回離保于景薊之間其衆遂潰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闍母自錦州往討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隰四州之民闍母至潤州擊走張覺軍遂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復敗覺兵於營州東北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壖逐水草休息使僕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闍母破覺將王孝古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於兎耳山闍母大敗太宗使宗望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闍母召宗望赴闕闍母遂破僞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迎勞之詔曰閣下南京撫定其民甚善諸軍之賞卿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埸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宜州拔叉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織許田獵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語在宋事中而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闍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爲都統己監戰事於是闍母爲都統撻懶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

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闍母撻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闍母為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烏林荅泰欲破之闍母克濰州迪古補朮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林荅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闍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群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四十熙宗特追封吳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大祖廟庭

正隆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謚莊襄子宗敘

魯國王

金史列傳魯國王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鴦濼遼都統馬哥奔擣里撻懶狀其郡牧宗翰使撻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于大魚濼留輜重于草濼使撻懶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渾黜不能安輯其衆遂以撻懶為奚六路軍帥鎮之習古乃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戒之曰若遇險阸則分兵以往習古廼合於撻懶久之封勒山達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達古毀里鐵尼十三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略為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

用嘉歎令回離保部族來附餘衆奔潰無能為已北命習古迺婆盧火護送降人若遇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遼外戚遙輦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曷殺之降民戶千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遙輦二部再破興中兵降建州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勢蹙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遙輦九營為九猛安上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為親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為興中尹都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撻懶為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京八月復代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刮破宋兵二萬於杞獲其三營護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擊走之擒其將石瑱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為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密州迪虎取單州撻懶取鉅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不取清平臨清袞刮取趙州阿里刮徇下滑濬恩及高唐分遣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為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撻懶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廢豫為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弟勗亦以為不可既退撻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招諭江南使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為丞相撻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者熙宗乃下

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離胡土撻懶二子斡帶烏達補而赦其黨與宗弼為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為界乃罷兵

秦漢國王

金史列傳秦漢國王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為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兎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既長威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謹人愛敬之康宗沒遼使阿息保來乘馬至靈帷階下擇取賵賻之馬太祖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渤海兵銳甚宗雄以所部敗渤海兵以功授世襲千戶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呂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

賑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駝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怯懦不足畏也戰則破之事捷聞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荅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冑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春州宗雄與宗幹婁室取金山縣行近白鷹林獲候者七人縱其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遁潰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俱取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還宗雄先啓行遇遼兵五千宗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與宗雄賞其啓行破遼援兵之功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西京既降後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與宗翰等擊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里大破之迎謁大祖于鴛鴦濼從至歸化州疾篤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

太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時贈加等詔合扎千戶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從上獵墜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驍捷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後麞引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發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泰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進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孫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荅扎怕八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銜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尾霞牌印閭山往河間囚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荅扎之子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葬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端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卒子象頻未襲而死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爲北京臨潢提刑使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等復爲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寛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決遣鈐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惟冀獄犴無冤耳既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別有推賞否則有罰明年

蒲帶乃襲猛安云

蘭陵郡王

金史列傳按荅海又名阿魯綰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場分朋擊毬連勝三昇宗工耆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荅海爲班首太宗嘉曰今日之勝乃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

太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喚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按荅海諫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即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聊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赦令後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按荅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尋遷太子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土瘠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邪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延章毬獵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爲暴戾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英王金史英王文傳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原海陵慕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讖術鼓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遷中京聞召鼓仙詰問窮竟本末既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祕書丞興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祕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鄆國公以疾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朝請三年賜上帝御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爭京詩罷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即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忿悔過赤心事朕朕無患朕不知也除真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荊王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驚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綻納稅草十六萬束公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懲斷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頓里銀朮可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以謀告洪洪言来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僮剛哥等往南京以善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定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紿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斡敵畫陣圖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總管判官孛特馳往德州捕文孛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孛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州鞫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故爲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獲詿誤者多敕所在捕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一月敗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术實懶孛特酬越不即捕致文亡去孛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

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脩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兄特進裔之子敵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之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五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二十九　金

壽王

金史列傳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兼脩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濬國公北京留守以食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世宗即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徹樂詔京代拜行禮世宗懲創海陵疎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群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壽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如此所官何爲邦榮揣其意乃詐爲圖讖作詩中有鶻魯爲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并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遣兀古出劉琬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爲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廉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須在大名以贓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家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歆住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景之罪始於其妻妄卜休卦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爲非宜上曰朕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爲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陳王

金史列傳陳王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爲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爲尚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趙王

金史列傳趙王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追謚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亶爲會寧牧封鄧王後爲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爲相將謀弒立攜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

衛王

金史列傳衛王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爲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榮王

金史列傳榮王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節度使改安武軍留京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生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京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滅宗室爽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秘書監母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勝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閑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升擢爽疾少間將從上如涼陘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

賜宴慶和殿奭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御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爲法以奭貲用有闕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奭疾久不愈勅有司曰滎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旣薨上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滎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

曹國王

金史列傳曹國王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太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王海陵謀弑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殺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興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刀擊宗敏宗敏在右走避膚髮血肉狼籍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

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蠛蝨耳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爲太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于撒合輦紓國公賜名德進封王阿里罕封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罕遂見殺大定詔復官爵

胙王

金史列傳胙王元崇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己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荅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撈海陵曰阿撈屬踈由是海陵謂胙有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撈是時阿撈方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嘗疑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剌特

思鞫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剌并殺特思海陵家此并擒阿撈殺之阿撈弟撻撈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剌阿撈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誦詐非行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元子賽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太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爲人清慎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溫胙王元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尤欽審

梁宋國王

金史列傳梁宋國王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塹士卒畢度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謀克少卻遼兵中軍杲稍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皆埋之馬杲乃還遼曾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爲疑兵太祖旣攻下黃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

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爲然遂班師宗幹傳降人言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羸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王嶺富特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千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至五院司遼主已遁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宗即位宗幹爲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外十年熙宗爲諳班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左勃極烈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

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沖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畧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遂之閒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
太祖廟庭子充亮充襄充亮是為海陵庶人

宋王

金史列傳宋王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離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處實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羅乏獨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妻室等追之至白水濼遼主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冠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歡甚宗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德之閒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授以成算豈能盡合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既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從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上顧謂群臣曰從諸部人當出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弊芻糧不給由上京為宜然新降之人憂爾騷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謂臨潢府也上遍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余睹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家奴為後繼太祖已定燕京斡魯為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于陰山青冢之閒宗望妻室銀术可以三千軍分路襲之將至青冢遇泥淖衆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為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妻室銀术可獲其左右典帳進至掃里門馬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追二

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賜里特末胡已曾骨答別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寘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兔紐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兵十四皆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闍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兔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張覺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為都統劫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覺種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遼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復業農各復其業乃招武

州諭果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優當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遥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闍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別勅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種場之事一決於宗望又曰議索張覺及逃亡戶口於宋闕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歛恐民匱乏度其種穀賦之射糧軍願爲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勲賢及有民望者爲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遼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衆宗望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闍母克南京兵執僞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幹魯亦言之闍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徼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爾軍及六部來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盧彥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戶口宋人弗還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爲後患宗翰亦以爲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爲叔父請以闍母爲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彥宗兩軍戰事

宗望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莧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冑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過中山三萬人於阨隘之地力戰死之朮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留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爲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以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黃河爲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爲伯姪國効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沈輸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辭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輟弗攻改肅王樞爲質康王構還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爲右副元帥

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來還遂克真定殺知府李邈得戶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獲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遇宋援兵奔睹那野賽剌臺實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僕鶻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涼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中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罰是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

魏王皇統一年進許國王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庭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齊京文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慎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溫爲興中尹太祖使護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溫毋降事泄護都本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遇遼都統李迭等道溫在其中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李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溫曰汝兄和尚困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溫曰吾兄辱於見獲榮於死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爲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度水擊敗其衆直趨道溫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瀋王

金史列傳瀋王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問知遼帝獵鴛鴦濼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鴦

灤略獵尚未去可襲取者及宗望伐宋宗翰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後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答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後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絶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鶻盧補當海迪虎大㚖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斡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斡里也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泝江而西擊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

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朮列速降越州大㚖破宋周汪軍阿里蒲盧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宗弼還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拒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百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絶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

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瀋王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保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搆釁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

害宜即舉兵討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十並加忠勇校尉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胄弓矢及馬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軍興宰臣同入奏事儀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大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弊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

為界屬登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珮璲玉冊冊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荅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謚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廷子孛迭

芮王

金史列傳芮王亨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為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將謁太廟以亨為右衛將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絕人善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為重耳其實忌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且令構其罪狀亨初除廣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魯曰孛迭雖稍下遷勿以為嫌國家視京府一也況孛迭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魯與徒單斜也為室斜也妻忽撻待幸於徒單后忽撻詣后告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孛迭當大貴海陵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忽撻為莘國夫人久之亨家奴六斤願黠給使總諸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為奴寧不念為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懼遂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京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六斤即以為怨望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老僧即捕繫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鞫之與其家奴並加搒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亨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亨擊鞠為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鎚擊狐兎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以鎚殺之即奮鎚遥擊中其腰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十七年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

鉅鹿郡王

金史列傳鉅鹿郡王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真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撻懶宗雋唱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策以捕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丞熙宗從容謂之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為不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為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畢忽止及女真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宜可有間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為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封河內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震武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若能來宜速至此若為紇石烈志寧白彥敬所遏亦不煩叔憂宗憲聞世宗即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于小逵口除中都留守即

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杖英同議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京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為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祕書監溫王爽各一本移剌高山奴前為寧州刺史以貪汙免世宗以功臣子孫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為祕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很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為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為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為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金源郡王

金史列傳金源郡王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為其部長父直離海始祖弟保活里

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離海使部人邈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邈孫歲餘厚其饋廩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篚為贈結其厚意久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為助羅貴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與握手為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魁偉勇敢善戰質直孝友強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懣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阜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膝石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懣與勇士七人步戰殺斡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嘉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狄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弟阿斯懣尋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王師攻下西京賜以金版其子蟬蠢從行上諭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俟其獲當以為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繼聞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人師還賞賚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習失思敬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將舉兵伐遼尚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憑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為我決之遼名為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杖義而西君以為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眾樂為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婁室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禦遼主兵次文判迪古乃與銀術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斡魯蒲察會斡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斡魯古等禦耶律捏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惠等州降天輔二年與婁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濼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雞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為耶懶路都勃堇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朮實勒之田益之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蜀王

金史列傳蜀王銀朮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不決乃使習古迺銀朮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朮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之狀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朮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朵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朮可婁室率眾衝其中堅凡九陷陣鏖戰而出大敗遼軍銀朮可為謀克遂與婁室戍邊使與婁室渾黜婁盧火石古乃等攻黃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兵銀朮可守達魯古城收國二年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以銀朮可為謀克屯寧江州遼大冊使習泥烈遣四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使耶律麻答十三人兵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絕芻牧銀朮可獲之乃知遼使吏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朮可與習古迺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棄兵遁遼主西奔天德銀朮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朮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於西都谷所殺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詵高豊等軍來救太原分擬近郡銀朮可與習失蚕曹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

破宋兵於太谷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鶻懶拔離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據榆次救太原銀朮可使斡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中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川谷大敗之撒里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繼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朮可等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朮可降萌戚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同賜鐵券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朮可取鄭州敗其將李儀等薩謀魯入襄陽拔離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擒轉運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離速破唐蔡陳三州克潁昌府沙古質別克舊潁昌宗翰會伐康王銀朮可守太原天會十年爲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諡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庭子毅英

河内郡王

金史列傳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懣之子辭不失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體貌雄偉美鬚髯純直有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鄰淀方獵因詔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兄習室攻

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洛陽圍汴皆有功師還隸遼王宗幹麾下太宗幸東京溫湯思敬擁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克從征朮虎麟有功遂充護衛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雋功遷顯武將軍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嘆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押懶路萬戶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廐馬錢萬貫及歸復追使賜予錫是年入爲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檢無何爲吏部尚書天德初爲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請觀錢塘江潮思敬不觀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於錢塘者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丞罷爲真定尹用廉封河内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太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爲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孛古底視地形衝要戍于狗濼屯駐何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禦遣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爲限詔孛古底曰爾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敬選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爲元帥右都監以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爲節度特末也獲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斡執窩斡并其母徐輦妻子弟姪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廐馬名鷹拜右副元帥經略南邊駐山東罷爲北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仍經略山東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土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衆以爲備禦俟邊事寧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爲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爲北京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爲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爲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爲妾至是其兄乞離異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家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真人可依漢人以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真猛安其三監濼官可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匀當副千戶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真語言文字上皆從之其後女真人試進士夾谷衡尼龐古鑑徒單鎰完顏匡輩

皆由此致宰相實思敬啓之也久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實錄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内外皆傳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孫吾偎朮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將軍授達濱路實鄰山猛安

陳王

金史列傳陳王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皆有功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遂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真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室余睹襲之迪六等聞希尹兵後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還奚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訛里剌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濼宗翰遂請進兵宗翰將

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遣兵屯古北口使婁盧火將兵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爲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兵宗翰欲親往希尹晝宣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爲公破之渾黜至古北口遇遼遊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追戰死者數人渾黜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濼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爲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兵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嶺輜重將發西京幾及遼主于白水濼南遼主以輕騎遁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入朔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諸郡以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及大舉伐宋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還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遁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宗爲儲嗣太宗遂以熙宗爲諳班勃極烈熙宗即位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

府儀同三司希尹爲相有大政皆身先執餘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罷爲興中尹二年復爲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王與宗翰共誅宗盤宗雋三年賜希尹詔曰帥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蕭慶銀青光祿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諡貞憲孫守道守貞守能守道自有傳

晉國王

金史列傳晉國王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代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即稱帝爲賀及太祖以下宗室群臣皆勸進太祖猶豫謙讓宗翰與阿離合懣蒲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耶律訛里朶以二十餘萬戍達太祖逆擊之宗翰爲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戎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醉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群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盤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廼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敕其子晉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盌溫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斜睹與移剌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斜睹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

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赧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第扎保迪沒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稜頗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爲都統昊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哥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撻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

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勅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暮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破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嘉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群帥及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路戶籍校籍索之而闍母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遼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朮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盂縣後留銀朮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純等鶻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荅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請脩好不允和丙辰銀朮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最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賜與其原宗翰以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穎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是時河東寇盜尚

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脩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荅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婁盧火監戰平陝西銀朮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帛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離速馬林荅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閤下具四月七月兩書皆然元帥府荅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乣里平之初太宗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祖而太祖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師謂宗翰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翰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忠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宋國王

金史列傳宋國王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為之副天會十年為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

前郎上表求退為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備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為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撿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遂為右丞相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為齊帝至是唱議以河南陝西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群臣議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雋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雋撻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并赦撻懶出為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輙構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黃金合及兩銀鼎獻明德宮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六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三十　金　元

豳王

金史列傳主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鄆王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為代王宗固為判大宗正三年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彊而宗磐宗雋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謂蕭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原王

金史列傳原王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為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充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强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祕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輙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秖太傅便合為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場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

匹袍一領。與王充衣識物。王恐圍場日近身廉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王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搆成其事而蕭王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王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闢離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王是日王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第照檢蕭祚家遠日暮王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爲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衰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王引見海陵海陵問王王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遼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

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稟本名胡離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賚蕭王既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王上變賞之海陵使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爲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爲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爲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爲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鬩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鞫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曹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豳王斛孛束濬王斡烈鄆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並贈金吾衞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復加封

豐王　豐王名宗美本名胡里甲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官至判大宗正事海陵時與原王宗本同被殺大定二年追封衛王詳前傳

代王　代王名宗雅本名斛魯補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爲中京留守喜事佛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大定二年追封曹王詳前傳

虞王　虞王名宗偉本名阿魯補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詳前傳

滕王　滕王名宗英本名補沙虎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詳前傳

薛王　薛王名宗懿本名阿璘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官至東京留守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鄭王詳前傳

翼王　翼王名鶻懶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後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詳前傳

鄆王　鄆王名神土門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豳王詳前傳

霍王　霍王名斛孛束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濬王詳前傳

蔡王　蔡王名斡烈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鄆王詳前傳

畢王　畢王名宗哲本名鶻沙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韓王詳前傳

徐王　徐王名宗順本名阿魯帶太宗子也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陵封徐王大定二年追封隋王詳前傳

代王　金史列傳代王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徒單氏以爲己子熙宗初加光祿大夫天眷間爲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淄國公爲吏部尚書追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補兒阿里白

魏王　金史列傳魏王道濟熙宗子也皇統三年命爲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爲都提點張玄素爲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

封其母為賢妃初居外王是養之宮中未幾熙宗怒殺之

衛王

金史列傳衛王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子和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鬭爭其母妃命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變霖至第毆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所訴有妄皆二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裹妃僧酷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和尚所為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使以為真不可不戒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宿王

金史列傳宿王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東勝家保養之賜東勝錢千萬仍為起第五月己酉彌月封其母唐括氏為柔妃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陵與永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薨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其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補為宿王葬大房山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相語伯雄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祇是少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幾其死至於除授宣勅雖稍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祇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詔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

滕王

金史列傳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臭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宮海陵幸之及有娠即命為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二月封南氏為才人七月封廣陽為滕王九月薨

鎬王

金史列傳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出磐寧宮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疏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為計耶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奉表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

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曰璋阿思懣曰玘阿離合懣曰琢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絹二千匹再賜永中脩公廨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榮祿大夫阿離合懣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頗解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為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為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不堪殊贊贊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託為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書右

丞張汝獨永中母男也汝獨妻高陀斡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之會鎬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上謂宰臣曰鎬王秪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離合懣等皆棄市勅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永中王爵賜謚曰厲勅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大康縣人劉全嘗爲盜亡入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劉全欲爲亂因假託以惑衆誘王氏女爲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

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温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僞號召之寧至推爲國師議僭立事覺全温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于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令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爲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構逆黨市兵仗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

金史列傳鄭王永蹈本名銀术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爲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温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己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温馬太初論讖記天象崔温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注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内侍鄭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温爲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蒲剌睹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絶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剌睹崔温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敘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謚曰剌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爲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

金史列傳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寛勇健絶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張汝霖汝外男行也可學爲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

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入止一蒼頭兩彈壓眼勤爲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憩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五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爲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還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榜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下遷永功發其罪戮内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改河間尹閏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功到北京爲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赦乎朕已戒勅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臣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太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

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書與胡剌為地胡剌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胡剌此雖細微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王從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皆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雖細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釋矣後毋復然濟南先帝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魯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鄆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又之詔永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曰忠簡子福孫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璐壽孫名璹粘沒曷名琳是年璐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為興陵崇妃養子常居京師奉朝請泰

和五年卒章宗輟
朝百官進名奉慰

潞王　金史列傳潞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秘書監二十九年進判秘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剌猛安三年進封豳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潞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幹論賜名㻑

豫王　金史列傳豫王永成本名鶻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豳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秘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為御史大夫章宗即位起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盆買必剌猛安明年進封兗坐率軍民圍獵解

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屢稽莫窮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義爾趨朝知驟見之難展朕哉鎮府圉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邊羅於圖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誡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令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莫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王牒忠誠不待啓金縢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疋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外服來輸駿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

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俄召還以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為之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　金史列傳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又之改封兗王衛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奠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厭報不爽矣

鄆王　金史列傳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慍色善吟詠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

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婆速路猛安大羅合
打世襲猛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憲

瀛王 金史列傳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
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
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
勑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
之慟謚曰文敬其後帝謂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爲善人故朕嘗令
在左右溫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
母劉氏後封裕陵戎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
司封壽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
六年授秘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侍府僚以禮秩滿
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
其疾增損狀仍勑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爲輟
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
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
喪葬斂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霍王 金史列傳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溫妃石抹氏養爲
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
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
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越王以從彝爲趙王後承安元年爲兵部尚
書改封蔡四年除秘書監泰和五
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溫王 金史列傳溫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
秀性溫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溫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
爲輟朝親臨奠哭之謚曰悼敏

胙王 金史列傳胙王名從恪衛紹王子也大安元年封胙王是歲從
恪爲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爲皇太子至寧末胡沙虎殺衛
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從鄭州四年徙
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爲梁王汴京破死焉

絳王 金史列傳絳王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
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
香奩重綵二十端骨覩犀吐鶻玉山子兕兕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
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覩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歡甚
乙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
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荊王 金史列傳荊王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王生而警秀上所
鍾愛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荊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榮王 金史列傳榮王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
月薨承安四年追封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英王 金史列傳英王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
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壽王 金史列傳壽王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
閏六月壬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
疾愈即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
醮七日無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葛王 金史列傳葛王忒隣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
廟衍慶宮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
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爲葛王十二月癸酉生
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
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
進禮物泰和三年薨

荊王 金史列傳荊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
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
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爲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
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瓛誤書轉運副
使張正倫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關朕耶是
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
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剌
令史蒲察胡魯員外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剌胡魯輒以告
都事僕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泄密事奴
失不處死除名石魯剌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
守純曰始吾以汝爲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爲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

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輒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令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閑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鎖符鑰閉門哀宗入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入宮以護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為荆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霍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巢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血臭不可聞剗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楣間群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得之嗣豈非天乎正大間

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疏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不能免宜宗子維城之道哉

宗王

元史列傳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畧不喜華飾躬幹魁偉勇力絕人幼從太祖平諸部落掌從馬國法嘗以腹心遇敗則牽從馬其子孫最多居處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營地嘗從太祖宴諸部族或潛圖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傷甚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尤賢之嘗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艱險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見稱如此嘗立為國相又長扎魯火赤別投之印賜以蒙古百姓三千戶及廣寧路恩州二城戶一萬一千六百三以為分地又以幹難怯魯之地建營以居江南平加賜信州路及鉛山州二城戶一萬八千王薨子曰罕秃忽曰也速不花曰口溫不花罕秃忽性剛猛知兵從憲宗征伐多立戰功及攻釣魚山而還道由河南招來流亡百餘戶悉以入籍罕秃忽子曰霍歷極以疾廢不能軍世祖俾居于恩以統其潘人至大三年霍歷極薨子塔出嗣塔出性溫厚謙恭好學通經史能撫恤其民云也速不花子曰爪都中統三年始以推戴功封廣寧王至元十三年賜銀印口溫不花領兵河南屢建大功子曰滅里吉台薨

吉剌台

廣寧王

元史古台孫爪都中統三年封廣寧王詳見宗王

越王

元史列傳越王禿剌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孫也少以勇力聞大德十一年春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立安西王阿難荅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稱制中外洶洶仁宗歸自懷孟引禿剌入內縛阿忽台等以出誅之大事遂定武宗即位第功封越王錫金印以紹興路為其分地禿剌居常怏怏有怨望意至大元年秋武宗幸涼亭將御舟禿剌前止之帝曰爾何知朕欲舟禿剌曰人有常言一箭中麋毋曰自能百兔未得未可遽止此蓋國俗儔輩相祈之語而禿剌言之武宗由是銜焉既而大宴萬歲山禿剌醉起解其帶擲諸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爾帝益疑其有異志二年春命楚王牙忽都丞相脫脫平章赤因鐵木兒鞫之辭服遂伏誅子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天曆初以推戴功進封豫王

豫王

元史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天曆初以推戴功進封豫王

楚王

元史列傳楚王牙忽都祖父撥綽睿宗庶子也撥綽之母曰馬一實乃馬真氏撥綽驍勇善騎射憲宗命大將軍北征欽察有功賜號拔都歲丁巳分土諸侯王賜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為其食邑撥綽娶察渾滅兒乞氏生薛必烈傑兒薛必烈傑兒娶扒吉剌氏生牙忽都牙忽都年十三世祖命襲其祖父統軍至元十二年從北安王北征十三年失列吉叛遣人誘脅之牙忽都不從事王益忠謹入魯渾拔都兒粘閭與海都通相率引去王遣牙忽都將兵追之擒八魯渾等以獻未幾失列吉約木忽兒脫帖木兒等反以兵攻王脫帖木兒生致牙忽都使失列吉拘縶之牙忽都與王親臣那台等謀逃歸事覺那台等被殺復縶牙忽都困辱備至十四年兀魯兀台伯顏帥師討叛失吉列約木忽兒迎戰牙忽都潛結赤斤帖木兒禿禿哈亂其陣失列吉軍亂因得脫走見帝髮鬢盡白帝閔之賚甚厚至元十八年加封耒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二十一年命與禿禿哈同討海都牙忽都先遣邏得諜人知其虛實直前衝敵陣破其精兵海都敗走得所俘掠軍民而還朵兒朵哈上其功詔賜鈔

幣鎧甲弓矢其後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圖也不堅引兵趣怯綠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禿禿哈率衆追之那懷之民擾攘不知所從牙忽都將三百騎進至阿赤怯地會王帳下遊騎思部兵逃去牙忽都諭之使還時怯必禿忽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戴獲之閒道遁去二十七年海都入寇時朶兒朶哈方居守大帳詔遣牙忽都用力備禦軍未戰而潰牙忽都妻帑輜重駐不思哈剌嶺上悉為藥木忽兒明理帖木兒所掠牙忽都與其子脫列帖木兒相失獨與十三騎奔還世祖撫慰嘉歎賜爵鎮遠王塗金銀印以弘吉剌氏女賜之賚裝特厚後命納里忽徹徹不花往錫命其部屬同時被剽掠者以故桑哥家財分賜之仍各賜白金五十兩珠子一酒巵鈔幣稱是又命牙忽都居北安主第二帳王薨帝命掌大帳固辭成宗立命牙忽都常侍左右武宗撫兵漠北請以子脫列帖木兒從大德五年海都篤哇合軍入寇脫列帖木兒將兵千人擁護先後力戰功多在軍十年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與明理帖木兒窺望神器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在神器所當屬安西藩王也入繼非制武宗即位以其父子勞効忠勤益厚遇之進封楚王賜金印置王傅以駙馬都尉都剌哈之女

弟弘吉烈氏為楚王妃又以叛王察八兒親屬賜之脫列帖木兒襲封鎮遠王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聖嗣位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弟兄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故都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地大物衆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昔我太祖有訓世祖誦之臣與有聞治亂國者宜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整飭之則人將有所勸懲惟陛下鑒之帝嘉納其言牙忽都薨仁宗命脫列帖木兒嗣楚王延祐中明宗西出脫列帖木兒坐累徙西番沒入其家貲之半明宗即位制曰脫列帖木兒何罪其轉徙籍沒宜不以我故罪其復故號人民貲幣悉歸之脫列帖木兒薨子八都兒立八都兒薨有子三人曰燕帖木兒曰速哥帖木兒曰朶羅不花燕帖木兒嗣時年十有二妃弘吉剌氏哈只兒駙馬之女孫速哥失里皇后之從妹也。

鎮南王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六月甲寅封皇子脫歡為鎮南王賜塗金銀印駐鄂州

威順王

元史列傳威順王寬徹普花世祖之孫鎮南王脫歡子也泰定三年封威順王鎮武昌賜金印撥付怯薛丹五百名。

又自募王一千名設王傅官屬湖廣行省供億錢糧衣裝廠支米叁萬石錢叁萬二千錠又日給王子諸妃飲饍文宗天曆初賜寬徹普化金銀各五十兩幣三十匹仍鎮湖廣而寬徹普化縱怯薛等官侵奪民利民頗患苦之至元五年太師伯顏矯制召赴京貶之及脫脫為相始明其無辜命復還鎮至正二年湖北廉訪司糾言寬徹普化恃以宗室恣行不法不報十一年徐壽輝為亂起蘄黃寬徹普化與其子別帖木兒答帖木兒引兵至金剛臺壽輝部將倪文俊敗之執別帖木兒十二年壽輝偽將鄒普勝陷武昌寬徹普化與湖廣行省平章和尚棄城走詔追奪寬徹普化印而誅和尚十三年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阿魯輝克復武昌及漢陽寬徹普化復率領王子并本部怯薛丹屢討賊立功十四年詔寬徹普化復鎮武昌還其印十六年命寬徹普化與宣讓王帖木兒不花以兵鎮遏懷慶各賜黃金一錠白金伍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未幾復還武昌命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舡四十餘隻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徐壽輝偽將倪文俊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縣雞鳴汊水淺舡閣不能行文俊以火筏盡焚其舡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報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寬徹普化走陝西二十五年偕伯顏答失奉寬徹普化自雲南經蜀轉戰而去至成州欲

之京師李思齊以取蜀為名扼不令行俾屯田于成州以沒其子曰和尚者封義王侍從順帝左右多著勞効帝出入常與俱至正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遂為中書右丞相總握國柄恣為淫虐和尚心忿其無君數為帝言之受密旨與儒士徐士本謀交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顏達兒帖古思不花火你忽都洪寶寶黃哈剌八禿龍從雲陰圖刺孛羅帖木兒帝期以事濟放鴿鈴為號徐士本掌之明年七月孛羅帖木兒入奏事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顏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等競前斫死之詳見孛羅帖木兒傳二十八年順帝將北奔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而以和尚佐之及京城將破即先遁不知所之

宣讓王

元史列傳宣讓王帖木兒不花世祖孫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也初世祖第九子脫歡以討安南無成功終身不許見遂封鎮南王出鎮揚州脫歡薨子老章襲封鎮南王老章薨弟脫不花襲封鎮南王脫不花薨子孛羅不花幼帖木兒不花乃嗣為鎮南王文宗天曆初賜帖木兒不花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幣三十匹二年孛羅不花已長帖木兒不花請以其位復還孛羅不花朝廷以其讓而不居也改封

宣讓王賜金印移鎮於廬州順帝至元元年撥廬州饒州牧地一百頃賜之二年賜市宅錢四千錠命具王府官凡班次列于有司之右五年伯顏擅權矯制貶帖木兒不花及威順王寬徹普化至脫脫爲相始言于帝明此兩王者皆無辜詔令復還鎮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宜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也即命以所部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廬州境內皆平帝聞之賜金帶銀鈔以賞其功十六年命帖木兒不花與寬徹普化以兵鎮遏懷慶路賜金銀各一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既而汝潁之寇南渡淮帖木兒不花復以便宜調芍陂屯軍拒之及廬州不守乃挈身北歸留京師二十七年進封淮王賜金印設王傅等官二十八年大明兵逼京師順帝北奔詔以帖木兒不花監國而拜慶童中書左丞相輔之俄而城破帖木兒不花死之年八十三

雲南王 元史安南國王傳中統四年十一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交趾諸國

北平王 元史世祖紀至元三年六月丁卯封皇子南木合爲北平王以印給之

河平王 元史世祖紀至元五年六月封諸王昔怯吉爲河平王賜駝鈕金印

晉王 元史列傳顯宗皇帝諱甘麻剌裕宗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邊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于柳林之地北還覲世祖于上京世祖勞之曰汝在柳林民不知擾朕實嘉焉明年冬封梁王二十九年改封晉王大德六年薨子也孫帖木兒嗣

安西王 元史本紀世祖至元九年冬十月丙戌朔封皇子忙哥剌爲安西王　又泰定紀至治三年三月癸巳以諸王月魯鐵木兒襲封安西王

武威西寧王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八年十一月辛丑封諸王出伯爲武威西寧王賜金印

懷寧王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八年十月庚寅封皇姪海山爲懷寧王賜金印

衛安王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九年二月丁酉封諸王完澤爲衛安王賜金印

寧王 元史本紀武宗即位大德十一年六月己未封寧遠王闊闊出爲寧王賜金印

北寧王 元史本紀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丁丑封諸王迭里哥兒不花爲北寧王

齊王 元史武宗紀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丁丑封諸王八不沙爲齊王

兗王 元史武宗紀三年十月丁卯封諸王木八剌子買住韓爲兗王

衛王 元史武宗紀三年四月封諸王完者爲衛王

懷王 元史明宗紀至治二年泰定帝第圖帖睦爾以懷王出居建康

泰寧王 元史泰定紀至治三年十二月丙戌旭邁傑言近也先鐵木兒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令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買奴爲泰寧王

弁王 元史泰定紀泰定二年六月甲申改封嘉王晃火帖木兒爲弁王

宣靖王 元史泰定紀泰定三年正月壬子封諸王買奴爲宣靖王鎮益都

肅王 元史本紀天曆二年八月戊申文宗封諸王寬徹爲肅王

文濟王 元史順帝紀元統二年四月庚申封宗室蠻子爲文濟王

荆王 元史順帝紀至元元年十二月壬辰詔宗室脫脫木兒襲封荆王賜金印命掌忙來諸軍設立王府官屬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七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三十一　元

元史宗室世系表　自昔帝王之興莫不衆建子弟以蕃王室所以崇本支隆國勢也觀其屬籍有國玉牒有紀大統小宗秩乎不紊蓋亦慎矣然以唐室之盛自玄宗後諸王不出閤而史已失其世次況後世乎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系表

答里真位

答里真　大納耶耶　小哥大王

寧王闊闊出　也里干大王　哈魯罕王　宣靖王買奴　阿魯大王

寧海王亦思蠻

寧海王拔都兒

寧海王阿海

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搠只哈兒王次三哈赤溫大王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嗔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

搠只哈兒王位

搠只哈兒　淄川王也苦　愛哥阿不干王　齊王八不沙

必烈虎大王

黃兀兒王

移相哥大王　勢都兒王　伯木兒王

齊王玉龍帖木兒　齊王月魯帖木兒

別兒帖木兒王

哈赤溫大王位

脫忽大王

哈赤溫　濟南王按只吉歹　哈丹大王　隴王忽剌出　濟南王勝納哈兒

察忽剌大王　濟南王也里只

忽列虎兒王　吳王木楠子　西寧王阿答里迷失

吳王朶列担　濟陽王潑皮

鐵木哥斡赤斤國王位

鐵木哥斡赤斤　斡端大王　阿术魯大王

愛牙哈赤王

只不干大王　塔察兒國王　壽王乃蠻台　孛羅大王　遼王脫脫

也不干大王

兀剌兒吉歹大王

奧速海大王

察剌海大王

孛羅歹大王　西寧王搠魯蠻　卯罕大王

本伯大王

也只大王

不只兒大王

帖木迭兒王　八乞出大王

襲剌謀大王

撥里吉大王　八里牙大王

三寶大王

撒答吉大王

哈失歹大王

察只剌大王

壽王脫里出　愛牙哈赤大王　別里帖帖木兒王　囊家大王

斡羅思罕王

斡魯台大王　哈八兒都大王　其大王　忽剌歹大王

帖實大王　脫帖大王

氣都哥大王　脫帖木兒大王　燕鐵大王

也堅黃兀兒王　忻都大王

白虎大王

別里古台大王位

別里古台　也速不花大王　廣寧王爪都　帖木兒大王

乃顏大王　脫鐵木兒大王

口溫不花大王　滅里吉歹大王　潢察大王

抹扎兒王
撒里蠻王
闊闊出大王　定王薛徹干　定王察兒台
兒吉剌歹王　廣寧王徹里帖木兒　廣寧王渾禿察
罕禿忽大王　霍歷極大王　塔出大王
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即
睿宗也次五兀魯赤無嗣次六闊列堅太子
朮赤太子位
朮赤　拔都大王
撒里答大王
忙哥帖木兒王
脫脫蒙哥王
寧肅王脫脫　肅王寬徹
伯忽大王
月即列大王　札尼列大王

察合台太子位
察合台　也速蒙哥王
合剌旭烈大王　阿魯忽大王　兖王買住韓
八剌大王　威遠王忽都鐵木兒　赤因鐵木兒　越王禿剌
威遠王阿只吉
帖木而不花王　南答失里王
闊列堅太子位
闊列堅　河間王忽察　忽魯歹大王　也不干大王　八八大王　允禿忽帖木兒王
八八剌大王　安定王脫歡　合賓帖木兒王
也滅干大王　伯答罕王　安定王朶兒只班
太宗皇帝七子長定宗皇帝次二闊端太子次三闊出太子次四哈剌察
兒王次五合失大王次六合丹大王次七滅里大王　按憲宗紀有云太
宗以子月良不材故不立爲嗣今考經世大典帝系篇及歲賜錄並不
見月良名字次序故不敢列之世　謹著于此以俟知者

闊端太子位
闊端　滅里吉歹王　也速不花大王
蒙哥都大王　亦憐真大王
只必帖木兒王
帖必烈大王
曲列魯大王　汾陽王別帖木兒　荊王也速也不干
闊出太子位
闊出　昔列門太子　孛羅赤大王　靖遠王哈歹　襄寧王也速不干
襄寧王阿魯灰
哈剌察兒王位
哈剌察兒　脫脫大王　月別吉　沙藍朶兒只
合失大王位
合失　海都大王　汝寧王察八兒　汝寧王完者帖木兒　汝寧王忽剌台
合丹大王位
合丹　覩爾赤王　小薛大王　星吉班大王

也不干大王　朧王火郎撒
也速兒大王
也孫脫大王　咬住大王
火你大王　那海大王
滅里大王位
滅里　脫忽大王　俺都剌大王　愛牙赤大王　陽翟王太平
陽翟王禿滿　陽翟王曲春　陽翟王帖木兒赤
定宗皇帝三子長忽察大王次二腦忽太子次三禾忽大王
忽察大王位
忽察　亦兒監藏王
完者也不干王
腦忽太子位
腦忽

禾忽大王位
禾忽　南平王禿魯
睿宗皇帝十一子長憲宗皇帝次二忽覩都次三失其名次四世祖皇帝
次五失其名次六旭烈兀大王次七阿里不哥大王次八撥綽大王次九
末哥大王次十歲都哥大王次十一雪別台大王
忽覩都大王位
忽覩都
旭烈兀大王位
旭烈兀　阿八哈王　阿魯大王　靖遠王合贊
廣平王哈兒班答
幽王出伯　幽王喃忽里
亦憐真朵兒只王　脫脫木兒王　某　亦憐真八的王
阿里不哥大王位
阿里不哥　威定王玉木忽爾
乃剌忽不花大王　魏王孛顏帖木兒

完者帖木兒王
冀王孛羅　鐵木兒脫
定王藥木忽兒　某　燕大王
剌甘失甘大王　鎮寧王那海
撥綽大王位
撥綽　薛必烈傑兒大王　楚王牙忽都　楚王脫烈鐵木兒　楚王八都兒
燕帖木兒王
速哥帖木兒王
朶羅不花王
末哥大王位
末哥　昌童大王　伯帖木兒大王　永寧王伯顏木兒
歲都哥大王位
歲都哥　速不歹大王　荊王脫脫木兒　荊王也速不堅
哈魯孫大王
雪別台大王位
雪別台　某　月魯帖木兒
貝闐也先
憲宗皇帝五子長班禿大王次二阿速歹大王次三玉龍答失大王次四
河平王昔里吉次五辯都早卒無嗣

禿禿大王位
班禿
阿速歹大王位
阿速歹
玉龍答失大王位
玉龍答失　撒里蠻王
衛王完澤　鄭王徹徹禿
河平王昔里吉位
昔里吉　兀魯思不花王
并王晃火帖木兒　嘉王火兒忽
答沙亦思的王
完者帖木兒王
世祖皇帝十子長朶而只王次二皇太子真金即裕宗也次三安西王忙
哥剌次四北安王那木罕無後次五雲南王忽哥赤次六愛牙赤大王次
七西平王奧魯赤次八寧王闊闊出次九鎮南王脫歡次十忽都魯帖木兒王
朶兒只王位

朶兒只
安西王忙哥剌位
忙哥剌　安西阿難答　月魯帖木兒王
按檀不花
雲南王忽哥赤位
忽哥赤　營王也先帖木兒
愛牙赤大王位
愛牙赤　阿木干大王　也的古不花王
孛顏帖木兒王
西平王奧魯赤位
奧魯赤　鎮西武靖王鐵木兒不花　雲南王老的罕
武靖王搠思班　豫王阿剌忒納失里
西平王八的麻的加　貢哥班大王　乙八大王
亦只班大王
寧王闊闊出位
闊闊出　寧王薛徹禿
寧王阿都赤
鎮南王脫歡位

脫歡 — 鎮南王老章 — 鎮南 木不花 — 鎮南王孛羅不花
咸順王寬徹普化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文濟王蠻子
宣德王不答失里
忽都魯帖木兒王位
忽都魯帖木兒 阿八也不干王 八魯朶而只王
裕宗皇帝三子長晉王甘麻剌即顯宗也次二答剌麻八剌太子即順宗也次三成宗皇帝
顯宗皇帝三子長梁王松山次二泰定皇帝次三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
梁王松山位
松山 梁王王禪 雲南王帖木兒不花
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位
迭里哥兒不花 湘寧王八剌失里
順宗皇帝三子長魏王阿不哥次二武宗皇帝次三仁宗皇帝
魏王阿不哥位
阿不哥 脫不花大王 蠻子大王 西靖王阿魯 魏王孛羅帖木兒 唐兀台王 答兒蠻失里王 孛羅大王
成宗皇帝一子皇太子德壽早薨無後
武宗皇帝二子長明宗皇帝次文宗皇帝
仁宗皇帝二子長英宗皇帝次安王兀都思不花早隕無後
英宗皇帝無子

泰定皇帝四子長皇太子阿里吉八次二晉王八的麻亦兒間卜次三小薛太子次四允丹藏卜太子俱早隕無後
明宗皇帝二子長子順皇帝次寧宗皇帝
文宗皇帝三子長皇太子阿剌忒答剌早薨無後次二燕帖古思太子次三太平訥太子俱早隕無後
寧宗皇帝蚤世無子
順皇帝三子長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餘二子蚤世 按十祖世系錄云始祖孛端叉兒收統急里忽魯人氏民戶時嘗得一懷姙婦人曰插只來納之其所生遺腹兒因其母名曰插只來自後別為一種亦號達靼今以非始祖親子故不列之世表附著于此云

昔周封列國七十而同姓者五十三人漢申丹書之信而外戚侯者恩澤廣矣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其此之謂乎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于篇作諸王表

金印獸紐

燕王 真金中統二年封至元十四年冊為皇太子
阿剌忒答納天曆二年封三年立為皇太子其年薨

秦王 忙哥剌至元十年詔安西王益封秦王別賜金印其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在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宮邸十七年薨廿四年中書奏王次子按檀不花襲秦王印詔阿難答既為安西王其秦王印宜上之然其後猶稱秦王阿難答

晉王 甘麻剌至元二十九年由梁王改封出鎮大斡耳朶大德六年薨謚獻武即顯宗也
也孫帖木兒大德六年襲封至治三年立為皇帝
八的麻亦兒間卜泰定元年封天曆元年隕于上都

金印螭紐

安西王 忙哥剌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
阿難答至元十七年襲封大德十一年誅

北安王 月魯帖木兒至治三年封
那木罕至元十九年賜印大德五年薨
延祐七年賜謚昭定

鎮南王 脫歡至元二十一年封出鎮揚州二十二年奉旨征安南大德五年薨
老章大德五年襲封
脫不花　年襲封
帖木兒不花　年襲封天曆二年改封宣讓王
孛羅不花天曆二年襲封

懷寧王 海山大德八年封出鎮稱海十一年立為皇帝

北寧王 迭里哥兒不花大德十一年封至大二年徙封湘寧王

梁王 甘麻剌至元二十七年封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 松山至元三十年封以皇曾孫出鎮雲南王禪泰定元年由雲南王進封天曆元年帥師與太平王燕帖木兒戰于柳林兵敗見殺

越王 禿剌大德十一年從仁宗平內難有功封至大二年以怨望誅

營王 也先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由雲南王進封

郇王 嘉古解駙馬由北平王進封 拙忽難駙馬至大元年襲封

寧王 闊闊出大德十一年由寧遠王進封 薛徹禿皇慶二年由寧遠王進封 阿都赤

湘寧王 迭里哥兒不花至大二年從封 八剌失里至治三年襲封

陽翟王 禿滿至大元年封 曲春 太平泰定元年襲封 帖木兒赤

雲陽王 塔思不花至大四年封

恩平王 嘉古解駙馬　年封後進封

北平王 郇王 那木罕至元二年封十九年改封北安王

齊王 八不沙大德十一年封 王龍帖木兒　年由恩王改封 月魯帖木兒泰定元年封

楚王 牙忽都大德十一年由鎮遠王進封 朵列帖木兒至大　年封延祐二年被黜天曆元年復改封 入都兒

蠡王 出伯大德十一年由威武西寧王進封 脫忽里延祐七年襲封

濟王 朵列納大德十一年封皇慶元年改封吳王

魏王 阿木哥 孛羅帖木兒

安遠王 丑漢駙馬皇慶元年改封

汝寧王 察八兒延祐元年封 忽剌台泰定元年襲封

宣德王 不答失里皇慶二年封

文濟王 蠻子

保恩王 王龍帖木兒延祐三年封　年進封恩王

魯王 蠻子台駙馬由濟寧王進封 阿不歹駙馬大德十一年襲封 阿里加失立至大四年襲封 桑哥八剌駙馬元統元年襲封

定王 要木忽爾至大元年由定遠王進封 薛徹干至治三年封 察里台泰定四年封

隴王 大郎徹至大元年封 忽魯歹 忻都察

趙王 主忽駙馬至大元年封 阿魯禿　延祐元年封 馬札罕駙馬泰定元年封

武寧王 徹徹禿泰定三年封至順二年進封郯王

威順王 寬徹普化　年賜金印

威靖王 火里瓦察兒駙馬泰定皇后父也泰定二年封

西安王 阿忒納答失里天曆元年封

宣讓王 帖木兒不花天曆二年由鎮南王改封

嘉王 晃火帖木兒延祐四年封後從封 并王 火兒忽

荆王 也速不堅 脫脫木兒 脫火赤　年封至順二年來朝

昌王 忽隣駙馬 阿失駙馬延祐四年封 八剌失里駙馬　年封 沙藍朵兒　年由懿德王進封

衛王 完澤至大三年由衛安王進封

西寧王 忽答里迭失天曆二年封 速來蠻天曆三年封

柳城王 赤憐真八天曆三年封

西靖王 阿魯至順元年封

廣寧王 爪都中統三年封至元十三年賜印 徹里帖木兒 按渾察至順元年封

保寧王 幹即天曆二年封

兗王 買住韓至大三年封

吳王 朵列納皇慶元年由濟王徙封
發皮　年封天曆三年敗封
濟陽王
木南子天曆三年由濟陽王徙封
脫里出

壽王 乃蠻歹至大元年封

周王 禾失剌延祐二年封天曆元年立為皇帝

無國邑名 移相哥大王　千陽印

金印駝紐

河間王 兀古帶至元二年封

河平王 昔里吉至元四年封

雲南王 忽哥赤
也先帖木兒至元十七年襲封
老的至大二年封

濟南王 也只里至元二十四年封

安王 兀都思不花延祐二年封七年降封順陽王尋被殺

遼王 脫脫延祐三年封
牙納失里

冀王 孛羅延祐四年由鎮遠王進封

恩王 月魯帖木兒延祐四年封
王龍帖木兒由保恩王進封

威武西寧王 出伯大德八年封十一年進封豳王

鎮寧王 孛羅大德九年封延祐四年進封冀王
那懷至大三年封

衛安王 完澤大德九年封至大三年進封衛王

威定王 藥木忽爾大德九年由定遠王徙封

寧肅王 脫脫至大元年封

岐王 脫脫木兒駙馬延祐四年由濮陽王進封
瑣南管卜泰定四年封

并王 晃火帖木兒泰定二年由嘉王徙封

懷王 脫帖木兒泰定　年封天曆元年立為皇帝

豫王 阿忒思納失里天曆元年封

肅王 寬徹天曆二年封

襄寧王 也速不干至大元年封
阿魯灰

安南王 迭哥兒不花至大四年封

武陽王

安定王 朵兒只班
脫歡皇慶二年封

永豐郡王 丑漢駙馬皇慶元年封旋改封
安遠王

鄭王 徹徹禿至順二年由武寧王進封

邠王 卜顏帖木花至順二年封

鄜王 懿璘只班至順　年封至順三年立為皇帝

慶王

瀋王 高麗王眼大德十一年以駙馬封
高麗王璋延祐六年以駙馬襲封
高麗王暠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

安德王 不荅失里皇慶二年封

永寧王 卜顏帖木兒
卯澤至順元年封

汾陽王 別帖木兒延祐七年

威遠王 已都帖木兒至治三年封

武平王 帖古思不花泰定三年封
禿滿帖木兒延祐五年封
不花帖木兒至順元年

無國名者駙馬 按只吉歹大王

高麗國王 王謀至元 年封

緬國王

安南國王 陳光昞

寧海王 闊闊出

昭武王 合伯駙馬大德十年封

順陽王 兀都思不花延祐七年由安王降封尋見殺

延安王 也不干

濟寧王 蠻子台駙馬後進封魯王

高唐王 闊里吉思駙馬

高昌王 紐林的斤駙馬延祐三年封 帖睦爾普化至治 年封天曆二年讓其弟 籛吉天曆二年襲封 太平奴至順三年封

白蘭王 瑣南藏卜至治元年封後出家 泰定四年還俗復封

無國邑名 也速不花至元二年賜印 王龍答失大王至元三十年賜印 帖失帖木兒王大德二年 南木忽里王至大元年 韓羅溫都王延祐二年 察八都兒王延祐四年 八八剌大王延祐元年 別夫帖木兒王泰定元年

金鍍銀印駝紐

西平王 奧魯赤至元 年封 八剌麻刀 管不八

鎮西武靖王 鐵木兒不花大德元年封 搠思班

雲南王 忽哥赤至元五年封出鎮雲南 王禪延祐七年封泰定元年進封梁王 帖木兒不花泰定元年襲封

威順王 寬徹普化泰定三年封分鎮武昌

宣靖王 買奴泰定二年由泰寧王徙封 鎮益都

綏寧王 阿都赤泰定三年封

靖安王 闊不花泰定四年封

廣平王 木剌忽駙馬 哈班天曆二年封

靖恭王 朧腯忽都貴至順元年封

懿德王 沙藍朵兒駙馬至順元年封後進封昌王

金鍍銀印龜紐

寧遠王 闊闊出至元二十一年封大德十一年進封寧王 徹徹禿延祐七年封 年進封寧王

鎮遠王 牙忽都至元二十一年封大德十一年進封楚王

靖遠王 合賛至元二十七年

定遠王 藥木忽兒大德二年封

肅遠王 帖木兒不花至元二十八年封

鎮東王 也先鐵木兒至元二十八年封

泰寧王 買奴至治二年封泰定二年徙封宣靖王 亦憐真多兒加泰定元年封

無國名 完澤大王 年賜印大德九年改封衛安王

銀印龜紐

南平王 禿剌至元九年封仍賜金銀符各五

永豐郡王 李羅

寧海王　南平王　廣寧王　建昌王

不都中統二年封

寧昌郡王　唆都哥駙馬，至元二十二年封，不傳吉

郡王　歹駙馬。

寧寧　帖木兒不花，至大四年封

郡王　阿憐帖木兒，至順元年封

懷仁　亦思丹，至大四年封

郡王

保德

郡王

寧濮　昌吉駙馬

郡王

駙馬　脫帖木兒，大德十年封，延祐四年進封

濮陽王　岐王

無國邑名

拜答寒大王，至元七年賜印，仍賜海青

金符

碩答大王

帖木兒大王

伯帖木兒大王

孛羅赤大王

月魯帖木兒王，延祐六年

無國邑名者

不花駙馬，至元四年

別乞帖木兒王，至元十七年

怯里歹郡王，至元十一年

阿渾帖木兒王

完者也不干王

那木忽思大王

合必赤大王

八八大王，延祐四年詔，仍以世祖所賜印賜其

子台賓帖木兒王

忽都魯帖木兒王

出伯大王，至元二十五年，後改封威武西靖王，

昌吉駙馬，後改封寧濮郡王

岳忽難王，大德二年賜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陳楨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十八陽

王

王湛

晉書列傳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楊正衡音義顙桑朗反隤徒雷反周易云坤隤然秣音末蟻魚綺反躓陟利反

王承

晉書列傳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梗古杏反

王述

晉書列傳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強胡陸梁當積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覦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將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

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辱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于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禄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蹹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稱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戲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敎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温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楊正衡音釋稱丑六反屐奇逆反齧五結反虡音巨濟南王若虛文集臣事實辨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爲當時所嘆予嘗讀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惟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爲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爲美談亦已陋矣葉石林老人避暑録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云云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王坦之

晉書列傳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温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敎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敎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敎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悖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思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内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

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將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執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恩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錄在外路不云遠事大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舉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

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敦脩至德以保實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當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著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

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矜伐而不在於期當歷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異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療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真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謙誠哉康子及東宋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禱正衛音釋褫。池爾反。邯鄲。寒丹二音。亹亹。音尾。綢繆。上直牛反。下武彪反。繾綣。上音遣。下去阮反。濠。胡刀反。燮。蘇叶反。厭。於叶反。忱。市林反。文康葛公詩廢莊演論敕時玄。未免仍爲習氣。牽諷寡勸。多吝不解遺辭。余只用三篇。本論玄奇。積想於三篇。唐孫允晏詩晉祚安危只此行坦之何必苦憂驚謝公合定褰區在爭遺當時事得成

王禕之

晉書列傳王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王愷

晉書列傳王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退愷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

晉書列傳王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毁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内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内外中書郎范寗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説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毁寗寗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醆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儒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内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内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説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剋君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王忱

晉書列傳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寗與張玄相遇寗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寗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寗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寗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王綏

晉書列傳王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父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荆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宦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淪殆盡亦以薄行於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王嶠

晉書列傳王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誅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辟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庶子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封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數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

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復除中
書侍郎兼大著作國爵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
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
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
卒官謚曰穆子湛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湛子虔
世驍騎將軍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
尼之遠契競道常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資不雕合於大朴
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勲懋
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承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坦之
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飆庾之良箴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
式寄重文昌允釐於冢職式任華綸闕密勿於王言式能克著徽音保其
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猜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特
疆場多虞寔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徼處餘之憂於其竊勢擁旄
蹟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啟凶豎之餘威繡桷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治
質究物於帷房亦猶犬彘膢肥不知禍之將及杏盡私室固其宜哉荀崇
獻履孝居忠無愆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機宜則思業該通緝遺

經於已蠹汪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頹揚榷而言俱爲雅士劉韓偶奏
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贊曰處沖純
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弗屈高風不墜將敵後胤世傳清
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屬腈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鄙其家荀范令
望金聲遠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蔵軼青史楊正衡音釋鯤側
很反裸郎果反峭峭峻也七召反蔡州茯扶歷反牝毗忍反旂渠希反籑
側前反餗音速稱音角嶷直例
反蠢無遵反部音部蔵音賦

王敦

晉書列傳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
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
人將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
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
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
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
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
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
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
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
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
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
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
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
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
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
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
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
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
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
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
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
破弢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既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
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
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
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
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
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
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
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
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
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使以方州與之今
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
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
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將天子微弱諸侯奢僭晉文恩崇周
室主有求隧之請襄王譲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
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
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
生心遂相怨謗指摘朝廷覽謗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實臣之

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蒙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厭賤
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
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
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
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
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踈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
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
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
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
云導頃見疏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群從所
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
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
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
屬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
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
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

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
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
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
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
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
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
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
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
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
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既素
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強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
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
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
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
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

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
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
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
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
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
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
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
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
實己府當陛下踐作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
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
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
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
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
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
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
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

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
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
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
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
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
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
散不覺胸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
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機
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
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
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
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
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攻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
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
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
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

邪何至國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旣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

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忌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方伯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朝廷之志棄親用羇背賢任惡錢鳳豎

子尋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族之誅縱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侃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壼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冑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

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身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敦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緜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奬群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

安朔斷乳未幾日又於將望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否若有耳者皆知得拜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潰突在人聖主聰明使治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危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鄭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應而已也尊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未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但也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無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鳳等至京師屯于

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

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膺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俱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纓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楊正衡音義歐烏口反磾音低坫都念反闕音本反陳頵於還反帑他朗反誑居郁反犒苦到反剽漂上巳笑反下力讓反鬱孝音肴獷廷音延猾音滑號豎凡反桁胡郎反輓車輓瘞阜也五矣反枹音俘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十八陽

王 姓氏

通鑑紀事本末王敦千知溪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荊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

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為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周顗屯潯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

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為軍諮祭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鄣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攻臨川內史謝擒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秋八月陶

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

少藉曹為外援不從曹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為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眾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涓口西迎杜曾廙為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

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眾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敦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眾八

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曹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曹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為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王敦之亂晉元帝大典二年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

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眾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

乙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
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湘州刺史帝
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
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
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
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爲湘
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
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
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鎮
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撫綏甚有能名四年秋七月甲
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
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
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
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
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
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
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
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
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永
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
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
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
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
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
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
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
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帝大怒詔親帥六軍以誅
大逆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
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
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
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

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
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
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
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
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
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
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
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
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
不以悝兄弟猥劣親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
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羆以悝爲長
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
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
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
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
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將也公

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
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
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
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
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
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
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荊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
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
今既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
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
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
所能禦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
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
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
爲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
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

權日久卒見分歧使謂夫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
同豈不遠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耻不亦惜乎爲君之
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而潰大勳可就
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適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
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
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
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
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
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
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
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
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
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
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
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徵戴淵
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

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
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
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
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
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
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
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
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
假之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
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
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
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
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
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
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
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

刎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
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
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
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
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
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
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
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
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
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
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
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
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
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
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
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

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
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
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
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
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
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
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
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
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
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
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
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
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
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
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

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至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愕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強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崎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

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又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身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王舒爲荆州刺史監荆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會稽内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筵皆爲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脱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筵與李脱謀爲不軌收嵩筵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别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

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别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奬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鋭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户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衆兵伐京師

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絶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盗相尋吏民懲往年纂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羸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户衰世事去矣敦尋卒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

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内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内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横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生事邪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

至溧以爲恨錢鳳夫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洗光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光內重壁中因笑謂光曰三千户侯矣光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光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宴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應天府志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顙遂伏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王長文

晉書列傳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肜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幘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陽正衛音義郪取私反又音妻齧五結反上貸他代反下貸敕得反償常亮反幘諸無反潼川志王長文字德叡郪人父碩字伯元徙爲大守長文天姿聰警高陽敏識治五經博綜羣籍名冠州三府書佐丁時興衆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人與語僞不聞郡守物至諸門脩敬至閤走出刺史淮南胡羆辟從事祭酒卧在治廳出板舉秀才長文陽狂疾步諸走出門羆累遣教請還終不顧還家養母講學撰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立卦名擬易云謂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撰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才鑒清妙洗愛廣納放蕩淵遠不以細宜廉分爲意不好臧否人物時人愛而敬之以母欲祿養晉咸寧中領蜀郡太守郡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廉長文追爲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濬累辟不詣洛覽以故州將吊祭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願解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祈歸就汝上下善相催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羣吏惶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輒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去官民思其政大將軍梁王肜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應肜招爲從事中郎賈氏之誅從肜有功封關內侯再爲中書郎愍懷太子死於許下博士中書論虞祔之禮長文謂虞祭宜還東宮以繼太子者爲主配食於潁川府君皆施行後聞益州亂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升蜀郡太守暴疾卒常璩讚曰中書淵識

實道
韜明

王宏

晉書良吏傳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勑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致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令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楊正衡音義袒乞管反

王恂

晉書外戚傳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爲令衆駿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駿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王虔

晉書外戚傳王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升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王愷

晉書外戚傳王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然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楊正衡音義醜遂仕反

王如

晉書列傳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賂於勒結爲兄弟勒又假其強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脣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爲過失稜累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劍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楊正衡音義涅陽奴結反莠音酉呵虎何反

王中倫

真仙通鑑高唐縣鳴石山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石聲甚清越晉武帝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撫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乃於岩中潛伺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來頻適方山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懇乞長生訣遂留一石女雀卵遺之云可碎啖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待石含輒百日不飢

王卓

太原志晉追封十八代祖晉司空河東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神道碑序裔孫虢州刺史顏撰　始祖無名道之出也冑孫有

國周之宗也夫國有開必先粤若后稷播種蒸人乃粒周之先也積仁成
德積德成聖以至大王周公與天地合德乃繼為冢聖為周禮周易與日
月俱懸元著為家法為開國德澤之源派為國制度之本末俾百王易萬
世日用寔止三十代中八百年内而已厥後于孫因王顯姓始自四十一
代祖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為叔父桓王林厤而自
立周赤為大夫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周為并州狄自赤至龜八代將并
州龜生昏至大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于陽侯文釗生叔雋叔雋生
伯明伯明生屯屯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屯生卓卓字世盛歷魏晉為河東
太守遷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東裴氏父仲賢任雍州卓翁年七十九薨
於河東將屬劉聰石勒亂太原陽晉不遂歸葬葬河東猗氏縣馬顧圻猗氏
縣為桑泉縣今司空塚在縣東南解石城西二里至今子孫族焉自古太
原郡也亦猶潤州上元縣有琅琊郡後魏定氏族僉以大原王為天下首
姓故古今將諺有鼎蓋之名謂蓋海内周族著姓也我卓翁葬於河東于
孫咸族閒生將相為大原之望獨不鼎蓋河東著姓乎況本夫弄業金揮
王耿洪原長派碧海清漣成官婚者我屬無之瀣而為止水絕資蔭者賦
稅不厭瀆而為衆派錄掌府而耳順方克負終身之恥戍績而萬里交鎮

有次死之苦更接二京之内駈出九派之外蓋魏地狹隘迫而使之然也
開元中左丞相張公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且河東左丞太原顯望久矣
一旦為縉紳齊公汶之而望平沉也如燕齊兩公皆明世大賢社稷重器
尚今為也況中智已下薄俗者乎又見近代太原房譜稱顯姓之祖始自
周靈王太子晉琅琊房譜亦云太子晉後且晉平公聞周太子生而異使
師曠朝周見太子太子平方十五曠謂太子色赤太子謂曠曰吾後三年
上賓于帝果十八而仙得不謂元精昇降全真上賓則知年未十五已決
仙矣豈於三年之中而始同凡有嗣息邪是各為脩譜世務神奇相先競
稱太子晉後不及貴賤凡稱太原王者無非周平王之孫赤之後於前已
詳之明矣桑泉衆房譜脩奉朝請善公善之子聃翁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卓
騎將軍河北道大總管見隋書叢今有碑僧曇延有奇表身長八尺見高
僧傳蒲州桑泉人也或有延公譜曰德與天全身居佛宇桑泉房幽州都
督玄珪翁廣州都督方平翁皆盛德光精左補闕智明伯户部員外郎安
盧升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譜叔俱佛文稚世或有上播叔詩曰八闕左
相貴天下右丞詩人謂戲言將稱定論虞鄉房安西北庭二節度正見叔
武德冠將如入仕朝廷百舍或出一官州邑十室二三通文武衆選僅不

此屋有以見我卓翁積德積仁去不已之慶派於無窮也然因官縣或京
鄉族遠失宗望亦往往而在晉司決祀貧識宗人曰若結婚姻若黑貴無
識狠富不仁俱切為也又識曰勿三代不仕不學不看客夫婚無譜不異
無墳墓不脩仁若是數事三代皆論小人也我之慎之屬孫顏由之累官
歷臺省除洛陽令典杭州入大理少卿拜御史中丞出虢州刺史常歎大
道久隱洗醐特極令於正經獨道宇為志於于丈獨道宇為翼成五十卷
行於大建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閣於朝卓翁塚墓古有碑扇直下宗于四
縣雖居每年用正月七日一合來祭千戈動來厥至今日特方開泰冀得
復行鳴呼魏之風俗儉不中禮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頗實水漏力建豐碑
有四義焉一歸源遁者之心二正建宗者之望三伏旌去慶之德四水銘
備社之仁　銘曰　太原一宗　晉代三翁　堯將世改　葬
此河東　孫謀克著　祖慶所鍾　顯瑰栗凓　遺塚崇崇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八　十八陽

王

王彌

晉書列傳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眾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尅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仗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眾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振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

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眾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眾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

曹嶷藉其眾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眾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墻毒痡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荊衢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恚陵險隘屈強江湖夫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失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構茲多難薦食荊衛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楊正衡音義惤古賢反本作怰痡音胡反蜮音域踣傍北反

王機

晉書列傳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眾擊破之常慕

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巳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蜂起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爵凾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凾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凾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捨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往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

與送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粮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王矩

晋書列傳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預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乎古今事通廣州刺史王矩至長沙見一人著布單衣持奏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入船共語稱敍稀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曰朝發惟問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曰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王豹

晋書忠義傳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太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輙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復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

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勑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奬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頗備行人昔厮養燕起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

馳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勠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遇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喈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姦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卯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冤之俄而冏敗　楊正衡音義　噏許及反　折渠希反　蹻足許妙云舉足小高也音蹺　訕所晏反

王育

晉書忠義傳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

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楊正衡音義　鬻音育　儈古兌反　鷂弋笑反

王諒

晉書忠義傳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眞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敕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王沈

晉書文苑傳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沈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草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橫之世賢智顯於覇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

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奔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眡眂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勤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齁氣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令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

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氷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顔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成族呂霍衆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曠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溥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郤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楊正衡音義汙音烏猩其過反歡肩勿反縕羯上於問反傳女耕反耨奴豆反泓嘈疾陵反又則登反鎗鎗初庚反脢胎音梅傴垢上力口反下音苟嘲哮上張交反下許交反輼轒上於粉反下人允反癃婁上力烏含反下盧含反胝胝上支反廣尼胝視也拉盧合反嗛閃上力冉反下舒欽反噞喁七鄉向良二反闒茸上土盍反下而勇反饕音叨諍音爭轇亂上原去聲下五弔反惛音昏圯音被

王接

晉書列傳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譏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牧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退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奉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論贊見皇甫謐傳楊正衡音義騂騮息營反硋五愛反從理卽容反

王導

晉書列傳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閤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瑯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

巳勵即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攻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蹐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輙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亂源黷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勲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

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

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内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

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戸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
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
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
馬假黄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
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
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
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
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
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
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
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
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
土爲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
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
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

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
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烝詔歸胙於導曰無
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
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
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
物獲冥朕猗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
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勲格四海翼亮
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
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遵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
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
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
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
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黄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
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
以并之册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荐興公文貫九功武
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

思唐虞登庸儁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稽古建
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
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
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
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
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
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
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
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
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
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强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
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
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
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
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黄
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册曰蓋高位

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勲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
惟公邁達沖虚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栖遲務外則名
儁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
策定江左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敷檮
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遂隴豫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
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艱圯夷險委
順極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
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
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
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
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
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
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
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
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
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

功用成𦍑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相衣居而集
蟬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潜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冠乃誠貫日主垂餌
以終全貞志陵宿國絲孫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
程在乎御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𫝊漢六合爲
家爽聖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
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
蓋其宜矣恬𬩽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儐聲轢劉毅之徵重語曰深山
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辰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
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望水流慶兼矣
門族重光斯盛揚正衛書義覘勅數反揪莖糾反又于了反津普本反龕
音堤隗五罪反帑他朗反金帛舍也練色魚反贈無沮反燧音遂轀輬温
涼二音轟音專擣机上徒刀反下五忽反　真西山讀書記晉惠帝永興二
年以琅邪王睿爲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鎮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
懷帝永嘉元年七月以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
業睿和至顏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自此遂絕通鑑云導
勸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時海內
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導說睿收其賢俊與之共
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渤海刁協爲
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
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　愚按自古創業中
興之君必有元臣爲之輔翼其所建畫亦必有以逆天命而收人心者蓋
其民以致賢人者蕭何策也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者鄧禹之謀也二人所
以爲兩漢元功之首者以此爲爾晉氏渡江之初茂弘實爲謀主觀其獻
說於元帝者二一則招俊乂以從人望二則務清靜以安人心與鄧侯高密
不約而合其爲江左名臣之冠亦宜哉　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
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
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
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濁物蹊徑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
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
從胡氏曰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匹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
前弊而不能用陳頵之言此爲大失導因江左人物之流撫其原承治亦
自清談中拔進雖不留意於此亦不深非之也或曰卿卿得國日淺基業未

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曰當如是則孔明之不能蜀久矣何以得甘棠之
思乎　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剋日北征以漕運稽
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柱末二丈餘觀者
咸以爲冤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
致一無所問　胡氏曰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仁者不可得而見矣
得見有假者斯可矣又假而不歸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暫假者斯可矣
瑯琊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已揚州之患因自以建鄴爲瑯琊
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睿以方定江東爲辭祖逖說以恢復睿素無北
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剋日
北征當有此心者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糧糗其境舉措
畫無非北向之計亦日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觀倉卒而舉本
未不慮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措斬戮無罪乃拭柱上其血
逆流歸理違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而重
歎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王導爲睿謀臣使監判
之此雖亦鮮引咎辭職昌言諫止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
瑯琊王即晉王位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
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
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裒爲瑯琊王以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
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　按敦導之
從兄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云云上甚納焉　按時戎事方興而
導首以興崇學校爲請可謂有經遠之謀矣按本傳記此於辭都督後通
鑑不載　大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百官請上尊號王即皇帝位夏
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
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
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導咨嗟稱善　胡氏曰
江東草創正須鎮撫宜令長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
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爲政以
此特赤子可耳爲民上者姦暴貪污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
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措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患
於風聞耳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自觀之哉顧和之言若藏而否愚所
不取也　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
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導

不從。秋八月以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等討之。三年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尚書令刁協劾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按導此舉有媿於蕭何之識韓信郎為之知縂徇矣其中興之業不克宜矣然導亦非惜於知人者蓋徐龕之叛引情亦聚衆患之元帝議欲加討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黄門侍郎周巽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敬畏謂宜遣楚足能殺績。果如其謀然延之從兄也使導於擇將凡皆若此豈不偉哉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議者皆稱其善處興廢焉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胡氏曰凡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忌恃強而反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機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為腹

心。是欲抑將虎而役之以力也茂弘當嗟嘆之際欲去其間其惟起敢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邪曰推分澹如然庾仲初舉尊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衆人躁競前卻之時已獨安行猶千日然此亦所凡凡所以為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孚者也獨導不知此惜哉四年七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踈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二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令都督石頭諸軍事敦至石頭以杜弘為前鋒攻之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

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敦從容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胡氏曰言之不可不慎也曰有表事佳耳時予時會當有變時此崔玦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宜誅即行誅此劉隗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懇之之時顗若對曰此豈非愚所敢任上裡能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狹隘而君子所不由也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

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　二年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喪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秋七月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按導此言可謂謬矣含之舉固為逆矣不知敦昔年之事得為順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按此可見導本志欲借敦勢以去刁劉明矣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應小字安期斷乳未幾日又乏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是月含兵敗敦尋卒應秘不發喪錢鳳沈充繼被殺敦黨悉平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

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胡氏曰王導抑卞壼之議曾周札之忠是何言與王敦再舉導與王舍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芥蔕于中史氏美其善處發興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於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於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耶 思接敦之舉兵雖以誅劉隗爲名其實欲危晉室暴寧不知之耶特以刁劉亂已故以敦東兵爲快而

忘其逆耳故於石頭之衆終始不以爲非借稱日天地爲之易位人其可有私意哉晉史札傳謂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皆責其從己也後忌其一門五侯貴盛莫比又錢鳳進說然後圖之非以忠於王室之故也導黨姦之罪於是乎不可赦矣閏七月壬午帝引太宰羕司徒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九月庚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之大小皆決於亮傳又曰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成帝咸和元年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二年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卞壼亦爭之亮不從峻不應命遣參軍徐會推崇祖約共討庾亮十一月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 三年春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於石頭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寶攻祖約約敗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壘名陶侃將李根所築也八月侃兵斬峻峻衆立峻弟逸爲主 四年諸軍擊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是時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古之帝王不

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京邑遂安胡氏曰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擇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西通荊蜀利盡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自引衆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爲元功之首歟豈平南豫章之計易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誇侍飲觜未知東海者歟 路永匡術賈寧皆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讓遠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

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
侍謚曰敬司馬氏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
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
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夏
四月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胤非方伯才司徒導
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頓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
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忲侈之性卧而對之
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温平南之意也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
財百萬縱酒耽樂不卹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
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於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資
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
漕而胤商販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有謂
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
胤攜詔斬之傳首京師　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
勇難制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
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

乎導荅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
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
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夏五月默將縛默出降侃斬之傳首建康愚按導前
失之於羊鑒後失之於劉胤知人之明於是有愧矣況怙己使諫於失之
中又重失焉而郭默之用失之非小者也非陶侃舉以討賊自任其禍寧
有既乎八年春正月趙石勒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胡氏曰中國之為中
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
順君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
夷狄自處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
乃不戴天之讎張賓為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罪之言則晉之待勒不
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憤棄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
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處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為元功之
一事也咸康元年咸和盡九年改令元帝加元服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
會帝幸其府拜導并拜其妻傳又云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有同家
人孔坦切諫及帝已加元服猶委政於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嘗從
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
坦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胡氏曰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
少之君君臣之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
成帝初即位群臣進見而導不坐于以取譏既卧疾居家而狀送郗鑒又
遣奏疏詔稱皇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又孔坦正諫導反
惡而出之豈其病昏與何志之荒也昔者羊公新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
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
丹陽尹桓景為人諂巧導親愛之領軍將軍陶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
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導謂回曰南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
公以明德作輔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
之按陶回之言可謂忠切矣導雖說其言而不能用忠言之難聽佞人之
難遠也如是哉導於是乎不足觀已導辟太原王濛為掾王述為中兵屬
述性沉靜每坐客辯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
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
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
善導改容謝之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
上之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

鉞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郗鑒使廣陵遣兵入衛京
師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戊午解嚴導解大司馬胡氏曰東晉立國至是
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遺備亦弛周撫信覘者逃
遁而失襄陽袁耽見游騎勝表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觀兵分遣
將臣出捍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酅弗
及以譏為國無武備致戎心虎道也向使石虎捨晉不攻為兵雷之衆建
康其治哉愚按此導之舉也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
事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
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
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
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
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託
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征西參軍
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
間內外耳亮乃止胡氏曰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并
導猶叢蘇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己無取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既並

為輔相。欲詔教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薦進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者也。亮雖有重權。專以中制外。宜可遷廢。二閣內稱為備之議。即起角巾還第之興。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洋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為君子所不與也。愚按庾亮書詞所以聲導之失者。往往過實。然所謂讀書無從授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爭語。則必非盡誣之也。蓋秦漢以下。為大臣者大抵以經營事功為急。而以養成君德為迂。雖導之賢亦不免此。宜其為庾亮所可也。若亮所謂秦政欲愚黔首猶且不可。況欲愚其主哉。此則天下之名言。雖導之用心不至於是。實深中古今姦臣之心髓。若趙高之於二世。張讓趙忠之於漢靈。仇士良之於唐僖敬。皆用愚之之術。傳所謂齊王之耳目。使不聰明者是也。夫忠臣之心主於為國。故惟恐人君之不智。不智則不能聽納。而已之道不得行。姦臣之心主於為己。故惟患人主之不愚。不愚則不可蔽欺。而已之惡不得肆。然使人主而果愚。固非君子之所欲。亦豈小人之利哉。二世亡而趙高戮。漢靈敗而讓忠誅。然則姦臣之自利亦祇以自禍歟。嗚呼。使嬖媟近之臣猶不可愚其主。況大臣與國同體其

可愚人主之智。而必思有以愚之乎。然姦臣之情變幻多端。其不使之親近儒生講論今古者。固愚其主之術也。布置私人。日侍帷幄。名為勸講。而所陳皆膚淺之言。名為輔導而實委以覘伺之任。此愚其君之尤甚者也。要其歸是亦自愚而已。果何益哉。五年秋七月。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年六十四。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子之禮。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請以為己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為丞相。固辭。以充為護軍。亮弟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稱為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者哉。史臣曰。典午之興。本乎茂寡無陸。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來其弊。既而中原蕩覆。侍無思晉之士。輔佐中宗。艱哉甚矣。王敦內侮。蘇峻連兵。賴元臣匪石之心。潛運忠謨。克以翦鼂鯢。其間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愚按茂弘相三主二十有三年。以四事致之。清素寡欲。無聚斂積實之私。蓋庶幾乎季文子諸葛武侯之風。末年志漸驕怠。遂生踈直。

而喜佞諱過而拒言。其於累德不少。是正己之道。猶有未盡也。平時規諫主。聞惟元帝嗜酒一事。它無聞焉。明帝敏悟。機斷果於英主。成帝甫六歲能折庾亮頑殺之非。方之漢昭尤為發慧。以二君之資。使其輔導有方。雖聖哲可學而至。茂弘於此。乃未嘗少致意焉。明帝既享國不退。成亦不聞進德。至使入覲婦寺。出近小人。為同列所譏呵。則於正君之道蓋蔑如矣。其謀國則於渡江之初。招延時望。固結人心。最為江左立國根本。它所建置。亦有可觀。若不以遷避徙都。不與夷狄交好。尤為卓偉。然其規摹不過區區自立而已。規恢興復。蓋非其任。若乃用人。則一時名流多其所引。晚為何充。他日慮果能以社稷為己任。惟於用將則數失之。而辟置椽屬閒取清談之士。則亦未為得也。大抵後世人材之不如古。由其以天資用事。而無問學日新之益。故隨其所長。或能有為。徇其所短。亦以致蔽。茂弘之所長者。寬和簡靜也。所短者。不以學輔其資。卒不免於正始清虛之餘習。故其相業僅止於此。其亦可惜也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九　十八陽

王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　楊龜原晉亂說曰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貴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作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而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騖僞崇尚佻浮群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洪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始於導亮

經史百家制度王導無經世畧　嘗論晉元帝恭儉之主而無撥亂之才王導醇謹之臣而無經世之畧故其能中興於江左而不能中興於天下者厥有由哉方元帝渡江之初石勒石虎遣舟舊陝將攻建康哆然有吞噬之志既而霖雨彌時士卒飢疫乃相與憂懼退而議降使元帝有撥亂之才王導有經世之畧聚江南之衆練精卒力以與勒虎決其勝負勒虎危迫勢當就擒勒虎擒則劉聰膽破矣當此之時藩鎮之將如葛組劉遐蔡豹郭黙城塢之主如陳川樊雅張平馮寵皆為晉守導若逐勸元帝承中興思晉之心進殄醜虜奚患其不能中興於天下哉在晉之臣獨一祖逖擊楫中流銳而欲進導又不資之以尺寸之刃斗升之量及逖之兵勢已強威敵已著黃河之南皆為晉土國宜命逖總領方面以卒其功何至以戴淵撓之此逖所以飲憤至死而歎其功之難成也元帝雖賢主王導雖忠臣獨知其無意於用兵故處置乖方遂至於此　同前　東晉君臣不欲出攻則已矣至於守禦之計亦有所未盡昔吳主孫權嘗擇群臣忠亦可倚者使守江陵又命呂蒙築濡須口身自將兵而守其塢塢在晉之歷陽誠以上流之勢不可不重水道之衝不可不防故也東晉以王敦鎮荊州蘇峻守歷陽敦叛於元帝之時而峻反於成帝之世導身相此兩君既不能攻之於前又不能守之於後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孰謂導為有謀乎其後庾亮移鎮石城蔡謨以為不可庾翼移鎮樂鄉王述以為不可商浩求經畧中原王羲之以為不可桓溫請還都洛陽孫綽以為不可雖庾亮庾翼商浩桓溫終無成功亦由晉之君臣畏怯過甚務相循習是以義

之蔡謨孫綽之徒爭為苟安之計不欲用兵至苻堅淝水之敗謝安叔姪來秦之亂可以有為中原矣已而趑趄不前夫王導謝安皆東晉偉人其設心措意不在於北代餘子碌碌又奚足責使五胡之於晉遂為不討之讎可不痛哉　王導謝安得失　王導謝安在晉二子所遇何如時也夫當典午不競國步多艱外則胡羯陸梁侵擾中夏內則權臣跋扈威逼朝廷晉之為國蓋岌岌矣導相帝南渡而建江左中興之基安石處擾攘多故之時而能鎮撫藩墻外侮之變向微二子先後左右而維持之則晉之事去矣導以雅德重望撫新造之國於喪亂之餘而能招延賢士賓禮名勝如顧榮紀瞻賀循之徒屈躰延納寘之朝廷中興之功與有助焉其成足尚也安石雍容閒暇鎮有廊廟之才桓溫之逼武者倒執手板而安則神色自若淮淝之師朝臣至於駭愕失措而安則博奕自如談笑閑雅鎮以和靖不存小察洪以大綱以簡名之亦奚不可導之敬安之簡二子各以其一節而著於世誠未易貶使其果有得於古人之所謂簡且敬者則負其所長而見之施設其所成就當不止此不然則一從事於簡畧者反流於浮曠傲誕之風而區區以謹畏怯懦為敬者竟何足以立人國家事哉吾觀導有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念其壯志英槩傾駭人聽然雍丘之役河南故疆悉還晉土益兵之請何為而沮抑之若思一代而推鋒越河之將竟沮死於為山九仞之日吾不意謹愿之習其怯懦一至於此淝水之捷授將帥伊安之功而徒書朝至喜躍折屐狃於一勝志得意滿而方從事於游宴虛談之樂甚者棊功之盛絲竹不廢士大夫化之靡然成俗晉之不競是誰之咎曩時清談廢事之弊安得不濫其覆轍乎王敦之變竟不能討而阻奪國威寧自媚於奸臣百口累卿之語至折節於周顗其幸生苟免畏縮至此桓溫之事安誠能以談笑卻之而至於倉卒失拜則亦外示閑暇而中無立志君子固已有以窺其所存矣　宋蘇穎濱集　兩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溪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猶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憑權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

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款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其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

之運豈卷戮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麗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秦觀淮海集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殺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誠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至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爲導不荅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趙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誠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誠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跡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誠之此春秋所以誠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辟推教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誠志不誠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矣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經濟文衡論王導謝安清虛答黃義剛　此段謂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都無取中原意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量反做不成先生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隨波逐流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都無取中原意此說亦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朱子語類晉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李彌遜竹谿先生文集王導論請元帝引江南之望議曰元帝當懷愍之禍國勢陵夷方以琅邪王徙鎮建康而欲恢復海宇成中興之圖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唯帝能虛心以聽導導能傾身下賢以一方之望以結人心故不朞月王業遂定唯天未厭晉德實啟帝謀而導之功不可誣也夫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賢二老歸而周室興四皓起而漢嗣定必然之理也後世貪功固位之臣方且忌賢嫉能拒人於千里

之外而欲持危扶顛吾不信也致齋況說　西晉崇虛業已崩裂至東晉亦可以少懲矣咸康元年帝幸王導府拜之并拜其妻則導於此時亦可以行其志矣袁瓌馮懷請興學校成帝從之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能振且朝臣請之天子可之而前弊終不革雅道竟不復者罪必有所歸矣導居鈞軸之任得君如彼其專耳聞正言略不經意遂使誕幻之風有踰疇昔朝蹤忠鯁指作狂愚士厭清修目爲矯飾於是廉恥道喪君臣義廢叛逆相尋日危月蹙跡其禍敗導寔爲之或謂元皇南渡導以經綸爲己任庾戭之流盡歸賞拔觀其薦進顧榮賀循之等非不用儒術也予以是而責導導將有辭噫或者之言用力之說也吾之所論去害云爾譬之農夫之殖穀焉勤苦其四體深耕而概種之其苗非不美也然而有莠焉不鋤有螟焉不驅是安得爲良農哉蓋他道不熄儒術必不能興儒術不興風俗不能正風俗不正四維必不能張四維不張國祚必不能久他道之不別而徒曰吾已官某矣吾已祿某矣是不知善治者也以是責導導將無辭容齋隨筆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覬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

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王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世說王導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聲律會元體題荊表議量。風鑒才智。九年仲冬。林仁沖度。賦偶。才智兩盡公忠俱全。惠於招賢也。計其會歸心之愿也。其戰力也。斷是因對注之悲。晏士廉之來附。則國以進計。獻江河之有異。則攸然發也。金石之志不可移也。將相之器無而有之。功倚元無之重名高仲父之賢。聲書足用事對。鑒識量。東名著屏。戰力王室。恭敬。武問王導子曰敬豫注。等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進身必升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丈中子禮樂篤。比擬。喻見導曰。江左自有夷吾。吾復何慮也。温喻傳。實浸與命浹洽。從兄敦。並以文翰居要實。每安稅。自以東實王謝。王導附安也。唐本傳。裴度出入中外。以身係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雖江左王導謝安生鎮雅俗。而訏謨才略。度又過之。本質體題雅志清修。才智。元年。賦偶。擅屬何之寒。而寒豈多遜。等夷吾之功。而功爲獨高。志貫神明心存社稷。賦偶與人雅俗。過算計於衆公。魁使神州。倚後爲於清限。何濟小山雜著茂洪難除扶傾厦。安石從容抗怒蛙。習俗風流猶未除短轅綠竹壁微瑕。李復濟水集鄴人盡比管夷吾。可復中原盡羯胡。鄴量

達雲因衣食繼高絲布得充無

王悅

晉書列傳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耶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楊正衡音義地苗那反襞字林曰襞卷衣也音必益反嘏古雅反

王恬

晉書列傳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棋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楊正衡音義𩦺所貴反

王洽

晉書列傳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意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省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王珣

晉書列傳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温掾俱爲温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温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

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尒喪失歎惜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楊正衡音義掾直緣反曇徒含反

王珉

晉書列傳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王協

晉書列傳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

王謐

晉書列傳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王劭

晉書列傳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王薈

晉書列傳薈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眾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廞即墨絰合眾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迴眾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眾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楊正衡音義廞許金反饘諸然反飴音嗣

王遜

晉書列傳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邵伯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便郡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

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巂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巂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尚遜豹宣飛根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騖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顛玄旐興微鴻鴈鼓鞞在聽毛置有作赳赳羣英勤兹王略

揚正衙音義 鹹古俠反 牂牁臧歌二音 剗指遠反 爨七亂反 透他候反 旐音兆 鞞蒲迷反 罝子邪反 赳吉糾

王隱 晉書列傳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王瑚 晉書列傳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論皆見涑素傳後 揚正衙音義 喈音皆 庠呂石反

王彰 通鑑綱目永嘉六年夏漢封王彰爲定襄郡公漢主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觀魚於汾水昏夜不歸彰諫曰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聰大怒命斬之彰女爲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單于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保殷等百餘人皆免冠涕泣而諫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進封定襄郡公

王鑒 晉書列傳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之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脅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偏遣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奪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

秉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懐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冠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冑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驁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為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拂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

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戎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壽及弟子毅並有才筆壽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毅字庭堅亦為著作郎早卒論贊見孫惠傳後楊正衡音義蠑嵤上君瑩反下音縈兕徐姊反擐音患旂渠希反衂女六反戩以淺反元一統志東昌路文廟有鄉賢碣云古漯地秀王公挺奇為君子儒仕有道時既奉朝請都尉庀司文章華國星斗槃垂

王廙

晉書列傳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傳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鄙亂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遭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又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曆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釁負屢彰恐先朝露塡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將史馬儁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儁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儁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儁

率嘗從南下旦自潯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荊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諭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琨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弟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致弘義熙末為尚書

王稜

晉書列傳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

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問上心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恪崇高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論贊見王舒傳後

王彬 晉書列傳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為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從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腳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

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勲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勲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王彪之 晉書列傳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下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搆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

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眾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舉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眾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眾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

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父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

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為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

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讃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己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緝政為允豈以脩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

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為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楊正衡音義虞音其弢吐高反膞腨音專類五格反樟諸良反鐸徒落反舫府妄反眩音縣彬府巾反騫居輦反駞去去反稜魯登反彪甫尤反鬚相俞反秣音末寒悴秦醉反猖踧昌戚二音帶都計反頷五感反太平御覽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宦常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愴然怪似其母因往視之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真西山讀書記彪之知溫不臣之迹已著理不可奪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前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按彪之此舉議者多輕之以愚觀之彪之非阿附者蓋以杜溫自取之意耳蓋溫之志未在不臣彪之以霍光故事示之欲其止於廢昏立明不更失臣節也不然則彪之雅不能力爭顧容希旨而遠之不預其謀邪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

邇歸心。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按此語亦所以杜其不臣之志。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餘已見前　以上二人皆安石所與共輔大政，而庾桓溫之事者也。以安之才，當賴同列之助，乃能宏濟多艱，況才不及安者乎。觀安之與二人，情義相與如此，無間言，雖不能盡從，而未嘗以為忤，其有孔明之風者乎。

王統

通鑑綱目：太元十七年春三月，後秦殺其將軍王統、徐成。後秦主萇寢疾，召興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興遂殺統及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等。萇怒曰：統兄弟，吾之州里；成等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王舒

晉書列傳：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

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為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馥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

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為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崑之嗣。卒，

子臨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揚正衡音義：輜，側持反。鄶，古外反。颺，音羊。埭，達各反。苞，皮表反。柵，側戟反。燾，徒到反。浙，之舌反。江鄉志

許曰：呂蒙、呂範、王舒雖曰食所封邑，要亦瓜分之世，郡當中流，士大夫便於經理，而朝廷亦利以能臣居之耶，因是以知先王分封之意深矣。

王允之

晉書列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汙。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宦。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衰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

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
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
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史臣
曰李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
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
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鄭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
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況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
乎可知思行虎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蹙之辰龍
羌為出納之端製魚非獻替之術脩父之封何其鄙歟贊曰處明風令聲
頹暮年允之驊角無棄山川虞稱多藝綢繆晉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
儒憤發勵願陵敦虎之不撓寧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
心不變公望公才驍為其選 錫亞衛音義 醒息定反 奮禹音湯 恩 鸇諸然
反 碏左傳音鵲史記音且亦
反 鮒音附 鄙音彼 艤魚綺反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十八陽

王

王羲之

晉書列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
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
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
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
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
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
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
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
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
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
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
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

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
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
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
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
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
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
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
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
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
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
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
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
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
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熱念往事豈復可追願
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
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

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怒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

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

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史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治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

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

草荅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洒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

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樂懽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遂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

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羊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楊正衡晉書音義炙之夜反噉徒敢反啗徒濫反亟紀力反饋求位反麋吉□注力主反浙首熱反禊胡計反湍他端反捲渠卷反悶門水主姥莫補反棐音匪刮古滑反懊烏到反戢阻立反洒先禮反穢□□反皦音皎仿佛芳弗二音王鎮之尋陽記羲之喜畜鵝觀其轉脰以得運筆之勢往來潯陽愛廬山多松可以製墨每曰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烟煤皆極選也時有梵僧耶舍尊者一名達磨多羅來自西域羲之雅與遊及歿浩遺書強起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乃施宅爲寺以奉耶舍今歸宗寺有墨池鵝池皆遺迹也唐書太宗求書凡得羲之真行草書二百九十紙又得張芝獻之等書以貞觀字印爲識之命褚遂良楷小字以影之開元

五年元宗又書開元字爲印會稽掇英集王右軍祠堂碑公諱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也源夫在天呈象箕昴垂其宿在地成物嶽瀆曜其英蘊粹含精孕靈誕秘降爲人傑君酌其休自黃龍紀德帝軒握大寶之符丹烏啓瑞周儲開氏姓之兆爾其吉駿誠感摽秀質於文昌離翦止殺協英圖於武帳既而呂刀慶遠郭筮靈長或劉劉風松或爛爛巖電盛哉茂族其昭昭乎繫德奕賢爲海內之冠冕國史家諜可略言焉曾祖覽清河太守宗正卿光祿大夫即丘子劉德智略始參宗正蔡義經術初登大夫故得象海括河昇高能賦祖正散騎常侍父曠建威將軍淮南內史建始侯應德纏之規獻入掌禁中韓安國之嚴明才兼閫外公之生也踐得二之機膺五百之慶骨鯁清貴鑑裁端凝爽簡瀞雅魁梧頹放性敖如也深爲從伯大將軍敦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素藝苞流略書窮八體才贍五能至若垂露崩雲芝英雞葉鸞迴鵠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挺拔終古暉映來今者乎我大唐太宗文武聖皇帝甄陶先辭溧滌羲軒物色賢良夢麻前載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師範親紆聖貢製讃論焉其略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右軍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斯乃萬代之榮觀也與夫周表商閭漢脩樂墓故不同年而語矣時太尉郗鑒負佐命之勳居台鉉之責使求佳壻於文獻公公令東廂自觀之子姪聞者莫不聳身矜持公獨坦腹而不屑意竟當選矣起家秘書郎石渠典府天祿仙臺遂非揚雄劉向之才華班固左思之鼎思筆削之舉不亦難乎征西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參豫謀謨總統綱紀魏陽元之領袖早歷清階温太真之鮮明遽登英位兼此二美在我公焉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匯澤西浮潯陽重鎮伊昔南夏埒挺扶風江湖滔滟匡廬嵬嶷所以山藪藏疾川澤納污非無草竊之人實有兇蒲之盜下車無何梟音遽革公譽望幼挺才器夙彰聲名洋溢公卿籍甚識與不識莫不引領而思交知與不知咸願舉手而同薦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應命常伯補袞冢宰提衡唐虞則龍作納言漢魏則貂蟬近侍卒不降志保真恬怡荀卿所謂德行高則驕富貴禮義重則輕王公於右軍見之矣後授護軍將軍亦推遷不拜除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甌越奥區地惟關輔浙河襟帶秦嶺股肱士女殷繁商旅聯絡一都之會民俗難循公示以威恩孚以誠惠教學技勸農桑梟雄猾賈屬孝未踰暮月風化大行然後致書朝端以誠執事詞理純亮言旨切直宣徒賈生流涕孟軻浩然而已哉既而金行不競小人道長興言慷慨峻誓墳塋隨時卷舒關國隆替明不屑之願

徇長往之誠窮遊名山徧歷滄海指彙組號龍章練金膏脩瓊藥潛曲水茂蘭亭禮賢之節引貞肥之客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許邁之儔若非抗首謝時即是文章冠代何嘗不擧勝慕德夕處朝遊公自爲之序以申其志也竟以樂死遂其初情春秋五十有九卒于會稽之里第朝野矜慟郡縣傷嗟路泣行號風悲日慘非徒舂者不相工女輟織而已哉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仰遵先旨固讓不受公有濟天下之心蘊公輔之量智度海曠規摸宏遠抱劉琨之氣嗟地狹而不容懷樂毅之才歎主昏而勿用有以知晉室之不逝也夫盛德之祀綿於百代公侯之胤必復其先自晉迄陳枕會稽殆逾數十可謂英英門户矣既而黃旗霸盡紫蓋維衰衣冠咸迈帝鄉禮樂並歸宸甸子孫流落今爲居人十二代孫庭之祚之情惜善人高尚其事貞不絶俗隱不違親俛仰琴書逍遥魚鳥雖心懐遠進之道而家追傾空之恨遂使黍嘗久曠享德無依樂毅之後未封君救之魄遂餞師乾幸因承之叨佐越藩仰休烈而延贊俯遺塵而景慕敬宗族隆構清祠靈宇森邃脩廊轇輵時思之禮再茂如在之歆瑜明荃璧菊房崢晨風而轉翠蕙觟蘭藉順四序而流馨北望蕺巖超扇之風更邁東連竹徑養鵝之沼彌清西接邑居朱城麗日南通阡陌翠柳含煙加以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澄湖湛鏡漬星象於波瀾洞穴封金孕靈符於宛委信允常之勝境句踐之名都焉從十一代孫正議大夫守越州都督上柱國公士希後師乾八從兄也孫行端聚風神朗邁汪汪焉人不能測凜凜然吏不敢犯愛人如父母擿伏若神明春露流滋厮庶銘其巨惠秋霜泛簡豪猾肅其嚴威遊刃有餘雍容多暇乃昌言曰陸機文章猶陳祖德潘岳詞賦先述家風況我族盛門昌首出天下爰自着姓以迄于茲莫不儀表三台抑揚二鉉英賢濟發才彦光揚苟無述焉寧昭勳績恭承嘉命敢不云乎師乾學非稽古文慙秀異聊申衆一詞述芳猷敢跡無愧之詞庶披文以見質公有七子並有重名晉史詳矣或早終絶嗣或無子國除其有子孫蟬聯以暨今日者其唯黃門乎可以配享宗祖列爲昭穆矣又諸與公交遊者英賁特達勳績昭著獨謝太傅乎今配食賓筵矣從十四代孫石城寺僧道敬金庭觀道士崇妍空兩諦窮妙重玄入龍藏而冥搜遊鳳京而賾秘從十四代孫朝議郎行歙州黟縣令奐銅章撫俗墨綬親人惠訓泱於重泉謳謠光乎單父從十六代孫玄慶嗣賢文毒師玄保家葉並晦跡林泉脫屣纓冕追仲長之遺軌慕郭泰之高蹤共扇家風同宣祖德彈素壁頌洪猷勒琬琰於東甌俾無愧於南峴其詞曰沂波括地繅嶺

于天代載雄傑弈葉英賢三槐繼軌九棘蟬聯盛哉茂族人無閒然秦則
雖弱漢惟吉駿武帳揚暉文昌挺韻象賢踵德誕生英俊王江萬頃森森
十仞常伯獻替納言喉舌斯曰其瞻是舊明哲竟不降志朗其不屑霜氣
稜稜風威切切匯澤西楚楷岫東甌人稱險躁俗號輕浮威而不猛善而
能柔獄因靡滯庭事無留有道則仕無道則亡蘭國隆替與時行藏屑壞
青鈚晦景翰光山川益秀革樹增芳我唐太宗兮皇王冠文經天地兮武
戡亂欽墨妙兮慕右軍發睿詞兮制幽讚幽讚敏兮叨紀綱佐郡未理兮
之沂康鈇族祖之休烈峻祠宇兮戴馨陽明德惟馨兮茂蒸嘗子孫不知
其所以遂刊石而傳芳　唐宋名賢確論曾子固右將軍墨池記曰臨川之
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
王羲之之墨池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方羲之之不可強
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閒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
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
然後世未有能及之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於
道德者邪容齋四筆王逸少為藝所累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
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

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罕其比恨不見於用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
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操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隸盡善盡美至
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獻之立志
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凌
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
以知其為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況於他人乎考古質
疑翀乘雜記云世說王右軍年十歲時大將軍王敦甚愛之常置帳中眠
大將軍嘗先出右軍未起須臾錢鳳至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
中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方
憶右軍未起相與驚曰不得不除之乃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熟眠於是
得全時稱其有智又晉書王允之總角時從伯敦常以自隨出則同輿入
則共寢嘗夜飲允之辭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
疑已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汙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
復疑之二說大同小異未知孰是必有能下之者大慶謂當以允之為正
何以言之按陶隱居真誥其闡幽微篇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
十九按此則逸少生於惠帝太安二年癸亥也敦之舉兵內向乃元帝永

昌元年正月計其與錢鳳謀時當是大興四年辛巳歲也右軍生於癸亥
至是年十九矣世說乃曰十歲以此知其誤也今通鑑亦作允之云業石
林老人避暑錄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
未易以一槩論如右軍善看水牛鬬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
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鵝張正素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
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寓在是耶今鵝十百為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
人皆能辨之即貴售之以為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既意有所寓固
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韓滉潤泉日記鄧
曼容嚴子陵西漢之末也張季鷹葛稚川西晉之末也賀知章天寶之末
也陶淵明東晉之末也班嗣亦西漢之末也王羲之亦善處世皇甫嵩出
處最可觀李泌晚路
亦類矣大類子房

王徽之

晉書列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
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
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
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

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
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
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
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
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
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
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
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贊獻之賞井丹高
絜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
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
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
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
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
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揚正衛音義犖呂角反
拄頰上張禹反下古協反　劉原父徽之像贊曰人生誰不知妄為世
所牽興來當暫往興盡期自復大雪暗溪路新晴月微燭去非斯人慕逅

豈斯人學優游便所適偃蹇尚幽獨野客衆書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為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予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行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正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為人內行不謹為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楨之

晉書王羲之傳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大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王操之

晉書王羲之傳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王獻之

晉書列傳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

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淳南王若虛集吉人之辭固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也遂以是定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長史大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

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勳既融投韨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緝綣實大晉之儁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

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玆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楊正衡音義摴初居反掣尺析反駁牸上比角反下音字傖助庚反殿榜博朗反釘丁定反橙都鄧反鬚相俞反揣初委反韨分物反隶音狀槎枿五曷反從文枿代衣餘春蚓音引翥之庶反蟠音盤紹興府志王獻之善書有所書洛神賦傳于世其所居在會稽山中有五色雲現雲門山嘗從山陰道上行語人曰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雲麓漫抄嘉泰二年六月紹興府山陰農人闢地

得古磚于黃閣岡字十行云琅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 望葬會稽 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者尚 馬尚書李公大性伯和時持淛東憲節嘗見云硯色紫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傍有永和二字折後歸錢清王畿家畿好古三繩王氏後倣得其本出以示予志字大小甚類蘭亭叙其間曲水會稽字尤遒叙筆力遒逸真有父風或云乃近人僞爲之有五驗蓋集王字故大小不等一也書晉獻之而不著姓獻之決不若是二也婦人謂嫁曰歸既爲人保母不當言歸復云志行高秀皆非學者語三也獻之非善日者而云八百餘載四也古人墓塼文皆突起無刊字者五也以此推之良有理

王玄甫 真僊通鑑 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㸌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爲中嶽真人

王濛 晉書外戚傳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修小絜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使引匡衡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 楊正衡音義淦古南反帽莫報反嫗紆遇反犀把音西霸

王修 晉書王濛傳修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琊王文學轉中書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蘊 晉書外戚傳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

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 楊正衡音義紓音舒

王遐 晉書外戚傳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雅

晉書列傳雅字茂達東海剡縣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論贊見顏和傳後

楊正衡音義

繖 蘇旱反

王恭

晉書列傳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

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為己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為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為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

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爲此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

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與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義熙中爲給事中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絶棄彼弊冠崇兹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慭忠殷揚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鬭其中猗歟羣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闗臣事楊正衡音義忱(氏林反)長(直亮反)珧(餘昭反)猿(所追反)輯(秦入反)鞅(於兩反)歊(許金反)邏(盧箇反)鞈(各合反)鏑(鬲的二音)髀(傍禮反)葦(羊鬼反)鬢(必刃反)氅(昌兩反)

王爽

晉書王濛傳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王猛

晉書列傳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俊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

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

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録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内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僶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虚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隷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

擬卿為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内釐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虚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昌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臣何庸猥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鄰遠實令羌虜輕秦昔東野窮駮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内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没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温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觿正衡書義 觿畨音角一作觿觿相俞反捫蝨門瑟二音揃字林揃音子善反螭蟠上丑知反下音盤吲與哂同式忍反睚眦上五懈反下士懈反

朱子語録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生與東海公分明是特地殺了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粧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經史百家制度王猛明於大分自三代以來國之

多故莫如晉外有戎醜之強内有篡臣之變泯絶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晉主是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傳十餘世未至遽顛隳絶如十六國之紛紛纂代何也吾求其故以為君臣之分實默制於其間夫君臣之分其始固有以制之而其終至於不可解殆非勢使之也符堅以嚴厲夷狄之種崛強於諸國之間當是時五胡雲擾中原之地非復晉之版圖衣冠禮樂晉亦徒有虚器而已王猛挾過人之資奮然出身為符堅之附夫既不為晉用而歸僭竊之邦宜其念慮不復知有晉矣而堅雖強悍加兵於四方三十年間獨不敢南下而牧馬皆猛有以沮之至於垂死丁寧之言猶曰臣没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嗚呼吾於是而知晉之所以未亡徒以君臣之分存耳夫以猛之材勇較晉諸臣宜無足畏而乃敬憚退服如此非知大分者能之乎特其失身為僭竊之用不於始為可深惜君子於垂絶之言觀之猶足以明其初心之所存彼其趨向殆與反君事讎没齒不悔者亦少異哉其後肥水之役一敗塗地世每以得謝玄為晉喜吾則以亡王猛為堅恨使猛尚在必能制堅東行矣雖然晉之收是捷也要非人力所能致天秩所在雖衰世而不可泯亂堅之千名犯分圖天誅所不赦者論者語君臣相得類稱堅猛吾謂有材如猛不幸失身於堅堅雖得

而用之而猛之心堅實不足以知之而何相得之有諸儒鳴道集王猛與
大將鄧羌伐燕羌之部將徐成犯法猛欲誅成羌請之不從羌怒還勒兵
欲攻猛猛急語之曰將軍且止吾恕成矣猛卒不殺成將與燕戰羌預求司
隸校尉猛拒之至兩軍交鋒羌乃高臥帳中猛躬請之且許以校尉羌乃
出戰頓以破燕欲成大事必先小忍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韓信自立
爲假王高祖因躡足而遂封之此高帝之小忍也故卒賴信以滅楚吳王
稱疾不朝文帝不之罪反賜以几杖此文帝之小忍也故終文帝之世無
諸侯之患及景帝不勝其忿用晁錯策削列侯地於是東南七國皆合兵
以嚮京師海內騷然幾有不測之禍此不小忍之過也以至元帝不能小
忍故用刁協劉隗以促王敦之亂庾亮不能小忍故妄生猜忌以促蘇峻
之亂令鄧羌以一部將遽勒兵攻猛兵未及戰復求校尉此皆人情所難
忍者惟猛能容之故卒得其死力以濟大功不然則禍起蕭墻奚況滅燕
乎又曰王猛可謂豪傑之士矣方桓溫入關擁兵十萬頤指氣使人誰不
服懾者猛乃披褐見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每讀史至此雖未
見猛之智謀如何施設如何然當路見溫之際固已氣蓋天下矣使溫能
引猛以渡江東則溫之功有過於取關中矣惜乎溫不及此韓流澗泉日

記王景畧才大如孔明羊叔子杜征南不在陸遜陸抗之下唐呂和叔集
華山下酹王景畧墓文年月日呂某敬酹于苻秦丞相王公景畧之墓昔
馬氏纂興不及三接根河洛遺猜東南緄牙霍督爭逐婪婪天下爲血晉
猶清談帝命景畧被茲文武秉心無親用則爲主惟秦掉世永栽草莽振
文投奮起作雷雨雨莫不潤雷莫不震吸涼吞燕嚼魏合晉海蕩風掃天
臨獻鎮功存生人是日大順武功成矣文治定矣將闢太平未及二紀于
也無壽秦其不祀日沉天昏水竭龍死時更運往道隳消長屹彼壯肖沉
爲朽壞烈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開華山君見精爽樂我佐漢功侔其名漢
猶永後寵號華戚昌如夫子翊運而行鄭定八州澤流羣生歷代王者迨
我聖明盛德未聞荒墳欲平我來于東稅駕醴酒才何敢望數亦未偶終
其自致竄于戶牖靈鼂若存死爲真吏宋華鎮雲溪居士集長劍寄質匣
往往夜鳴吼芒射補弊履雖賤不爲醜藏器貴有施斯人自吾偶汲汲出
疆贄皇皇喪家狗無愧三宿行未多沮溺耦耕丘執兵客乃是射鉤手解
縛復文陛依頑亦含垢魯堂品藻中茂實帝王後君子當際會所學問行
否南陽三顧日不羨商巖史相期等釣璜茲爲兆能后宿將輕少年前席
亦何有慨慨王景畧落落秦關右周旋二十年初心了無負何必逐桓溫

聯翩東南走松柏偉莫依嵩岱皆培塿元王惲秋澗集元王惲詩　人
物當年比海蝸對談捫蝨米何爲華陽未入君王夢袖裏風雲只自知

王談

晉書孝友傳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
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
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
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
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
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
談不應召終于家楊正衡
音義鉏助魚反　廞許金反

王歡

晉書儒林傳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
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
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
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暐僭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
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楊正衡音義丐古泰反

王嘉

晉書藝術傳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
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
與世人交遊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
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
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
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
讖記當時鮮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
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
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
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
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
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
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
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
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
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

死長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録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楊正衡音義

滑音骨 稽音雞

王延

晉書孝友傳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氷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楊正衡音義穰汝陽反 扶丑粟反 認而振反

王隨

晉書列傳隨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隨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儻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豈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隨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隨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隨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王尼

晉書列傳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荊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煑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王節

元一統志節字祖游河東猗氏人今猗氏縣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晉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欲極陳所見會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節以爲恨除中郎補將軍司馬後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節學精禮傳註公羊春秋有新義

王烈

真仙通鑑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爲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住至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僊也

王愉

通鑑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王仲德

通鑑綱目義熙十二年冀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蠧也而羌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一

十八陽

王

王弘

宋書列傳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

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還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

嬖妾殺興江涘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閨閫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喈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輦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為永制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謂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介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

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匪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預定大業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茍脩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茍忝於下則為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為輕惟塵盛猷虧玷為大徽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循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為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譴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犬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

宣休徵表祥醴泉涌而頃陰陽偏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令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衮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今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戎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俛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肆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尤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擬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讟伏願鑒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執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表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鑒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

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遜志挾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庶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荊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嗤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匹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達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遠聞外內朝議與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沖旨良用憮然

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眺翼艱難熟猷光茂俾朕獲宸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録國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

寅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贊機務祇敬從所執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表曰近胄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

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俯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

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況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榮寵如舊感恩

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總録百揆毗贊盛化忝廁下風諮遵有所內翰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尒推遷覆敗

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疾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音已決渙汗難反加臣儒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

自固退不能重置冰鮮食爲瘵祇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書奇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戎有未允請

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弘悖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位犯法

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讁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奥議士人

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

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

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

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令罪其養于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

雖大存寬患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

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罪耳夫東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

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

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

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胄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

乃所以大宥　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　其本然後其末可　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　以檢小人邪　使受檢於

小人邪　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

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

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

士未合實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

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義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辠有奴辠奴無奴輸贖既許

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令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爲恩之所霑

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類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愿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

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

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責以侍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

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

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

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軌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隘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譴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七人無弘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

常已有勤剝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體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熾禍寔繁有徒爰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大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秉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既雪尤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勳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之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並

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勳民忠茂惠朕薄廼都外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輔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食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柳光祿大夫柳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劉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黃門郎臨海王子頊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贊見劉爲之傳後南史列傳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弘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

詈辱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權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恍伏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謗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王僧達

宋書列傳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揚列橋觀鬭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射自屠牛義慶聞其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訴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

郡還送故有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弑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鵲頭即命為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尋出為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番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光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擱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晚覯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

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倡任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殷視巷里借聽民謠黎祇未綿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悃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恩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為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嗟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怨弊之書上無伊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時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河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靡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閒而弗驚優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

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獯獫兇詭尤宜裁防聞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惏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感宜圖其易蚤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督統軍政董勤天兵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乞厚頒優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鑒恕特賜申哭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為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荊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傾

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膚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顧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囊者以親貧須養俛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周又擢為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會琅邪還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寶任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蒙積禍升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遠問具啓以奉營情事貧衆狠念賜蒞宣城極其窮蹶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為義動昔求還都侍衛輦轂至止之日戎旗已搴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敕亡從兄僧綽宣見晉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會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處官

以來未嘗有消豪之積藏疾閒疚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要故收崖斂分無忘餓頃實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斬懇備執初顧置乞江湘遠郡一二年中廢灰耕之日糧藥有寄郎蒙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義肆之日不覺捐身單艇翦嗣千里共氣纔罷凶塗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祭如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審醜逆盡室獄戶山川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審膽濡足是其分願分心掛腹實亦私若幸屬聖武匡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晏臣父子叔姪間復泰辰遣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勳庸而頻煩恩榮勳蹤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鵷渚歛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獲安端右之授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臺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網縲況參要內職承寵外戴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彼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顧以閒易要言誓致昔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簡明科去嚴程毛累犯刑禁理無可貸罪有恒典虛襪朝序慙

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具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勝責迸略法憲曲相全養臣一室之感口此何忘例以恩升加以令位當時震驚狀足夫所本志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己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青霄上虞聖澤下冥生辰含芳雖蛻遐遁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坊長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任蔽未至俾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尊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惛底心氣忡翦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狗餘辰以終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顧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民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空參軍闞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怡等謀尅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下詔曰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道中艱盡室顧效毓其薄誠貰其鴻愆爵邇外內身窮榮寵曾無在泮食椹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倚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消流兆江河之形逆爵盡高闍契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遣賊長臨梟餘黨就鞫成布辭獄牒宣書虞市循欲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擒搆風塵志希非覬因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爲待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極函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律瀆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昭公於契闊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勳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即啓聞與闍共伏誅南史列傳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

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孝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

王孚

安福志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宋元嘉初沈邵爲安成相薦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啟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絜業淳棄爭息競志學脩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絪想遷陵以遂本懷

王融

齊書列傳融字元長瑯琊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僧達荅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

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沭浴恩私拔迹膚虛參名盛列纓紱紫褸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勲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君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光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鑿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很征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遁竄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懃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𥥆袜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種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表之責況復願同文軌僕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燼或能自推一金蔓草難鉏消流泛酌豈直疥癬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用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偽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構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于時獯嶽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徙慾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絶防斷於是由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絶隱敝無閒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竊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求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専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摠錄則邽姓直勒渇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就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令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更相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爲帷牀馳射爲粮粮冠方帽則犯沙陵雲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頭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躑躅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絶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䏿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瞶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失虜之凶

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𨽻寶薦虜晉瓘彌盛犬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濂兹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藁於理有慊即事何損若征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荅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聞情恊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風足貴應擊鐸以增思攀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膚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邑嘆與地之圖乃席卷之膚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摠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網於頹絶反王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飮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蠢經術疏淺將遵且轴豈蔵與𠌫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巳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駑𥌓陳消壒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閒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𨽻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體之懃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武道中原澄瀚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瑜升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瑯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

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內問在朝聞主容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桁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遇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具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我陛下聖

明孳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粮力外虛謹言抄情屬當今會若精巫漢之歸師驃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已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世祖疾篤暫絕于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筭聲勢專行權利反覆

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因寃頳敦觸行多僭但以恭門素得奉欽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豐谷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恩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令因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墨與及司徒宣敕招募同列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傖楚役辛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訕毀因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慄作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嘗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贖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

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南史列傳融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之祖融亦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武帝病篤暫絕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

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時習學記言王融因元魏求書論虜情以爲中原士庶雖淪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構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轢不知以虜俗革華風自五胡而然耶將始於拓跋也又言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指李文也又言設官分職彌見其情師保則后族僞晉國總錄則邽姓直勲渴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逡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李伯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汎居顯職請給之以書則馮李邊尚直勤乖阻華夷殊貳可以收下莊之功此固疏闊矣然劉石慕容苻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而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獨拓跋以異匈奴入據諸夏純用

胡俗變華人觀其所言則與今女真略同矣孝文雖知以中州華其胡俗尚不能盡改褚緒讖之謂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也然魏自是衰亂潰裂不及百年衣冠文物卒復中原之舊然則推融之言則將自南而變北聽其自變則必以北而變南消長之機不可不深畏也劉景文詩海繪章功名不遂惜元長事與心違世謂狂高武子孫誰可輔人心初係竟陵王

王微

宋書列傳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鶩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耶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戍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虛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嘗庫之末何爲劬勤通家疾病入塵織難堪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鶩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疾廢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達兄姊逐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與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憲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郎華士之幾幸過管叔必棠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骈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捷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騈稽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漭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矢于將明魂必壹咍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閑風俗或

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咸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議耳微既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者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溢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　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

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戕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肯不厭敘恭且文詞不悠思抑揚則流濬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膚者眞可謂眞素豪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求盆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令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懷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我則吾長阮不死終誤盛壯也且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雖驚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含閶門皆蒙時私此既來易陳道故常固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頓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乎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事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慹慹畏人之多言也嘗于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我

所改亦自言視明聽聰而逆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欲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勝騰奉賤記彫琢默文章居家近市塵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衰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群賢矣衰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肯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鄉昔稱吾於義興吾常謂之見知然後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鄉書雖知如戲知鄉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鄉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眞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剸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我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咲揚子之褻贈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非亦甚矣鄉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譏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

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已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績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懃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厄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區之情偈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羸茶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廢頽慕望諸賢共相哀體而鄉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絆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傳入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胷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鄉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生一閒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蓍弟僧謙亦有才

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髣髴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

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柰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栢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盧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寔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悄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寃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往不知所告諍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佰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梧酌自釀酒寧有彷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揮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貫見羊欣傳後南史列傳微以父憂去職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兄官歷平微數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曰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奉有元凶之變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君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幘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竟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微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

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與陳郡袁彖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嚮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

王籍

梁書列傳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耶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錢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論見劉峻傳後南史列傳籍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摘伏自下莫能欺也性頗不倫然爲百姓所訟又爲錢塘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也會稽縣志王荊公以爲兩句意同乃晉以後人病朔以古句氐之花酒答對之信爲奇絕也以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作唐侯相小邑寡事猶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瞻

梁書列傳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須之出爲鄱陽內史

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爲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南海王爲護軍將軍瞻爲長史又出補徐州别駕從事史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瞻潔己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徵拜給事黃門侍郎撫軍建安王長史御史中丞高祖霸府開以瞻爲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録事梁臺建爲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瞻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益朗瞻不廢其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九謚康侯子長玄著作佐郎早卒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撙以方雅著江舊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十八陽

王

王冲

陳書列傳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秘書郎尋爲永嘉太守入爲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大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宫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爲招遠將軍衡陽内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内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爲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户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即真徵爲通直散騎常侍泉左民尚書出爲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荆州爲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冲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藉甚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荆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弁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爲湘州刺史仍以冲行州事領長沙内史侯景平授翊左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冲爲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禄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禄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即位給親信十人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常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太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竝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别有傳　史臣曰王冲王通竝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勱之襟神爽澹表樞之端操沉冥雖拘放爲異而勝槩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王瑒

陳書列傳瑒字子璵司空沖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醞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為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為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為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高祖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為侍中六載父沖嘗為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為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並稟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子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為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謚曰貞子論見沈君理傳後

王曇首

宋書列傳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予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荅曰若但如兄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慍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為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為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為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為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曜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十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反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蓋由聖明英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

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為尚書令論見王華傳後

王僧綽

宋書列傳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

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並為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為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

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為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頃之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為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顗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頻遇喪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為齊國尚書右僕射詳見徐羨之傳後南史列傳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秉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儉

南史列傳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雪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為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為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

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為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

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則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

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纏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太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妻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其體在三序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表妻王允膝合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領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階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總顧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禮爍登配孝敬衷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

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

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齊書列傳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郎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敬既昭龍袞璇極簡約之訓播遠乾華外構禾椽不斷紫極故材

為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吟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籍未見其倫何者予旁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伏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王石未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尊情本宦庶勢繁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為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後散騎常侍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明歎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

不以為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寬允斷義妄膺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飆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悔往明來五德迭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揔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禰巾冠人物但遷進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誠無慮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競異選眾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為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

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釐袞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宋秦觀淮海集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汙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婿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於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挫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清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曾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汙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之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

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也黃庭堅豫章集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勖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後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韻語陽秋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昕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習學記言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也不能協輔時主光弘道化立規垂訓庶乎久成區區炫燿耳目以家為館孩撫後進褰肆成風蓋儒者之學墜於是矣而史臣以為家尋孔教人誦

儒書執卷欣欣此爲爲盛殆見其外耶

王騫

南史列傳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嫡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塡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柱天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旧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荅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爲度支

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王規

梁書列傳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謂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饋運難係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疋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

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衡曰昔大禹不惜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捨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穀南陽宗懍與褒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王暕

梁書列傳暕字思晦瑯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禾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儌幸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瑯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固已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霸府開引為戶曹屬遷司徒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為侍中出為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為侍中領射聲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出為晉陵太守徵為吏部尚書俄

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謂為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右僕射以母憂去官起為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還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謚曰靖有四子訓承穉訏並通顯

野客叢書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切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儉首凡七葉冠冕不絶僕謂良不考究妄為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案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釣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騫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肅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王訓

梁書列傳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南史列傳云訓有識量偕止恵趣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大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南史列傳云訓問說師袁昂昂曰文籍為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高第除秘書郎遷太子舍人秘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旣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為後進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謚溫子

王承

梁書列傳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為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為榮久之

出為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為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期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論見王規傳後

王僧虔

齊書列傳僧虔瑯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為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為長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南史列傳云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

病僧虔爲發寢食同行客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

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摩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于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勳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

泰始初勳皆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勳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南史列傳云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

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緻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

無忌上納其言南史列傳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
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數分長
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
也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鼈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
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
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
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
謂北使會有散秩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北使限雖復延州難追
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事
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
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南史列傳或
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
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示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吳
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
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

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
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竝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
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
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
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
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
兄子儉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
永明三年薨南史列傳云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塘掠奪
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及
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
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
也僧虔頗解星文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
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
謚簡穆　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
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

弟書遂不成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
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
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
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
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
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
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
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
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曅與蕭思話同師羊欣
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
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
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虔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者
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
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
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為秘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

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
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
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
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
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
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
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
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
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
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
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
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眾篇何者內外八袠
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
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
云何日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
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

大減致之有曰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懟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列衆悵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万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胷懷矣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發自容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相振緒疑衿素氣自然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變理三台思曼廉靜自絕風埃遊心文繫物允清才虞孫元雯詩位高名重不堪疑懇讓儀同帝亦知不學常流爭進取却憂門有二台司

王慈

齊書列傳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為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為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膚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窩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扃禁敞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齋之季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僩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議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文僩之卽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恭敬之深旨何情興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伏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永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為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秋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還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答追贈太常謚懿子南史王慈列傳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佷徊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王泰

梁書列傳泰字仲通慈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吳郡知名在志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起家為著作郎不拜改除秘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閤祭酒車騎主簿高祖霸府建以泰為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秘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為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即眞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為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南史列傳云泰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之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累遷為廷尉

司徒左長史出爲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爲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爲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爲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爲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爲都官尚書恭能接人士士多懷恭每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謚夷子初恭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廓諭見王僧傳後

王志

梁書列傳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爲司徒引志爲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爲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

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爲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高祖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爲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爲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爲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

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轓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賵之追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並知名論見王暕傳後

王筠

梁書列傳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南史列傳云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味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

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雞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群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南史列傳云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爲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

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發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即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過見暫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

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傳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南史列傳云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 筠見王僧孺傳後

王彬

南史列傳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筠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卞室於積穀山有終老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王寂

南史列傳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張大祚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唐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十八陽

王

王懷 齊書列傳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值北邊喪亂早從戎旅韓樓及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興初叛樓歸魏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三千餘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旗建高祖以爲大都督從討爾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盧鄉縣侯天平中除使持節廣州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暕又從高祖襲克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爲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贈定幽恒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爲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史臣贊見

賀拔允傳後

王則 齊書列傳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杲輕騎深入爲杲所擒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遂征虜將軍出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以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後隸尔朱仲遠仲遠敗始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隨荊州刺史賀拔勝後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行荊州事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六州軍事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婪在州取受非法舊京取銅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時則鎮柏崖戍世宗以則有武用徵爲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明率大衆向徐州以爲影響堰清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受狼籍鎖送晉陽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

曰烈懿則勞敬賓少歷顯位後爲東廣州刺史與蕭軌
等攻建業不克俱沒焉史臣贊見齊書列傳張瓊傳後

王峻 齊書列傳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晤有幹略高祖以爲相府墨
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
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
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
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
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
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
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
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
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秘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
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壍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河清
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
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渠郡幹遷侍
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

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
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
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粮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決鞭一
百除名配甲坊踰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
年卒贈司空公史臣贊見張纂傳後

王紘 齊書列傳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
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
擁城不下尒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
磨川榮死既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尒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
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
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
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
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
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
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
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
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
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
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
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
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
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
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尒與紇奚舍樂
同事我兄弟舍樂死尒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
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
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
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
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驍
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
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

邊宜選九州中男強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
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
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群官共議禦捍封輔
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
北狄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
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偽陳
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
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王琳 齊書列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
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
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
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
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
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
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
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

謂納等曰吾若不送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梁元乃鏁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為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

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

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

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胥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據方伯之任亦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

千里試復馬革棗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狀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場早遂未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雲中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場雖篘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塋域滕叔云亡仍葬陝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脉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場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等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輼輬車琳體兒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在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國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

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安慶府志

王琳爲梁丞相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爲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王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琳攻大雷令望江也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東下詩海繪章劉景文集僧辯遺擒夭相陳不忘良世有忠臣事平身戮從來事

可怪淮南會葬人

王春

齊書列傳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爲館客拜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此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詣王爲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北史列傳集術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後賜爵安夷縣公卒贈泰州刺史論見北史晁崇傳後

王玄威

齊書列傳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知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訴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序見于什門傳前

贊亦見本傳後

王霸

真仙通鑑霸梁時人住福州三山怡山飛昇今沖虛宫是也有皂角樹猶存霸嘗以金板鑿丹訣埋於山後云有拯得之人亦得道其訣曰金是砂精汞是鉛腳但了宗枝用即不錯一開既濟開戶方得紅紫射人光澤奪目研如粉膩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妄加骨換金質容改童華如欲點制一粒之功乾永十兩五馬汞後蔡君謨題云真人王骨輕御氣昇瑤臺俯首視下方萬落腥塵埃香火久來寞山川空徘徊舊樹絡青蔓靈墳生紫苔燕坐白晝永長吟清風來飛花亂棋子遊蜂休酒杯嘉月多醉飲上客誠珍才神仙那可冀金鼎何時開

王雄

周書列傳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真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爲東梁州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祚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尋出爲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史臣贊見周書列傳達奚武傳後

王謙

周書列傳王謙字勑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摠管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摠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木至大劍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惎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善畧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憧懼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惎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惎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文自是也

周書列傳引迄此傳後北史列傳謙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摠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爲益州摠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所署國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會景翁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摠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于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珎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遣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其反己也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語見寺列傳後

王盟

周書列傳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萬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王氏東魏使汾州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摩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　子勵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千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其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　子鄧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鐵轄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署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獯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齋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復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岡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南史列傳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實熾儀表雅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務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遷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尅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曉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千紀祥獨魋之功亦足稱云爾

王誼

北史列傳誼字宜君盟之子也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書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懼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史大夫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請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皇太子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爲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擧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然竟寢威儀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

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悉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王羆

周書列傳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還拔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須慰撫以羆爲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眾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煑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

覇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馬勤王之羆請前驅詔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篣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臥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爲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

當是未幾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鞾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北史列傳羆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軌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羆爲長史帶統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克硤石羆功居多元顥入洛以羆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史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爲心腹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逼關人懷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闕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辯勍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鄰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跡義萬誕之儔歟網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内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塗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貳[illegible]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王慶遠

周書列傳慶遠羆子也稚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羆卒孫述嗣

王長述

隋書列傳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

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爲祖羆所養及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爲晉州刺史轉王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爲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内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有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王思政

周書列傳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

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事所有謀議並與之參詳時親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依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馬西幸必當奔走來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蒱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蒱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奇期更深轉驃騎將軍令募精

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害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壍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援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頴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

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頴川城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嶽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脩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矟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

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頴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畜積及齊受禪以爲都官尚書子秉大目[illegible]見前王[illegible]傳後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竝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刊封西安縣侯刊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頴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

姓拓王氏為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戟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注北附王羆傳後

王軌

周書列傳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強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不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譟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

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為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寔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正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史貿見附達奚傳後

王德

周書列傳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而以孝悌見稱魏永安二年從爾朱榮討元顥攻河內應募先登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萬俟醜奴平之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太祖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而德常為最及魏孝武西遷以

奉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為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綏撫有方群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二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于慶小名公於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賓北北史達奚武傳後

王傑

周書列傳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

祿大夫進爵為公邑八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栅內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位大將軍三年詔傑與隨公楊忠自漢北伐齊至并州而還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鄯鄧洮宕翼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鄧國公謚曰威子孝僊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史臣論見王勇傳後）

王勇

周書列傳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膂力過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及太祖為丞相引為帳內直盪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邑三百戶大統初增邑四百戶進爵為侯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為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十三年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討論茹茹功別封水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羌豪羣康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勇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慙恚因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北史列傳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虬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磨堅覆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其力也衆介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陷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率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庸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平事人之道若能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廉文武膺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王雅

周書列傳雅字度容闡熙新固人也少而沉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子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illegible]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錄前後功進爵為伯除師都督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為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為夏州刺史卒於州子世積嗣少倜儻有文武幹略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謚見北史隋立虔子傳後）

王慶

周書列傳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聞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祚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振機明辯斷見稱侍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

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為使是歲遂與入幷之後慶乃引突厥騎與隨公楊忠至太原而還以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恭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進爵為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摠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摠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海嗣

王悅

周書列傳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為州里所稱魏永安中爾朱天光西討引悅為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太祖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宿邑六百戶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

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磬其行資市牛饗戰士及戰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累旬敵方引退朝廷以寬勳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為大使悅為副使勞問寬等幷校定勳人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太祖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同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率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並平之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悅出粟米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興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曰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內亂刑政外闕藩籬足夫懷秩衆圖傾覆作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摯斂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秘懷熊羆之旅受脈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既寡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為美談黃權歸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賢於是遂降悅白武云白馬要衝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悅率輕騎七百徑趣白馬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悟遂以城降梁武陵王呆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快快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流遠方

及子謹代江陵平悅從軍展効因留鎮之孝閔踐祚依例復官授郢州刺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悅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勅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位康嗣官司邑下大夫

王子直

周書列傳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彧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彧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夔起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為盜彧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太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為關府主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為寇為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

弁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尚書左丞爲秦州揔管府司馬時涼州剌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陛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除使持節大都督行并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仰附魏恭帝初徵拜黄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

軍事大且皆公馬吉州侍中封侍人

王褒

周書列傳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

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蕳文帝之冡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度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閒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脩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即都荊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㲄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至無及臣等又嘗聞之荊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褒性謹愼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閒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荊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

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瑴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眄忘其羇旅焉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

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禀丹沙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髪衰謝芸其黄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木可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竝歡衎泌南風雅採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莫獲難者不虞一旦飄覆波

潤吾已謁陰弟非茂高含尚之與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雖為胥聽且當視
陰數前排悲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遽破公
塵骸樞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頡鯉時傳尺
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摧骨採髓聲淚俱咽尋出為
宣州刺史卒於任時年六十四子嘉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
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
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脩六
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
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
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宗旅之詞霧集雖雅
誥奥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盖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
敘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響而亞其跡大儒荀況
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諭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
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
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
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

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栋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
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
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為
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
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
之疇知名於二趙宋彥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
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
運然也至朔漢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
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
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
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
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驂竝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
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摽沉鬱彬彬焉盖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
淩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
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
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

雲撤爾其荊衛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
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
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
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
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
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
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
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較
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
宋卿雲之秘奥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
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
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
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
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王士良

周書列傳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
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為燉煌鎮將祖

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脩謹不妄交遊魏建
明初爾朱仲遠啟為府參軍事歷太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邑
二百戶後與紇豆陵步蕃交戰軍敗為步蕃所擒遂居河右偽行臺紇豆
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為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
福伊利等竝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進爵
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為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
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為大都督以士良為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
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增邑七百戶武定初除行臺左中兵郎
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
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右丞加鎮西將軍增邑一千戶進爵為公令掌其衆
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即位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
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邑三百戶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
部郎中齊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士良為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
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為侍中轉殿中尚書領之復為侍中除吏部尚
書士良頓首固讓文宣不許久之遷為侍中又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士
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

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毁瘠乃許之因此卧疾歷年文宣每自
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
使勞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
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
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
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
荆州總管行荆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總管七州
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舊
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
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史[illegible]
列傳鄒 序傳後

王績生

周書列傳績生榮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王孝籍

周書列傳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

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税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
書牛弘曰竊以毒螫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
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内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
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
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
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兹信而有徵
言無不複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
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没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
役不免慶賞不霑賁尚責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叨
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塗逾邈倚閭之
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
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筆於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
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潜鬢髮之内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
聞離朱所不見況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
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
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
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王未剖荆
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荀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
無手足之歎悖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
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
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
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憫留心
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
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十八陽

王

王韶

隋書列傳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勤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是不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尊號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王文同

隋書列傳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縶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棰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文同等運屬欽明時無禁黠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於戮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于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王辯

隋書列傳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眾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畧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討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眾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為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

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半中流爲溺人所引墮馬雖騎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致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俟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平生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但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豈王辯殞身剋敵志雪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王頒

隋書列傳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俶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鬭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斵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鍫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狗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 弟頍見文學傳

王頍

隋書列傳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緻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疑決多頍所爲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皆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

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王世積

隋書列傳世積闡熙新國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頍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頍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頍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尋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

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號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荅曰公當爲國王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北史亦有傳

王撝

隋書劉方傳王撝不知何許人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兵總管屯兵江北禦陳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其從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

王令言

隋書藝術傳王令言隋之樂人也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所以知之帝被弑於江都

王伽

隋書列傳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郤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幷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王昚

隋書王胄傳胄兄昚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博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王胄

隋書列傳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乃西驅展軨齊玉軑式道擢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皋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疏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王仁恭

隋書列傳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

州判史賜帛四千匹女奴十人歲餘轉衛州判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諸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縑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振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然之其後仁恭正坐聽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振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百官轉攻傍郡北史趙才傳

王貞

隋書列傳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遊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旱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倚詞眷言高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關中攜揩淮之賓徒聞其語趙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遠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鄢郢而逢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illegible]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皂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卻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亡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遊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疋未幾以疾甚還里終于家

王世充

新唐書列傳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頹耨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頹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善兵法通龜策推步以陰爲左翊衛遷御府直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爲幽州長史大業初爲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敷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緣飾衆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爲江都贊治遷郡丞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阿邑順旨性機巧飾臺沼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官監事世充觀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剽易動乃陰結豪傑有繫獄者皆撓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轉掠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畧裁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爲方陣外向毀壘旦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

殺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略復委捕諸盜所向輒克會突厥圍帝鴈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爲可書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
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藁帝以爲忠愈屬信之厥次賊格謙兵十餘萬屯豆子䴚太僕卿楊義臣殺謙世充討其餘黨夷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
俘係數萬還帝自持酒爲勞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廷無繇進帝喜令閱端麗者以庫貲爲聘費不可校署計簿云敕別用有司不敢聞其
舟送東都宮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沈舟亡去世充屏不奏李密逼東都詔世充爲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即拜右翊衛將
軍趣破賊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獄請罪於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
衰亡散得萬人屯含嘉城畏懦不敢出會江都弑逆群臣奉侗爲帝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宇文化及據兵北還侗聽內史令元文都盧楚
等謀以重官畀李密使討賊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書令即軍中拜密趣兵北討密稱臣奉制引兵從化及黎陽
戰勝來告衆大悅世充獨謂其下曰文都等刀筆才必爲密禽且我軍與賊戰多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此言激衆文都等聞

大懼侗欲以文都爲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書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待勳舊今各欲得則流饒閑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焉潛與
楚謀因世充入殿伏甲殺之納言段達庸怯畏不果馳告世充世充夜以兵襲含嘉門圍宮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遣將費曜田闍拒戰太
陽門曜敗世充入之無逸以單騎遁收楚殺之將紫微宮尚閉世充扣門紿侗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及誅反者耳段達執文都送世
充殺之世充悉遣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曰文都楚無狀規相屠戮臣急爲此非敢它侗與之盟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乃去含嘉城
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內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分官吏爲十頭以主軍政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
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己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白侗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
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乃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爲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
二百騎潛山伏因林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拔偃師初密得世

充兄世偉及子玄應於化及軍因之至是皆歸世充兵次洛口密長史鄭元真司馬鄭虔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寶貨而還密以數十騎逃奔於是世
充自爲太尉尚書令加黃門印綠綬以尚書省爲府置官屬乃設三牓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衆摧鋒陷陣者其一能治
冤抑不申者錄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親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踐其語士大夫遂貳初殺文都欲詭衆取信乃請侗
母劉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丈母何異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以將張績董濬衛宮城武德
二年矯侗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舞八佾設宮縣出入警蹕衛士
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男子持一竿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爲王王居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間世
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世充書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又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
頸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諷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廢第世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使段達等脇侗曰天命不常今鄭

王功德甚盛請揖讓用堯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究此言不可發必天命遂改尚何禪公非先帝舊臣乎朕何賴達等流涕世
充又詐曰天下未定須鎮以長君待天下安則復子明辟四月矯侗策禪位幽侗於含涼殿備三讓遣諸將以兵清宮世充襲衮服法駕導鼓吹入
宮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來上閣更衮冕即正殿階位建元開明國號鄭乃封兄世衛爲秦王世偉楚王世惲齊王諸族屬以次封拜以子玄應爲
皇太子玄恕爲漢王世充每聽朝決政誨諭言語詩複百緒以示勤篤百司奏事者聽受爲疲出輕騎無警蹕游歷衢肆行者但止立徐謂百姓曰
故時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繇察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當與士人共議之恐門衛有禁無以盡通今止順天門外
置堂聽事又詔西朝堂聽冤訴東朝堂延諫者繇是章牘填委觀省不暇後亦不能復出五月裴仁基與其子行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
充復立侗不克夷三族六月鴆殺侗以絕衆望世充率衆東徇地至滑以兵臨黎陽時黎陽爲竇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報其役二年下
書大赦築練兵臺於伊闕守將羅士信豆盧達稍稍歸國世充顧下多背己乃峻誅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

充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樵汲出入皆為限公私不聊生遣臺省官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宫城為大獄意所猜惡必收繫其人內家屬宫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遣既而內質且萬口食不足餓死者日數十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也保多下敗世充於慈澗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宫世充悉精兵來拒隔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守不敢西顧熊穀二州在度內不取鄣鄭好也今王遠涉吾地越三崤饋糧千里勤師遠出將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建不復東都士民來請師陛下重違我是以來公若降富貴可保必拒我翹之無多言世充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瓚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九月王君廓進拔轘轅徇地至管城河南州縣以次降定始賓建德與世充隙至是建德遣使結好并陳赴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內史令長孫安世報且乞師四年二月青城宫守將以宫降王進保之世充引兵出方諸門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邙令屈突通步士五千踰水擊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挑獨兵殊死鬭自辰及午乃潰俘斬八千人王傅城塹而守之世充糧且盡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礫取浮土糅米屑為餅民病腫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餓死御史大夫鄭頲丐為浮

屠世充惡其言殺之然氣竭但嬰城須建德之救五月王禽建德并俘王琬長孫安世俘示東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敗狀世充惶惑將突圍出保襄漢謀於諸將皆不答遂率將吏降軍門王受之以屬吏陳兵入城發府庫賚將士其黃門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崔弘丹造弩多傷士前誅之又收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仁等斬洛渚上以世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羽林將軍獨孤脩德所殺初脩德父機嘗仕越王侗世充既篡謀歸唐為所害者也高祖充脩德官于玄應充世偉在道謀反伏誅世充篡凡三年滅董衡音釋脫 [illegible]

王通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充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虯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虯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虯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賢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矣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

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內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兹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兹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

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得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怨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文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王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而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

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其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矣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

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焉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夫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而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齊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能改齋漫錄 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幾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 元襍志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也隋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

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仁壽三年文中子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畧不用而歸楊素勸之仕文中子曰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大業元年又徵不至乃續詩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趙郡李靖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等咸稱師北面而受王佐之道焉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及江都難作文中子有疾召門人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此殆夫子召我也吾不起矣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云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以文中子 河中縣志 文中子王通按家譜河汾人今縣南三十里有通化村集賢里縣北五十里龍門山頂有石洞尚存蓋文中子避隋亂所居之地也 司空表聖文集 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牌聖恢之柄援必有施巨該之績濟亦厥驗于惟善

守賦而不私堯軸於我實爲貞休之期(皮日休)文中子碑天不能言陰隲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于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夏乎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世余恐不在游夏亞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所因爲銘曰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教乃出先生百氏黜邪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宋孫何冲文集)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文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沒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沒而揚子雲繼之荀與揚賢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覩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當一動而四海爭其磨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退一無進唐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一帝三王之政正而未亂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亂仲尼文一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雖用王霸治未其政之正者君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樞(戌日休子)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覩先王之道𣊬𣊬將明爽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因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

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翁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而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將相其數也猶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受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虧兮推誦與行文中作兮頹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繼萬世兮莫之與京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皐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嘗作元經矣績死於正觀十八載去其死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既房杜溫魏王勃皆不言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夫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等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式作私)于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視中說其續詩曰四名五志續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其五以禍其國而善其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資治通鑑隋高祖紀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孔下仲誰說)隋末通所與門人答問薛收姚義集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爲序宋朝阮逸注宋咸以文中子擬論語句述仲尼事且謂李靖陳叔達房魏諸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說凡二十二事共十卷　王福畤記正觀初杜淹問王凝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曰凝亡兄嘗講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人咸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

當旁貫大義宏門以深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之家仲父曰杜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洺州從事又以中說授予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墜因而辨類分綜編為十篇鄱內翰鄭漢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

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紫陽宗旨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語略王文中中說與揚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又[illegible]宋咸過文中子或曰皮日休陸龜蒙以文名唐世於道也又得為之未至耶然且尊乎通矣曰以文而名唐世徒蓋繫然溺道之切至淳乎淳者惟退之一人而已子厚乃其亞如皮陸於韓之門幾何升堂而未入於室也故皮嘗有書請以退之配享焉是皮乃學韓而未至者且退之柳子厚之文行于世亦可詳而觀當時如孟東野張籍輩善一詩則或為書為歌於當塗之門嘗盛而稱之然未嘗聞言有字以揚乎通何則蓋退之子厚能知通有莫大之過焉以韓柳不揚而皮陸尊之益明夫皮也陸也乃孫漢公王翰林類焉則通之雅又豈皮陸可得而知耶宜乎其尊之朱子語精錄張毅然漕試回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張曰論題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曰他雖有不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理會成書其間或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請曰願聞先生之見先生曰文中子他當時要

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他這意思友仁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也今也難分別但不合得出來做人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荀董等人它有許多人但是裝點出來又其間論文史却及時事世變煞好今世浙間英邁之士皆宗之南升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淳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是畏人者或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明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之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弟子可謂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

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是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為重耳為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為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紹韓所作昨在南康覩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言蓋西漢文章雖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處言辭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淳　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霸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己張本做雜霸鎡基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都不識如云惡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惡錯是箇甚麼又

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違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賀孫）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之類并其他好處甚多只是向上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莊釋迦之罪處等說可見揚云過法言先生云大過之來子語類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變亦有好處但大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朗事與通年紀甚懸絶可學謂可惜續經已失不見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知使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為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渠識見不違却要把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等說話極勝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 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褒其餘所記皆家世事考之傳記無一合者山堂考索仲舒本領純正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黃立之又問文中子先生曰其書多為後人添入真僞難見然世變因革說得極好黃氏日抄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書而粗識其用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於明德新民之學不可謂無志然未嘗深探其本盡力於實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謂聖所以聖賢所以賢與所以脩身治人及天下國家者舉不越此一見隋文陳十二策不招而往不問而告輕其道以求售不遇而歸亦未為曉若反之於身求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得其至善而止之則得君行道安知不逮古人或不得已而筆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閒後學乃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切取近似依倣六經章摸而獵躋之儼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而不知初不足供兒童之一戲又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終不能無恨於此若荀卿雜於申商子雲本於黃老著書姑托空文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 龔鼎臣東原錄王氏續經說謂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本心事實之不侔也王氏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為湯武及不遇而歸復掇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依倣六經次第采輯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 聖人未嘗絶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

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愚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續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驟然大觀混精粗誠僞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創量其間也 貫氏譚錄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當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元後數年間文明繼理而王氏六籍寖而不行元和初中山劉禹錫常撰宣州觀察王贄神道碑盛稱文中子王通能治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儒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只箕常談孔子不喜與人辯孟子好與辯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辯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辯者則辯之冀以明其教也夫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為之辯也 楊龜山語錄隋文方獎用姦邪廢嫡立庶父子相魚肉王通乃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不識於時求進乎其不用也宜哉 程氏遺書文中子事迹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為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侯朵門人薛收等謚之曰文中子績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時福祚福時仕唐為雍州參軍勃及福時之子也勃殺人福時坐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勮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勃勔勮時號王氏三珠樹 史子祈語王通之中說十篇學者尊高之以為孟子之徒或曰聖人也予嘗考其書求其所以為孟子與聖人者蓋未得之也豈以通就剽論語遂以為聖人耶盜者之得儒衣冠而服之即謂之儒者可乎莊周列禦寇墨翟鬼谷管子之徒學者所不道然其說乃各出乎己亦不相為剽通之甚怪者不惟剽其說至并孔子之迹而剽之孔子有顏回最賢而早死通亦有董常為最賢而早死孔子有荷蓧丈人晨門者通亦有北山丈人河上丈人孔子見耦耕者使子路問津焉耕者曰執輿者為誰曰為孔丘通亦有牧豕者薛收問途焉牧者曰從誰與曰從王先生孔子之病謂子貢曰吾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寢疾七日而沒通之病亦謂薛收曰吾夢顏回來召我亦寢疾七日而終如此類孔子者甚多不為甚怪者與聖賢之迹偶相符者不過一二而通動輒類孔子此非通之妄則福時輩必欲使通似孔子故僞增飾云耳其最妄而甚明者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才八九歲固未有門人而其說乃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而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在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其說有問禮於關子明是二者其為妄決不

疑矣。蘇是而及於它，則其甚怪者蓋亦類此。或曰：然則通書可廢乎？曰
不然。馬牛卜相之書，今有傳者，況通乎？吾特惡其為孟子與聖人，庚夫
世之不知言者也。通之解經析義，往往有勝處。其文則但蓋亦然者也。
李翱謂如太公家教者，近之矣。曰續經，如何？曰：讚易、元經、禮論、樂論，後
世不可必其是非者，又孰樂焉。乃以兩漢制詔續堯舜禹湯周公之書，
可乎？兩漢容其近雅，乃以晉宋梁陳之詩章以續商周之雅頌，又可乎？
然通之說元經曰：和殤之後，君子并心一氣以待也，故假之歲時。太康
之始，帝制可作而不克振，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故元經始於惠帝。其
說春秋亦然。蘇孔子去平王二百餘年，孔子何待耶？然其說抑有原矣。
董生不曰天心之愛人君，先出灾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覆敗乃至。此出董生矣。則不惟吾孔子被剽，至剽
於董生。凡世之為剽者，窘而後為耳。則通者其不為窘者與？容齋續筆
史子曰：荀揚王韓其一時之大儒歟？或曰：然則有疵乎？曰：有。請問疵？曰：
荀卿駁，揚雄拘，王通僭，韓愈淺。賢良進策言仁義禮樂必歸於唐虞三
代，儒者之功也；言仁義禮樂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過也。仁義禮樂
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為，三才未嘗絕於天下，則仁義禮樂何

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古之聖人由之而知，後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
以其所知與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與天下共由之。
是則有差矣。然而仁義禮樂未嘗亡也。儒者之術道至秦漢以下則闕
焉。其意以為唐虞三代之聖人能自為之歟？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
之志乎，其有能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續經而知之。孔子之
為書也至秦誓，為詩也至曹，為春秋也因魯以存義道之所在。仁義禮
樂之所行，不專於一人也，不私於一姓也，豈斷是經而遂已乎？作之於
前，當時蒙其治；述之於後，萬世垂其道。作者不廢，則述者不息矣。後世
之儒者以為六經孔氏之私書而已，仁義禮樂唐虞三代之所獨有而
已。訓釋之，參究之，竭其終身之力於此而不能至也，何暇及於當時之
治亂乎？稽之於古，恍焉其若存，溧乎其若追，浩浩然言之而弗離；驗之
於今，漠然而不能知，邈乎其不可繼而為也。豈其徇其名而執其迹乎？
世主必曰：儒者不足用以為天下。是未必然也。其所以致此言者，則其
始矣。孰獨治唐虞三代之遺文以折當世，舉當世之不合也固矣。舉當
世而不合，又將以遺後世，然則後世其何為也？將遂有盡復之於數千載
之上，使無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抑亦順三代之理，因當世之宜，舉而措

之而已矣。此王通氏之所以獨得於孔子之意也。夫道既退不用矣，於是
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
正禮樂。其能以聖人之心處後世之變者乎？其見仁義禮樂之未嘗不行於
天下者乎？其言曰：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入則孝，出則悌，
多識治亂之情。淵乎哉！其明於道者之言乎！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
後世之自絕於唐虞三代也，是未有能以道觀之者也。詩有四名五志，書
有天子之四範、大臣之七業，其所去取者不可得而見矣。推是以觀後世，
庸有不可為者乎？達制命者得變化之心，達志事者得仁義之幾，上下之
言通而天治矣。善哉，聖人復起，必從之矣。舉三代而不遺兩漢，道上古而
不忽方來，仁義禮樂繩繩乎其在天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是無不可矣。
雖然，以續經而病王氏者，舉後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群書是用
事對 消易情消　消道易民未知介　事君則易 事實　道德　楊
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
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
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事君篇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
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云云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又焉取乎
早成耶。事君篇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無就，惟道之從。　董常曰：夫子之道
與物而來，與物而去。天地篇　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
之末降及正觀開元，其傳者雜，其繼者淺。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
者，唯昌黎文公之文。唐皮日休請文中子配享書　仇璋曰：夫子秉一德，秉
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之。魏相篇　學業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事君篇　開皇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蓋受
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
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世家　禮樂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
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禮樂篇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
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禮樂乎？
魏相篇　教學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
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證，其事以蒼生
為心乎。天地篇　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北海相世家　言語　帝鼎請
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語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而化，不殺之嚴矣。王道篇　志勤言證。見敘事　著書　子謂董常曰：吾

欲脩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讜議焉。吾欲續書，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詩，採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王道篇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吾於詩書也，論而不敢議。事君篇大業元年，吾又不善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董常、姚義、杜淹、李靖、程元、竇威、薛收、賈瓊、房玄齡、魏徵、溫大雅、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世家

獻策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述史篇子謁見隋祖，一見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錄關子明事文中子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焉。世家

不仕　家傳七世矣，皆有位，不遂。禮樂篇不願仕也。見通德通類

董常曰：夫子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文中子曰：余服先

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王道篇子在絳，程元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造彝倫，一正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衽矣。天地篇魏徵問。薛收曰：明王不作，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問易篇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如有就。事君篇既終，門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世家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以廣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諸公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正觀治平之盛，今已三百年矣。司空圖文中子碑

比擬　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文中子序皮說蓋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文中子序

體題　河汾大賢　出入亞聖　聖人孔中　異□賦偶

時既我偶，文王中六藝，伊準貞為賦陽，且吾歎其如叔明起振文之贊詩，世家是擬杜更儒王中之新。擱江綱體字，皆人至人，續經濁道，大贊。

比擬　竊比仲舒。

趙時韶詩　一脈斯文繫大儒，干戈滿地獨詩書。南風有操無人識，身在汾亭心在虞。劉後村詩　當時三晉地，已有聖人生。不曉河汾氏，為隋策太平。

王順

真仙通鑑：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王貫

真仙通鑑：貫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母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靈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木、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歷等書。

王叔明

真仙通鑑：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王梵志

桂苑叢談：梵志，衛州黎陽人也。去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曰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王薄

通鑑綱目：隋煬帝大業七年，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夫失時，穀價踴貴。於是始相聚為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羣盜多匿其中。

王德仁

通鑑綱目：大業十年，汲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擁眾數萬。

王須拔

通鑑綱目：大業十一年，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

萬。北連突厥。南覊燕趙。

王愛仁 通鑑綱目大業十二年。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吳邦彥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龐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四　十八陽

唐

宣宗

新唐書本紀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始封光王性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爲不慧會昌六年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爲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四月乙亥始聽政尊母爲皇太后丙子李德裕罷辛卯李讓夷爲司空五月乙巳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封子溫爲鄆王渼雍王涇雅王滋夔王沂慶王七月李讓夷罷八月辛未大行宮火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九月鄭肅罷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雲南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敗之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大中元年正月壬子朝獻于太清宮癸丑朝享于太廟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復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階勳父老帛文宣王後及二王後三恪予一子官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減膳理京師

因罷太常教坊習樂損百官食出宮女五百人放五坊鷹犬停飛龍馬粟三月盧商罷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月大復佛寺四月己酉皇太后崩五月張仲武及奚北部落戰敗之吐蕃回鶻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伐之八月丙申李回罷庚子葬貞獻皇太后于光陵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正月甲子群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大赦宗子房未仕者予一人出身賜文武官階勳爵三月封子澤爲濮王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崔元式罷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卯太皇太后崩七月己巳繪圖功臣于凌煙閣十一月壬子葬懿安太皇太后于景陵貶韋琮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七關歸于有司三月詔待制官與刑法官諫官次對馬植罷是春隕霜殺桑四月乙酉周墀罷御史大夫崔鉉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卒其子直方自稱留後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是月振武及天德靈武鹽夏二州地震吐蕃以維州歸

于有司十一月己卯封弟惕爲彭王十二月吐蕃以扶州歸于有司　四年正月庚辰大赦四月壬申以雨霖詔京師關輔理囚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六月戊申魏扶薨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幽州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十月辛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党項羌寇邠寧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爲招討党項使　五年三月白敏中爲司空招討南山平夏党項行營兵馬都統四月赦平夏党項羌辛未給復靈鹽夏三州邠寧鄜坊等道三歲六月封子潤爲鄂王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項羌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白敏中罷戊辰戶部侍郎判戶部魏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崔龜從罷十二月謚所景陵門戟是歲湖南饑　六年三月有彗星出于觜參七月雍王渼薨八月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蠻寇昌資二州十一月封弟惴爲　王是歲淮南饑　七年正月丙午朝獻于太清宮丁未朝享于太廟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　八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三月以旱理囚九月封子洽爲懷王汭昭王汶康王　九年正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卒其子

紹鼎自稱留後閏四月辛丑禁嶺外民鬻男女者七月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發粟振民丙辰崔鉉罷庚申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是月浙江東道軍亂逐其觀察使李訥　十年正月丁巳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封子灌爲衛王十月戊子裴休罷十二月壬辰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五月容管軍亂逐其經略使王球七月庚子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副大使王紹鼎卒其弟紹懿自稱留後八月封子滋爲廣王九月乙未有彗星出于房十月壬申鄭朗罷　十二年正月戊戌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及守陵宮人壬申崔慎由罷閏月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雨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其刺史劉皋四月庚子嶺南軍亂逐其節度使楊發戊申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丙寅劉瑑薨庚辰湖南軍亂逐其觀察使韓琮六月丙申江西都將毛鶴逐其觀察使鄭憲辛亥南蠻寇邊七月容州將來正反伏誅八月宣歙將康全泰逐其觀察使鄭薰淮南節度使崔鉉兼宣歙池觀察處置使以討之丁巳太原地

震十月康全泰伏誅十二月毛鶴伏誅甲寅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戊午大赦饑度支戶部逋負放宮人八月壬辰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立鄆王溫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癸巳皇帝崩于咸寧殿年五十諡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咸通十三年加諡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贊曰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大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董衡釋音饗呆胡切沏丙紀切緣時充切

舊唐書本紀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於大明宮長慶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會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疾篤遺詔立為皇太叔權句當軍國政事翌日柩前即帝位改今名時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內朗嚴重寡言視瞻特異幼時宮中以為不惠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寮乳媼以為心疾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憊也賜以玉如意御馬金帶常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歷大和會昌朝愈事韜晦群居游處未嘗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強誘其言以為戲劇謂之光叔武宗氣豪尤不為禮及監國之日哀毀滿容接待群寮決斷庶務人方見其隱德焉四月辛未釋服尊母鄭氏曰皇太后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特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德裕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以中散大夫大理卿馬植為金紫光祿大夫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檢校太保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起檢校司空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淮南節度使李紳並檢校司徒劍南西川節度使崔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如故東都留守李石奏修奉太廟畢所迎奉太微宮神主祔廟訖東都太廟者本武后家廟神龍中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之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廐棄其神主而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京留守盧正己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大曆十四年留守路嗣恭奏重修太廟以迎神主詔百官參議紛然不定禮儀使顏真卿堅請歸祔不從會昌五年留守李石因太微宮正殿圮陊以廢弘敬寺為太廟迎神主祔之又下百寮商議皆言准故事無兩都俱置廟之禮唯禮部侍郎陳商議云周之文武有鎬洛二廟今兩都異廟可也然不宜置主於廟主宜依禮瘞於廟之北墉下事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即位因詔有司迎太微宮寓主祔廢寺之新廟而知禮者非之制皇長男溫可封鄆王第二男涇可封雅王第三男滋可封蘄王第四男沂可封慶王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書節文上都兩街舊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兩所依舊名興唐寺保壽寺六所請改舊名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法雲尼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舊留寺二所舊名千福寺改為興元寺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溫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勑百條奏誅道士劉玄靜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釋氏故也今月五日赦書節文吏部三銓選士祇憑資考多匪實才許觀察使刺史吏有奇才異政之士聞薦試用又觀察使刺史交代之時明書所交戶口如能增添至千戶即與超遷如逃亡至七百戶罷後三年內不得任使又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糧種俾令耕田以為業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盧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六月以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七月以兵部尚書李讓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十月勑大廟祫享合以功臣配其憲宗廟以裴度杜黃裳李愬高崇文等配饗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十一月有司饗太廟具穆宗室文曰皇兄太常博士閔慶之奏夫禮有尊尊而不敘親親視文稱謂未當請改為嗣皇帝從之京兆府奏京百司職田斛㪷請准會昌三年例許人戶自送納京司所冀州縣無能欺隱從之以江西觀察使周墀為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十二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准七月二日勑

綾紗綃等次第定段並令禁斷不得織造臣欲與鹽鐵戶部三司同條流
先勘左藏庫令分析出次第定段州府即牒本道差官搜索狹小機杼令
焚毀其已納到次第定段共數以聞 上從之 大中元年春正月戊戌朔
宮苑使奏 皇帝致齋行事內諸宮苑門共九十四所並令鎖閉鑰匙進內
供奉駕還宮則請領從之 戊申 皇帝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
元制條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
風久扇此道稍消頗頓清途便隳綱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
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為政之始思學儒風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
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狀恭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
刺史縣令或在任有敗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
績著在格言真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
守諸州或得五考獻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為成政道途郡吏有迎送
之勞鄉里疲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為常式 二月丁卯
制憲宗第十七子惕封彭王第十八子惴為 王第五子澤為濮王第六
子潤為鄂王 勅修百福殿以檢校太尉東都留守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
司東都以給事中鄭亞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等使 二月

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二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
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敢令中選詔令翰
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覆勅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
放及第有司考試秖在至公如涉請托自有朝典今後但依常例放牓不
得別有奏聞帝雅好儒士留心貢舉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
之得失每山池曲宴學士詩什屬和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七對臣寮靡
然拱揖鮮有輕易之言大臣或獻章疏即燒香盥手而覽之當時以大中
之政有貞觀之風焉又勅自今進士放牓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
禁制武宗好巡遊故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三月勅會昌季年併省寺
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
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
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 四月積慶太后蕭氏崩謚曰貞獻文宗
母也 六月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冊黠戛斯王子為
英武誠明可汗命鴻臚卿李業入蕃冊拜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
分司東都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牛僧孺守太子少師銀青
光祿大夫行太子賓客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彥佐為太

子太保並依前分司以左諫議大夫庚簡休為虢州刺史以正議大夫行
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上柱國崔璵為中書舍人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
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 秋七月
制以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柱國賜紫金魚袋
韋琮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李德裕
為人所訟貶潮州司馬員外置 八月工部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盧商出
為鄂岳觀察使神策軍奏修百福殿成名其殿曰雍和殿樓曰親親樓凡
廊舍屋宇七百間以會諸王子孫 九月前永寧縣尉吳汝訥詣闕稱冤言
弟湘會昌四年任揚州江都縣尉被節度使李紳誣奏湘贓罪宰相李德
裕曲情附紳斷臣弟湘致死詔下御史臺按鞫 二年春正月壬戌宰臣
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冊訖宣德
音神策軍修左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墻至睿武樓 二月制劍南西川
節度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李回貶授湖南觀察使桂管防禦觀察使桂州刺史御史中
丞鄭亞貶授循州刺史前淮南觀察判官魏鉶貶吉州司戶 澧準縣令元
壽貶韶州司戶 殿中侍御史崔元藻貶澧州司馬 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

湘獄具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 群於會昌二年五月十
四日於阿顏家喫酒與阿顏母阿焦同坐群自擬收阿顏為妻妄稱監軍
使處分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其阿焦遂與江都縣尉吳
湘密約嫁阿顏與湘劉群與押軍牙官李克勲即時遮攔不得乃令江都
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
差御史崔元藻往揚州按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
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斷湘處死今據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
南元推判官魏鉶并關連人款狀淮南都虞候劉群元推判官魏鉶典孫
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頒陳宰節度押牙白沙鎮遏使傅義左都
虞候盧行立天長縣令張弘思典張沐任清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金
弘舉送吳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錢物人潘宰前揚州府錄事參軍李公佐
元推官元壽吳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
察使鄭亞等伏候勅旨其月勅李回鄭亞元壽魏鉶已從別勅處分李紳
起此冤訴本由不直今既身歿無以加刑祖塞衆情量行削奪宜追奪三
任官告送刑部注毀其子孫稽于經義罰不及嗣並釋放李德裕先朝委
以重權不務絕其黨庇致使冤苦直到于今職爾之由能無恨嘆昨以李

威所誣已經遠貶俯全事體特爲從寬宜准去年勑命處分張弘思李公
佐畢更守官制不由已不能守正曲附權臣各削兩任官崔元藻曾受無
辜之貶合從洗雪之條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李恪詳驗款狀蠧害最深
以其多將須議減等委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李克勲欲收阿顏
決脊杖二十配流硤州劉群擬其款狀合議痛刑曾動職官不欲決脊決
脊杖十五配流岳州其盧行立及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訖聞奏三
月己酉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本官平章事以禮部尚書鹽鐵轉運使馬
植本官同平章事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棊帝令待詔顧師言
與之對手五月己未日有蝕之六月己丑太皇太后郭氏崩謚曰懿安憲
宗妃穆宗之母也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崔龜從奏應諸司場院
官請却官本錢後或有欺隱欠負徵理須足不得苟從恩蕩以求放免今
後凡隱盜欠負請如官典犯贓例處分縱逢恩赦不在免限從之七月戊
午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高元裕爲吏部尚書八月戊子朝散大夫中書
舍人充翰林學士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畢
諴爲刑部侍郎九月勑比有無良之人於街市投匿名文書及於箭上或
旗幡上縱爲奸言以亂國法此後所由切加捉搦如獲此色使仰焚瘞不

侍上聞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奏天下州府錢物斛𣁽文簿並
委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吏通判至交代時具數申奏如無懸欠量與減
選注擬勑路隨等所修憲宗實錄舊本却仰施行其會昌新修者仰並進
納如有抄錄得勑到並納史館不得輒留委州府嚴加搜捕以戶部侍郎
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
平章事韋琮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三年春正月丙寅涇原節度使康
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
詔太僕卿陸耽往喻旨仍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景緒各
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以太常卿封敖檢校兵部尚書爲興元尹山南西
道節度使三月乙卯勑待詔官宜令與刑法官諫官次對銀青光祿大夫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周墀
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充劒南東川節度使四月以正議大夫守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馬植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以正議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崔鉉可中書侍郎平章事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判戶部事上柱國鉅
鹿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魏扶可本官同平章事五月幽州

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張仲武卒三軍以其子直方知留後事六月癸
未五色雲見於京師勑先經流貶罪人不幸歿於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
刑部陳牒許令歸葬絕遠之處仍量事官給棺櫬康季榮奏收復原州及
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
復蕭關御史臺奏義成軍節度使韋讓於懷真坊侵街造屋九間已令毀
折訖勑於蕭關置武州改樂安爲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
遺黎數千人見于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十
五萬匹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曷
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乎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運憂
勤庶政四載于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闊自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
力禦奸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
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地爲明理荏
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剛耻建
功所謀必赴實振衡妙筭將帥雄棱副玄元不爭之文絕漢武遠征之悔
亂挽梢空於內地斥候全據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況將士等櫛沐
風雨暴露郊原披荊棘而刁斗夜嚴逐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

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賚涇原宜賜絹六萬匹靈武五萬匹鳳翔邠寧各
四萬匹並以戶部產業物色充仍待季榮叔明李玭君緒各廻戈到鎮處
支差御史送四道立功將士各具名銜聞奏當議數酬其秦威原三州及
七關側近訪聞田土肥沃水草豐美如百姓能耕墾種蒔五年內不加稅
賦五年已後重定戶籍便任爲永業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聞
奏鳳翔邠寧靈武涇原守鎮將士如能於本戍處耕墾營田即度支給賜
牛糧種子每年量得斛𣁽便充軍糧亦不限約定數三州七關鎮守官健
每人給衣糧兩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給一分度支加給仍二年一替換其
家口委長吏切加安存官健有莊田戶籍者仰州縣放免差役秦州至隴
州已來道路要置堡柵與秦州應接委李玭與劉臯即便計度聞奏如商
旅往來官健父兄子弟通傳家信關司並不得邀詰阻滯三州七關刺史
關使將來訓練捍防有効能者並與超序官爵劒南西川沿邊沒蕃州郡
如力能收復本道亦宜接借三州七關創置戍卒且要務靜如蕃人求市
切不得通有來投降者申取長吏處分嗚呼七關要害三郡膏腴候館之
殘址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金
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

無慝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安中外臣寮宜體朕意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制曰朕祇荷丕業思畢泰階將分邪正之源冀使華夷胥悅其有常謹元輔久奉武宗深苞禍心盜弄國柄雖已行譴斥之典而未塞億兆之言是議再舉朝章式遵典憲守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德裕早籍門地叨踐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為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騁諛佞而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權生事妬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者盡排誣貞良造朋黨之名肆讒構生加誅之罪計有逾於指鹿罪實見其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引親昵恭惟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又附李紳之曲情斷成吳湘之冤獄凡彼簪纓之士遏其取捨之塗驕倨自矜狡蠹無對擢爾之髮數罪未窮載闕罔上之由益驗無君之意使天下之人重足一迹背讋懼奉爾而慢易在公為臣若斯於法何逭於戲朕務全大體久為含容雖黜降其官榮尚蓋藏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猜怨既彰公議難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謝萬邦中外臣寮當知予意可崖州司戶參軍所在馳驛發遣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以起居郎庾道蔚禮部員外郎李文儒並充翰林學士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河西天德靈夏尤甚戍卒壓死者數千人十一月東川節度使鄭涯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文川谷路自靈泉至白雲置十一驛下詔褒美經年為雨所壞又令封敖修斜谷舊路以刑部侍郎韋有翼為御史中丞以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御史知雜幽州軍亂逐其留後張直方軍人推其衙將周綝為留後十二月追謚順宗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曰昭文章武大聖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復百寮請加徽號帝曰河湟收復繼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對曰非臣等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冊出上俯僂目送流涕嗚咽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卒於貶所四年春正月以追尊二聖御正殿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為限既遇鴻恩例減三載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人亦量與立限止於七年如要住者亦聽諸州府縣官如請工假一月已下權差諸聽判官一月已上即准勾當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剋二百文與見判案官添給有故意殺人者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意欲殺傷偶然得免並同已殺人條處分二月皇女萬壽公主出降右拾遺鄭顥以顥為銀青光祿大夫行起居郎駙馬都尉三

月己卯刑部奏監臨主守應將官物私自貸使并貸借人及以己物中納官司者并專知別當主掌所由有犯贓並同犯入己贓不在原赦之限從之以幽州節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張直方為左金吾衛將軍四月敕法司用刑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姦吏得計則黔黎何寄自今後應書罪定刑宜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又刑部奏准今年正月一日赦節文候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敕竊盜贓至一貫文處死宜委所司重詳定條流聞奏臣等檢勘並請准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竊盜贓滿三疋已上決殺如贓數不充量請科決從之七月丙子大理卿劉濛奏古昔懸法示人欲使人從善遠罪至於不犯以致刑措大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鉞條流准勘節目一十一件下諸州府粉壁書於錄事參軍食堂每申奏罪人須依前件節目歲月滋久文字湮淪州縣推案多違漏節目令從請下諸道令刻石置於會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觀省記憶條目庶令案牘周詳從之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戶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劾又各得三司使奏擇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不辦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閣官使令奏用從之九月以朝請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三城節度使李拭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其牙將張允伸為留後十月中書侍郎平章事魏扶罷知政事十一月乙亥敕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三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例十年放還以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令狐綯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以華州刺史周墀復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洪州刺史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　五年春正月甲戌封皇帝第七子洽為懷王第八子淨為昭王第九子汶為康王敕兩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後三年內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即與諸畜代二月戶部侍郎裴休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劉瑑奏准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凡二百四十四年雜制敕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議輕重名曰大中刑法統類欲行用之五月以太原尹河東節度使李拭為鳳翔節度使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檢校戶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守司空門下侍郎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白敏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觀察東面招討党項等使以

戶部侍郎判戶部事魏謩本官同平章事七月宰相監修國史崔龜從續柳芳唐曆二十二卷上之八月勑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庇有紊條章令後公主除緣徵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縣如緣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與酌事體施行汝州刺史張義潭以爪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餘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以義潮爲爪沙伊等州節度使九月勑條流刺史交代須一一交割公事與知州官方得離任淮會昌元年勑刺史只禁科率由抑配人戶至於使州公廨及雜利潤天下州府皆有規制不敢違越緣未有明勑處分多被無良人吏使欺恐嚇或致言訟起今後應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縣舊例色目支給如無公廨不在資送之限若輒有率配以入己贓論以正議大夫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裴休守禮部尚書進階金紫以前宣歙觀察使太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裴諗權知兵部侍郎十月己亥京兆尹韋博奏京畿富戶於諸軍影占苟免府縣色役或有追訴軍府紛然請准會昌三年十二月勑諸軍使不得強奪百姓入軍從之十一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汴州置歸

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太子詹事姚康獻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爲之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后竊政之日改纂題大周二字請削之從之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京兆尹韋博罰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吳閱岳州司馬奉先令裴讓循州司馬是歲湖南大飢　六年春正月戊辰以隴州防禦使薛逵爲秦州刺史天雄軍使兼秦成階兩州經略使二月右衛大將軍鄭光以賜田請免租稅宰相魏謩奏曰鄭光以國舅之親賜田可也免稅無以勸蒸民勑曰一依人戶例供稅三月隴州刺史薛逵奏修築定戎關功畢四月丁酉勑常平義倉斛斗每年檢勘實水旱災沴處錄事參軍先勘人戶多少支給先貧下戶富戶不在支給之限以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裴休可本官同平章事五月勑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御史臺奏諸色刑獄有關連朝官者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宜先奏取進止如取諸色官狀即申中書取裁從之秋七月丙辰前淮南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李珏卒贈司空勑犯贓人平贓據律以當時物價上絹估請取所犯之處其月內上旬時估平之從之檢校司空太子少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可大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月勑起居郎轉官月限宜以二十箇月　七年春正月壬辰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歸融卒贈右僕射宗正卿李文舉貶睦州刺史四月以御史大夫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左衛率府倉曹張戣集律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二百五十條分一百二十門號曰刑法統類上之七月以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爲刑部尚書以銀青光祿大夫行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蘇滌爲尚書左丞權知戶部侍郎崔璵可權知兵部侍郎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璪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八年春正月陝州黃河清二月南蠻進犀牛詔還之三月勑以旱詔使疏決繫囚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大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吉各賜銀器錦綵有差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上

柱國酒泉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李景讓爲吏部尚書五月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常澳爲京兆尹以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蘇滌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七月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兼戶部尚書八月以司農卿鄭助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夏綏銀宥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安撫平夏党項等使　九年春正月辛巳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許昌縣開國男陳商卒贈工部尚書二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裴休檢校吏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汴宋亳穎觀察處置等使三月試弘詞舉人漏泄題目爲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其吏部東銓委右丞盧懿權判以吏部侍郎鄭涯檢校禮部尚書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御史臺據正月八日禮部貢院捉到明經黃續之趙弘成全質等三人偽造堂印堂帖兼黃續之偽著緋衫將偽帖入貢院令與舉人虞蒸胡簡党賛等三人及第許得錢

一千六百貫文據勘責續之等罪款具招造偽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發
奉勅並准法處死主司以自獲姦入並放七月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司空
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盧鈞守尚書右僕
射八月以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博陵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户
崔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宣宗宴餞賦詩以賜之九月昭義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潞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涓檢校刑部尚書太原
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十一月以河南
尹劉瑑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
觀察處置等使以中書舍人鄭顥為禮部侍郎　十年春正月乙巳以正
議大夫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户賜紫金魚袋李訥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江東
道都團練觀察等使三月中書門下奏據禮部貢院見置科目開元禮三
禮三傳三史學究道舉明算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頗濫曾無實藝可採
徒添入仕之門須議條流俾精事業臣已於延英面論伏奉聖旨將文字
來者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權三年滿後至時赴科試者

令有司據所舉人先進名令中書舍人重覆問過如有本業稍通堪備朝
廷顧問即作等第進名候敕處分如有事業荒蕪不合送名數者考官當
議朝責其童子近日諸道所薦送者多年齒已過偽稱童子考其所業又
是常流起今日後望令天下州府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已下仍
須精熟一經（原缺）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遇制條本道長史亦議懲罰從
之四月癸丑以邢部郎中盧搏為廬州刺史以給事中渤海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户高少逸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六月
以兵部郎中裴夷直為蘇州刺史九月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禮部貢舉
十月以邠寧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畢
諴為檢校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潞邢洺等州觀察使桂管觀察使令狐定卒贈禮部尚書
十一年春正月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酒泉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户李景讓為御史大夫以朝請大夫守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以朝散大夫守京兆尹
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韋澳檢校工部尚書並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陽三城節度孟懷澤觀察處置等使先是韋篤將韋

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語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本嘗修謁自
謂關然今節陽和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式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
非以盤遊為事維仲勅令兼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援據前言
列狀獻章載陳懇到之詞深觀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知以劍南西川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
撫等使特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尹上柱國太原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户白敏中以本官兼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二月以夏綏銀宥節度使通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
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鄭助為檢校工
部尚書邠州刺史充邠寧慶節度管內營田觀察處置兼充慶州南路稅
援鹽州及當道沿路鎮寨糧料等使以右金吾衛將軍田在賓檢校右散
騎常侍兼夏州刺史代鄭助為銀宥節度等使以荊南節度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功郡開國男食邑三
百户蘇滌為太常卿以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同平章
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魏謩檢校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崔慎由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處置等使
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兵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
長史王紹鼎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餘官如故以通議大夫守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
朗可監修國史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
慎由可集賢院大學士三月起復朝請大夫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兼成德
軍節度判官王紹懿可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充成德軍
節度副使兼充都知兵馬使以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王景胤可本官深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
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右神武衛大將軍知軍事王紹孚可落起復依前右
神武衛大將軍紹懿紹孚鎮州王紹鼎之弟也景胤紹鼎子也以朝請大夫檢
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上柱國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蕭
倣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四月以職方郎中知制誥裴坦為中書舍人以
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鄲為濮王傅分司東都以決秩府吏也以江西
觀察使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為京兆尹以鳳
翔節度使正議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鳳翔尹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

千戶裴寶封一百五十戶裴識可許州刺史充中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以吏部侍郎盧鈞檢校工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使以中書舍人鄭憲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仍賜紫金魚袋以安南宣慰使右千牛衛大將軍宋涯為安南都護御史中丞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弟允中為薊州刺史允千檀州刺史允辛安塞軍使允舉納降軍使並兼御史中丞以前邠寧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憙可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五月以職方郎中李玄為壽州刺史六月以朔方靈武定遠等城節度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潼為鄭州刺史馳驛赴任以給遣兵粮不及時也以安南都護宋涯為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判皇弟三男灌封衛王第十一男瀧封廣王以朝散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鄴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以右監門將軍知內府省事清河公崔巨涂為淮南監軍以特進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悰本官判東都尚書省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七月以

飛龍使宮闈局令王歸長守內侍省內常侍知省事充內樞密使貴授邠州員外司馬張直方為右驍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八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王紹鼎卒贈司空輟布帛三百段以皇子昭王汭為開府儀同三司守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大使以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王紹懿為成德軍兩使留後以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定州刺史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涯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上柱國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觀察亳州太清宮等使以四鎮北庭行軍涇原渭武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涇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盧簡求可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義武節度使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以鹽州防禦押蕃落諸軍防秋都知兵馬使度支烏池榷稅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鹽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耽代簡求為涇原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曹確權知河南尹汝州防禦使令狐緒有善政郡人詣闕請立德政碑頌緒以弟綯在中書上表乞寢從之以太常卿蘇滌為兵部尚書權知吏部銓事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渤海郡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封敖為太常卿是月熒惑犯東井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勳為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涇原渭武節度等使以禮部郎中楊知溫充翰林學士以中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審權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為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右補闕陳暇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陟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覲前史見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惑常以之為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閱示奏章深納誠意仍謂崔慎由曰為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宰臣鄭朗累月請告三上章求免是月乙未彗出于房初長三尺十月制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權知刑部尚書宰相崔慎由兼修國史蕭鄴兼集賢殿大學

士以華州刺史高少逸為左散騎常侍以蘇州刺史裴夷直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以太常少卿崔鈞為蘇州刺史入廻鶻冊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馬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潯為郴州司馬判官河南府士曹李寂永州司馬端章等出塞黑車子阻路而廻故也以成德軍觀察留後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王紹懿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以中書舍人李潘權知禮部貢院十一月太子少師鄭朗卒贈司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太保充右羽林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光卒輟朝三日贈司徒仍令百官奉慰上之元舅也宰相崔慎由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蕭鄴兼工部尚書餘並如故十二月以昭義軍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畢諴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為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以翰林學士承旨通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蔣伸為兵部侍郎充職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裴休檢校戶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觀察等使以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柳仲郢本官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溫業本官分司東都以病請告故也禮部郎中楊知溫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幽州中軍使檢校國子祭酒幽府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張簡眞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允伸之子也以中散大夫權知刑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是歲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烏鷹隼鸞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蟲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　十八陽

唐　宣宗二

舊唐書十二年春正月以晉陽令鄭液爲通州刺史羅浮山人軒轅集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先生遐壽而長生可致乎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何必別求長生也留之月餘堅求還山三月以前鄉貢進士于琮爲秘書省校書郎尋尚皇女廣德公主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拾遺駙馬都尉以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弘甫爲宗正卿以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爲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蘄黃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以太中大夫福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發檢校右散騎常侍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朝散大夫守康王傅分司東都上柱國襲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王式爲安南都護兼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以朝請大夫前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傚守太子少保分司以朝請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右金吾大將軍充右衛使上柱國襲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王鎮爲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以翰林學士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孔溫裕爲中書舍人充職以右驍衛上將軍李正源守大內皇城留守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本官同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愼由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畢有翼以有翼爲吏部侍郎二月以前邕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議郎邕州刺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段文楚爲昭武校尉右金吾衛將軍以朝議郎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潘爲尚書禮部侍郎以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彭城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鄴爲監修國史以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可充集賢院學士以渤海國王弟權知國務疑虔晃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

册爲渤海國王以兵部侍郎柳仲郢爲刑部尚書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爲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朝請大夫權知刑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杜勝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以光祿大夫守左領軍衛大將軍分司東都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康季榮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左衛上將軍分司敕前利州刺史杜倉爲賀州司戶蔡州刺史李叢鄧州司馬以工部郎中知制誥于德孫庫部郎中知制誥苗恪並可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以前右金吾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鄭漢卿並起復授本官國舅光之子也以銀青光祿大夫行給事中駙馬都尉衛洙爲工部侍郎前濮王傅分司皇甫權爲康王傅分司以庫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李潢爲長安令閏二月以司農少卿盧籍爲代州刺史前江陵少尹杜渾爲司農少卿以河東馬步都虞候段威爲朔州刺史充天寧軍使兼興唐軍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馬使五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孜本官同平章事六月南蠻攻安南府八月洪州賊毛合宣州賊康全大攻略郡縣詔兩浙兵討平之十二月太子少保魏謩卒贈司徒　十三年春正月以陝虢觀察使杜審權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三月宰相盧鄴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月以

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蔣伸本官同平章事五月上不豫月餘不能視朝八月七日宣遺詔立鄆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事是日崩于大明宮聖壽五十詔門下侍郎平章事令狐綯攝冢宰群臣上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十四年三月葬于貞陵　史臣曰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歷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閽寺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嶽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上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閒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袖金賜之誡曰勿令勑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嘗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俟於羅浮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捨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曆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興替冥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是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贊曰李之英主實惟獻文耗穉畫去淑慝斯分河隴歸地朔漢消氛到今遺老歌詠明君爲永易元和錄大中元年春二月勑自今及第進士放牓後任依舊宴集吏下禁止以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且使其黨李咸訟德裕輔政日陰事故有是命議者皆惡敏中德裕後著書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敏中又以大理卿馬植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數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內外怨望及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江州刺史楊嗣復爲岳州刺史郴州刺史李珏爲舒州刺史安州長史崔珙爲虢州刺史衡州長史牛僧孺爲汝州長史三月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閏月勑會昌五年所廢寺宇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不得禁止六月上謂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過風雨百官六宮皆避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耶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爲隨州刺史上曰堪爲相乎對曰少病風痺次子綯

前湖州刺史其爲人宰相器也上即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意八月李回罷宰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九月時德裕既去位李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乃導前河南府永寧尉吳汝納使爲其弟湘訟言湘素清直爲人誣蠛大校一年〻不被體吏至以聚妻資賕結賊且言頼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與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已而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辯元藻銜德裕斥己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徊私背公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黨庇李紳但用紳奏而寘湘死蓋以鄭亞首倡鄭元壽扶同李恪搆成李回即奏皆由附會權勢以壓孤單時德裕既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還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准神龍詔書酷吏殘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官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十二月詔貶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爲潮州司馬植判李紳任崇貴門官列中樞稗虐恭於藩方視人命如草芥倚德裕回天之

力搆吳湘汲地之冤生殺在心是非由己國之而竄黜者頗衆不伏而驚路
者至多戕棄典章莫斯為甚雖年如過隙身已云亡而虛實在人固當餘
責狀以春秋戮死之義律令著削官之條將欲懲戒存亡悉須追奪官爵
昔于公平心決獄既慶流於子孫今李紳縱意殺人合各及於裔嗣其子
孫伏請三五十年內不許出官依判錄奏者御史中丞魏扶判依斷大理
卿盧言入奏斷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當秉國權恣懷黨庇正吳湘
之贓坐下付法司寘元藻於罪態取證下吏擬具汝訥狀稱李德裕黨庇
李紳斷汝訥弟湘處死得劉群狀稱與李德裕書計會狀稱吳湘事傳報
令但奏來又撰元藻狀李紳枉奏已見德裕欺罔可知韋弁咸權情隨
好惡此獄是鄭亞首倡元壽狀同李恪構成李回使奏皆由附會權勢以
抑狀單者令撰路遠不取伏狀謹具案證事條如前刑部侍郎馬植判德
裕當武宗一朝位居上相獨持大柄擅制萬機倚李紳縱殺之心置吳湘
枉死之地公是者悉從貶黜順非者無不超昇宰相二人不同惡罷免御
史四輩皆無過而遷首紊國章坐鉗人口頗違明代仵辯冤人駭衆狀條
侍其情詳法文雖為捨罪御史中丞魏扶判依斷御史臺又奏推官勘
得吳汝納狀所論弟湘冤死根本事條至多數內一件阿顏衣服等准南

郫不許賊亦被於奏狀按豎令但得弟湘貽雪汝訥不避死亡之刑伏己
詳察處分大理卿盧言斷吳汝納出自畢門深懷至性痛加手足恨切肌
膚服闋元苦之中號訴軒墀之側遂得恩加衆懷仁及幽微不逃驚擊之
餘威終雪偶衆之大戮請加褒獎以勸夫子伏望委中書門下量與處分刑
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並判依斷勅曰錄其自効則付以國權懲彼
保奸則衆茲劇憲此王者所以本人情而依法理也特進行太子少保分
司東都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三千戶李德裕憑藉基累慶合家承能重
心本國竭節佐君事必狥情政多任己愛憎頗乖於公道陞黜或在於私
門遂使冤塞之伕日聞於騰口猜疑之者不得以恣心豈可尚居保傅之榮猶
列清崇之地豈加竄謫以戒僻回嗚呼朕臨御萬方推誠庶物顧狀纖瑕
旨欲保安豈於將相舊臣獨遺恩顧而群議不息謗書日盈衆共章事
非獲已凡百群庶士宜體朕懷可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所在馳驛發
遣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始德裕在翰林有日者謂曰公位極人臣厄
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族無有言白馬者洎白敏中因其夫勢且令馬植
鞫汝訥之獄由是竄貶白馬之厄乃驗於此是時吳湘之獄朝廷公卿無
為辯者惟淮南觀察推官魏鉶就逮吏使誣引德裕獨明獄情無枉雖痛

楚掠終不從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官不用上即
位為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內懲復之上書直其冤劉濛晏之孫也會
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為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建經略河湟遣濛按
邊調兵械糧餉為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遣本牛遷至是以德裕得
罪貶濛朗州刺史吏部奏諸州縣官准會昌四年勅停減州縣官一千二
百一十四員今准勅添置量增三百八十三員從之　大中二年正月
右補闕丁柔立以中理李德裕坐阿附貶南陽尉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回
貶湖南觀察使桂管觀察使鄭亞貶循州刺史前淮南觀察判官魏鉶貶
吉州司戶參軍前淮南推官元壽貶韶州司戶參軍天長縣令張洪貶前
揚州錄事參軍李公佐各削兩官李恪杖脊十五配流天德故淮南節度
使李紳追奪三官子孫不得仕皆以吳湘獄事被罪始紳以文藝節操見
用而屢為怨仇所根卻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威烈或
陷暴刑致雖沒而坐湘冤云回為人強幹所泣無不辨雅為德裕所知
及鎮浙西辟幕府又累佐李紳幕及任中丞薦為刑部郎中史館
脩撰重修憲宗實錄初武宗伐虜河朔列鎮陰相歸以撓兵事德裕
薦回持節往諭何洪恭王元逵以澤潞通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

以壤地傳子孫者二將聽命復以回為使督戰有功由是拜相武宗崩為
山陵使出領劍南以回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為中丞坐不料擿故貶
芝田錄云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將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
邢洺懷孟又發輕卒數千為群半散從山谷以怡官軍官軍自遠見之乃
分頭捲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為於是輕兵挾關蹂踐相乘凡數十里王師
大敗是月東都及境上諸州間之大震或加備戒嚴都統王宰石雄等皆
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
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卿今日可為
朕曉諭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跪
中書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戒帥早見成功集無
遣也回刻時受命於是具名以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催陣使專
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有郎吏五十輩從至於河中纔會以遣使王
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帥至其威來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
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聲折致詞回擊報亦不堪顧
之禮威二帥旁行從首伏令回於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丈奏兵群史
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而退請以六十日破賊過

約諸行軍令於是二帥大懼牽親軍而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拔潞城衆割鎮首以獻功成回復命僅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相至是貶湖南觀察使以吳湘兄前永寧尉汝訥為左拾遺江州司戶崔元藻為京兆府武功令尚書舍人崔嘏諡士也坐草德裕制不肯巧傳以罪辭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司空分司李固言為右僕射固言李珏楊嗣復黨也二月岳州刺史楊嗣復卒以汝州長史牛僧孺為太子少保號州刺史崔珙舒州刺史李珏並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五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刑部侍郎馬植並同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少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秋七月以李珏為檢校兵部尚書河陽節度使絳州長史李漢初以李宗閔黨貶汾州司馬徙絳州至是宰相言其枉以為宗正少卿崔珙為檢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牛僧孺為太子少師依前分司宰相周墀奏李宗閔黨方李德裕為相易元和實錄墀謂不可至是建言德裕會昌言以恩撰元和實錄四十篇竄寄它書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秋九月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貶德裕子前汴州觀察判官燁為象州立山縣尉並所在馳驛發遣制曰朕祇荷丕業思平泰階將分邪正之流冀使華夷咸乂其有晉登元輔久參武宗深居聽心盜弄國柄雖行撻罰之典未塞億兆之言是用再舉彤章式遵彝憲守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德裕早藉門地叨踐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為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騁諛佞而得君肆逸恐擅而持國政專權生事妬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嘗善者盡排誣貞良造朋黨之名肆揚構生加誣之嚴詰有踰於指鹿罪實見於欺天宿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壻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命書亦引親昵恭惟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因有異同令他人之謗鴻為私門之令猷又附會李紳之曲情斷成吳湘之冤獄凡彼簪纓之士遏其進取之塗驕倨自誇狡猾無對擢爾之髮數罪未窮再覩因上之由益無無君之意使天下之士重足一跡皆偏懼奉爾而後步在公忍直至此於法何逭於戲朕務全物體大為含弘雖默作其官榮尚蓋載其醜朕而揮叱未已輸揚無閒猶恐既彰公議難抑是宜移竄服以謝萬方中外臣僚當鑒于前可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仰所在馳驛發遣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又勅曰前汴州觀察判官劉議郎檢校尚書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燁書稱又為子擬蓋是事理萌不肯攜執知銀難見爾又書特用權衡事平當然令勤作臣砥礪以也誠宜有罰進衛安寘於有過情頗異於直在懂當追於狀同況有異辭狀苦闢徒且務含忍不令竟窮須至指遣稍為懲戒懸于遐服猶為寬恩可貶象州立山縣尉同正員仍即所在馳驛發遣初德裕被遇武宗會昌末皇子益王兗王年已皆長定策之際宜無他辭故深忤帝意且惡其專由是朋黨快其吳湘等事以希上旨幸其竄荒湖南觀察使李回以書附德裕再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制下給事中封還以為責薄遂貶賀州刺史又之從撫州長史卒陳言云大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選鑑譽譽深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常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閤門譽曰某頃為府縣屬吏時公不送何事今日司巢於此回應聲答曰終踴立如今也下送譽為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刺建州譽大拜回有啓狀譽怎不納既而回怨一衝官夫執勤守建州街官邸庇御使求隸籍者所屬不下數十萬其人不悉於秋止恨停廢月因戶令至京師塗時相新宪謂相皆不闡會事千然於槐陰頻色怒佇步人客其有故私語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譖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係于直諂之言訖見穗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論望叠而升導從則之對曰建州百姓訴冤觀閣之刑特塵見鹹鍾子門令止及覩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為穗極力鍛成大獄時李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史勑獄却回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與本傳及餘說不同聊記于此冬十月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宰相白敏中以雄素為德裕識拔曰昴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峽三鎮酬之已多矣乃除左神武統軍雄失勢怏怏疾而卒十一月牛僧孺與德裕自長慶後以權勢相軋互謀傾擠對立朋黨不能釋憾而皆竄身瘴海抑自貽也德裕既遠竄有人作詩二章曰萬株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肉視具僚亡已著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背有餘波達鬼村其二曰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德裕當軸頗為寒素開路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皆相賀慶或為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搢紳好惡偏異如此白居易早長於德裕視德裕為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

僕居易為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軍禮見
啟為詩曰昨日新生黃雀兒今朝飛上紫藤枝摇頭擺腦花叢裏將謂春
光總屬伊當塗不解栽桃李滿地惟閒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如今惆
悵怨他誰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勤須文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而今果
中白家詩然餘於九生傳及嘗録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
中二年或謂此詩為僞德裕既貶嘗為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
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
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大中三年春正月德裕至
崖州即今瓊州也郡北有亭名曰望闕德裕每登臨未嘗不北望悲涕
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
遭繞郡城或謂德裕在崖州止為此詩餘皆佩家所作云夏四月韋
相墀罷為右僕射以御史大夫崔鉉兵部侍郎魏扶並同平章事戶
部侍郎御仲郢與周墀善他相不悦之墀既罷相七月乃以仲郢為
秘書監冬十月以河陽節度使李玨為吏部尚書閏十一月崔鉉與
崔珙啟有怨嘗劾珙貶嶺外至是為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
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德裕處崖州幽獨無與晤言為窮愁志三卷末

章為周秦行紀論云言發乎中情見乎辭則言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
其内既其辭而見其意余嘗聞太牢氏宗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涼
云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
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録多造
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為𨤲司馬取魏之漸田常有齊
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樹黨若山不可動摇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
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覩其太
牢以身與帝王妃后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
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
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
雀也故貯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
中御史汝南王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
十之數耳自裴晉國與今京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拭太牢如
鱗頗類全忘非懷私忿盖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
坤賀武皇監國狀曰闕事不足為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
欲發覺未有由值會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為人臣

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使誅之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浮薄無
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為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
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矣所恨未暇之而余又罷豈非
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為政宜為君除患
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
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嗟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
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以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迹于後僧孺為
周秦行紀云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
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異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因趣
進行不知厥遠見大明宅為莊家更前驅至一室庭門若富家有貴來人
曰郎君何氏何至余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貫
未入者少時出曰請郎君入升殿下簾下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
妾廟太后遣軸簾使上殿君坐食頃太后命高祖戚夫人元帝王嬙余皆
拜乃亦新坐太后迎唐朝太真楊妃齊潘妃余拜謁命進饌太后問曰今
天子誰余對曰今皇帝名适代宗長子太后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今
酒各賦詩余惠數作詩曰香風引上大羅天月地花宮拜洞仙共道人間

惆悵不知今日是何年太后曰秀才遠來今夕誰伴戚夫人乃起辭曰
如意成長潘妃曰東昏侯望不宥他録咏曰石衛尉嚴急太后曰太真今
朝先帝貴妃重言其他太后目王昭君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低歸休余為
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太后太后戚夫人昭君等皆泣別使來未
人送至大安民里余來上香經十餘年不歇云或謂牛奇章初與衛公相
善嘗同會飲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斯坐衛公因銜之自後衛公再居相
位僧孺罕遭逸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作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
曾為憲司所覈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
宗為沈婆兒其事遂寢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既死又恐黨潛孫毒謀
太牢乃元和中首於外郎耳術客世因承和為不二三年位兼將相寵寄
仙駕上賓上以從官屬知制誥當時宰相未盡職而獨歸集賢史館兩
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閒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郢十五年由太牢
而加節為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兒弟著報乃令改醮既與
前夫義絕矣及貴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
乎又曰不為伋也妻者則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夏侯銘所
謂魂而有知前人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夫行

無適從之思上聞聖朝下歎元久得曰志奇智識者乎姚勉開元相元崇曾孫也李遠言知舉第進士累遷諫議大夫吏潮常二州刺史與德裕厚善德裕為令狐綯等讒逐擿索友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閏十一月德裕卒於崖州初德裕為并州從事到未旬月有王山人者請謁公問所能曰善於安宅公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仍前垂簾生與公簾外靜伺之俄喟生曰可驗矣視之紙上有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遂請歸不知其所及會昌中累位一品卒于海南六十四云初德裕分司東都聞有僧善知人禍福召問之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為驗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之果得焉然咨之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嘆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為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常記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其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遣米塈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矣為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果如其言　大中五

年崔鉉輔政欲專任惡白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建言宜遣大臣鎮撫上嘉其言三月乃以敏中為招討都統制置使冬十月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謩延英謝曰宰相之任自古所難臣無燮契之才而叨燮契之任未知何以佐陛下令兵事休息天下寧靖所切者在建儲貳以為國之本帝臨御累年嫡嗣未辨中外不敢建言及謩為相率先啓發物議重之大中六年三月詔象州立山縣尉李燁護其父德裕喪歸葬東都從令狐綯之請也德裕既沒一夕見夢綯曰某已謝明時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衛公犯衆怒又崔魏皆仇敵言之可乎既夕又夢如前懼曰衛公精爽尚可畏不言禍將及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遂請于帝夏五月淮南節度使李玨卒　大中七年秋七月初京兆府參軍盧甚為京尹遣赴館驛左補闕崔瑄赴婚回與甚郵亭相值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避瑄遂相詆訶甚下御史按問史曰當服白衫甚曰非國郵不素服又與宰相書以己比孟軻而方瑄幾鳳瑄黨與衆皆為盡力帝以甚言涉不恭而宰相崔鉉力庇瑄遂誣奏甚除籍徙循南行至浛源驛賜自盡瑄止左遷太常卿至是貶陽翟令十一月以權知刑部侍郎鄭實為河南尹崔鉉為相曾與楊紹復段瑰薛蒙為鉉耳目凡擇官議事與之參酌時人

語曰天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會紹環蒙帝聞之題于承鉉欲引曾為相而忽除河南尹也一日帝語鉉曰曾去矣除改遷自由否鉉惶恐稱謝　大中八年春正月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狹邪當死自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九年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即以宰相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悰為太子太傅分司召河東節度使盧鈞為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遊遨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後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為娼賢綯聞言于帝即以鈞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使俄為東都留守　大中九年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時德裕既歿死家無祿不自振仲郢德裕厚善乃取其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悟從之　大中十年六月吏部尚書李景讓初與蘇滌裴夷直善二人皆為李宗閔楊嗣復所擯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上既銜穆宗舊怨至是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文武三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

廟宜遷四主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以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決而止景讓始以方毅稱由是德望稍衰　大中十一年二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鄭公後也為相議事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出之　大中十二年宰相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初李商隱擢進士第綯獎舉甚力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嗤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忘家恩放利苟合謝不通久之復干綯補太學博士　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懿宗即位始畢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徙昭義河東凡

三鎮不得還誠思以有結綯至大原求褒妹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
分令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
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
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以終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
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人號曰白衣宰相至是言事者競攻其短
十二月乃以綯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同平
章事初鄭畋父亞為李德裕所推引白敏中令狐綯當國皆怨李德裕
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吏帥鎮幕府至是綯去位始為虞部
員外郎唐語林宣宗在藩邸時為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
毬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適體膻穢不可近上命舁置殿下果如所奏遂釋
之武宗常夢為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即位本命在寅於
屬為虎中朝故事宣宗即憲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後文
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
間武宗居上遥覩瓣目於中官仇士良蹕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
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曰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
中人請還京遂即位習學記言舊史稱宣宗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

文景亦不能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而新史
謂其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蓋自是之後唐遂衰亡不復能振故也然
舊史言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
一之日權豪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閽寺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
能効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然則新舊史相去百餘
年舊史所褒者皆實美而新史所貶者乃虛意也若謂唐自此衰以為宣
宗之過則又不然宣王之後有幽王十餘年周遂亡豈必以此咎宣王乎
夫方鎮宦官為唐必壞之疾至是既不可為則為人主者能歛衽恭己精
於聽察使小權小政不至甚撓不貽民害以了目前若是而已新史以大
者責之論則善矣余亦未知其所處也宣宗鄭后事新史記其為宣宗不
禮欲自殞是夕暴崩及歐禮官王皡白敏中周墀皆詰怒甚詳而舊史乃
言宣宗即后之諸子恩禮愈異於前朝無一語類新史豈唐故史文所諱
遂承用之耶晁無咎濟北集宣宗諱盤遊之實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
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
以般遊為事已允來請華清之幸聽而罷亦足善也諱般遊之實記注
攷之名詔令人主所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口非誠

刺狀。孫甫唐史記論十三年八月壬辰帝崩于大明宮以鄆王溫為太子
帝初鍾愛夔王滋又以鄆居長故久不立儲貳嘗召宰相裴休謂曰有何
貯畫休素蓄立儲之意乃頓首以諫帝曰若立太子使是閑人休不敢盡
言及大漸內樞密使王歸長等方患之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宗實
悟且至寢殿帝已崩叱左右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
簡迎鄆王於藩邸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
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思李宗崇禮重宰相至微行以察臥士得失
笑喜以請大臣事跡誠好德之君矣然知為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
惑安太后捕無也不能盡撫事之反叙暴崩為世所疑李德裕有濟時之
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害時政至忠宰鄭朗
臣疏綯之罪曰大中載福又欲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嗢
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爾不然宣宗用敬中輩
於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帝曰若立太子使是閑
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專立嗣君變生於亂是宣宗應區為善
上於小
節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吳繼芳
圈點監生臣蘇泰
臣陳子廷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十九　十八陽

唐

莊宗六

資治通鑑胡三省註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也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有功於唐賜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古之六代孫歐陽史曰拔野古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同光元年是年四月始即位改元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下同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盧質從為晉王請葬又能辭相位於惟新之朝是必有見也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考異曰薛史作盧汝弼今從實錄莊宗列傳以質為禮部尚書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稱尺證翻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將即亮翻惟下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建國不肯復稱鎮海鎮東軍節度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使疏吏翻考異曰十國紀年鏐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怠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廷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為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紬布常膳惟瓷漆器寢帳壞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為長夜之飲遂罷錢易家諱稱鏐公廉不貳晨藏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以為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戊申吳政錄弘倧子易撰家諱俶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慕國王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多虛美隱惡甚於它國後錢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今從家諱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事見上卷上年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復扶又翻

開古莧翻曰昔朝無人朝直遥翻終爲梁所併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張居翰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天復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本其兵晉遂取潞州因以居翰爲昭義監軍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任音壬琢蒙復說繼韜曰說式芮翻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更工衡翻以繼韜爲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爲質質音致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二年爲一紀使疏吏翻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死謂之捐館言棄捐館舍而逝也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棄君事爾不惟背君亦背親之教令背蒲妹翻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爲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郭威事始此歐史亦載嘗遊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爲吏所執繼韜縱使亡去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

於郭崇韜帥所類翻崇韜薦横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卧病己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横海節度使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領横海節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自遂者見有即位之心而今遂其事也國號大唐大赦改元自唐國號改天祐年號爲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君子以是知帝之不終以豆盧革爲門下侍郎盧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徐無黨曰樞密使唐故事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余案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爲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爲之耳項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它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盧質馮道爲翰林學士張憲爲工部侍郎租庸使宋白曰租庸使自天寶三年韋堅始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爲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晉王克用謚武皇帝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

自安忸女六翻怩女夷翻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它能上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按歐史豆盧爲世名族革父瓚唐舒州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爲王處直判官盧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爲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爲義武節度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爲河東節度推官常訣擇相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循已死盧質又辭故用革程與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 胡寅嘗見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爲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撓鼎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洗褰裳於流血之波哉是故

唐梁晉漢無良帥則以其君皆常人也初李紹宏爲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梁貞明五年李紹宏出幽州事見上卷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惡烏路翻乃薦張居翰爲樞密使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唐制宣徽事在樞密使之下且權任不及遠甚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又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效應爲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孔謙魏州孔目吏也晉王得魏州以爲支度務使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即位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爲興唐縣貴鄉爲廣晉縣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京當作都皇子繼岌爲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按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舍爲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即位於魏州宰相豆盧革因進擬爲興聖宮以皇子繼岌爲興聖宮使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度天雄武德義武横海盧龍大同振武鴈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鄆洛磁鎮冀深趙易

（邢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于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唐廟四親廟三）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鈔楚交翻）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梁貞明五年先悉薦翻）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燕顒守鄆州（燕音煙姓也顒魚容翻）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鄆州本東平郡）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事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四年）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趣七喻翻比必利翻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以下文夜度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度口）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比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治所）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簹都郎翻唐於魏州置興唐府）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歐史職方考梁置宣化軍於鄧州）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詰去吉翻趣讀曰促）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見賢遍翻）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敬翔以王彥章一時健鬬而取之耳觀其用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哉）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

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廣韻唐突作傏突又作搪突唐盪同也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曰會兒帝讀書會兒常侍左右）又遣使遺吳王書（遺唯季翻）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楊村順流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鞴蒲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更工衡翻趨七喻翻）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胡寅管見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直斷喪唐室為有功焉真盜賊之猾魁歟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昧遠疏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顛聞僨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威誇大之以為非天下偉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鬬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為名耳其本根血脈非出於愲怛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兼敵於天下之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為奇戡於奇正之形質亂以取敗此其所以為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為名居都念翻崔豹古今注曰居所以置貨鬻物也有姓景者先嘗設店於其地因以為名凡此皆河津之要會人立寨守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趣七喻翻）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為栰（栰音伐大曰栰小曰桴）載兵械浮河

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
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
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比必寐翻殆亡士卒之半此謂自德勝
浮河東下之士卒也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
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城垂陷者
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
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在澶州距楊劉數二百里帝
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
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重直龍翻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
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臣請築壘於博
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詗
古永翻又翻正翻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
綴之令力經翻挑徒了翻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
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
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歐史曰康延孝代北人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
奔梁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

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
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
城晝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楊劉夜發倍道而行恐
梁人知之故也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
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
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
先之先悉薦翻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
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間古
莧翻使疏吏翻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斷丁管翻紲息列翻艤魚倚翻
亦作橫漢書音義整舟向岸曰艤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鄒家口馬家口
鄒家口皆沿河津渡之口亦因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為地名鄆州奏報始
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帝不誅朱守殷以成絳霄
殿之禍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
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敗補邁翻春秋晉宋曹衛同盟于
清丘杜預注曰清丘今在濮陽縣東南此因古地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為
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段凝聞清丘驛之敗以

為唐兵已自上流度河適汴而彥章等方與唐相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
州之境無救於大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內有所恃而陵主帥數所具翻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
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連艦即列於河流以斷援兵者王彥章等
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
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暍於歇翻傷暑而
死也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鍋古禾翻釜也王彥章撝背人之不
備取勝於一時持久則敗矣使梁能終用之亦未必成功楊劉比至圍解
比必利翻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
親曰待我成功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
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
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沮在呂翻撓
奴教翻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
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
徵還大梁考異曰歐陽史云末帝罷彥章以段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
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今從

實錄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　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
矣勞力到翻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
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圜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從才用翻詣程
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豸丈爾翻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
曰豸圜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相息亮翻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
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生
此梟獍李嗣昭義兒也以齒於帝為兄獍讀如鏡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
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彈丸之
地言其小也自并路窺懷洛則澤州為要地帝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
然彈徒旦翻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為于偽翻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
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帝深惜之　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
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濮博木翻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
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監古銜翻　考異曰歐陽史以為太祖時事
按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
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
始疎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的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

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是為子僕翩詩許扶翩又昔山義與河陽同恐貽國家深憂敬宗與此言必致禍孝欽借其重以覓宿梁主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言國勢之危已如此也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為段凝誤梁張本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新唐書地理志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王村亦因土人王氏聚居之地為名將即亮翻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剽匹妙翻澶時連翻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宋白曰朝城縣舊魏州本漢東武陽郡真後為縣唐武后改為武聖開元七年改為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屏必郢翻又單正翻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朝直遙翻少詩沼翻下同然迹其行

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如溫昭圖以納賂而得名藩段凝以納賂而得大將之類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斂力贍翻又上聲行戶剛翻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如張漢傑監王彥章軍之類帥所類翻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陝失冉翻趣七喻翻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相息亮翻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康延孝之計與李嗣源郭崇韜所見略同帥讀曰率帝大悅　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唐末之邊將也又保寧殿為文思殿蜀蓋襲唐殿名內皇城使潘在迎考異曰在迎先為內皇城使馭雜州蜀主北巡為馬步使今不知何官故且稱其舊官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史言蜀主有陳後主之風豔以贍翻和戶卧翻嘲陟交翻謔迄卻翻俚音里褻息列

翻樂音洛在珣彥朗之子也韓彥朗唐昭宗時帥東川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斷丁亂翻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鍇口駭翻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陳三閣見一百七十六卷長城公至德二年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重陽九月九日也九陽數也九月而又九日故曰重陽重直龍翻按路振九國志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為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間古莧翻人有醉後而涕泣者俗謂之酒悲好呼到翻因諧笑而罷　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魏州臨河縣南也舊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省澶水縣入焉澶水即澶淵避高祖諱更淵為水臨河澶淵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魏孝昌中分汲郡置黎陽郡領黎陽東黎頓丘三縣此即東黎也隋開皇五年置臨河縣九域志臨河縣在澶州西六十里澶西相南日有寇掠澶州之西相州之南也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喪息浪翻

斂力贍翻積子賜翻又如字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此即言梁龍德二年契丹入鎮定境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即康延孝之言帝深以為憂胡寅管見曰暴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喪亡之勢也然則本守故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宦者之譖罷李建及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河北要害之地以伶使之走使來守故守德勝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如是而地不蹙國不危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召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才無足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遂濟河還鄆國大人及皇子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盡取河北獨黎陽為梁守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

餘年。梁太祖開平二年帝嗣晉王位始戰于夾寨至是年凡在兵間十七年。御側瑟翻。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誰為，于偽翻。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度，徒洛翻。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段凝自酸棗決河注鄆州以限晉兵，從為水。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復，扶又翻。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根本之虛，為敵所窺，所謂當戰陸隤，未有不敗亡者也。降，戶江翻。下同。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汶水過鄆城南，春秋以鄆讙龜陰為汶陽之田是也。汶，音問。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

敗，補邁翻。考異曰：薛史作遞公鎮，今從實錄。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治故容城，在令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為汶上縣，徙容城。宋白續通典作致容城。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自朝城行營遣歸魏州。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史言帝此行非有廟勝之筭。胡寅管見：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彊。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雖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宗崇韜決策，倚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者，一何戾弊。漢唐之初，其君臣皆奕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為虜之道。雖曹操、劉備，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為人所虜。若大事敗成，禽者其人可知矣。又安得為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兄梁，故與妻子訣別

而去。嗚呼，捐身與衆以爭天下，意誠何為，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豪傑之所為，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稱德充與不充，何光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忘之處，則過矣。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敗，補邁翻。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少頃，謂少頃刻之間。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按薛史，夏魯奇嘗事梁祖，與彥章素善，故識其語音。騎，奇寄翻。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刺，七亦翻。重，直隴翻。躓，陟利翻。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監，古銜翻。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劉知俊自徐降梁，自梁降岐，自岐降蜀，為蜀所殺。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將，即亮翻。九域志：中都東南至兗州九十里。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創，初良翻。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

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分，扶問翻。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復，扶又翻。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佶，其吉翻。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屬，之欲翻。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嚮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嚮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傅，讀曰附。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即謂段凝所決。設為於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陳，讀曰陣。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離，力智翻。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舁，音余。又羊如翻。遣中使問彥

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遽斬之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丁丑至曹州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梁守將降將即晁綱降戶江翔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懟直類翻怨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梁太祖鎮宣武敬翔即為幕賓以至為相汔于梁亡故自言受恩殆將三紀以此觀之則知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史言翔在幕府三十餘年誤也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門生故吏下至僮奴呼主人之子皆曰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事見上小人朋比指趙張也比毗至翻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為決河之水所限其道回遠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張良陳平以智輔漢高祖定天下後之言智者率稱之為于偽翻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

馬傷足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與前注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蓋九域志於大梁注及滑州注其道里遠近自有微差者今不敢輕改因兩存之中間者此類頗多復限水不能進復扶又翻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帥讀曰率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陝失冉翻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誘音酉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友能友見上卷梁龍德元年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為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梁主登建國樓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曰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衣於既翻齎蠟詔蠟詔猶蠟書也令出於上故謂之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考異曰莊宗實錄麟作鏻今從莊宗列傳及薛史凝本非將才將即亮翻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元年今危窘之際窘渠隕翻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

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為于偽翻下為同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復扶又翻珏古岳翻紓商居翻緩也難乃旦翻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俛音免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二百七十五里從才用翻溫韜由趙巖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降戶江翻首式又翻言以事理推之難於迎降而自首也一請降首皆如字言難低頭為之下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斷音短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剄古頂翻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胡寅管見曰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亡而自殺然後合禮按周臣下之處人以所不當為豈不君臣交失乎梁主為人溫恭約約上當有儉字句斷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敬翔李振皆佐梁太祖者不

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三年梁受唐禪歲在丁卯至主十七年而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大梁城北面二門封丘門在西酸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丘門為含耀門時人猶以舊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為宣陽門又汴京圖京城北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年改為乾象門晉天福三年改為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下勞賜同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凡無咎難朋集莊宗許李嗣源共天下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為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遂思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夫狄角氣善於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其亡非不幸也帝於此際可謂善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勝音升帝命訪求梁主頭之或以其首獻考異曰實錄帝愀然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按莊宗瀆均王貴戚之太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

新君乎（翔直進翻下同）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曙常恕翻天明為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梁以李振為崇政使故以稱之）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復扶又翻）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元微趙巖可為怙權冒貨之戒）昭圖復名韜（梁賜溫昭圖名見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貞明元年）己酉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帥讀曰率勞力到翻）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齕恨沒翻又下結翻齧也抉於決翻）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卷唐僖宗廣明元年從才用翻）顗萬年人（萬年唐京兆府唐為赤縣時復以京兆為西京）翹敖之孫（封敖仕唐武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僕射）懌京兆人令權龜之孫也（王龜武之兄也唐咸通間有名）段凝杜晏球上言（上時掌翻）偽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群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撒剌阿撥奔梁見二百七十卷貞明四年背蒲妹翻）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帝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將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笴古我翻又公旱翻箭莖也鏤郎豆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令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譽音余）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更工衡翻）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賞其決策滅梁之功也）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復其本姓名）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岌魚及翻皇嗣也豈可兄事梁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義又使其弟以兄事全義唐之家人長幼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宮又從而父事之嗜甚矣夷狄之俗好貨而已豈知有綱常哉）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鏟初限翻削其封樹者隳其墳赭其山也胡寅管見述朱全忠暴蔑唐室賊殺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既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為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攄覆載不同之憤雪塗漢不勝之恥也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斷棺焚尸而颺之汙瀦其宮居夷滅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為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賊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時以鎮州為北京魏州為東京）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見賢遍翻）納洪鄂行營都統印（梁命殷為洪鄂行營都統）上本道將吏籍（上時掌翻）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以獻祖諱昌也更工衡翻）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高季昌為梁將事始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謂自鄂州遣使會兵除溫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昔賊覘也）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

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吳人有
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
稔巡霍丘因代為壽州團練使霍丘吳之邊邑徐知誥命王稔以巡邊為
名因代泰章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詰
去吉翻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
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
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
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治直之翻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
之手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
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為于偽翻 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輿鬼五星秦
雍州分雍於用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長直亮翻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
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
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腳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
既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
四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
上徹於天徹敕列翻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

黎州卒於道。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
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
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
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
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批蒲結翻又匹迷翻反手
擊也帝失色群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
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踐慈演
翻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
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
獵邪好呼到翻下好采同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
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
書云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況使伶人侮弄之哉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
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無材而干利祿者何可勝數哉其尤蠹政
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
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由是進得施其
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嚴常以兄事之孔嚴當作孔謙

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岐王李茂貞自以
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附唐屬籍義稱兄弟故於
帝以季父自居。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算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考異曰實錄甲辰議修洛陽太廟按梁以
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莊宗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真定為北都
又滅梁廢東京為汴州以永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何京若以為
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為洛京
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
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正故但謂之洛陽。 乙巳賜朱友謙
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 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
紹琛 廢北都復為成德軍是年四月於鎮州建北都 賜宣武節度使
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
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
為于偽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二年其
罪與朱溫相埒耳埒龍輟翻等也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
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

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悖新之常有變渝非
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
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
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宮婢必不以既赦為言也 戊申中書奏以國用
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見任
謂見在官者見賢遍翻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朝會之序武
官班於西故曰西班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
劉陷而止事見二百七十卷貞明三年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
陽謁廟畢唐東京亦有太廟朱世未遷嘗嚴事故張全義請上幸謁即祀
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汴州梁以宋州為宣武
軍詔更名歸德軍梁都汴徙宣武軍額于宋州更工衡翻 詔文武官先
詣洛陽 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
以佐之朝直遙翻下同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為太祖
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為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
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三人者皆仕
梁廷珪琪為太祖冊禮使必唐之時嘗奉朝命冊晉王者也豆盧革薦禮

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請為舍人。丁巳，以光胤為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趙光逢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說，岫之子，廷珪，廷瑳之子也。薛廷珪，唐會昌間有文聲。光胤性輕率，喜自矜，書許記傳。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梁均王貞明元年，趙光逢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庸劉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使。跋史翻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出張憲守魏州。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己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從，千容翻。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梁改長安為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三年。改京兆府為大安府，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　以耀州為順義軍，延州

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雄軍，安州為安遠軍。帝既滅梁，將改梁所置軍名耳，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為靜勝軍，乃岐所置。延州，唐保塞軍，岐為忠義軍。鄧州，梁為宣化軍。晉州，梁始為定昌軍，後改建寧軍。安州，梁為宣威軍。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前唐也。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下，戶嫁翻。從之。　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北走契丹。走，音奏。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為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不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嗣昭官中書令，故稱之。主上於公季父也。李嗣昭以晉王義兒，於上為兄。上於繼韜為季父。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稱，尺證翻。遺，唯季翻。為，于偽翻。下亦為同。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復，扶又翻。下復路、子復同。以其先人為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

亦為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見，賢遍翻。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兄弟欲殺存渥事，見上卷梁均王龍德二年。梁改滑州義成軍為宣義軍，帝復唐舊。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己撫安之。事泄，辛巳，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料，音聊。妓，渠綺翻。搜校貨財，不時即路。即，就也。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繼韜及其二子，并繼遠為四人。大兄曾無骨肉之情，繼韜兄弟七人，繼儔居長，故呼為大兄。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史炤曰：列棨戟於門，故曰戟門。帥，讀曰率。衰，倉回翻。呼，火故翻。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牙宅，即使宅也。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東門，潞州牙城東門也。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剄。從，才用翻。剄，古頂翻。

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盧蘋來奉使，嚴可求預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於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高季

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伶官，謂伶人及宦官也。厭，於鹽翻。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沮，在呂翻。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九域志：洛陽東至許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言伏此俱失也。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勍，渠京翻。　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浹旬，莊宗且悔，遽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親吏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果至，劉訓度其去遠，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追之，不及。按季興自疑，欲斬關夜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薛史。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梁震所言見上。幾，居依翻。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以莊宗新得天下，故曰新朝。朝，直遙翻。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史言帝荒淫驕矜，為鄰敵及姦雄所窺。胡寅

管見。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為善。禹以不矜伐滿假。啟賢讓。高大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亭長為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令臣所就。孰與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矜色。而叛者九國。朕楚還。祿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竟欲如是。少思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然思而不為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而為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丸之下阪。永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處之為懼。是以能濟者其道心。又何芥蔕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敝屣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圖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令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忘驕氣溢。為潘鎮所窺。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謂之於後。嚴可求景寔知之於數十里之外。凡所料度。其鬼如響。矜伐之為害。乃爾。是故尚志之士。有自此用功而居仁者。曰深省於身。凡遇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樂鎮蕃。則不以出諸房闥。何為而爾也。求其所以爾者。治而絶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葷食瓢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史炤釋文 互盧革 互盧根切 鬖力幽切 琢竹角切 閙之 閙逆也 為質結切 也。惺怩 慚恧也。歔欷 欷息貌。攫叟 魚及切。鈔掠 又楚教切。下離灼切。切人財物也。鄆 音運。內靴 內讀曰納。靴許茄切。履也。唐突 陀骨切。觸也。其字或从手。更衣 以也。鑠 蘇果切。鍇也。撤 直列切。去也。棧 房越切。音桃。詞知 知處古言之。樓櫓 郎古切。城上守禦望樓也。鍋鐺 温。沮撓 沮啗而撓之也。絡絨 悲巾切。詢詢 喧擾之意。行五 列也。在殉 殉偷切。誤嘲 上枯回切。撲戲 諢浪戲也。詩曰謔浪笑傲。汶水 文運切。水出兗州萊蕪縣。遞坊鎮 遞特計切。地名。積邑 羽切。予嚮 成作槃。馬蹟 說文蹄也。稗將 蒲糴切。刺切。助也。鄜 許亮切。弈 共卷。鑪 於賜切。縊也。晏球 音求。扶 挑也。顥 語韋切。伶官 郎丁切。樂工。鍾 說文鐵也。彗星 徐具切。又音歲。祆星 類古叶切。面骨也。播紳 音哲。播笏而垂紳也。甚倨 居御切。傲也。譖 說文愬也。從容 猶休然也。稱是 尺證切。詆訶 上丁禮切。下虎何切。詆呰而訶責也。戰門 凡刺切。我立於門外。對斷也。嗇財 所力切。愛惜也。無厭 不足也。

胡三省辯誤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王彥章引兵踰汶將攻鄆州。史炤釋文曰。汶水出兗州萊蕪縣。余按汶水發源於萊蕪縣原山西南流。過鄆州中都縣東北。中都今為汶上縣。距鄆州九十餘里。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其地在中都東北。不在萊蕪。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史炤釋文曰。昇。革諸切。共舉。余按以車載人。前挽後推。亦謂之昇。其義同。不專於共舉也。高季興入朝。上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史炤釋文曰。從容。休燕也。余按朝廷之儀。君臨之以莊。主承之以敬。若從容間則氣象安舒。上下之情。親密無間。上則不嚴不迫。下則不陵不遽。是所謂從容也。何必休燕然後為從容哉。趙宂璧源委義武 步定軍也。清海 廣州軍也。傳璀 音貢。繆子之名。更命 更平聲。二紀 十二年曰一紀。樞 音舊。戶在樞曰樞。驍 音澆。健也。暴 音暴。廣(?) 契丹 契音乞。郭崇韜 莊宗謀臣。橫海 滄州君也。盧龍 幽州軍也。絳 塞宗皆相。度 音大各反。高祖 唐高祖。洎 音其冀反。及也。饋 音匱。餉也。岌岌 孟子萬章篇上曰。天下殆哉岌岌乎。趙岐注云。岌岌不安貌。天平 鄆曹濮軍也。胡柳 從梁貞明四年來。大戰於胡柳陂。晉偏師敗。或言王已北渡河矣。嗣源亦北渡。續聞王戰復勝。嗣源復來見王。王不悅。嗣源頓首謝罪。王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李從珂 音丘何反。嗣源養子。詰讓 問也。讓責也。內 古文納字。自經 縊也。瀆 音樗。王鐵槍 梁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末云。番張王彥章驍勇絶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嚴可求 吳之謀臣。巨 大也。治者 治音也。鑄工 趨蹡也。楊劉 城名。鎮使 音所吏反。械 音胡械反。篙 音測蹡反。草也。耗 音呼到反。散也。艦 戰船。艘 船之總名。亘 音古鄧反。竟也。畋 音田。取禽獸也。重複 音福。調 顏師古曰。有所候伺也。臨漳 縣名。扼 音厄。捉持。呼 叶也。吃 音昌栗反。詞也。斷紲 紲繫艦索也。覆 音芳福反。敗也。遊奕將 奕音亦。抵 音底。至也。趙張 趙巖依漢傑等。詳 音同。伺 音四。候也。徼 徼。繞也。非也。從姊 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梟獍 上音澆。路 音路。體。遺爭 去聲。輿 音余。擇 音輸。衛也。貽 音遺。留也。剽 劫也。所 音舒。懦 音軟。又乃亂反。弱也。宮掖 音亦。掖庭也。宮掖指后妃。行伍 士卒五人為伍。號 音古伯反。球 音求。陪 音徘。厠也。陳後主三閣圖 陳後主至德二年。冬。云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以沈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奇。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

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
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酣音明甘反。中酒也。讙音歡。詼
諧也。漢東方朔傳云。爲諧語。注云。諧者和韻之言。郝音於六反。盧文進
王擊易衛州音大衛州。雪拭也。雠恥。諭音荀。問也。冀望也。潰音胡對反。
逃散。諺音彥。俗言。汶出兗州萊蕪縣。中都禮記喪禮注云。夫子嘗爲魯
中都宰。叟音魚及反。訣音決。別也。東京梁四月云。以魏州爲興唐府。建
東京。李紹奇本姓夏。名魯奇。後梁貞明元年七月。雪赦莊宗於魏中。賜
姓名曰李紹奇。彬音悲巾反。豆子莊宗小名。傳其劍。史記佞幸傳云。傅
脂粉。剎音層。鬪勸也。東傳近也。阻決河梁八月云。梁於滑州決河東注
以限唐兵。檝音集。所以刺船也。又音集。中使宦者。三紀說文曰。十二年
曰紀。朋比阿黨也。避狄音周太王避狄遷于岐山之陽。晉王本西突厥
故云。格瓚音贊。又才旱反。全昱音育。太祖長兄。穎悟穎脫警悟。別第第
宅也。衣著也。野服田家之服。窘迫也。俛一音俯。低首也。頸音居郢反。項
也。溫許州溫韜國也。世雠梁唐僖宗中和四年四月。黃巢過大梁。朱全
忠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擊巢走之。全忠因請克用入城館於上源
驛。克用乘酒使氣。全忠怒。發兵圍驛攻之。煙火四合。會大雨。克用縋城
得出。昭宗天復元年二年。全忠遣將兩攻圍太原。克用甚窘。蘇不能報
故曰世雠。賣我邦謂令不我殺。意欲立與敵以求官。寔到自刎。趙張趙
巖。張漢傑等。敬李敬翔。李振。皆朱溫謀臣也。滌音笛。亦洗也。崇政乾化
二年九月。以李振充崇政院使。韜音條。函之函音咸。匱也。封翹音祈堯
反。姓名。懌音亦。沂音魚依反。萬年縣名。蠹音妬。蟲食木也。背棄也。豆盧
革莊宗宰相。成德巨鎮。梁趙軍也。猷音由。亦謀也。斲音卓。剖也。天平鄆
曹濮軍也。北京莊宗此年四月。以鎮州爲真定府北京。以皇子繼岌爲
留守。尤嚴可求。尤過也。愆也。沮音才呂反。沮壞。柰何如何。㴴音喻。黜音
丑律反。貶下也。張顥音浩。彗星見與鬼。與鬼。柰前漢天文志云。與鬼。鬼
祠事。中白者爲質。晉灼曰。與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禳音穰。除殃祭也。
捐音綿婢反。息也。秦軍漢兗軍也。傳音付。愕音五各反。驚也。中牟縣名。
叱音昌栗反。可也。嫉音疾。屏除也。慼音戚。憂也。峻音有。宋友謙朱溫假
子也。錫賜也。琛音丑林反。寶之入汴。延孝謀也。宣武汴宋軍也。沖音蟲
溫韜發唐山陵殆徧。梁開平二年冬云。華原賊帥溫韜。暴掠雍州諸縣。
唐之諸陵。發之殆徧。三省中書尚書門下。騏音其。太祖帝父。章說讀曰
悅。善好也。杜塞也。永平軍。後梁太祖開平三年三月。改長安爲永平軍。

繆音謬。光令公。李嗣昭也。梁末龍德二年四月壬寅。無虞虞度也。賂遺
賂音路。遺去聲。下又道同。義成周德宗貞元元年春。以鄭滑等州爲義
成軍。後梁改爲宣義。上。十二月藩鎮皆復舊名。潼音撰。冀望也。繼傳嗣
昭長子。曾音增。則也。衰服喪服也。珂音丘何反。慕音慕。廣招也。子城即
牙城也。頻音頻。無厭李興朝在月戊戌。羈音飢。爲馬頭繫縛之者。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李存審奏也。以天平軍節度
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
爲監軍。將兵救幽州。陝失冉翻。監古銜翻。將即亮翻。孔謙復言於郭崇
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復扶又翻。豆盧革時爲首相。故稱之
爲首座相公。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請改用人爲租庸使。孔謙意欲
自得之也。更工衡翻。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今俗謂借錢爲
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時租庸錢皆入省庫。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
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
雖久典金穀。自帝得魏博。孔謙即爲支度務使。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
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謙彌失望。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即望爲
租庸使。事見上卷。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洛。懼移兵
西伐也。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李繼曮以鳳翔
行軍司馬領涇州節。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
唐僖昭之朝。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
直進翻。下同。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中書令。遣
還。曮魚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
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唐末誅宦官。宦官其有逃逸者散
投外鎮。及爲私家所養。畜許玉翻。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
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
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爲內諸司使。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
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爲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
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爲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
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
廄使。宮苑使。雞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復唐雖不用梁制。而
復唐之舊。內諸司使。其官亦多。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
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
由是藩鎮皆憤怒。爲後諸藩鎮叛。張本。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

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李繼曮見唐甲兵之
盛歸語岐王語牛倨翻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孔
謙惡張憲之來時自魏召張憲為租庸使憲方正故謙惡其來惡烏路
翻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鄴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
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眾人輔之猶愈
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韜為于偽翻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
寅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豉翻李存審奏
契丹去復得新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戊午敕
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權愈重矣上遣皇弟存渥
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
奉祀遂留不來帝即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永興祖國昌廟號獻祖
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
太妃之不來太后豈其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義甚正為太后
太妃俱以愛己成疾張本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
陽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贍翻凡赦文
所蠲者謙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

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遺唯季翻所親或諫之崇韜曰
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兼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天下事無所不
關侍中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
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
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為于偽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鎮
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之惡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
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勞力到翻先悉薦翻州縣上供
者入外府充經費供居用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
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
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
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又如字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
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繼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
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為
後諸軍離叛張本胡寅曰崇韜欲服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
清正彼方悚命之不暇復何為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綰之化與陸贄之言
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賜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

求私財及中官伶官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
圖之方而啟莊宗積斂則此舉為多矣本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郊
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別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為訓說德宗瓊
林大盈乃其著者與唐虞之兩圖何異莊宗之宦官非為姦討時舉所見而
言也流弊之久習以為常此固明君賢相所當革也河中節度使李繼麟
請榷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三月一輸鹽課於省也榷古岳翻解戶
買翻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考異
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
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
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
正本在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令移寘於此仍不名不拜郭崇
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句使掌句三司財賦以紹宏為之冀得其意而
紹宏終不悅李紹宏恨郭崇韜見上卷元年句音鉤徒使州縣增移報之
煩按薛史云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兼內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
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數月之差崇韜位兼將相復
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

倖求多所擢抑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倖堅杏翻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
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腕烏貫翻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
人徙華陰說讀曰悅華戶化翻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
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譜博古翻籍錄也諜徒協翻譜
部祀牒圖撤譜蘇林注曰諜譜第也汾陽王謂郭子儀也革曰然則固
從祖也從才用翻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處昌呂翻別彼列
翻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
相用恐為名流所嗤嗤丑之翻笑也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
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
其權而宦官譖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
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先悉薦翻
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曰燕國夫
人伊氏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惡烏路翻按歐史劉氏為袁建豐所得
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說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選之者以其
所出微而妬悍也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說式芮
翻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

矣崇韜從之明宗實嘗見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過則當諫而止之諫
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悻悻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
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為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意而多罪矣有能免
於戮辱者也崇韜希旨宗郭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
自旌禍也力求赴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為持祿迷邪之戒哉
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郭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禍也為殺郭崇韜張本蹕諸曰章下同皇
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為薪採
草為蘇果蓏也茹菜也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
上時掌反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豉翻是時皇太
后誥皇后教與制勑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
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詔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卑關
水出于嵩渚之山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
為索水西注為卑關水索水在成皋北勍渠京翻索山客翻三月己亥
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
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沈持林翻臣恐啓北敵之謀北敵

謂唐也不聽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諜報而上言也詔横海節
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
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斌悲巾翻丙午加高
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為
蕃漢馬步軍都總管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徙幽時
已寢疾屢表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覩龍顔乃許之
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
少為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技渠綺翻帝曰汝能
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為盧
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
是節鎮可以戲取矣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大和
六年以故督亢地置西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勳臣畏伶官
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自唐
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赤當作勑鬻於族姻則
既非其世矣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矣遂亂昭穆昭上招翻至有舅叔
拜甥姪者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

令銓司精加考覈銓司吏部也選須絹翻覈下革翻時南郊行事官千二
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
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號戶刀翻或餒死逆旅唐室諸陵先為温韜所
發帝不能正温韜之罪見上卷上年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
諸陵使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夏四月己巳朔群臣上
尊號曰昭文睿武王德光孝皇帝唐諸帝尊號皆有孝字蓋因漢制令此
又因唐制也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
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
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
戍邊郵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上時掌翻糗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黯翻
言治戰艦欲以防峽江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
蜀置武德軍於梓州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庚辰賜前保義留後
霍彥威姓名李紹真唐既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為保義軍秦忠敬王李
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
李繼韜李繼韜之未世襲也改昭義軍為安義軍繼韜誅見上卷上年常
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晉

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以備梁耳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
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為絕塞
也唐人謂沙漠之地為沙場豈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事
成富貴不成為群盜耳因聚謀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
監軍張弘祚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下節度使李
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
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為專任主帥之任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
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償也以
賤貸民而以賤價徵絲償所貸錢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
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斂力贍翻陛下革故
鼎新為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為于僞翻而有司未改其
所為是趙巖復生也復扶又翻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
移況益以稱貸稱舉也貸借也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
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下戶嫁翻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境閩人
擊之漢主敗走初胡柳之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伶人周

匭爲梁所得。帝每思之。帝思周匭而不思周德感。此其所以亡也。入汴之日。匭謁見於馬前。入汴見上卷上年。見。賢遍翻。帝甚喜。匭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梁內園栽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栽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栽接使。國朝止名內園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匭矣。使吾慙見此三人。三人謂周匭陳俊儲德源也。周且事存賢之事。帝自以爲戲言矣。可以爲政乎。公言雖正。當爲我屈意行之。爲。于偽翻。胡寅曰。晉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爲發陵賊而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暴。自身及家。申國之天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兵利甲堅。勇將將之。湯池可陷。鐵障可攫。強國可弄。乾坤可奪。方寸之地。無山谿之險。封疆之界。聽其恣肆起伏。惟欲所鄉。而無如之何。故曰。暴戚武者。商於酒色之娛。大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勇將之勇。鼓之以義。是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爲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宜其離叛也。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諸道僭竊者尚多。當是時。諸道奉貢者。在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唐之諸道也。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此正時病也。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羨。弋戰翻。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戊申。蜀主遣李嚴還。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國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己未朔。遣彬爲唐國通好使。錦里耆舊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蜀記云。王謂大蜀皇帝。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廻盛

於蜀矣。復禮爲酬於李禮。然則嚴爲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二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耶。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鍔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蜀書年月。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粗。讀曰麤。自咸唐以來。蜀貢賦者至京師。先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騃。語駭翻。遠。于願翻。昵。尼質翻。比。毗至翻。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鹽翻。紊。音問。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爲然。爲伐蜀張本。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毀防城之具。慮天下將卒有憑城而作亂者耳。然趙在禮攻魏。而魏不能守。趙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是亦死於亂兵。防患之道。固不在此也。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李存審受宣武之命而未離幽州也。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四十年間。位極將相。言以節度使同平章事也。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渡河而北。契丹也。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爲所掠。壬戌。以李繼曮爲鳳翔節度使。嗣李茂貞帥岐。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爲節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一一年。張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蓋曹義金亦已老矣。間。古莧翻。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暝。莫定翻。夕也。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比。必利翻。及也。下比杞同。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以張延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磔。陟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夷。平也。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

(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留宿衛，寵
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妒
之。會紹榮喪妻，(喪，息浪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又翻。)為
汝求婚。(為，于偽翻。下為之同。)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
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曰促。)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
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帝憚劉后之妒悍。)壬辰，以天平節度
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西都總管陞
都總管。)秋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孔
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翻。)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快
快。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為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梁所決河
連年為曹、濮患，(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甲辰，
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塞，悉則翻。幾，居豈翻。)
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
進。(處，昌呂翻。)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
海掎其後。(勃海時為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一州，蓋有高麗、肅慎
之地。掎，居蟻翻。)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

等州以擾燕地。(擾，於賢翻。)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
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曰率。)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為
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許
昉翻。惚，音忽。治，直之翻。)景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
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歐史曰：孔
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為子。梁
太祖以李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
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
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是得行其
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是為功臣之號，以寵孔謙，唐之君臣不知其
非也。民用軍怨，其能久乎？為明宗誅謙張本。)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
九月己卯，蜀主至成都。(復，扶又翻。下復蹂同。)癸卯，帝獵于近郊。時帝屢出遊
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叢薄，(草聚生曰叢，草木交錯曰薄。)俟
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蹂，人九翻，又人如又
翻。踐，慈演翻。)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諫獵

一也。中年令莫不先於洛陽令，乃欲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為之容也。夫
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士。)澤，廣州人也。(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
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還，從
宣翻。又如字。)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
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
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
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
路應援招討使。(蜀置鎮江軍於夔州。)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冬十月
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
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紊，音問。)租庸使奏：
近例皆直下。(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
嫁翻。)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節鎮為會府，巡屬諸州為支郡。)牧守不
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時以梁為偽廷，
黜之也。)自今支郡自非進奏，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唐
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司。)雖有此
敕，竟不行。(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辦，不奉敕而行。)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
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
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
故承休悅之。(為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吳越王鏐復脩本朝職
貢。(鏐，力幽翻。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脩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
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
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又非四夷
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
(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畧
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為赤縣。)徐溫自金陵來朝。
(白沙，揚子縣地。五季之末，改揚子為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
縣迎鑾鎮為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真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為揚子。
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渡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工衡翻。)
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先，悉薦翻。)虔防
制王甚急。(使鍾泰章殺張顥，閉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溫親任之。翟，
直格翻。)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

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瑀者恚所欲也求也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大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令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唐國通好使今從之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李彥稠至蜀見上九月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伊闕縣為鎮入伊陽縣師讀曰帥卷 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梁祖帝之仇讎前欲發墓斬棺令從官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從才用翻 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衆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設翻 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宋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勝音升寵冠列藩朱友謙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矣能無及乎冠工喚翻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鑄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窘渠隕翻 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免禍乎胡寅管見侵辱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為之處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報怨為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犯有輕重犯有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莫輕乎言色之犯言色之犯而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再相責以禮義黜而遠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柔罪足以死避復怨之名貸而不治祇所以為不直惟不愧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蜀主恃與唐和而撤邊備是猶押虎豹而不嚴設困檻也 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北出備邊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強之

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婢屈膝於人志在求貨耳忽可以母天下乎復其兩翻復扶又翻 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卒子恤翻 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遺唯季翻 初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為于偽翻 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史言蜀政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是年十月蜀方置龍武軍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城為京城 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為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衆之所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
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初以鎮州為北都太原為西京尋廢北都復為鎮州以太原為北京嵐盧含翻 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
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 是歲蜀主徙晉王宗仁為衛王雅王宗輅為幽王褒王宗紀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為魯

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蜀以諸王為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史炤釋文二年 叶與協同 纖鱵魚檢切 臑懦乃卧切又乃亂切弱也 饋遺上求位切餉也下弋季切贈也 儲積直如切儲衍也 榷水上橫木以度者官自榷賣如設一木獨取利也 解縣胡買切縣名屬河中府 怏怏於兩切怨不滿也 狃女久切止也 嬖便嬖愛也 扼腕上乙革切握也下手腕也 華陰縣名屬華州 枝派普拜切水分流曰派 蛟龍居肴切說文龍之屬也 螻蟻上落侯切下魚倚切蚍蜉也 茹菜茹也 敗衂上方願切下女六切 浚私閏切亦作濬 索氷索氷在滎陽 酒酣胡甘切應劭曰洽也 露髻吉詣切束髮也 喧譁上許元切亦作讙下戶瓜切 沈湎上持林切下彌兗切沈於酒也 邢戶經切 搏伯各切索持也 僵仆芳遇切又敷救切頓也 昭穆昭如字父為昭南向子為穆而北 考覈覈實 號哭大呼也 暴骨薄報切又步木切 譟先到切群呼也 儓他代切倚傑之隸 檄胡狄切待檄 繭絲吉典切蠶衣也 閩眉貧切東南越也 周匝作荅切 羨餘延面也餘也 童騃癡也 朓比頻也近也 紊亂亦亂也 瓦解胡介切判也散也 隍胡光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鏃作木切矢末也 吐蕃本西羌

區百有五十種穀迦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種曰鸛提
勃悉野健武多智積稜西羌據其地蕃發聲相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
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間使間諜者磔裂也婁繼英婁
落侯切姓也掎其掌其後曰掎宗鍔五各切洋音祥跊跛跊跛亦蹜蹐
也翟虔翟直格切姓也又音狄鐵券去願切券約也釋名曰券綣也相
約束繾綣為限也勝衣任也窘之逼也幽王悲巾切與邠同
契丹契音乞天平鄆曹濮軍也居第第宅也手書親筆也使者賊也
彰義經原軍也內官宦者天祐唐末年號怙音戶恃也泰寧海兗軍也
興唐魏州也操平聲復得新州後梁貞明三年三月晉失新州度支度
音大各反渥音握岌音魚及反從太從音才用反藉去聲賄賂音悔路
貨財也婚音姜綿也以貫錢山積委積內句使校也冀望也移報之煩
案唐書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一曰刺三曰移節旄音毛侔音牟
等也填音田塞也葦說亦時相汾陽王唐太尉中書令郭子儀封汾陽
王派音普卦反水分流曰派譜諜音牒籍錄也距音巨胥渠案新唐柳
沖傳云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胥渠有令僕者華腴尚書領護以上曰甲
姓甄別甄音堅明也察也鬻賣也積去聲委積怡音夷酣中酒也禎音

貞橫海滄州軍也珂音丘何反李守蕃病鎮幽州手愽案新五代李存
賢傳云帝與存賢角觝唐書賈華音訓云令相撲也又後晉齊王天福
八年云漢陽帝引力士劉思湖等五人習手愽角觝觝抵同仆倒也盧
龍幽州軍也告赤告即告身也案唐書云赤牒賫華音訓曰空牒無告
身塗毀塗抹毀壞逆旅客舍眉音鉅曾音增則也勤王左傳僖公二十
五年云王避狄居鄭告難於諸侯晉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注云勤
納王也儔音籌葆音保糗乾飯也摔音子安義後梁均龍德二年四月
末晉改昭義軍曰安義纍音偎武寧徐州軍也貸音態借也誅欽左傳
莊公八年曰誅屨於徒人費杜注云誅責惟事惟獨也事猶承奉也省
牒頻下上云屢檄州縣是也胡柳後梁貞明四年末與晉戰於胡柳陂玩
音玩綺音起王衍蜀主姓名駮癡也斥遠斥音天遠也遠音于願反譴
音余黷貨無厭左傳昭公十三年曰晉羊舌鮒瀆貨無厭亦將及矣注
云瀆數也將及禍厭音於鹽反數音朔黷瀆同翹音渠遙反舉也濬隍
濬音浚深也隍音皇池也新宣武案上三月丙午存審乞選朝故新除
宣武也又下明宗二年二月除西方鄴愛州刺史又云以新愛州刺史
西方鄴為副招討充斥充滿斥見也饋運轉運也饋音匱歸義沙州軍

也間道洪熙布傳注音微道也泊音薄止也歸德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十一月丙辰改後梁宋州宣武軍為歸德軍大家謂帝也紹榮即元行
欽也景進伶官婁音樓姓也掎偏持其足也從騎從音才用反蕞薄淮
南子原道訓篇曰蕞薄許慎注云叢木曰蕞深草曰薄稼穡音色種曰
稼斂曰穡理治也避高帝諱鎮江後梁乾化四年二月蜀主徙鎮江軍
治夔州峽音狹三峽也即夔萬忠歸峽等州天平鄆曹濮軍也平盧淄
青軍也使司兩路自謂婳乃同此舊五代也案新五代孔謙傳云故事
觀察使所治屬州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
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使觀察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
史不專奉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
從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驍音澆武禪音將副也錄音
留護國河中軍也李繼麟即朱友謙也上年十一月賜姓名友謙降晉
列藩諸藩鎮也蔚音尉蔚州漢屬代郡戮音六誅也辱也
張全義故河南節度使也在梁為張宗奭輅音路莒音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一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考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十八陽

堂　明堂詩文三

宋李直講集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先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請張各信其習修隆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頑蒙審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太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聶崇義

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秦曾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故為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無九室之說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室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是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卻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識外綴之甚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最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北總數但以一太室四太廟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寢制同孔穎達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表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

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己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貴不害於五室之文耳。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玄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玄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玄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既獨以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總名哉。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見於後。又其人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後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為宗，而參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牖之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求之，論之所言，竊所未論。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東北角二筵地，使當為青陽右个及明堂左个矣，他皆倣此。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臣愚竊謂考工記、戴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詳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牽而合之矣，素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戴。月令雖秦人所作，然皆述古先聖王之道，其中雖有官名時事不合周法者，蓋呂氏欲以古道行之於時，故稍有損益之，豈可謂皆非古制哉。蓋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

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固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共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如鄭氏五室之制，以東至西亦須三室，已據六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一筵半，每堂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六筵之地，以南北之堂各據半筵，深四尺五寸，從隘甚矣。況室數更多，豈可容哉。蓋記者止言堂上之修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說也。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堂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面皆倣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央，故云太廟太室也。子何須謂太室四旁虛地為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哉？臣對曰：太室四旁既不得不有虛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虛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央乎？又問曰：子必云四太廟不為室，而與中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有太廟，子午卯酉又各名太廟，而地實相接，則不得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闥也。以廟之與室，當有所限隔，故各為一門也。謂之闥者，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戶耳。窻牖異者，亦以廟門旁窻，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當是舉中央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此謂太室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覆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後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

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也此謂青陽率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大室四旁各二是之地既為太廟又已當于卯酉之正人君尊嚴仲月何不止於北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達之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達之地雖為太廟而當于卯酉之正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君以九二達之地便為子午卯酉之位則餘辰又不正矣與夫建太室而為室何異哉栝如以太室東戶前二達之地便為卯位聽仲春之政南戶前二達之地便為午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須違在東南一角宜復能當青陽右个明堂左个之上哉故宜各於太廟之外別取二達之地與左右个並列而假大廟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也若是則二家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寬闊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聶崇義所謂泰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

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居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議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宮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放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室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答多方援引固以為三

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於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九室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鄭之此說並由胃聽之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循庸之度因時而幾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循庸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妄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以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嘗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

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以為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其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盡而退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三者同制妄生枝節以言之也又況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駮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於斯則誤也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於戲哲人既往禮器凋散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于有唐布政之宮屢曾營繕而規為兩斧莫合聖制群議交鬨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疾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澤仰蓋大典靡所究乎伏惟國家拓跨踰四

演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表始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其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來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立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本無脩廣之數故今但圖五畫門即不計其大尺舊說明堂宮方三百步自可用宜處置也或問於臣曰皐庫雉應門之號四面皆同何也臣對曰四室者皆天子所居所居之面皆若王制焉無東西南北之異也今但豐其內門之名以詩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為皐又問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假王宮諸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之上所以事天尊祖布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門者限內外通出入而舊圖無所法象但以天子聽政所象如王朝故假宮門之名亦何害於理況取諸書羣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鴻儀無私儀垂範錄統之於周是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容罪當誅死謹上

宋景文公集議明堂路寢

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會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毁也商人名重屋者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為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於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盈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脩一者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陛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窻戶法四時

窻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四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霤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為宮曰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顯於堂故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大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戶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阼階上堂後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禮臣案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循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群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稍訛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抱殘輿爭空言據己是之鑿見執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使世制宜與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矣於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閎邃廷庸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幸褻近者也今有詔即為明堂於禮便甚

議五室

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於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為朱

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容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玄堂者玄黑也冬獄為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哉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下制與群臣大議曰堂祖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四八窻四闥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而向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議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嚴之道有黍春秋云个居二大廟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既

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皭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唐高宗與群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於東南西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各於五方帝之左內向差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坐於明堂廷中各於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以五室之制推與於此上世圖籍淪闕不得縉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纖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別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有其與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謂九室薛綜曰堂後有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為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武數疑凡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慶殿即為明堂倣古宜令最為合禮周禮書曰清廟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推以幄帳為之以明六天五帝絕位於禮無嫌 議規蔡邕明堂 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恭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度制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所由生尊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

秋因魯取宋之鼎路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

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商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大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準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禮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其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

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戲謔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當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且業蔡邕為漢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廱靈臺合為一物何稚穿其特見異執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殁諸儒峰奮或言會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為書決不相通又緯讖說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邕必有一焉宜為後人之蚩詆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議上帝五帝

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為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

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為法威仰在卯西面熛怒在午北面招拒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皡炎帝黃帝少皡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皡之南位如王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同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為之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況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群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騶陽建言右建明堂歲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後之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梅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

入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圜丘祀昊天上帝大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祠太微案鄭氏唯據緯讖以設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注孝經明堂為太微五帝案易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季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惟孝經說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於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禮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按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五帝為大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為執辨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為就經言之仲尼之意信可見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書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官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地之神速至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以謂偏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與天以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稱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於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

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伍位不知神之於彼乎於此乎與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秉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耳唐以來二家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爽許於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聽云。

議配帝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案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明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即據而為解以違孔經以未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庭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獨坐於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唯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獻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雩之時為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春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曇濟曰按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

汝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歲薦上帝乃偏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
子於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
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
宗以遵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
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尋
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
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
為臣諛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
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
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叙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
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
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
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是世祖專配感帝有遞遷之典高祖請
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
元義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之尊大者昊天是也請奉

太宗高宗配天上帝於圜丘高祖配感帝於南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
王當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沈伯儀曰有虞
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
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
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序莫善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
同無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
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
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
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
祭十祠薦獻頻繁實黷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
觀永徽共遵專配明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圜
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案見行
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
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配五祠當仍舊無
改高宗功烈無著宜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於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
明皇帝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

祖配儀又以宣祖配焉真宗復奉太祖聖上嗣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
嚴父之義臣案鄭氏以文武二王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
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
二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戾邪　論雜制
篇　王用四圭有邸者何象物之生也以璧為邸者取所生之周匝也雩
祀用之祈百物大享用之以報成功示無不用偏之義天帝用特者何貴
誠也配享之牲與天帝同以配尊而食不敢異其牲也牲幣各倣其器之
色者何青圭禮東方則青犢青幣赤璋禮南方則赤犢赤幣黃琮禮黃帝
則黃犢黃幣白琥禮西方則白犢白幣玄璜禮北方則黑犢黑幣酒次酇
終酥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如郊儀止用清酒一獻五帝
本人不可求之於地二郊無黍肉禮請並停陳制祀以太牢粢盛六飯餅
黍果蔬備薦焉隋不見明堂祭於雩壇柱用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
禮於青帝及太祖餘帝以有司助奠五官一獻而已古饗明堂無定月惟
月令有季秋大饗帝鄭氏曰偏祭五帝也漢明帝祠正月章帝祠二月魏
明帝祠正月晉武帝祠三月孝武宋孝武祠正月齊高帝祠七月至唐止
用季秋國朝沿唐制用日據禮大饗不問卜前制用辛日取自新潔之義

東晉孝武帝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制宜祭於圜丘
壇國朝因之唐貞元元年詔五方配帝上古哲王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
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今祀文稱臣以祭無益誠恪有黷尊咸宜自今
不復稱臣以正禮典案郊丘全用祀天之義天下之物無以稱德故尚質
明堂參有饗親之孝於人理差近故尚文歷代沿革或有義趣然理不可
過亦不可不及要在稱情立制以據大中猶聞質新致叶古今之宜兼文
質之宜可行可傳符會聖辰不其偉歟周益公大全集明堂議紹興三年
一日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
一篇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
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
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
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
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嘗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
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
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宗祀神宗垂
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辯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

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彭止堂文集明堂大禮議

六月二十八日準吏部牒承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禮部太常寺狀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歲郊祀大禮係在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喪事內可改作明堂大禮禮部太常寺檢照國朝典故即無祔宮未發引及未祔廟親行明堂大禮禮例欲乞朝廷下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同共詳議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今赴御史臺集議　右臣聞之禮經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而有大喪則廢所以致壹於喪也及其既殯則唯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蓋天地社稷死者之所尊不敢以卑故廢其所尊之禮蓋所以全致壹之義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升遐今已二十一日而主上尚未過宮成服天地之理將不立而尚何郊祀明堂之有況天子之喪菆塗龍輴而紼者其輴之索也謂之越紼云者謂天子當親在殯之時未嘗一日離左右唯天地社稷之祭則許踰紼以從事爾今主上尚未臨重華之喪則何越紼之有越紼且未合於禮而乃欲議郊祀明堂之執從臣不知其可也臣謂今日集議當先議所以仰回天意一出過宮以成喪禮盡喪禮

既成然後議此庶得先當謹議畢西臺先生集明堂議　議事之人患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去者蔽之甚也自漢以來爭於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率皆無定論而明堂為甚蓋其制度既不經見一皆出於異書雜說而為相勝之論則雖蔡鄭後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以為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於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為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於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為明堂苟不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真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則路寢嚴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匠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之功養老發學選士之曲說出於誦習見聞而決

不可以為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膠也李壁雁湖集論倪侍郎思奏明堂典禮故事倪侍郎奏例附于後　臣某伏覩議臣建請以今歲明禮引孝經嚴父之文及皇祐故事乞以光宗與太祖太宗並侑此誠足以仰副聖上孝思深得廣敬崇愛之道然其稱考之神宗皇帝聖訓有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大哉王言有以見聖學淵懿識非世儒所可企及蓋皇祐故事後為南郊當時初降指揮止云且奉三聖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光所指近世謂唐故事耳代宗用杜鴻漸等議以考肅宗配天一時誤禮本不足據故錢公輔等於治平初推本經訓亦謂當先朝時惜無一引古義而爭者使宗周之令典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千後人蓋光公輔諸賢之言實與神宗聖訓相為表裏有合乎祀無豐于昵祭之以禮之義據紹興七年徽廟升遐至二十九年詔季秋大饗始以皇考登配中間二十餘年圜丘合宮亦專以太祖太宗侑祀不聞必

引嚴父為說也況高宗皇帝中興再造配天之祭止於歲饗孝宗皇帝功德巍巍亦未仰昭配之禮今來臣僚所請欲乞俟軍務稍息別行討論兼宗廟事重非早正素定臨祭而議懼乖嚴恭之體如朝廷欲盡衆見則乞併集所陳付集議所考訂施行　臣思聞之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家明堂之說本為嚴父國家自皇祐定制以太祖太宗真宗參配事祖嚴父於是兩盡獨壽皇累行重屋之禮是時高宗尊御德壽陛下初歆合宮而光宗嗣神壽康是以止於並侑祖宗今日事體則非前比蓋光宗皇帝龍御既已在天升祔云久嚴父之禮豈容因循不講司與禮者顧可不考皇祐復援淳熙為說乎今去親祠猶有數日臣愚欲望陛下亟令有司討論舊典以光宗皇帝與祖宗並配天地庶無失禮之議而有全孝之美取進止皇祐五年八月甲辰詔令今歲南郊三聖並侑自後當復如舊禮壬戌詔自今南郊三聖並侑初太常禮院言本詔再詳定三聖並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主之後或兼配皆是變禮猶文廣中誠愛也國朝景祐二年嘗下詔書今次郊禮三聖並侑其後以太祖定配一宗迭配明堂大禮亦三聖並侑今陛下膺發德音欽明大孝況是本朝舊禮已再躬行於義無爽故有是詔嘉祐七年正月乙亥詔太常禮

院。白令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皇后廟為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初諫官楊畋上言。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災。陛下臨御以來容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當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精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理。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不。功德顯著。自可崇廟祏之制而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之尊示不敢瀆。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十一年明堂親享遂罷之。皇祐五年詔書。今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聖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溫成皇后立廟城南。四時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玉帛祼獻。祭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昔高宗遭變飭己。思答祖己訓以祀無豐于昵。況以嬖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承祖宗之意也。復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事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至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瀆乎饗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治平元年正月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武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比二配者。至大

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聽。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為。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帝從來遠矣。物之大者莫過於天。親之尊者莫踰於父。推父比天。升以嚴配。行孝之大。無越於此。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居攝之際。得行天子禮樂。尊祖隆父。以致崇嚴之極。故孔子歎而美之曰。周公其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抑不知據何經而云也。公輔又謂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武王。夫六經之載。以簡易立法。周自后稷至赧王。歷世三十六。若代代著嚴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之曆日矣。安在其簡且易也。語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捨周公孔子不以為法。將誰師乎。昔藝祖創造大業。追王四代。宣祖配祀於百年。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上質之三代。旁稽之漢唐。於禮無嫌。於義為當。今一旦黜宣祖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也。仁宗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無垠。享御四十二年。純仁善政。神被動植。休聲茂烈。輝映今昔。祔廟之始。首議配饗。異論一出。物聽駭然。且配考之文。見

於易。嚴父之義著於經。聖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儆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德厚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切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暱。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

者。皆以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宜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

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本當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為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道。文無所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仲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明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為便。詔從抃等議。六月辛酉。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十月壬子。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本朝祀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舊以真宗配。循周公嚴父之道。最為得禮。陛下純孝之誠。固以格於上下矣。臣聞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祇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繼先帝之志。而述先帝之事也。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饗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一旦黜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

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此稱祖者。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也。考易象之文。則真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饗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中。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遞遷之典。最為治古之近。有足考驗。臣伏請遞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參侑。對越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以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大臨。天章閣待制侍講傅卞言。自唐末喪亂。及五代陵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太祖太宗以神武英略。一統海內。功業之大。格于皇天。真宗以盛德大明。纂承洪緒。故先帝景祐詔書。令禮官議定。以真宗與太祖太宗並為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矣。豈可有及陛下而遂闕其禮乎。議者乃謂

遵用嚴父配天之義臣等竊謂所謂嚴父云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者不專謂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配又稱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王涇一時之言豈可使為萬世不移之議哉臣等竊謂魏晉之議亦為得禮若以太祖配雩祀既大不欲一旦儳佾則乞以仁宗與真廟並配明堂亦為合禮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記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但言宗祖宗者則知明堂之侑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於明堂也故鄭氏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國家祭祀既遵鄭氏之義周亦嘗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謂明堂宗祀爾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恩該通之士達於禮者也總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為義宗論議共博後世蓋能及其詳明鄭義

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泛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始尊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侑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座有乖禮制臣等竊謂不然者唐朝故事已有並侑之禮况向來本朝祀典太宗親祀昊天奉太祖配真宗親祀奉太祖太宗配仁宗親祀奉太祖太宗真宗同侑歷五六十載之間本朝通儒不以為非則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太宗既不失雩祀之配真宗又不遷明堂之舊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饗之而孝道盡矣詔從珪等議紹興二十九年五月二日詔曰孝莫大於嚴父禮莫重於饗帝朕率三歲之郊累款圜丘惟宗祀昭配之儀久闕不講何以彰皇考之烈慰在天之靈宜以將來當郊之歲季秋有事于明堂合行恩賞並一依南郊例施行令有司討論典禮條具以聞

再論倪侍郎奏明堂典禮故事

臣某伏覩倪侍郎再有議狀其間議論稽據誠非臆說然所舉經義即非為明堂立文第本傳注傅會之語又所引故事中興以來已經先朝辨正具載國史某向嘗備數禮官今茲叨與機政宗廟大事苟有愚見不敢不盡明堂之必配祖考經文旨意本自明白我將之作又見於詩况有神宗聖訓及司馬光等并淳熙儒臣論奏甚備義

理之正炳如日星更不待其贅陳假如議者所云明堂之說專於嚴父則高宗萬壽之日孝宗自當諱避於合宮之饗不應遽行當時既內稟慈訓力遵古義形之詔書播之四海其言有曰惟周武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共殫尊祖之誠則是嚴父之說已經釐正誠足以刋千載之誤萬世之規令又以故事之嘗為言則淳熙之制最切近而合乎經者此得非故事已行之實乎茍欲再舉淳熙以前典禮則執壽皇所既改者又將抵牾前後同異紙為紛紛殆非所以重宗廟嚴禋祀求為至當之歸也矧惟中興二祖功烈盛大曾不得一與三歲登配之儀以光宗盛德至孝嚴恭祇畏之心切慮在天之靈亦將不安於此恐非聖上所以尊祖尊祖之意也故因阜陵之已行申神考之明訓復先王之舊禮一洗魏晉以來之曲說其於孝治誠非小補臣恩聞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然要當以經文為據證諸儒之論有合於經文者則可取也歷代之制沿革異同然要以祖宗典故為據祖宗典故亦有不一是必據禮文與時乃為定也臣竊惟明堂之制稽諸經文在孝經則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是明堂專為嚴父也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饗帝可以兼配祖考也昔摯虞之議

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咸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此則諸儒之論有合於經最為明著者也若其他論辨雖紛紛曲說而曰父曰考終不可以易經文臣故曰當以經為證也國朝全盛莫如仁宗中興莫如高宗明堂之制定於皇祐則以太祖太宗真宗配紹興行明堂則專以徽宗皇祐之參配紹興之專配未嘗不嚴父臣故曰祖宗典故當以禮文盛時為據乃為定也自隆興以後屢行明堂之禮是時高宗萬壽則止配以祖宗為宜若紹熙則止一親郊至陛下踐祚首行明堂是時光宗方順神壽康則止配祖宗又其宜矣此皆有為而然令則不然光宗升祔廟祏已久陛下累行明堂而尚循近制不舉嚴父之典此臣所以慨孝誠之不彰禮文之闕遺也且每歲季秋祀明堂猶以考配豈有三歲親祠乃不配以考乎或曰近歲明堂蓋與郊祀間行專奉天地祖宗可也臣以為既曰明堂矣與郊祀不同郊祀不配考可也明堂不配考可乎禮從其厚孝取其大彼何疑之有臣嘗備講大祀之時職在禮官故敢首以為請陛下以為事大體重博詢群議即命兩省從臣臺諫禮官集議可謂至當矣臣竊建議之人不敢參預集議尚有前奏不盡之說謹再奏聞伏望聖慈速賜降出施

行　貼黃　檢照紹興十三年以前高宗皇帝屢行明堂之禮是時徽宗皇帝方北狩止以祖宗配自十三年以後三歲大禮皆行郊禮止三十一年行明堂專以徽宗配赦文云惟仁宗之武敢怠於遵承惟文考之嚴敢怠於修配此又明驗也伏乞曆照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祖當宗祀今太祖與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事體為當神宗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為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懽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淳熙六年初行明堂詔書云惟周成宗祀洛中修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惟嚴於高帝皆因親郊之禮且歸尊祖之誠仁宗皇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行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嘉祐三年十一月五日行郊禮嘉祐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英宗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行郊禮四年九月十日行明堂以英宗配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郊禮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行郊禮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行明堂以英宗配六年十一月五日行郊禮　哲

宗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以神宗配是歲明封是時司馬光為相自後兩行明堂無改配之文四年九月十四日行明堂　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行郊禮　紹聖二年九月十九日行明堂　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行郊禮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郊禮　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行郊禮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行明堂考爭哲宗無改也神宗配之文四年十一月三日行郊禮　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行郊禮　六年十一月六日行郊禮　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自政和七年之後至宣和七年凡多秋大享皆親祠以神宗配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行郊禮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行郊禮　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行郊禮　高宗　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行郊禮　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行明堂　四年九月十五日行明堂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行明堂是叶議日孫升等議不云道君皇帝梓宮未還止從太陰山陵未卜不可遽議配侑之事十年九月十日行明堂據會要十二年十二月徽宗祔廟十三年十一月八日行郊禮　十六年十一月十日行郊禮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行郊禮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行郊禮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行郊禮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郊禮　三十一

年九月二日行明堂以徽宗配　降授中奉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倪思右思伏准省劄關送禮部備坐思劄子乞以光宗皇帝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並侑天地事及今參政所奏并集議官議狀三者同奉聖旨祀事日迫候將來別議仰見聖朝嚴重宗廟不輕典禮之意而禮寺奏論各為一說皆有所援在思自當聽伏然而猶有愚見於斯之時若畏罪謹嘿而不言實有失職之咎須至再有條陳思竊見李參政及集議官引援神宗皇帝聖訓及司馬光之說思謂聖莫聖於神宗賢莫賢於司馬光絕學超識遠邁先儒固可以為定論然思所疑者謹按熙寧四年元豐三年神宗兩行明堂親祠實以英宗配是時神宗雖有此聖諭而於行禮則未嘗不嚴父也司馬光治平中雖嘗建明而當時不聞從其所議至元祐初光相哲宗一時熙豐之政莫不變革而明堂之祀實以神宗配蓋光於明堂禮成而後貴明堂之前若以其學改易舊制似不為難然而卒未嘗變革蘇軾行明堂加恩詞則曰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配烈考以侑上帝又曰祗見昊帝修配文考則光相哲宗祀明堂而配考明矣夫以神宗之聖司馬光之賢又已見於議論終不輕改舊制者蓋以經文及漢晉以來典章故耳今朝廷若以訓言為定則李參政及集議官所援不為無據

若以當時行禮之實為定則思所據蓋出於實是以不得不剖析以申前說也此其大節如此至集議官謂思所引周易豫卦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之說云非為明堂立文思考之正義云配祀明堂以考文王也則是於明堂立文分明又謂祖為王父雖王父出先儒之說然孔子經文止曰父而已加以王之一字而指以為祖近於牽合借父可以為王父據禮生曰父死曰考則難以指考為祖而解易之文矣又謂摯虞之說不合於經而不明著其不合經之說則是非不定也又云紹興七年以後徽宗既已上賓至十年行明堂止配以祖宗其說似可據然思猶有說者緣十二年和議始成徽宗梓宮方自北還故紹興七年議臣有云道君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不可遽議配侑之事則十年之明堂不配徽宗豈非以梓宮未還之故乎至於十三年以後遂行郊禮即不與合宮開祠而三十一年行明堂禮專配徽宗則是前之不配徽宗者皆緣有故後之專配徽宗者蓋以當然自隆興以後高帝尊御德壽自應越配祖宗至淳熙十五年高宗上仙孝宗行明堂之禮亦止配祖宗者時方行三年之喪几筵未除故也至於光宗止於親郊不及明堂之歲聖上踐祚初祀明堂亦止配以祖宗者蓋光宗方頤神壽康故也謹考皇祐以來至於紹

照刑聖行明堂之禮蓋有參配者矣亦有專配者矣謂明堂之設專以嚴父故曾有不配祖宗其間不嚴父而上配祖宗蓋各有說未有無故而不嚴父者若在今日光宗聽御在天升祔已久益無他故若不嚴父恐人以為失禮思備數禮官議禮乃其職說辨論經文典故以定邦禮自古不厭其詳意存求是不緣好勝是以不避喋喋詳述于前今祀事既迫思不敢重黷天聽然異時須當議訂恐所陳不盡則後來者必以思為畏罪辭屈伏乞

睿照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四　十八陽

堂 明堂詩文四

唐李翰林集明堂賦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邈士贊曰書曰昔在帝堯唐書高祖紀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天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為亞獻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五經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於岱宗者代也東方物之志交代之處又群嶽之長唐書禮樂志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帝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刱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詩云經始靈臺經營之構之初山海經曰崑崙山際有軒轅丘射者不敢西向畏黃帝之威靈也禮天子曰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又曰登遐者即登遐之義也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士贊曰唐禮樂志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注修無復可觀皆不足記其後大興之際而天後立詩云經之營之庶民子來陶潛詩直止十萬祀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纍聖纂就鴻勳克宜士贊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書顧命注曰布其重光眾聖之德詮白美頌恭惟述焉士贊曰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其辭曰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伏大順赫然雷發以首之士贊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史記曰武王革殷受天明命創元者開創基業元以應正之運選晉元帝紀劉琨勸進表曰陛下抗明威以攝不類伏大順以號令內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欃槍換閶闔混茫士贊曰八荒混茫見大鵬賦註列子遠在八荒之外楚辭余身乎九陽王逸註曰九陽謂九天之涯也梁康王賦北壹鴻鷂於九陽漢高祖紀叙傳曰項氏畔換顏師古曰畔換猶恣之貌猜書拔也左思魏都賦雲微以換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士贊曰漢書音義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孫氏瑞應圖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漢東方朔傳顏師古上大階六符以觀天變註孟康曰太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

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
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
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楊雄
傳。是生考文。彰服節儉。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漢天文志。虹蜺陰陽之精
春秋元命苞曰。雄曰虹。雌曰蜺。後漢郎顗傳。白虹貫日者。伏太陽之見。於
春者。政變常也。又唐志。在上。增日月之耀。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士贊曰。書
欽若昊天。漢倪寬傳曰。宣重光。班固典引。聖漢宣二祖之重光。書顧命曰。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選張景陽七命。繼明代照。配天光宅。易曰。明兩作
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廓區宇以立極。纘蒼昊之頹綱。士贊曰。張平子
東都賦。區宇乂寧。班固賓戲。超忽而躍昊蒼。顏師古曰。顥顥。天也。元氣
顥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文中子關子明曰。聖人輔相天地。準
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范寧穀梁集解序云。振頹綱以繼三五。選陸士衡
曰。頹綱既振。溥風洞之弗功。穆鴻恩滂洋。士贊曰。周澤角上書贊曰。三五
道邈。淳風日盡。唐張蘊古大寶箴。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漢書註傳。溝穆七
問。顏師古曰。溝穆深微貌。漢司馬相如封禪書。漢兄麗鴻漢。禮樂志歌曰。
福滂洋。滂洋注濊。顏師古曰。滂洋鎮廣也。洋音羊。人有祥。武義煇燦於有截。

仁聲馭。先合功。沓乎無疆。士贊曰。揚雄羽獵賦。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
南僰。詩云。海外有截。又九有有截。又無此疆爾界。揚子雲獨無疆技封禁
兮烜兮。烜字當作烜字。爾雅釋訓者曰。赫兮烜兮。威儀也。郭璞註云。貌光
宣。陸德明音義曰。赫。火格反。烜。況遠反。烜者光明宣著。今並作烜字。音同
宋五十先生釋疑韻二十阮。烜字下註曰。赫兮烜兮者。大學朱子改為烜。又
天東陽壺日星賦云。日暈烜赫。又太學公試天子當陽賦。李宏父云。不有
重明之烜赫。皆此烜字。則知唐宋以前詩之烜字。皆此烜字。作烜字者。後
緣宋朝諱故。遂改之耳。子寧致此烜字。因註及之。若乃高宗紹興祐統。
錫羨神休。傍臻瑞物咸薦。士贊曰。九啟神應。休臻慶獲嘉祥。韓詩外傳。符
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而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士
贊曰。長楊賦。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太山之高。易曰。湯武革命。應
乎天而順乎人。班固東都賦。撫乾符。闡坤珍。又襲行天罰。應天順人。張衡
東都賦曰。登封降禪。士贊新。將欲考有洛。宗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
白雲於帝鄉。士贊曰。列子。封人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
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士贊曰。詩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
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書曰。欽明文思。詩云。克昌厥後。遵光軌以繼作兮。
揚列聖之耿光。士贊曰。書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則使
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於四方。呈璪稅於萬室。
士贊曰。漢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天子從之。是歲脩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如郊祀。黃帝名軒轅。
唐雅曰。御日羲和。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張平子東都賦。秦政利觜長距。思專其侈。乃構阿房。起甘泉。
征稅盡人力。殫無微收。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乃準水臬。魚列切。攢靈
錄。士贊曰。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
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
而平地也。槷。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
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
微而不違於水臬。又曰。渙若雲梁之承天。礱玉石於隴坂。空臻切材
於瀟湘。士贊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坻。秦州記。隴坂九
曲。不知高幾里。班固西都賦。因瑰材而究奇。巧奪神鬼。高窮昊蒼。士贊曰。
莊子。祭仲見神。昊蒼見前註。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承蒼昊之純殷。聽天語

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七將切。士贊曰。漢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山海經
崑崙之山。武工居之。又謂之圃。武工居之。是謂大帝之居。西京賦云。仰
福帝居。陽曜陰藏。詩。應門將將。毛義曰。將將嚴正之貌。雖暫勞而永固兮。
始聖謨於我皇。士贊曰。魏都賦。與同本而永固。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
兀瞳矓。乍明乍蒙。太古元氣之結空。巃。力孔切。嵸。則孔切。類杳若鬼若業。
逐往切。士贊曰。揚雄甘泉賦。自今推古。至於元氣始化。洪而化隱。鬱山嶽
巃嵸兮若嵬峩。張平子西京賦。狀嵬崑以及巘。似天闢地門之開闔。士贊
曰。揚雄甘泉賦。入閶闔兮地中閶。東都賦。順陰陽以開闔。爾乃劃宮土伯
切。巔五伯切以嶻立。鬱穹崇而鴻紛。士贊曰。太華海賦。林龍門之崇嶺。司
馬長卿大人賦。王厥鬼以達天兮。崔巘起而穹崇。魏都賦。嵩崒而鴻
紛。雅百王以壹鞠。觸萬象而騰文。士贊曰。西都賦。總百王之荒危。仮李邑
則當論萬象之寡。惚恍以洞豁。呼歙巖而傳分。士贊曰。記蔡義
秘其淪其息。急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甘泉賦云。閌閬洞啓。又比于崐山
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士贊曰。景福殿賦。仰崇山而垂雲。濛蚩射鄰賦。天
決決而垂雲。漢無詩。於是九霄中。於是結構乎黃道。若覺乎紫微。士贊曰。
何晏景福殿賦。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前漢天文志曰。有中道。中道

者黃道一曰光道何晏景福殿賦曰若乃參立危鬼崇居西京賦思比象于紫微絡句陳以繚垣闢閶闔而啟扉士贇曰川周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衛仲周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紫宮外營鉤陳星然王者亦法之淮南子閶闔天門也西都賦曰昭晰路而洞啟崢嶸嵩在後切嶷悉其切聚宇宙兮光輝士贇曰說文峥嶸高貌文中子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顏延年詩萬物生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士贇曰詩云維山崔嵬揚雄甘泉賦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一之威神何晏景福殿賦張賢主之威神夫其背泓黃河垠瀨清洛士贇曰張平子東都賦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大行卻立通谷前廓士贇曰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山海經曰大行之山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下有碧洛陽記曰大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張平子東都賦大谷通其前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士贇曰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西京賦天宮作闕揭以熊耳龍門在西京河南縣西征賦曾中路其洞開沈約撰秦安陸昭王碑文曰幽間洞開尚書敘職鈴曰高門龍門導積石孫古注曰龍門山名也木華海賦云啟龍門之崖嶺點翠綵於鴻荒洞清陰乎群山士贇曰揚子曰鴻荒之世聖人恩之江淹詩清陰往來遠注曰也沈休文詩居館清陰滿及乎

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士贇曰顏延年詩成闕生雲煙西都賦煙雲相連淮南子玉道無為皇鍾卷舒與時變化何晏詩悲若造累舒岌嵩噴伏倚日薄月士贇曰孔安國曰伊水出陸渾山揚雄羽獵賦出日入月天與地沓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伾於悲切化悉一切士贇曰周易說卦之以雷霆樂記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擎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暐都忽切晃上贇曰此二句見瑕注勢拔五嶽形張四維士贇曰五嶽太華衡恒嵩岱也四維乾坤艮巽四隅也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士贇曰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木華海賦又以地軸挺拔而爭迴漢虞詡傳盤根錯節莊子和之以天倪樓臺崛其勿切屼吾骨切以奔附城闕嶔丘金切崟宜金切而蔽虧士贇曰選靈光殿賦陰崛屼乎青雲淮南招隱賦嶔崟碕礒碨硊司馬相如子虛賦參差欹歁日月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縟士贇曰魏都賦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蜀都賦芙蓉含華吳都賦羽毛揚縟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士贇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七星曰搖光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七計其音離離徽如利切華蓋以儻漭仰太微之參差士贇曰晉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

藏覆大帝之坐也天紫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漢天文志紫微為五帝之庭明堂之房選詩列宿正參差擁以禁扃橫以武庫士贇曰西京賦武庫禁兵設以蘭錡晉天文志曰西方金十六星天之武庫也獻房心以開鑾曜少陽而舉措士贇曰史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房心為明堂漢郎顗傳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後漢五行志房心為明堂前漢律曆志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於時為春景福殿賦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人詢于四時探啟制而直尊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士贇曰周禮冬官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又鼓八章屋當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重屋者正室正室若大寢也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士贇曰東都賦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層簷屼其霞矯廣廈鬱以雲布士贇曰郭璞江賦吸翠霞而夭矯潘正叔詩廣廈積衆材木華海賦氣似天霄靉靆雲布鍾十日雲布風動掩日道遏風路士贇曰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中者黃道一曰光道吳都賦遏路絕風雲通陽烏轉影而翻飛大鵬橫霄而側度士贇曰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坂陽烏回翼乎高標張景陽七

命曰陽烏為之頓羽廣雅曰日亦名陽烏詩云翩飛雖烏謝宣遠詩翩飛指帝鄉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士贇曰張景陽詩木落柯條森左思蜀都賦里閈對出楷乎光碧之堂瓊華之室士贇曰東方朔十洲三島記崑崙山北戶承淵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青景雲爛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錦爛霞駁星錯波沏千結切士贇曰詩云錦衾爛兮靈光殿賦霞駮雲蔚若陰若陽木華海賦飛沫相映激勢相沏沏劉良曰沏浪相拂也言大波之飛相序激也颯蕭寥以颼飀窅陰鬱以櫛密士贇曰左太沖吳都賦與風颼颼颼溯颼飀馬融長笛賦森櫛疊重含佳氣之青蔥吐祥煙之鬱葎士贇曰漢光武紀氣佳哉鬱鬱蔥蔥爾雅曰青謂之蔥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蔥郭景純江賦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九室窈窕五閨聯綿士贇曰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五闈即五室也晁補注靈光殿賦旋室㛹娟以窈窕注窈窕深也西京賦繚垣綿聯飛楹磥砢走栱夤緣士贇曰靈光殿賦萬楹叢倚磊砢相扶吳都賦夤緣山岳之岊雲楣立岑以橫綺綠桷攢巒而仰天士贇曰王褒甘泉頌采雲氣以為楣西京賦蟠橘雲楣靈光殿賦高徑華蓋仰觀天庭皓壁晝朗朱甍晴鮮頳欄各落偃蹇霄漢士

賛曰。靈光殿賦。飛梁偃蹇以虹指。班固西都賦。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
上濟。劉孝標論。升之宵漢。非其從。華植迴合。蟬聯汗漫。士贊曰。吳都賦。蟬
聯土陵。含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士贊曰。爾雅。穹蒼。天也。洪事鵠鶚
賦。或枝絕垠之外。景福殿賦。備皇居之制度。曹植表曰。時往于皇居。西都
賦。觚雲而之太半。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遠而望之。赫
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聚嶠嶬以照爛。似山訛而嶔換。士
贊曰。西京賦。瓌戫戫以輝煌。又彤庭輝輝。揚雄羽獵賦。壁壘天旋。宋玉賦
賦。天旋少陰。白日西匿。蜀都賦。望之天然。即之雲昏。曹植洛神賦。遠而望
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景福殿賦。遠而望之。若
攝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張平子東都賦。嵬異說
獨崔嵬而崚嶒。跨蓬壺之海。樣吞岱宗之日觀。士贊曰。西都賦。濫瀛洲與方
壺。蓬萊起乎中央。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群岳之長也。漢為第伯封
禪儀記曰。泰山東南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
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也。太山記。東南巖名曰日觀。黃河
去岳三百餘里。望見之如帶。猛虎失道。潛虯登梯。士贊曰。謝靈運詩。潛虯
媚幽姿。輕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復低。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之臺。月令

觀曰。明堂者上通於天。象日辰。西京賦。通天訬以竦峙。西都賦。迴塗而
下低。玉女窺星於網戶。金狨納月於璇題。士贊曰。揚雄甘泉賦。屬玉女而
却宓妃。又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楚辭宋玉招魂。網戶朱綴刻
連曰。網戶綺文鏤也。絕明達詩。璇題納行月。揚雄甘泉賦。珍臺閒館。璇題
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燿也。藻井綠錯以
舒蓮。天牕艷。延夕切。翼而衡霓。士贊曰。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詩緝曰。藻
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西都賦。徼道綺錯。靈光殿賦。天牕綺疏
景福殿賦。飛宇承霓。扶摽川而罔足。獄跟絓而羅躋。士贊曰。西京賦。突倒
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旋文。跟足踵也。公羊傳曰。踦者何。踦行之要離
歆矓而外炙。精視冰背而中逮。士贊曰。吕氏春秋曰。要離夫往見王子慶
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
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
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吳精視事
木群土廛。亘以複道而接乎宮掖。堂蒲閲切。入而樓。是為崐崘。士贊曰。天
天官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
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崐崘。前相如賦。登入帝

宮之峨峨。前疑後丞。正儀蹕以出入。士贊曰。尚書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
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
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士贊
曰。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三
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
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
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
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
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其左右也。則丹陛崢嶸。彤庭煌煌。士
贊曰。西京賦。金阤玉階。彤庭輝輝。列寶鼎。獻金光。士贊曰。漢書武帝時祠
后土。營旁得鼎。有黃雲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
龍變。承休無疆。乃班固寶鼎詩。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
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若夫滄池日景光之流。辟雍之滔滔。像環
海之蕩蕩。尸羊切。士贊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辟
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之外。象四海也。班固東都
賦。引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又辟雍詩。乃流辟雍湯湯。闢青陽。承總章。廊

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大廟處乎中央。士贊曰。唐禮樂志。其青陽總章玄堂
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記月令。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蔡邕明堂論
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
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
曰大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
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環如
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發號施令。乘時順方。士贊曰。書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張平子東都賦。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規天矩地。授時順鄉
三輔黃圖。明堂四時行令也。其闕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士贊曰。三
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處庭列位。南
七西九。士贊曰。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
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
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
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夏一尺矣。白虎列序而環
龐切。踞。女委切。青龍承隅而蚴。於末切。蟉。士贊曰。靈光殿賦。奔虎攫挐以
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虬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李尤辟雍賦。萬象

璣鉞以攫挐，璣鉞動觀。記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
搖在上，急繕其怒。司馬相如子虛賦：青龍蚴蟉於東廂。其深沉奧密也，則
赤熛火也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音叶光推陰，坤斗主土，據乎其
心。士贊曰：唐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
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
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
微五帝，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若乃嚼曜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
異模，勢若飛動，豎直踐切踊丘蓋切雖許規切盱匈于切，明君暗主，忠臣
烈夫，成敗興滅，表示賢愚。士贊曰：詩嚼燡宵行。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又
張皇六師。又與繁萬物散殊。靈光殿賦：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
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
成敗，靡不載敍。惡以誡世，善以示後。靈光殿賦：齊首目以瞪眄，又鬱狀睢
盱。睢盱可觀，並于睢睢盱盱，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何晏景福殿賦：
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李周翰曰：言畫古者
明君暗主賢愚之象，以為君王之誡。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睹四墉有堯
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於是王正孟月，朝陽登曦，天
子乃旌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斝而彈鳴鏢。士贊曰：本紀元
年春正月，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
服蒼玉。唐志：緑為琴，為斝。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士贊曰：前漢劉建傳：司馬
法曰：國容不入軍。東都賦：覽皇儀，威帝容。又明堂詩：抑抑皇儀。傍瞻神臺，
順觀靈之軌。士贊曰：禮統曰：夏曰清臺，商曰神臺，周曰靈臺。後漢明帝贊：
登臺觀雲。東帝紀：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氣。俯對清廟，崇配天之堤。
士贊曰：詩清廟，祀文王也。又思文后稷，配天也。欽若舊饗，維清緝熙，崇牙
樹羽，熒煌葳蕤。士贊曰：書若昊天。子虛賦：將饗布寫，甘泉賦：將饗豐融
葳蕤茶茶。蜀都賦：景福將饗而興作。詩：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崇牙樹羽。
張衡東都賦：羽蓋葳蕤。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士贊曰：書弼成五服，
即甸侯綏要荒也。又萬邦黎獻。東都賦：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張龍旗與虹旌，擯金戟與玉戚。士贊曰：詩周官龍旂承祀，六轡
耳耳。蜀都賦：虹旌攝麾以翳遷。記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
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之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延五更，進百辟，承珪璧
社贊切獻琛帛。士贊曰：唐禮樂志：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所司，先奉三師
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而令其宰

饌。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次進珍羞酒食。皇帝即座，三
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躬請受
於史，執筆錄善言善行。漢書明帝詔曰：後巡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四。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於三老，遂設三
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書百辟卿士。記王制：諸侯
賜珪瓚，然後為鬯。又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詩云：來獻其琛。張平子東都
賦：其惟帝自獻琛執贄。唐禮樂志：雅樂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
北方琛即玉也。顒昂俯僂，儀容疊跡。士贊曰：詩云：顒顒卬卬。莊子正考父
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劉孝標廣絕交論曰：
彩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乃潔蘋藻，修粢盛。士贊曰：禮記祭統
桂：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又黝組奇而遷王禰醴
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記禾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祀上帝。奠三
犧，薦五牲，享于神靈。士贊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五牲三犧。註：祭天地宗
廟謂之犧。東都賦：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太祝正辭，廡官精
誠。士贊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張平子東都賦曰：然後以獻
精誠，奉禋祀。鼓大武之隱轔，張鈞天之鑑鈎。士贊曰：詩武奏大武也。註曰：
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禮春官：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子虛賦：隱精
轔壇。張平子東都賦：習習清清隱轔轔。史記：趙簡子疾，二日寤，曰：我之
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東都
賦：鍾鼓鏗鋐，管絃嘩煜。禮記：子夏曰：鍾聲鏗，鏗以立號。孤竹合奏，空桑和
鳴。士贊曰：周禮孤竹之管。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春官大司樂：空桑之
琴瑟，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盡六變，奏九成，群神來兮降明庭。士贊
曰：禮春官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變而致象物及
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甘泉
賦：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
山。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寅實也。士贊曰：孝經昔者明王之以
孝治天下也。又祭則鬼享之。然後臨辟雍，宴群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餐
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
四海歸兮八荒會，龐駱乎區寓，斛開乎關外，群臣醉德，揖讓而退。士贊曰：
東都賦：觀明堂，臨辟雍。揚百僚而發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又萬樂備，百
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煙熅，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寮遂退。書群后德
讓。賈誼鵩賦：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靈光殿賦：含

元氣之咽喉蘇林傳天之北斗酌元氣酌陰陽易保合大和揚子法言萬
民有其說於十禮王藝十里書乃奉義數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漢
禮樂志滿滲洋洋汪濊司馬相如封禪書漢忠雁鴻音慕容盛傳四海歸
其仁揚雄甘泉賦八方協兮萬國諧蜀都賦諠譁鼎沸則鼈聒十宇宙拉
四國語晉子曰四人離處則其言哤吳江反拉文曰聒讙拉也公達切西
都賦臣宇若茲不可殫論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儀禮曰若四方賓燕
揖讓而升而聖主猶少陽若屬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士贊曰
易少陽若屬無以淮南子下際三泉上尋九天蓋上下察之意也飛聽馳
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奥推陰陽之荒士贊曰易繫辭精氣為物遊魂為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郊特牲鬼神陰陽也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
之名而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下明詔班
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沉珠卑宮頹墻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士贊曰
班固東都賦明舊章下明詔史周紀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記月令
孟春之月令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漢酈食其傳敖倉天下轉輸久
矣自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莊子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班固東都賦沉珠
於淵漢五行志為卑宮室此聖人所以昭教化也上林賦命有司曰地可

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
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秉耒
反本人和時康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躬三推于天田脩帝籍之千畝唐
禮樂志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五推
尚書卿九推籍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積薪以食
牲籍田祭先農唐禮樂志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皇后
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唐高宗紀永徽四年丁丑親耕籍田
又顯慶元年三月皇后親蠶班固東都賦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
歸真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鉠鉠士贊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淮南招
隱賦春草生兮萋萋萋萋草已也又盛貌鑾龍鳴玉鑾之鉠鉠張平子東都
賦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士贊曰張平子東
都賦天帝躬自菲薄致升平之德司馬遷傳於穆清廟天欣欣兮瑞穰穰
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旁士贊曰莊子堯治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貫山傳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訢為欣同詩云降福穰穰甘泉賦
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漢書志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凡陵者地事諸陵也唐元

宗紀開元元年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包陶
唐士贊曰唐書志開元十三年有事泰山栗陸氏陶唐氏皆古帝王之號
郭史封禪書所謂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之二也莊子子獨不知
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陶唐帝
堯也邀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士贊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又黃帝立為天子
十九年令行於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見之而問至道吸流瀣
之精英熙滋味之馨香實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士贊曰楚辭餐六
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陵陽子明經春飲沆瀣者北方夜半之
氣也西都賦鮮景氣之清英史律書萬物皆成有滋味也莊子曰觳已滋
味不待學而樂之嵇康養生論滋味煎其五藏書至治馨香甘泉賦猗衍佛
其若夢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
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
國無帥長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黃帝既悟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
稽告之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

所在若群雲從龍衆水奔海士贊曰晁錯傳元元之民幸矣長楊賦海內
澹然淮南子未不知其所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而不盈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士贊曰漢書平
帝紀注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
興崇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
也況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是時也七雄並
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史記秦始皇作前殿阿
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越絕書曰
吳王起姑蘇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史記越伐吳敗之姑蘇漢書伍
被曰子胥云將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姑胥即姑蘇也左傳楚子成章華
之臺於乾谿一朝縱之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孝經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作傾宮飾瑤臺敖揚國
美遂作辟雍崇明堂倚天闕兮龍力孔切嵸則孔切鴻濛構瓌公回切
材兮偃蹇塊烏悶切坳母當切巔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魚及切靈臺兮士
贊曰江賦磯如地裂豁天開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崇崇兮紛鴻兮崩
方嵯峨本谷嵒嶭嶄巖兮迄參倚寒森蕭嶙嶔倚欹倚兮子虛賦寵崔

在乾。紋攢賦。鴻濛沆茫。西都賦。因瓌材而究奇。西京賦。山谷原隰。泱漭無
疆。詩云。陟彼有寃。西都賦。降周流以徬徨。班固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湯
湯。赫奕日。噴風雲。宗祀彤彤。與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士贊曰。樂記。鼓之
以雷霆。奮之以風雨。煖之以日月。班固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
宗祀。穆穆煌煌。于盧賦。彤彤布寫。又見前注。詩書。漢天下無於王化複行
漢明帝始四九武恢弘大道被之八極。班固幽通賦。威振八荒。司馬相如
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士贊曰
尚書。四門穆穆。甘泉賦。八荒叶兮萬國階。尚書休徵。孔安國注曰。叙美行
之驗也。東都賦。靈臺詩。思考休徵。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懋哉。士
思景福殿賦。備皇居之制度。張孟陽劍閣銘。作固。魏都賦。班徐干
祀而懷舒組於延年。詩云。憩哉。錦繡萬花谷劉允濟明堂賦　太學
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天。群耀彌光。太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巖巖。規圓
矩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祥。壽壽
濟濟。春射秋饗。元濟皆惟唐虞。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鴻休。包宇宙之純精。
恢天祿以作乂。撫元命之振旗。鼓黔黎以播氣。運蒼昊而時成。括閭陽於
泰階。襲三聖以光亨。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洛祀。而龜書至。地以河觀
而馬圖出。擁神麻。奪明號。激清流。揚茂實。將大報於玄天。享神祇以稱秩
顧畢宮而自慮。惟禮宗而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姒營而法堂。室訪夏后
之軌儀。云虞四而循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戴九而戴七。錯綜乎舊典。經始
乎玉律。紹先志以高興。匪務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來庭而富其
議焉。咸以為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褒有德。崇大教。發大政
登假嚴禋。欽修宗祀。非夫為已者也。安可已乎。粵正月庚午。始創明堂之
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鍾之旋宮。穆穆四門。坐納四氣。明明八窓。均調
八風。靡金靡玉。匪磨匪礱。却陋侯之夜光。明素質以為工。思水天以接神
故峻極乎皇穹。邈乎聽漠。棲乎豐融。當水乾以震耀。靈大壯乎其中。非至
聖之精識。孰能克勤乎此。功文苑英華劉允濟明堂賦　大哉乾象。紫微
疏上帝之宮。邈矣坤輿。丹闕披聖人之宇。寔觀文而聽政。宜配天而宗祀
體神化以成規。應靈圖而立矩。度七筵以垂憲。分四室而通輔。合宮之由
玆作。興乎軒丘。重屋之儀。崇於夏禹。因殷成於五帝。繼周道一作貴於
千古。統正朔之相循。契皇王之疆武。大禮與而三靈洽。至道融而萬物覩
其在國乎。惟聖踐極。配永登樞。泱生成於大造。錯品彙於洪鑪。貫星象而
調七政。列山川而宅五都。開洛陽之寶籍。受河關之禎圖。總葱嶺於閶庭

集鵷鸞於天衢。包壯業於玄項。寵景化於黃虞。功既成矣。道既貞矣。答后
土之嘉祥。霧上玄之殊祉。望傑閣之秀出。瞻月觀之崇峙。縷紅玉以圖蒼
肅麵壇而薦祀。道不言而有洽。物無為而自致。嚮明南面。高居北辰。膺天
下之同軌。率海內以嚴禋。想靈臺以應物。考明堂以臨人。叶和萬寓。懷柔
百神。降虔心。啓靈術。株舊典。詢故實。表至德於吹萬。起宏規於太一。欣作
之於有艱。佇成之於不日。工以斧覲。人皆樂康。詢于與於前跡。揆公王之
遺芳。順春秋之左右。法天地之圓方。乘八風而統刑德。觀四序而候炎涼
跨東西而作句。掩二七以疏礎。下臨星兩。宇拉烟霜。翔鶴隆於層極。宛虹
拖於遊梁。崑山之玉樓仙寮。曾何髣髴。蒼海之銀宮。嶮巇安足翔翔。於是
覽時則。徵月令。觀百王。綏萬姓。肆類之典攸集。郊禋之禮爰盛。衣冠肅於
虔誠。禮樂崇於景令。三陽再啓。百辟來朝。玄纁霧集。旌旆雲搖。湛恩畢被
元氣斯調。羅九賓之玉帛。舞六代之咸韶。澤被翔泳。慶溢烟霄。穆穆焉。煌
煌焉。粵自開闢。未有若斯之壯觀者矣。煥乎王道。昭貫三才。遠乎聖懷。周
流九垓。鴻名齊於太昊。茂實光乎帝魁。泱群山於雨露。通庶品以風雷。盛
矣美矣。皇哉唐哉。任華賦　粵若稽古巨唐。千靈累聖。二葉重光。思文烈
以宗祀。象天地之圓方。考遺訓。建明堂。俯南端之赫赫。撤北極之鏘鏘。鯤
蝸顯糺。捧神珠而高翥。遊鵾翁習。仰層檻以迴翔。星辰出納於疏牖。虹蜺
縈帶於軒廊。邇而望之。若扶桑吐日生高岡。近而察之。若叢雲轉蓋陵昊
蒼。屹崢嶸以岑立。漫離披而翼張。其粵祕也。鬱潷退概。靈傀髣髴。肅枚枚
以賓賓。窅眇清奧。日月來徒。赫盱盱以煌煌。階陛嶢峋而分據。欒櫨角落
以相望。實造化之難測。非翰墨之所詳。吾君正冠冕。垂衣裳。佩玉璽。膝千
將。猛虞列。崇牙張。百撥時序。萬國來王。軌行尚年。既在南而近。夏貴仁親
族。乃居東而回陽。中主尊於太室。西尊德於總章。務兢兢之孝理。匪晏宴
之樂康。然後知嚮明之位正。隨時之教盛。因方備色。乘五運以順行。選士
養賢。崇四學而教令。宣直若斯而已哉。其宮十二。以象辰。行水四周而為
海。堂進楯徑。可以見乾坤之籌策。著往來可以知六九之變改。室也州
之數。窓也卦之在。高得黃鍾之寶。柱懸列星之彩。舉千古之能事。終一人
之不宰。至有虞之總期。夏后之太室。啓重屋以五。周太廟以七。伊數君之
餘制。各殊途而並逸。雖信美於當年。是無取於今日。别有青河鮮鳥。長沙
求賢。二作計。計論公王之圖。錯綜伯皆之議。儻鏽楠之有漸。庶青雲之可
致。王禋賦　大唐混合寰宇。開張時雍。體黃中之一德。居紫微之九重。既
而化成載造。天下有道。得彩鳳之靈圖。擒飛龍之大寶。其歷數會昌。累